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惊神关小刀

(上)

 **BOOK**
网络资源 非盗版

楔 子

春寒乍暖。

晨光和煦。

正是活动筋骨的好日子。

位于山西边陲龙门山上，正有两道剑影，迎着丽阳，幻照出万道金龙乱窜般光彩。

他们正杀得难分难解。

但闻那刀剑撞击声，锵锵震耳，直若打雷般贯耳生疼！猝见那左边剑手大喝，凌空掠高三数丈，手中兵刃舞得神龙活现，刀影旋处，直若太阳掠转，简直欲把天地砸碎似的，霸气尽现。

就在他掠高之际，复喝一声：“刀斩无情天！”话声方落，强光直若水银泄地，尽往对手劈去。

那对手但见来势甚急，似知抵挡不了，赶忙叫喝：“快住手，不玩了！”急于掠开。

然而他声音方起，攻击者却喝叫：“收不得，这招收不得啊！”他想收招，可是似乎力不从心，刀势仍自猛劈下来。

那对手见状，吓得脸面发青，怒喝：“臭小子，你想弑父不成？”此话未说完，一声“可恶！”亦自拚出吃奶力气，猛将兵刃抬高，欲架对方攻势。

说时迟，那时快。

但见他方架兵刃，顶空刀势已劈至，砰然一响，而是硬铁猛撞声，叭锵之间，竟然把对方兵刃给切成两断。

眼看就要顺势劈得那人脑袋开花，吓得两人同声尖叫不好，那小子赶忙松手抛弃兵刃，一声尖叫“快躲！”

眼来不及，连打数掌。

老头亦自惊惶骇叫老命不保而想抽身，却不容易，就在情急万分之际，幸而对方掌力送来，借着此劲，他猛地抽身打滚，只一闪身，利刃斜切而下。

叭然一响。

劈入硬岩，深没及柄，强震中，只见老头肩袖衣屑卷飞而上，直吓得那小子两眼睁大，直呼好险。

那老头连滚数滚，始坐身而起。

但觉左肩冰凉，惊急而叫：“我的肩……”赶忙抓摸过去，始见只掉衣片，才嘘喘大气，直道要命！

那小子这才呵呵笑起，拭着额头汗水，笑道：“老头，我说我已出神入化，你偏不信，还敢跟我挑战！现在跌了个狗吃屎，你该满意了吧？”

那老头冷眼瞄来，似乎对那“狗吃屎”三字甚难接受。

那小子仍不自觉，兀自促狭笑道：“没想到天下第一神刀会这么不管用，被我砍成两截，可是爹你明明知道‘刀斩无情天’这招一发不可收拾，你还叫我收招，未免太老糊涂了吧……”

话未说完，猝见老头欺身过来，一个响头打得那小子莫名怔愕，老头突地斥骂：“臭小子，没大没小，敢弑亲杀父，还在那里高谈阔论！我老糊涂，你未必好受！谁叫你是我儿子！可恶！”

一连三响头，打得那小子唉唉痛叫，赶忙逃开，哭丧着脸道：“爹怎那么不讲理！明明是您要我尽力杀您，输了又胡乱教训人……”

抓着脑袋，一脸无奈。

那老头斥道：“叫你杀我，你真的要杀？真是死人！就算杀了，哪又容得你东一句西一句？欠揍！”

他又想追前揍人，吓得那小子赶忙再逃十数丈，已抵悬崖，退无去路，只好求饶：“孩儿下次小心便是……”

那老头斥道：“还有下次？一次就差点死在你手中，还有下次？还不快把宝刀收起来！”

斥喝中，两眼已现难得欣悦神情。

那小子应是，仍自防着父亲随时偷袭地走回，伸手用力揪向那支不算短的兵刃。

那老头则拾起劈成两半的兵刃，边看边摸边露出得意笑容，六十开外的脸容，总难掩喜悦之情。

那种喜悦，来自于后继有人，今生今世，他将心满意足矣！

陶醉一阵，忽见儿子已站在一旁，他始收回心情，伸手道：“拿过来！”

那小子会意，把手中兵刃递过去。

那老头一手接过兵刃，一手将断刃置于地面，随即开始审视，抚摸这把长长若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一脸欣悦及感叹再次浮现。

冥想中喃喃说道：“自从你爹得了这把神刀之后，就希望它是关帝爷手中那把货真价实的青龙偃月刀，可惜，数十年来，从未见它斩金截石，削铁如泥，它还是一样钝得如一把老锈刀……”

那小子道：“可是，我刚才把爹的兵刃砍断了！”

那老头道：“那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蛮力斩脆铁的结果，跟宝刀斩铁是两码事……”

那小子笑道：“可是，在我感觉，一样很有快感！”

那快感似乎让他觉得此刀足以劈开全天下最硬东西似的！

老头瞄了他一眼，露出淡淡笑意：“有此感觉也好，否则岂非要失望一辈子？老实说，爹当年用它，也只不过三次斩断他人兵刃而已，你现在蛮力倒是比我强几分，用来大概更过瘾。虽然它总是钝锈毫无光彩，可是用了那么多年，从未崩凹过，就连磨它都丝毫不损，我仍觉得它还是宝刀一把，你日后千万要好好珍惜它！”

那小子点头：“要不是它真的耐砸耐打，我还真的想丢掉它呢！总觉得扛着它，行动不大方便。”

老头轻叹：“爹当年也有此念头，但日子一久，又觉得此刀似有一股莫名力量，就像是关帝爷现身，要我们义薄云天，何况咱又姓关，我且把你取名小刀，即是要你一生侠义，一生坦荡，方不辱关家门风！”

关小刀咧嘴笑道：“我对这名字甚满意，说真的，有时候，我也有变成关老爷化身的感觉，那很过瘾，好像天下无敌似的！”

老头颌首直笑，边抚摸宝刀，边道：“看来，是该放你下山的时候了……”

关小刀眼睛一亮：“爹，我可以出去了？”

老头瞧着儿子，满意点头：“连爹都能打败，你该能在江湖中有所作为，至少爹已没什么可教你了！”

关小刀登时捏拳抓手直叫太好啦，简直快蹦了起来，两眼直往远处望去，恨不得一眼看穿花花世界。

老头自知儿子喜悦，不便浇他冷水，看看天色，已近中午，遂要儿子收

收拾收拾，便往山下小径行去。

一路上，关小刀总难掩得意神情，不断询问些有关江湖之事，老头为让儿子有所了解，亦有问必答，甚至加以补充，也好将来少让他吃点亏。

瞧着刚满十七岁的儿子，生得人模人样，雄浑带劲，让他欣慰不已。

当然，他亦非毫无担心，虽然儿子看来精灵无比，可是精中带憨，灵中带傻，那全是未出江湖，少了历练的结果，将来未免吃亏。

然而儿子已长大，总不能照顾他一辈子，纵使有所担心，仍得放他出去历练，否则将来说不定更吃大亏。

不多时，父子已转下山峰，只见山旁小溪处，一座古朴茅屋正冒着白烟，一幅世外桃源映向眼帘。

关小刀登时欣喜叫道：“娘，我们回来啦！”

扛着偃月刀，飞奔而去。

那老头见状，亦自欣笑着，老年得享天伦乐，夫复何求？不时露出笑容，跟行过去。

关小刀奔过藤萝式樊篱之际，木门已行出一位中年美妇，她虽一身村妇打扮，却仍难掩其一股特有之幽雅气质。

她慈颜一笑：“刀儿，今天这么早就收功了？”

关小刀笑道：“大功告成，当然要收功了，爹准备要放我下山了呢！”

“当真？”妇人欣悦中带着不舍地瞧向丈夫，想征得真正答案。

老头儿轻轻一叹，将断刃抛于一旁，道：“劈得断，看是熬出头了……”

关小刀接口道：“我没说错吧！这把刀，足可打遍天下呢！”说着又耍起几刀，果然虎虎生风。

妇人仍自一句“当真？”随即欣慰笑道：“练成也好，从此我可放心多了……”欣喜中，仍难掩欲别离之感伤，她极力压抑，装笑道：“恭喜你啦，再也不必吃苦头了，午餐已好，洗把脸，一同吃饭吧！”

关小刀笑道：“那当然，不说不饿，一说即饿呢！我就来。”

说完，他把偃月刀插于门前刀架上，随即找清水洗脸，并招来父亲，共同清洗，然后同进午餐。

虽然关小刀畅快进食，但离愁总是罩在妇人脸上，她不停为儿子夹肉，甚至平常不喝的醇酒花酿儿，此时亦拿出饯行，一杯杯敬往心肝儿子。

关小刀胃口奇大，足足吞下八碗饭，一只鸡，九大杯酒，始摸着肚皮叫饱。

妇人若在平常，必定说他暴饮暴食，准会伤身，此时却怀着离愁，要他能吃即多吃，别到了外头饿着了，直到关小刀表示的确吃不下，她始歇手，可是心情总难放开，老是舍不得地望着宝贝儿子。

还是老头放得开，畅喝一口酒后，道：“刀儿啊！男儿志在四方，你此次出去，可要时时谨记爹的话啊！”

关小刀笑道：“当然记着——把关家门楣光耀！”

“正是，正是！”老头频频颌首道：“当年爹在江湖也算小有名气，惊天神刀之名也留下万儿，可惜……唉……只能算时运不济吧……”

那妇人突地瞄了老头一眼：“能活到现在，有何好怨叹的？”

老头闻言，呃了一声，干笑道：“说的也是，若非是跟着你娘，又怎能安享余年至今，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关小刀道：“爹到底如何才退出江湖？如果是被人打败，我去收拾他！”

那妇人冷冷地道：“什么被人打败？他是资质平庸，又想突破武学大关，结果练得走火入魔，差点半身不遂，若非娘千方百计寻药救他，他早见阎王了！”

老头闻言，干窘一笑：“没那么严重啦！不过，你娘的药的确够灵……我还是感激她……”

干笑中，更饮醇酒，借以掩饰。

关小刀呵呵直笑不断：“原是这么回事，难怪……难怪爹老说败在偃月刀之下，原来是败在自己手中！”

老头干笑道：“败在自己手中，总比败在别人手中好吧！”

妇人道：“刀儿，你得切记，要是耍不了大刀，千万别逞能，以免伤身！”

关小刀笑道：“大刀不是耍得强强滚了吗？这还得感谢娘的药方不停补助才能修成正果。”

老头笑道：“如果你娘不行，全天下就配不出神丹妙药了，你的外公可是天下最有名的药仙——姬回天，他的女儿还错得了？”

妇人名唤姬恋红，从小浸淫在父亲教导下，十岁即能行医，十三岁已名闻武林，几乎无病不治，当时即因关海天走火入魔，被她医活，并因而医出感情，始有今日关小刀之诞生。

姬恋红轻叹道：“纵有良方，却无灵药可用，照样医不了人，刀儿，你千万要自己小心。”

关小刀笑道：“会啦，在娘教导下，孩儿也学了不少医理，大病小病照样难不倒我哩！”

姬恋红只能陪笑，若非儿子较喜练武，她倒想把医术倾囊相授，还好儿子已学了七八成，勉强合了自己标准，否则她铁定不肯让儿子到江湖中闯荡。

聊了一阵，关海天始要儿子收拾收拾，准备日落前下山，以免儿女情长，徒增感伤。

关小刀自是迫不及待，兴高采烈地前去收拾东西，然而长年隐居深山，哪有何行头好收拾？除了几件旧衣之外，似乎已毫无东西可带。

他干脆留下儿时玩具，及所有种种，只带衣服，以表示成长，准备迎接新环境的来临。

收拾一阵，拿着包袱走出房间，父母已在门前含笑相迎。

关小刀感到怪异：“这么慎重？”

关海天正色道：“我儿要出征，岂能随便！你且到庭院，爹有话交代。”

关小刀见父亲一脸正色，亦不敢多言，随着父母走出门外，只见广场已设有祭坛，简单中仍现隆重。

关海天要儿子祭拜天地，而后念道：“天地为证，关老爷为证，我关家世代代见忠见义，一跨家门，绝不背师叛友，否则天打雷劈，尸横荒野。”

他要儿子照念。

关小刀自是照念，同时亦感觉一股正气上身，直若关老爷附身似的，大有豪气干云之态。

拜过天地之后，关海天始笑逐顿展，道：“儿啊！发重誓，其实并没你想象中的严重，因为这些只是做人的最基本原则！你是我教出来的，我当然对你有信心。相反的，我倒是怕你太过正义，反而被奸人所害，就像你深陷敌军之际，对方要你出卖朋友，你暗的当然不能出卖，但明的可以假装出卖，只要实际上不伤及友人即可，知道吗？这是一种权宜战术运用，如果你想通

了，日子过起来自是快活许多！”

关小刀笑道：“知道啦！否则我才不想混江湖呢！”

关海天满意颌首，笑了几声，始又道：“你过来，爹有一封信要给你！”
“信？”

关小刀但觉好奇，跨步过去，欲接父亲手中发黄羊皮烙印似的信箴，这以乎非一时写成，该是关海天准备多日，此时始拿出来。

关海天道：“不错，它是一封介绍信，你带它到洛阳，找一位叫翻天龙胡三江的人，他是爹的旧识，也是咱龙门山之人，看在爹的面子上，他会给你照顾。”

关小刀皱眉：“我……还要人家照顾？”直觉上，一个小小的胡三江，他似乎不必将他放在眼里吧？

关海天道：“别人也许不行，但他一定可以。你该知道，当今武林分南北两派，胡三爷正是北派武林的总管，财大势大！”

“他是北武林总管？”关小刀不禁两眼翻亮，赶忙抓过羊皮信件，呵呵笑道：“爹有如此厉害朋友，怎不早说，害我有眼不识泰山，此去不去找他，实在对不起您老人家！”

姬恋红瞄他一眼道：“你且别得意太早，他只是总管，上面还有个武林皇帝，左边还有个独头师爷，他未必罩得了你！”

关小刀道：“这么复杂？他们水火不容？”

姬恋红道：“你哪见过臣子相安无事的？”

关小刀喃喃点头：“这倒是问题……”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关海天道：“没有你想象中严重，只要胡三江收容你，自有出头一天，至于武林皇帝，该是你的主人，你对他毕恭毕敬即可没事，对师爷，也差不多。”

关小刀道：“爹有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也许能当上武林皇帝？”

“千万别当！”关海天正声道：“那是一个陷阱！”

“陷阱？”关小刀莫名不解。

关海天点头：“不错，它是陷阱，须知，爹要你过得快活，有若游侠，来去自如，如若当上武林皇帝，从此受人束缚，一点自由都没有，而且随时有人挑战，你一生永不安宁！何苦来哉。”

关小刀道：“可是，当皇帝，呼风唤雨，照样很过瘾！”

“胡三江照样能呼风唤雨！”关海天道：“那是玩弄权势的假象、野心，爹不希望你如此！你只要记住，此去对友人、主人尽忠即可，有多余精力，再帮助该助之人，如此，爹对你已无所求！”

关小刀若有所悟道：“我明白爹的意思，纵使要当个呼风唤雨之人，也不必拿个紧箍咒套住自己，那多划不来！”

关海天颌首：“想通即好，此去路途甚远，爹只能给你二十两盘缠，你省吃俭用，大概能过几个月，到那时，想必已能找到胡三江那头，一切自有安妥。”

说完又抓出一包颜色已泛黄之东西，交予儿子。

关小刀接得手，眼眶微红，打从懂事以来，他即知家里穷，一下子要拿出二十两银子，谈何容易？

父亲却为了他的盘缠，足足守了十余年舍不得花，这份关爱之情，实让人感触良深。

关海天拍拍儿子肩头，稍感伤笑道：“钱乃身外之物，能赚即赚，不能赚，别强求，其实，我最对不起的还是你娘，跟了我这么多年，过的全是苦日子！”

姬恋红白眼道：“谁苦了，我要是想钱，随便卖一帖药，还不照样钱财滚滚，但那又如何？我若见不到心爱的药草，那才叫苦呢！”寻视庭院四处种满奇花灵药，她甚是心满意足，早将钱财视若身外之物矣。

关海天闻言，亦只能干笑：“知道啦！否则我早恨死自己喽！”

虽然姬恋红大都在替丈夫解决困境，关海天又能说什么？只有更形感激瞧着这位雍容的患难夫人。

关小刀则已暗暗立下决心，有朝一日，多赚些钱亦无不妥。至少前次在城镇中，母亲发现一味灵药，硬是凑不出三百两银子而失之交臂，这种事，以后怎好再让它发生？

姬恋红替丈夫解危之后，随又转向爱儿，含情而感伤地道：“虽然我跟你爹不在乎银两，但你出门在外，无钱寸步难行，一有机会，还得想办法赚点钱，直到你找到胡三江为止，娘没什么好赠你，只有这瓶药，它大概能治百病，你若缺钱，可找药铺卖了，或是替人看病赚点银两，如果受了伤，也可拿来治伤，你医术不差，看着办便是！”

关小刀从母亲手中接下白色瓷瓶，感恩一笑：“娘放心啦！我这身能耐还会饿着？天底下的人岂非全要当乞丐了？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啦！”天真脸容笑出一脸自信。

姬恋红看在眼里，放心不少，但离愁总叫为人母亲者疼心。

关海天不想让离愁越拖越糟，遂哈哈长笑，随又道：“男儿当自强，刀儿下山是件好事，来，敬父母三杯，然后风光去，风光回来，爹等着你光耀门楣。”

说完爽朗端起酒杯，一手交予妻子，一手交予儿子，自己再抓一碗，三人击酒畅饮三大杯，哈哈笑声中，关小刀抓起偃月刀，风风光光告别而去。

虽然他不断回头招手告别，但渐渐地，仍自消失在远处林径中。

姬恋红不禁轻叹：“终于走了……十七年不曾分开，如今……实在舍不得……”

关海天亦自长叹：“那又如何？儿子自有自己一片天，你忍心留他吗？希望他混得有声有色才好……”

叹声中，转为默默祝福。

飞鸟轻鸣，春草迎风，蜿蜒山径处，留下串串英雄足迹，绵延不绝……

李凉：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序）

台湾皇佳出版社社长 赵震中

有人说李凉是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参的是“野狐禅”。

记得李凉出版处女作《奇神杨小邪》时，台湾武侠界欣喜若狂，青年读者如醉如痴。如果抛开文学造诣等因素，单比受青年读者欢迎程度，李凉自认第二，恐怕当时无人敢认第一。从我们皇佳出版社（武侠专业出版社）的畅销行情看，李凉书当时销量竟凌驾古龙诸名家之上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江山代有才人出”，李凉宣告了一个新的武侠时代的来临。

如果古龙温瑞安是武侠中的“新派”，李凉则是新派中的“现代派”，是谐趣派武侠的开山鼻祖，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李凉之前，尚未有一个人将武侠以此种轻松、诙谐、发噱的笔法写出，没有一个人能将幽默发展到这种极致。在商业化的台湾，疲惫的现代人十分中意李凉的幽默带来的轻凉与放松。

李凉的出现，使由金庸、梁羽生、古龙开创的武侠模式被打破，这匹野性不羁的黑马，一反血腥江湖的格局，开创了一个嘻笑怒骂、妙趣横生由奇神、狂侠、神偷、酒狂等英侠少年构成的新江湖，这些少年人，一个个清纯脱俗，古怪精灵，或身怀绝技（丁小勾）；或聪明绝顶（杨小邪）；或妙想天开（矛盾天师）；或顽皮慧黠（绿小千）；甚至胆大妄为荒谬绝伦，他们狂傲而不失浪漫，但却无往不利，和无数清丽、顽皮、可爱的女孩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世故的成人世界外动人的武林风景线。

李凉的作品还充满超越历史栅栏的现代感。在李凉作品中，现代的风情，现代的观点，无一不直接渗入古代生活中。股票、选美、办报、拍拖等现代人才有的生活内容也都成了束发仗剑武林男女的生活内容，李凉把僵硬的历史画框中的古人拉到现代生活舞台上，让人们通过历史的烛光看到另一生活场景中直观的自我。

据大陆亲友讲，许多武侠迷不知有李凉其人。而是认为在正宗卧龙生之外另有一个逗笑卧龙生。由于这个“逗笑卧龙生”的作品多为盗版和黑书，使他们在阅读时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感。想想这位侠坛刘德华（李凉相貌酷似刘德华，本人风流倜傥）在台湾几乎无人不晓，在大陆却是个“地下工作者”，亦有趣亦有感慨。今天，承蒙延边人民出版社同仁厚爱，能作为李凉著作版本的顾问，并以版权事务代理人的身份，将李凉作品以本来面目介绍给大陆同胞，在我的出版生涯中亦是一件大大的幸事！为此，我深深感谢延边人民出版社对中华侠文化的热忱，并预祝我的好友及最佳撰稿人李凉作品能获得大陆读者的青睐。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台北寓所

内 容 提 要

帅哥关小刀鬼中带憨，朴中透灵，一把青龙偃月刀玩得风转，却不辨雌雄，将女扮男装沦为小贼的灵刀堂小公主收为跟班，于是，这一明一暗不伦不类的两搭档，开始了他们水里火里、笑闹江湖的生涯……

因“刀败统领”、“刀削护法眉毛”等一系列壮举，小刀被总管胡三爷荐给神剑门主。为替门主夫人讨回玉佩，小刀带领跟班阿祖（水自清）闯入灵刀堂，不料水自清被误认为其双胞胎姊姊水自柔，并被迎入其住处，关小刀鬼使神差地在水自柔寝宫“邀梦窟”的阴阳灵泉洗浴后睡着，外出归来的水自柔全不知情裸身入内，正与小刀裸裎相见，小刀情急之下，避之不及，乃狼狈而逃……

真玉被窃，关小刀雇人以假玉哄师爷；为探虚实，小刀乔扮成妖姬李春风的情人风情万种去赴约，败露后被变态狂打个半死；为阻师爷“借刀杀人”，小刀巧用“信号弹”将公孙白冰烧成大花脸；为解开阿祖身世之谜，小刀再入“邀梦窟”，却被水自柔所设机关困住。水自柔本想杀死这个看过身体的憨傻后生，但又被其精灵气质绝世刀法和过目不忘的才智所摄服，乃由恨生爱，私订终身。由于师爷练《阴阳真经》成了不男不女的淫邪妖人，而李春风武功大成后，欲学则天皇帝，大娶男妃，于是小刀才有了“秘练太乙神功”、“巧用麦芽糖”、“无情针大破罡气罩”等一系列匪夷所思之故事。尽歼邪帮后，小刀才偕二姐妹封刀入花堂，却因二人相貌酷似难分吃尽苦头，乃叹齐人之福不易享也！

本书是李凉先生代表名篇之一。在台港，提起关小刀与水家二女的故事人们已如《梦留香》一样耳熟能详。全书诙谐调笑的气氛，环环相扣的情节，令人读之欲罢不能。因之以为《李凉谐趣系列》的开卷之作，以饗偏爱李凉的读者。

惊神关小刀（上）

第一章 憨小子出江湖

夕阳余辉下，隐隐望见洛阳古城。

车水马龙官道上，总是人潮熙熙攘攘，把古城点缀得繁华万千。

这对初出江湖的关小刀来说，更具有无尽吸引魅力，还差上十几二十里路，他已迫不及待东张西望，甚想一眼看穿什么，而投入滚滚红尘之中。

幸好，离家已半月之久，大小城镇业已逛了六七个。

他不再像乡巴佬进城，老是闹笑话，他只不过对于新鲜的古都感到特别兴奋，尤其此地甚可能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地方，他更是兴趣多多。

他花了一两银子，搭着一辆送货马车，省吃俭用地赶往洛阳城，如今，目的地已在望，他不禁哼起小调，似乎这一切将如意顺心，功成名就指日可待矣。他开始整理衣衫，看来虽然旧些，但英雄不怕出身低，他仍舍不得花几文钱买件新衣，当真照旧穿着。

他还把头发整理，准备梳个发髻于脑袋上，表现出侠士风范，可惜没镜子，又坐在货车上摇晃不停，根本绑不妥，他只好拜托看来四十余岁的车夫，要他帮忙。

轻瘦车夫瞄他一眼，斥笑道：“我替你绑，不看着眼前，马车岂不撞墙？”

关小刀干笑道：“我……替你看一下如何？这个髻对我的前途很重要！”

憨然笑容，让人觉得他的确特别在乎那个髻。

车夫跟他混了三天，觉得这小子傻中带憨，憨中带趣，一路上也被他逗得笑声不断。

不知不觉中亦被逗出感情，实也不忍拒绝，遂点头：“好吧，为了你的前途，我赏你一髻便是！看好马儿，别让它撞墙了！”

关小刀一时大喜，直道不会不会，立即接过马缰绳，认真驱马。

车夫自不食言，抓起小刀手中巾带，准备替他挽髻，边挽，他总边笑：“你好像要变成佳公子，去相亲不成？”

关小刀笑道：“哪相什么亲？是去投靠亲友，不装出模样，人家还会说我饿鬼投门，要是不收，我岂非前途无亮。”

车夫道：“说的也是，人若缺门面，就像狗剃了毛，什么都不是，就像我，赶了一辈子马车，现在要装少爷。人家还嫌一身马臭味呢！你就不同，英雄出少年，只要肯拚，前途不可限量！你亲友在洛阳，他可是望族，员外嘛？”

关小刀自得一笑：“他的确有名，叫翻天龙胡三江，你听过吗？他住在哪里？”已转打探模样。

“胡三江？”车夫似曾听过，但闻及江湖人，一时间连连摇头：“我不熟，没听过，少侠是江湖中人？”

关小刀但觉问错人，干声一笑，手指跨于货车上的偃月刀，笑道：“光看那把刀，你也该知道我是江湖中人。”

车夫呃了几声，干笑道：“当真是练家子？我还以为……你是唱戏的……”

“唱戏的？”关小刀一愣：“你把我看成……”

车夫赶忙掩饰：“别误会，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根本无其它意思。”

关小刀只能干笑着：“说的也是，扛着那大刀，不像唱戏的像什么？我唱的还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呢！”

车夫只能打哈哈，直道一定唱得有声有色，却也不知接下去该如何应对。

关小刀倒也想得开，自嘲几声之后，目光忽然落于马身上，说道：“车家赶马车有一段日子了吧！可曾见过红色的就是传闻中关老爷所骑的赤兔马？我要唱过五关斩六将，没马，可能唱不成。”

车夫呵呵笑道：“小兄弟倒是有心人，可惜世上哪真有赤兔马？不过我赶车十数年，倒曾见过一匹红色的马，只可惜它羸弱多病，被人当骡子用，你若有兴趣，我可介绍你去找它！”

关小刀皱眉：“既然多病，怎能当坐骑？”

车夫道：“是啊！要是那匹马稍能像样，就是它一身红毛，早就被人当宝贝买走，哪还会沦落庄家物？”

关小刀不禁替那马儿可怜，心念一闪，自己医术不错，或许说不定可治好它，那岂非太好了？精神不禁顿来：“你说，那马儿在何处？”

车夫疑惑：“你想买了？不怕它是废物一匹？”

关小刀干笑：“其实也是个缘字，我听它老弱多病，又在做苦工，于心不忍……”

“我懂你意思……看得出，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

车夫不禁升起恻隐之心，道：“其实，我现在也不敢保证能找到那匹马，上次看到它，是在半年前，地点似乎在……”

四处一望，猝有灵感：“就是在洛阳城西附近的山道边，它似乎是村家所有，你有空去探探看，我有空也替你问问看，如果问到了……我牵到洛阳城找你如何？”

关小刀欣喜：“好啊！”

“可是，到时，我如何找你？”

“呃……你可以找翻天龙胡三爷寻找关小刀的下落，不过，或许不必那么麻烦，也许我一直都会在洛阳城，只要你一来就碰上了。”

小刀显得有点激动。

车夫亦自点头表示一切随缘。

眼看洛阳城已不及半里，关小刀不禁稍急，催着车夫快把发髻绑妥，车夫手无梳子，绑来甚是不顺手。

但被催着，也就卯足手劲，全力绑缠，终也被他弄出发髻，两人照眼，各自露出满意笑容。

城墙渐近，关小刀知道该分手了，遂告别车夫，抓起偃月刀及包袱，跳下马车，躲到左侧林道秘处去了。

车夫不知他为何要躲，猜之不透之下，只有莫名轻笑，招手说道：“别忘了红马之事……”始自驱车离去。

关小刀则是满心高兴哼着小调，找了一隐密处，把包袱中唯一较新的白色腰带拿出，往上半身缠去，这是他从一位似乎是风流公子身上偷来之物，因为他觉得缠此腰带，感觉上雄俊而风光不少。

乍缠之下，青衣现白条，自是醒目不少，关小刀瞧瞧照照，满意直笑，接下来，他又把偃月刀拆成三截，分别插于背面。

如此一来，倒像背着三节棍，当然，若挂上旗帜，更像戏台上跑龙套的大将军。

他想不了这么多，他唯一烦恼的是偃月刀又厚又宽，挂在腰际实在不怎么上相，可是它是传家之宝，怎能弃之不顾呢？何况自己扬名立万全靠它了。

他后悔没买匹马，否则此时自可雄赳赳气昂昂跨马入城。

然而后悔无用。

他喝着声“英雄不怕出身低”还是硬着头皮把偃月刀身连同包袱抓于左手，大摇大摆走了出来，大摇大摆走向城门。

他的出现，果然引人注目，尤其那把看来生锈无光，抓在手中直若抱着一把大锯子的偃月刀，更让人联想他当真是个唱戏耍宝的小丑家伙。

关小刀虽装出不在乎，但多多少少在乎过往人潮的眼神，尤其是来自姑娘指指点点的窃笑声。

关小刀虽困窘，但路仍要走，窘至后来，干脆先声夺人，逢人便笑，笑了几声，倒也显得自在许多——他在想，如果这把神刀变成天下第一刀，到时再也无人敢笑了。

想通此点，胆势更壮，终于昂首阔步直往内城行去，甚至装出睥睨天下，不可一世威风。

此时若有人想挑战，他必定二话不说，奉陪到底。

入了城区街道，繁华景物已深深吸引他，再也无暇顾及他人指指点点。

他有若刘姥姥进大观园，稀稀奇奇，叹为观止地逛了数条街，直道洛阳城果然是个大都城，应有尽有，繁华得似乎满地皆有银子可捡拾。

“在此发展，一定错不了啦！”关小刀边想边痴痴陶醉发笑。

又逛了一阵，华灯已亮，他始觉得肚子咕噜唱叫，是该落脚进食了。

他心想，既然要投靠有名的总管，总不能不顾门面，该找间像样客栈住下，况且那种地方亦可能打探出像胡三爷这么有名者的下落吧！

越想越有道理，于是他转往较气派街道，挑挑选选之下，已选中一间悦宾客栈，此客栈高两层，古朴中透着清幽。门面算不上气派，却也过得去。

关小刀最大考虑仍是算银子，心想莫要住着一晚数两银子者，那岂非两个晚上就得扫地出门？

他还向附近人家打探，此客栈一晚大约一两银子，这才敢挺胸迈步，神气活现跨向悦宾客栈。

及近门口，他已发现二楼有位黑衣家伙，若嘲目光老是往下瞧。

他想，大概是笑自己这打扮吧？然而英雄何怕出身低，他乃反目瞪去，那人目光并未退缩，似在较量。

关小刀冷笑，暗斥一声：“有胆跳下来比划比划啊！”

那人冷哼一声，仍自冷笑，关小刀冷笑：“没种的家伙！”不用他，跟着小二进门去了。

为和那家伙较量，他故意选坐二楼位置，和那家伙南北窗相映而坐，那人发现关小刀上楼，再次冷哼一声，兀自不屑似地饮酒。

关小刀亦不示弱，点了几道家常菜，始再次注视这位黑衣家伙。

瞧他年约四十，目光尖灼，似若鹰隼，脸面虽带雅，却难掩孤傲无情意味，一股冷狠不时从那邪邪冷笑泛出，让人感觉甚是不舒服，那身黑衣虽是丝绸缝制，却似乎经过奔波，染了些许尘灰及绉纹，敢情亦非洛阳城中人。

关小刀冷道：“同样是出外人，有什么好神气！”

兀自抓起茶壶咕噜畅饮。

那人瞄他一眼，转向左侧似是跟班家伙，低声说了几句，两人登时哈哈大笑，声音甚是刺耳。

关小刀自知他俩在笑自己，冷眼瞄去，冷冷地道：“只有老鼠会躲在洞

里笑老虎。”

那两人闻言，笑声顿煞，跟班突然怒斥：“小鬼，你说什么？”

关小刀道：“光会叫的老鼠，连鼠辈都不如！”

那跟班突地喝起：“好小子，你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对大爷如此说话？看我如何教训你！”抽出利刃就欲砍来。

关小刀正愁没地方显威风，闻言冷笑：“来啊，我求之不得！”

他登时抓起桌脚那把偃月刀，奇速无比封向对方，锵然一响，那利刃竟被切成两半，吓得他当场发愣，面无血色。

关小刀更不客气斥笑：“三脚鼠功夫也敢丢人现眼，滚！”刀背一扫，打得那人连滚带撞，砸得酒桌东倒西歪。

那黑衣汉子见状，脸面顿变，怒喝：“放肆！”

欺身而起，一掌即往关小刀劈去。

关小刀正哈哈大笑，猝闻掌力强劲，就欲反刀抵挡，岂知慢了一步，被那掌劲迫退三数步，背撞墙头。

自知此人武功的确有两下子，然而被击退使他颜面无光，登时喝道：“偷袭鼠辈，算什么英雄，看我一刀！”

他蓦然飞身而起，刀若斧头，奇准无比劈杀过来。

这一刀，力贯千钧，简直能开山裂石，眼看就要劈中那黑衣人，岂知他却不想抵挡，赶忙抓着跟班，冷哼一声，掠窗而出。

“哪里逃！”关小刀仍自劈刀，却哪知敌人不战而逃，一时煞势不住，刀势仍往下劈，叭然一响，竟然劈断数寸厚木板，轰然再响，连人带刀竟都陷落木板，直往一楼掉去。

只闻唉呀一声，砸碎两张大桌，痛得他唉唉痛叫，头晕脑涨，一时爬身不起。

掌柜见状，登时喝人过来，说是欲扶客宿，暗地里却动手脚，狠狠揍这混小子，一来此处，即捣得生意大乱，不给他一点教训，实难掩头怒火。

他们边叫着：“客官伤着了？”

边偷偷出拳揍人，关小刀在头晕脑涨下，已然被揍得哇哇痛叫，没头没脸，想挣扎坐起，都觉全身无力。

掌柜但觉揍够了，始喝着小二，把人带到厨房那头治伤，尽管他恨闹事者，但做着生意，怎敢得罪人，明明是对方无理，他仍得装出家和万事兴，硬是施小惠以化解可能延续的报复行动。

小二果然听令，很快把关小刀抬往后院，掌柜招呼其手下整理一番，仍自照常营业，趁着机会，亦溜往厨房想看看混小子。

关小刀已经醒来，不时抚着痛处，在发现身落厨房边的柴房时，已自大发牢骚：“有没有搞错，我是堂堂胡三爷的手下，你们敢如此对我！”

乍听“胡三爷”，店小二脸色顿变：“你说的是神剑门的胡三爷？”

关小刀仍不懂神剑门，但有人提及，他立即点头：“就是，还不给我摆好的上来！”全身疼痛，仍未忘记吃东西。

店小二一时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忽一转念：“我去……去为您准备！少侠稍候！”说完拜礼而退，虽说去准备，其实去向掌柜报告去了。

才走几步，掌柜已迎面而来，店小二立即说出胡三爷，掌柜一愣，自知该如何处理，登时喝道：“怎能将客人带到柴房？还不把他请到上房去！”

佯装对小二凶，却以目光示意，小二会意，连连认错：“是，小的这就去打理！”转身奔回。

关小刀但觉胡三爷威名不小，自是得意非常，不等小二前来，他已立身走向木门前，瞧及主仆慌张迎来，暗自想笑，喝道：“好好伺候小爷，否则有你好看！”

掌柜忙打哈哈：“公子放心，小店一向对客官照顾得无微不至，方才的确是小二疏忽了，还不认错！”

一个响头敲向小二。

小二苦丧着脸，急忙认错。

关小刀仍为伤势感到疼痛，无暇为难两人，喝道：“带路吧！且把好菜全送来，放心，我会给钱，不会白吃白喝！”

掌柜不敢多想，殷切把关小刀引往上房，还特地办了一桌酒席让他吃个够。

关小刀但见酒菜上门，顾不得伤势，摆着手，要掌柜走人，兀自一人畅饮畅食起来。

掌柜打理几句，认为已摆平此事，始敢告罪而去。

行步间老想着此人真的曾跟胡三爷有关？忽而想及他那小包袱，方才连同烂桌椅丢入柴堆里，也就折返柴房摸底去了。

及进柴房，翻找中，他似乎已摸得包袱，且把里头东西探得一清二楚，忽而想到什么，仍把包袱丢回原位，装做神不知鬼不觉似地，掩门而去。

他当然瞧及那封羊皮信，暗自庆幸自己未开罪这家伙，正犹豫是否一味装做不知之际。

忽见回廊转出黑衣中年人，他本和关小刀交手，随后拖着手下走人，不知不觉中又转了回来。

掌柜见着他，立即挤出惯有待客笑容：“黑爷您又回来了？”

黑爷淡淡一笑，表情一贯冷傲：“不错，那小疯子现在如何？”

掌柜道：“黑爷可曾受伤？”

黑爷道：“没事，那疯子如何了？”

掌柜噓口气道：“他也没事，只不过受了点皮肉伤，但他壮如一条牛，根本没事。”

“哦……”

“他似乎欲拚倒您方始甘心。”

黑爷道：“或许他真的疯了吧！”

掌柜一时支吾：“可是他似乎不疯……敢跟黑爷动手的人的确有些疯，但他似乎不疯……”

黑爷急道：“你查到什么？”

“呃……”

“你有事瞒我？”黑爷急道：“难道他是微服出巡的厉害家伙？”

掌柜道：“我不清楚，他只是不断说，将来碰上你，要叫你吃不完兜着走，他似乎不怕黑爷，而且似乎还认识……”

黑爷喃喃沉吟，随即说道：“他可曾说过什么人名字？”

掌柜犹豫一下，还是说了：“他说他跟胡三爷有关系。”

黑爷一愣：“他是胡三江手下？”

掌柜道：“不清楚，不过他有一封要交给三爷的信。”

黑爷惊愕：“当真？”

掌柜默然点头。

黑爷神色稍变，一脸狡样，忖道：“难道胡三江已发现此事，暗中派他来追杀我？……可是这小子够看吗？”

他想着，虽然年轻小伙子可以减少人家疑心，可是要用来对付自己，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然而他又想及方才这小子刀法的确有些门道，当下收起托大之心，暗道：小蛇亦能吞大象，还是小心些为妙。

他转向掌柜：“你能摆平他？”

“呃……”掌柜面有难色。黑爷道：“不是杀了他，这会惹很多麻烦，我是说，他要是追查我的事，尽量掩饰。”

掌柜这才应是。

黑爷看看天色，怨声道：“看来这里不能留了，那李姑娘已误了那么久，为何还不来？”

他又转向掌柜，道：“我原定今天动身，所以先吩咐你备马，你可备妥了？”

掌柜道：“一切已备妥，在大门口外恭候。”

黑爷频频点头：“这还差不多，十两银子够吧，不够，下回再补！”

他掏出一锭银子丢予掌柜。

虽然这银子已够付酬劳，但加上毁损桌椅，似乎嫌少许多，不禁暗暗怪起黑爷越来越小气。

他心中嘀咕：“连那小鬼也怕吗？”看来这笔帐只好找小鬼算了。

黑爷喃喃说道：“她应该来了……看来，我得先到马车上等她……你到四处看看，若有她的消息，请她到外面见我便是。”

掌柜应声是，已拱手离去。

黑爷思考一阵，不往外走，却往柴房走去，显然想搜得那封秘信。

关小刀则在上房大吃大喝，好不容易填饱肚子之后，才又开始谩骂黑衣家伙，要是下次碰上，非砍下他脑袋。

或者先找到胡三爷，投靠在他门下，先安下身，再找人收拾亦不迟。

想及胡三爷，他突然想起那封要信。

他登时急叫：“我的信，我的包袱？”

但觉信箴可能遗失，哪还顾得进食，登时夺门而出，不断喊着掌柜“来人”，直往柴房奔撞而去——那唯一他待过的地方。

穿绕回廊似乎过慢，他登时掠向屋顶，找着烟囱方向，直奔过去。

方掠过两座屋顶，忽见外头街道一辆马车闪现黑影，直觉引他目光迎去，原以为是那黑衣无赖。

可是方一闪眼，则见及一位白衣妙龄女子正往车门靠去，月光下依稀可见其秀发披肩，面容甚美。

关小刀虽是贪婪一瞄。

但心头仍是挂着信箴，随又往柴房方向奔掠而去。

那马车正是黑爷所有，好不容易等着李姑娘，他露出满意笑容：“你终于来了，不过误了一个时辰。”

李春风嫣笑道：“似乎有人跟踪，我自该绕道，所以误了时辰。”

黑爷道：“是谁跟踪？”

李春风道：“不清楚，也许不是跟踪我，反正被我甩开了，师爷要我做啥？”

黑爷道：“立刻到江南，监视公孙白冰，他若想潜入北武林，立即回报。”

李春风点头，“我省得，另有何事？”

黑爷道：“其它的全写在信上，等你过了长江再看吧！”

拿出一封信交予姑娘。

李春风收下之后，并问：“黑爷不去？”

“我还得回去。”

“那……听说方才你跟一名年轻人打架？”

“不错，他……”黑爷正想回答，客栈厨房那头突然转出尖叫声，他已动容：“快走吧，有话离开再谈。”

当下要姑娘上车，登时策马飞奔而去。

关小刀回到柴房，搜出包袱，却少了那封要信。

登时怒火攻心，尖声大喝掌柜给我过来，掌柜哪敢胡乱现身找打，硬是躲在暗处斥骂黑爷不该扯他后腿，连信件都偷去。

关小刀喝叫几声，没人回答。

忽闻马车奔驰声，直觉有人要逃，更让他疑惑那人即是黑衣家伙。

登时掠向屋顶，果真见及马车欲奔而去，他突然大喝：“臭老贼给我滚回来。”掠向街道，狂追而去。

马车刚起奔，速度不够快，眨眼已被追及，车厢姑娘嗔喝一声，掀开门帘即欲抽剑教训野小子。

关小刀正诧异这姑娘脸白肉嫩，两眼精灵带媚，含带一股迷人风情，直觉上是位美女，怎会是黑衣老家伙？

正犹豫是否追错人之际，车帘又被拉下，黑爷急道：“别让人随便认出，你先走，我引开他！”

姑娘似知道自己身分，冷声喝道：“那小子倒够狂！”立即抽鞭，催着马车快跑。

关小刀仍想追，黑爷突然穿帘而出，长剑直刺过来：“好小子，不杀你，敢情活得不耐烦了！”

剑势锐利，直指对手心窝。

关小刀冷笑：“就怕你没卵蛋，斗不了三招即开溜！”当下偃月刀一横，猛往利剑挡去。

他那刀未装上刀柄，倒像块铁板，任那利剑刺来，他只将刀身挡去，锵锵一连数响，硬将所有攻势拦下。

关小刀但觉对方武功只不过尔尔，已自嗤笑起来：“这两下子也敢现宝，看刀！”

刀身一抖，突然劲风大作，狂势劈扫过去，心想大概能一刀击落对方利刃。

果见对方连点数剑之后，已抵挡不住似地连连后退，突见他弃战而逃，直往一条小巷掠去。

关小刀见状怔愕当场：“妈的，你当真像女人，没卵蛋，说逃即逃？”

那人哈哈笑，逃得更快。

方才他分明是佯攻，只不过想掩护马车罢了，如今马车已走远，他哪肯恋战，一溜身，躲得无影无踪。

关小刀怒不可遏：“没卵蛋、太监、小瘪三！可恶！管你什么人，我照样杀！”抓着大号偃月刀，仍自穷追不舍，直冲小巷去了。

巷中果然打斗激烈，不时传出锵锵撞响声。

然而在追过百丈蜿蜒小巷之后，关小刀不得不放弃追逐，原是这把刀太过庞大，追入小巷，直若磨刀似的东撞西碰，锵锵之声果然不绝于耳。

迫得他双手都快被撞麻疼，只好抽身跳向屋顶，想再找人，已落得寒夜森森，不见踪影矣！

他不断叫骂，黑衣家伙仍不肯现身，他只好先收刀，且回客栈，先找掌柜探清信箴到底落在何处。

想及信箴重要，他赶忙折回客栈，掠过屋墙，直吼着掌柜出来见人。

掌柜哪敢撻其锋芒，躲得跟龟孙似的，直到小刀准备烧他的房子时，他始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

关小刀见人，已怒喝：“说，我的信是不是你们偷了？”

“什么信？”

“当然是重要的信！”关小刀怒道：“藏在我包袱里的一封羊皮信，你们把我的包袱拿到柴房即不见了，给我赔出来！否则我会用这把刀把你们钉在墙壁上！”

掌柜面无血色道：“那信很重要吗？”

关小刀道：“废话！那是我飞黄腾达的东西，它比什么都值钱，你们要是找不出来，我剁死你们！”

大刀往地上一切，震得众人血脉贲张。

掌柜心知不说实话不行了，道：“你那封信可能被偷了……”

“谁敢偷？”关小刀大刀一比：“是你这家伙，我劈了你！”大刀一指，吓得掌柜连退三步，急道：“不是我，是方才那位黑衣人。”

“是他？”

“就是他！我们许多人亲眼看见他潜入柴房。”

“他怎知我身上有信？”

“也许他想探你的底，在翻包袱时，才发现此信……”

“他凭什么探我的底？”

掌柜道：“都是我不好，无意间告诉他您是胡三爷手下，他听后，脸色顿变，开始问你来历，我说不知，他则喃喃自语要亲自打听……我敢发誓，一定是他偷走的！”

关小刀恨骂几句，可是信箴已被偷，那混蛋又不见踪影，将如何能再寻回？

他恨道：“你是不是跟他很熟？我看你对他马屁不断！”

掌柜急苦道：“哪有！干我们这行，只要进门就是大爷，逢迎自是常事，小的跟他并不熟，只是……他只是来过此地数次，给的小费也不少，所以小的才特别照顾他……”

“真是马屁精！”关小刀冷声道：“他还会再来？”

“可能会，却不知何年何日……”掌柜又道：“大约三个月来一次，也曾长过半年……”

“三个月？”

关小刀冷声道：“到时我已饿死了！”

心想自己根本不可能等那么久，为今之计，还是先想办法会见胡三爷，

可是介绍信却遗失，如何能见？

“你跟我一同去见胡三爷，当我见证人，说我的确有那封介绍信！”

“见三爷？”掌柜直打冷颤：“小的恐怕……恐怕不行啊……”

“什么，你不相信我有此信？”

“不不不！”掌柜急道：“是因为小的从未见过那么大号人物，何况……小的未见过那封信，要是他逼问，小的哪敢撒谎，顶多只能说看过信，却不知里面写些什么，如此一来，对少侠帮助可能不大……”

关小刀皱起眉头，掌柜说的没错，胡三爷若疑心，除了真正信箴外，其他恐怕越描越黑，可是失了信箴，当真见他不着？至少这把偃月刀是爹的信物……

关小刀露出一丝希望，冷冷地道：“反正到时叫你做证，你便去就是，现在先告诉我，三爷住在哪里？”

掌柜听其口气，似知风暴已过，心头稍安，呐呐说道：“少侠是说神剑门的胡三爷？”

“难道还有其他三爷不成？”

“呃……没了，洛阳城区方圆百里恐怕已没有第二个三爷……”

“那还不快说！”

“呃……呃……”掌柜吞了吞口水始道：“其实洛阳虽是三爷管区，但三爷一直住在神剑门总坛，也就是洛阳城北五十里那座腾龙山下，少侠到了那里，只要打探总管别府，即可找到三爷……”

“原来还有五十里……”关小刀喃喃道：“难怪在此叫了老半天，三爷手下一点反应也没有……”心下决定再闯一闯。

他忽而问道：“我的脸好不好看？”

掌柜一愣：“少侠这是……”

忽然所悟：“其实少侠一身豪迈，活像个王公贵族，只是左脸擦了伤，若能养好，去见三爷，必定会被重用……小的倒有几味金创药，可治少侠伤势……”

“不必了，灵药我多的是！”关小刀嗤嗤笑道：“只要你那句‘王公贵族’，我就放心了，呵呵……你替我买件像样衣服，哪天我飞黄腾达，重重有赏！”

掌柜连连应是，暗地却窃笑这小子仍生嫩，马屁一拍，即便什么深仇大怨全化开来。

他急忙带领关小刀回上房，还特地吩咐好好照顾，自己则连夜找向布庄，也好弄套像样衣服交差。

纵使自己不求回报，但能平平安安把人打发，已是悦宾楼大运临头矣！

关小刀回到上房，点了烛火，满室通明，他四处瞧瞧，轻罗软帐隐现高贵，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住此高贵房间。

他不禁童心大起，坐向床边，像摸女人般触向软丝被，感觉甚舒服，激得他哇哇细叫，差点捶胸顿足，喃喃直道混对地头了，将来家中全要布置成这模样。

他亦觉得，打这场架真不赖，一打即住上如此上房，将来若是放手一搏，岂非天天有好东西吃，好房子住？

他想翻筋斗，但方欲使劲，牵动肌肉，疼痛立即上身，他这才想到伤势未治，赶忙找向左墙梳理台，照向铜镜，一脸瘀紫，不禁自嘲，这么丑，也

敢见人？

他想上药，但一身汗水、污泥，或许该洗澡再上药吧！

于是唤来小二倒满洗澡水，热呼呼洗个过瘾，始起身，然后拿出干净衣衫换上，始开始以母亲配制灵药抹向伤处，药粉触肤冰凉，疼痛尽失，他自是佩服母亲这两下子挺管用。

对于铜镜，他仍好奇万分，一有空闲，即往镜子照去。

但觉镜中人颇为帅气，很似乎天下第一英雄似的，不过，这得暂时把脸上涂青膏药视若不见才行。

照了一阵，他已摆出十数种雄伟姿势，然后挑选其中一种自认为最能表现英雄且贵族姿势，练了几次，始满意而笑：“明天，就以此姿势见三爷吧！”

笑声中，又学着八爷步伐，来回走了几趟。

忽又想到什么：我倒忘了，爹交代要对长辈毕恭毕敬，是可摆出有格调姿势，但走那八爷步，实有点不敬，还是省了吧！

他庆幸临危悟通，否则岂非得罪他人而不自知？

自得中，又对着镜子装出毕恭毕敬模样，直到调整成太监碰上皇帝那死命逢迎样子，他始放心，缩入被窝里去了。

一夜连做梦都在幻想三爷如何喜欢、提拔自己，然后终于过着英雄般王公贵族式的悠游生活。

第二章 吹破的牛皮

次日一早。

掌柜早就拿着一件棕黄色劲装，恭候大驾。

关小刀接过手，甚是高兴，立即换穿身上，似乎小了点，有些紧身，但若不乱动，倒能显出笔挺模样。

当然，这对第一次穿上新衣的关小刀来说，已是笑颜大开，满意上心头，竟也给了二两银子，算是房租及新衣银两，而忘了挑剔不适之处。

掌柜本以为此次做白工，没想到还能收到钱，一时如获大赏，也就连连拜谢。

他立即唤小二准备早膳，关小刀得以吃得舒舒服服，而后，再次问路，已往北山方向行去。

及近午时，关小刀已近腾龙山，忽见山脚下蜿蜒筑有大大小小建物，有的大如城堡，有的小如客栈，只见车水马龙，人潮不断，俨然另一个洛阳城似的。

关小刀疑惑是否找对地方。

然而仔细瞧来，那山势半山腰，不知何时已被人在峭壁上穿凿出一条青色巨龙，左右各题有“神剑啸龙”四字，远瞧已是气势不凡，若近瞧，此龙何只百龙，看来是错不了了。

他想，或许神剑门为北武林第一大帮，又在此落地生根甚久，一些百姓靠山吃山，靠帮吃帮，久而久之也做起帮中弟子生意，才会在此安插落户，开起餐馆、客栈等等行业，难怪会形成如此帮派和市集混合之局面。

他倒觉得如此亦是一条明路，若胡三爷不收容，干脆在附近找工作、开馆子，照样能赚到钱，这趟总算没白来了。

端详一阵，他仍往市集行来，越近，越觉得此市集热闹气息不比洛阳城差，尤其是茶馆、酒肆，几乎满座。而来回行走着，又以带剑劲装汉子居多。

或许他们正是神剑门的弟子吧！

关小刀瞧得他们神气模样，不禁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若穿上这套衣服，那该多帅气啊！

幻想中，他也把四处瞧了大概。

其实，虽说此处市集混杂，但实际上和帮派地盘另有界线。

他已瞧出，靠在山脚下那座似若紫禁城般城堡建筑物，才是真正神剑门总坛，由此城堡延伸出来，四处座落大小不一建筑物，大概是帮中大将住处。

其权位大小该以住屋豪华或宽广成正比，关小刀猜想着胡三爷身份不低，想必是居于其中一大户之间吧！

他还是问向一位灰衣劲装汉子。

岂知那汉子乍闻胡三爷，竟然怒斥一声“不知道”，手中长鞭即抽过来，吓得小刀赶忙跳开，始免挨鞭之苦。他莫名不解，胡三爷这么有名，难道在此仍罩不住？

瞧瞧这些奇怪劲装弟子，他似乎想到什么，遂找向穿着素黄衣衫劲装汉子，终于问出总管府第，他则千谢万谢寻了过去。

行进中，他也暗中打探神剑门状况。

原来神剑门虽是领袖北武林，且仍坐稳武林皇帝封号，然而自从老掌门龙啸天仙逝之后，传位于独子龙飞云。

虽然龙飞云武功不差，但比起父亲仍自差了一大截，最糟的是，他从小生活于养尊处优环境中，似乎不大热衷于武林之事。

结果一切事务全交予师爷司徒昆仑掌理，师爷一方面从小照应少门主到大，一方面能力自视过人。

终于把权势抓紧，一直视龙飞云为小孩，常以长者身份教训少门主，久而久之，在外头不免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形态。

当龙飞云发现此一局面之后，亦感颜面挂不住，还好，他有个忠心耿耿的总管胡三爷，一直在为他尽心尽力，终能稍稍抵挡师爷气焰。

他还纵容总管成立天龙六十骑，名为随时抵抗可能入侵之敌，暗则巩固自己的力量。

谁知师爷亦不甘示弱，照样成立侍卫队，说是保护神剑门，其实乃是在对抗总管势力扩张。

方才灰衣人即是侍卫队人马，难怪关小刀差点遭殃。

至于龙飞云见及帮中形成两派势力，虽感不妥，但他知道三爷一向忠心耿耿，也就一直纵容下去。

他虽明令两派不准斗殴，但若暗中干起来，他仍为总管人马加油，毕竟师爷太过嚣张，不杀他威风，当这个武林皇帝也没有意思。

关小刀在探出此状况后，直皱眉头，暗道：原来神剑门另有斗争，那自己投靠，岂非立即树立敌人？

然而他总觉得父命不可违，而且胡三爷又是同乡人，不跟他跟谁？

他突然喝道：“人不能当墙头草，三爷忠心耿耿，跟他便是！”

于是，他直往总管府第行去。

转过三条市街，眼前已现红墙绿瓦，气派如王侯府之宅第，直让人觉得大丈夫自该要如此矣！

关小刀见着一对大铜龙，四名劲装守卫，更见及门上金匾题着“天龙阁”，气势万千，正是翻天龙胡三江最佳写照。

关小刀见状，不管懂或不懂，猛地拍手叫道：“好一个翻天龙！”

他本是装出甚有学问模样，也好增加身分地位，岂知这一击掌，用力过猛，肌肉一张，叭然一响，竟然把过窄的衣衫给撑破，左肩膀裂出大缝，吓得他困窘地把偃月刀赶忙夹于腋下，整张脸已现红晕。

守卫见他叫好，又窘得不敢上前，一人已说道：“来吧！有本领，三爷可能会收容，光站在那里，成不了事！”

关小刀更窘，心想衣服破了，实是失礼，还是别见三爷为妙！当下干笑道：“我……呃……马上来，我忘了带东西……马上来……”

干笑中，转头即奔。

守卫见状，呵呵笑起，直道来了个憨小子，厨房大概多一名帮手。另一名守卫却不赞同，他怕没饭吃。

关小刀则溜得甚快，转往小巷，找家客栈，要了房间，立即脱下衣服准备缝妥再见总管。

掌柜的已拿着针线走上二楼。

见及关小刀，将针线置于桌上，含笑说道：“小兄弟，想投靠神剑门，看你一身肌肉，该会有出头的一天，你要不要租房子？我算你便宜一点！”

敢情二楼都空着，他趁机拉生意。

关小刀道：“我是去投靠，将来住里头，哪还租什么房子？”

掌柜笑道：“错了错了！那是小喽罗才睡军营，在这里，只要稍有地位，都会在附近买房子、盖房子，要不然租一间也成，像总管手下天龙六十骑，哪个不是在外头有别墅、公馆？你刚来，不懂行情，听我的准没错！”

关小刀一愣：“当真？他们都住在外头？”

掌柜道：“要不然，他们还真的听起床号起床，吃大锅饭？那是很不得志的事！你就住下吧！我看你印堂发光，终究非池中物，住下住下，我算你便宜些！”

关小刀已然心动：“却不知租金……”

掌柜笑的更媚：“放心，一定便宜得让你受不了，反正二楼空着也是空着，你先住下，咱们日后再谈，你要去见三爷吧，这件衣服太窄不成，我借你一件，是青蓝色的，三爷最喜欢这种颜色，因为他时常以自己为青龙转世，你穿青色准没错！”

“当真？”关小刀两眼发亮，衣服也不缝了。

掌柜连叫当真，忙退出房，随手一抓，已把方才预留在门角的青衣抓在手中，媚笑着抛给关小刀：“穿上它，你保证英俊百倍。”

“这么快？”关小刀接过头，直觉掌柜有备而来，体贴入微。

掌柜欣笑：“我看人看多啦！刚才你撞进门，我即知道你我有缘，你穿着便是，然后高高兴兴去见总管，打扰你了！呃，对了，见总管时，别带包袱，那样显得寒酸，当然，有贵重东西，带在身上便是，回头见，祝你一帆风顺。”

说完，招招手，为做成这笔生意含笑而去。关小刀亦自谢声不断，一切似乎甚顺利，随时有贵人相助，看来飞黄腾达日子不久了。

他穿上青布衫，果真合身，看起来帅气不少，此时活动亦现自由，喃喃喜道：“现在就算三爷要我耍两招，也毫无问题。”

他耍了两招，想想，将包袱中只剩下的五两银子揣入怀中，然后拿起偃月刀及三节刀棍，已自下楼。

四处瞧瞧，此客栈虽不大，还算清雅，只是许多屋梁已被熏出黄黑，显得有些老旧。

掌柜见他下楼，怕他后悔似地，急道：“快去快去，三爷最不喜欢午后见人，你现在去，正来得及！”

关小刀人生地不熟，只有唯命是从，当下哦了一声，提着偃月刀，甚快奔门而去。

掌柜则拨着算盘，喃喃念着该算关小刀月租多少才划得来？

关小刀二次造访天龙阁，守卫仍认得他，一人走来打招呼，要他直走广场，到了厅堂前头，再向里边护卫说明，大概可能见到总管。

关小刀不解：“大概？”

守卫笑道：“不然，阿猫阿狗说见总管就见总管，那三爷不累死才怪。”

另一名守卫道：“通常要见总管，得接受天龙三侠考验才行！”

关小刀道：“天龙三侠是谁？”

“总管的得力助手喽！”守卫道：“三人武功盖世，老大霹雳侠雷万钧，老二风流侠方子秋，老三斯文侠谷君平，有机会你可以跟他们较量较量。”

关小刀道：“可是我有介绍信……”

“有信？”

“嗯，三爷是我爹好友……”

“呃……呃……”守卫不敢再戏言，直指厅门，道：“那你到里头试试，却不知令尊是谁？”

关小刀道：“神刀关海天。”

“哦，是他，失敬失敬，少侠里边请！”

守卫只不过二十出头，哪会听过神刀威名，四人只不过作样罢了。

关小刀但觉父亲威名不弱，亦即抬头挺胸，拜礼之后，大步进入总管府第。

里头广场宽敞，数十对武士正在练武，喝喝有声，金铁交鸣中，偶而传来“司徒老头给我躺下！”

那分明是把师爷当成假想敌，若被听及，恐怕要气得他七窍生烟。

关小刀未料到这些人已如此仇视侍卫队人马，自己暂时跟他们无犯无仇，不自觉地闪避那喊杀师爷的狂汉子。

行约一半，见一名剑手狠狠挥剑，喝的仍是躺下！

但见剑锋过处，刷刷两响，一名左胸顿现血痕，一名手指掉了一根，两人登时掩压伤处，强忍痛楚，仍自奋战。

如此狠狠练剑，简直已跟敌人对杀毫无两样，瞧得关小刀眉头直跳。自己自认为狠狠无比，但练招之下，见胸即刺，见指即砍的情景，倒还未曾见过，不禁对总管府练剑之严，心头打了个突。

那伤人剑手喝道：“要死，宁可死在自家人手中，还不卯劲干上！”

利剑一抖，更逼得两名剑手咬牙硬撑。

关小刀不忍再看，急急闪过人群，往前厅行去。

然而总难忍回头偷瞧，那两名剑手已被放倒，被抬到一边治伤，他始替两人嘘口气，没丢性命，算是侥幸矣！

关小刀及近前厅，已见及门口聚集不少人，似是等着见总管，他们大都聊着师爷如何孬种，只敢派出侍卫队人马，却从不自己出面。他们也聊些风流韵事，就连什么夫人、小姐瞄他一眼，招他手巾之类微不足道之事，他们都能乐上半天。

关小刀从他们口中，听得这年头流行和美姑娘眉来眼去，那是英雄无上威风。

他倒觉得想笑，直道：“怎会怎会？”却也想不出原因，大概只能以——英雄爱美人吧！爱不着，抛个媚眼也好。

他们几乎谈遍所有女人跟自己有所媚情。但谈到门主夫人，却全部异口同声表示夫人高贵大方，不能开她玩笑，倒是露出应有分寸。

关小刀走近，护卫盘问，得知是想见总管，也就要他等在一边，小刀无聊，开始观察这些人。

其中一名身材魁梧，模样倨傲，年约三十上下汉子，粗言粗语说个不停。

他未穿制服，身上披着青蓝外袍，肩颈则绑着一条绣金缎带，直往下延伸，甚是醒目，他喜欢抓着特粗长剑，有意无意拨向缎带，让金光闪闪晃亮。

然后装出咳嗽声，再捋着半长不短胡子表示受了风寒不得已才罩上外袍披风，众人不禁暧昧笑起。

那人神态自得一笑：“虽然受了风寒，但有此披风，也算是不虚此行啦！它好看吧？尤其是这绣金带子，是我从一位京城名家手中买下来的，它值百两金子，越看越顺眼！”

掩不住得意神情，拨弄耀眼缎带，呵然一笑：“人总要时髦一下，尤其

在有了家当之后，花点钱点缀门面，也是一桩快事！”

有人回答：“雷统领几天前不是输了不少银子？还有钱买宝贝东西？”

有人道：“是统领相好的送的吧？还是你爹从故乡寄钱让你风光风光？”

雷统领白眼道：“少说风凉话，凭我一月三百银子，还买不起这缎带？老实说，有个相好的想送我，我却立即回绝！男子汉，不需女人施舍！”

另有人说道：“对对对！我那秋桃姑娘就要送我一条类似带子，我也把她回绝，我叫她要送，干脆送银子来得实在些，她就不送了……”

雷统领道：“我这条带子绝非你所见的带子，它的确值百两金子！你们看，这还绣有大师名字！”

他指着缎带一角，那似名非名图案，众人想欺前瞧看，又被他一手挡回去，说什么宝带有灵，近不得身，众人见他此举，已多半不信此带真有如此贵重。

雷统领但见众人不信，冷眼一翻，转向友人说道：“假斯文，你告诉他们这是真货！”

一旁那年轻人，约二十四五岁，一脸斯文相，眼神带清，脸面红润，留有两撇细须，平常不喜多言。说话时声音低慢，态度温雅，笑声更文雅，牙齿洁白整齐，混在人群中，别具一番风味，他即是天龙三侠之一的斯文侠谷君平。

在霹雳侠雷统领要他做证下，他仍懒得开口，只默默点头，众人见及，才肯相信雷统领所言。

关小刀却愣怔当场：“一条带子，百两黄金？”这对他来说，简直无法想象，不禁多瞧几眼。

此话惹得雷统领转视过来，忽见小鬼，冷道：“你是谁，敢对我如此说话？”

关小刀自知失礼，赶忙拱手：“在下是来拜见三爷，还请统领帮忙！”立即摆出哈巴狗式逢迎。

那可是他昨夜面对铜镜练了许久才摆出的姿势，此时耍出，倒像太监见着皇上，惹来众人一阵皱眉，不知该笑他没骨气，亦或天生马屁精？

雷统领却只在乎那条缎带，冷道：“只要你说这带子是真的，我就替你通报！”

“它当然是真的！”关小刀连忙奉承笑道：“它是我见过最珍贵的缎带，实在不可多得，我愿以性命来换它！”

深怕众人没听懂，又转向众人重复一遍。

众人不禁促狭笑起，有人弄声道：“马屁未免拍得太过火了吧！”

关小刀却仍一脸奉承，直夸那缎带不可多得。

此举倒惹得雷统领满心得意畅笑：“有眼光，英雄所见一模一样！虽然有些哈巴狗，但还是让人高兴，小子叫什么？为何要见总管？我替你通风报信！”

“在下关小刀，是三爷故乡人，我爹要我来投靠三爷……”

“原来是投亲？好，遇上我，算你好机会！”

雷万钧本要高喊，但想想此举未免有失身分，遂交代手下特地为小刀前去通报，关小刀自是感激再次拜礼。

过不久，果然闻及三爷传令见人。

关小刀一时心花怒放，直向雷万钧等人拜谢，始敢走入前厅。

厅中设备庄严，红色地毯延伸里头，直到底处，那头摆了三张紫坛木大龙椅，左右另有五张太师椅，小刀想拜见，却找不着人。

里头侍卫直指左侧似是书轩，关小刀会意，正要行去之际，忽见书轩走出一位五旬汉子，瞧他模样，威武天生，雷万钧已甚魁梧，他比雷万钧更英挺，宛若一座劲山，随时可将任何人压垮。

他脸形稍带四方，两眼凸亮，炯炯传神，虽是五旬开外，但龙行虎步，一点未见老态。

关小刀一眼即看出，他即是神剑门总管，赶忙恭敬拜礼。

胡三爷脸面却现不悦神情，不过，他对关小刀还算客气，瞧及来人，问道：“你就是关小刀，从龙门山来的？”

“正是……”

“稍坐一下，我先办正事！”

“是……”

胡三爷要关小刀坐于太师椅上，随又往外头行去，及至门口，大喝一声：“雷万钧、方子秋、谷君平给我进来！”

说完，转头往书轩行去。

雷万钧、谷君平但觉语气不对，哪敢怠慢，赶忙应是，跟了进去，外头众人已议论纷纷，今天三爷似乎吃错药，不知发生何事？

此时在太师椅上的关小刀亦如坐针毡，暗道找错时间，接下来该如何应对？莫要因三爷情绪不好而坏了自己前途才好……

他想走，可是这一走，下次如何再来？还是等下去吧，毕竟三爷方才对他笑过，而且要自己坐在太师椅上，这是礼遇啊！

挣扎中，关小刀仍决定留下来探个究竟。

书轩房门已关上，三爷人影来回踱着，走了几趟，忽然站在两人面前，冷道：“你们知不知，昨晚门主和我说了什么话？”

雷万钧摇头。

谷君平道：“门主说了什么？”

三爷冷声道：“门主告诉我，以后要从师爷那里挑选天龙六十骑了！”

雷万钧、谷君平同声诧异道：“门主他这是什么话？”

三爷冷笑：“门主的意思，是嫌女儿红无味，要加点烧刀子才行！”

雷万钧道：“他说我们是废物？”

三爷冷笑：“有空自己去问他！”

雷万钧、谷君平一时低头，耳根已红。

三爷瞄着两人，越瞄越火似地，喝声道：“这也不能怪门主，事实是如此，我们天龙骑实在不像话！昨天我和门主、师爷一同下棋，师爷向我说：‘你的天龙骑在酒店里酗酒闹事，我的手下没办法，只好捉他们！’你们想想，我的天龙骑是给人捉的吗？你们两个全有份，师爷已说出你们名字，我自恨两眼无珠，挑你们当什么统领！”

转瞪谷君平，斥道：“看看你自己模样，一个统领，还整天吟诗作乐，还说什么应研究佛典、禅学，你准备出家是不是？还有你这什么霹雳侠，穿这披风，挂这缎带有何屁用，你这把剑是用来砍草的是不是？”

雷万钧、谷君平被骂得头沉脸热，不知该如何是好。

“还有那风流侠方子秋呢？他为什么没来？”三爷一副兴师问罪。

谷君平道：“他病了……病得很严重……”

三爷冷道：“病了？什么病？”

雷万钧道：“可能是天花，恐怕将来一张脸也保不了……”

三爷斥道：“什么天花？脸都毁了？雷万钧别骗我！我全知道！他不是受了重伤，便是被人宰了！我自会查明一切，你们也太不像话，在下流地方消遣，在街上闹事不说，竟然让师爷那群混蛋拿来当笑柄，你们为何不战死，还有脸开溜！”

雷万钧、谷君平一张脸已是飞红，恨不得砍下师爷脑袋，他竟然传到门主那儿去，让天龙骑闹笑话。

三爷已捺不住火，狂喝道：“像话吗？天龙骑的人被侍卫队捉去？还是三个捉六个？我还当个什么总管，我要到门主面前自杀谢罪，不干了！不如到师爷那里当个打杂的，若不成，削发为僧，到少林扫地算了！”

这话似乎传向外头，一群天龙骑士已是咬牙切齿，有的发誓，有的咒骂，有的喊杀，一股怨气已想泄往师爷，恨不得把侍卫队人马一个个宰光，方能消心头之恨。

关小刀自也听得清清楚楚，在心属三爷之下，亦对师爷愤愤不满，哪天，得让他们好看！

三爷嗔骂几句，火气较弱，雷万钧方始开口：“三爷说的是，可是事情并非这样，我们只有六人，他们却有二十几人，他们早就有意挑衅，设下陷阱，趁我们喝得半醉时，前来闹事。”

“如果一对一，一对二对三，我们都挺得住，他们却一窝蜂涌上，还来暗的，尚未动手，已杀了两个弟兄，我们只好拚命，方子秋奋战中已受重伤，他们越战人越多，我看情势不对，只好护着众人逃离。”

“三爷应该明白，两军对仗，总有输赢，当时我们根本抵挡不了一大堆人，才且战且走，这跟不战而逃差很多。”

谷君平道：“属下也宰了对方五六人，还是抢他们的剑杀他们，因为我的剑在护架方子秋时已抛出去……”

三爷闻言，怒气稍熄：“照你们这么说，是师爷吹牛了？”

雷万钧道：“属下身为天龙骑统领，哪有不战而逃之理，若真如此，属下已无脸再见总管！”

三爷这才转为欣赏目光瞧向两人，语气仍冷：“不管如何，吃了败仗，总丢天龙骑的脸。”

雷万钧、谷君平表示将尽快要回来。

谷君平想到什么，说道：“方统领是受了伤，不过三爷千万别告诉门主，他若知道门主得知他受伤，他死也不会承认！”

三爷点头：“这个我会打点，他的伤……”

谷君平道：“深入肩膀及前胸，恐怕……”

话未说完，房门一开，一位面容惨白，形貌俊美男子立在门口。

雷万钧、谷君平同时惊叫：“方子秋？”

三爷亦喊出：“你怎生来了？”

方子秋拱手拜礼：“属下闻及三爷要找我，所以赶来了……”说完，脚步踏稳，前行进去。

三爷见他模样，心也软了，立即迎上去拍他肩头：“天龙骑果然条条硬汉，门主有何好嫌弃！你的伤如何？”

等方子秋回答，已往他那左臂摸去，此举疼得他直冒冷汗，他却仍撑着。

三爷见状，自知他伤势甚重，立即喊道：“快找大夫来，快医好他伤势，我不想看他左手废了。”

外头登时乱成一团，各自找寻队医去了。

关小刀忽而想到自家金创药，正待搜身，却只摸到银子，甚是可惜方才出门时把它留在客栈，此时却错失良机。

忙乱之间，队医已被喊来，观察一阵，已将方子秋带往客房，雷万钧、谷君平亦跟去照顾，一群人方始散去。

三爷这才嘘口气，在得知自己手下并非不战而逃之后，他已经轻松多了，不过身为总管，琐事仍多，他又自踱起步伐，在书轩来回走动。

外头关小刀但觉三爷莫非把他忘了？

于是探头探脑，想照上三爷目光，却又因斜对门口，效果不佳，他只好故意挪动椅角，发出轻微叭响。

三爷果然听及，忽而回头，但见太师椅上坐有小鬼，一时皱眉：“你是谁？”未免太过大胆，敢坐太师椅？

关小刀干笑道：“在下关小刀，是从龙门山来的……”

“哦，我想起来了，过来过来！”三爷招着手：“你是神刀关海天之子？”

“正是……我爹要我來此投靠您老人家……”关小刀一脸奉承、喜悦，亦带点憨傻地迎了过去。

三爷目光闪动，似想看穿关小刀底细，总觉他一身是劲，且带着乡下人憨厚，该是从乡下前来投靠，遂笑道：“我素来敬仰你爹，自然愿意帮助他儿子，却不知你有什么愿望？”

关小刀道：“爹要我跟随三爷打天下……”

“跟我？”

“嗯，最好能入选天龙骑，它似很神气……”自从接触神剑门后，他总觉得天龙骑才是真正汉子，而且特别威风。

三爷目光又自收缩，似在衡量他目的，随即又道：“如果是神刀教出来的，一定有资格入选天龙骑，可是你还年轻，又初临神剑门，我若突然提拔你进入天龙骑，别人总是不服，我视你是自家人，也就不必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即是你得立下一些汗马功劳才行，否则埋头若干，等时机到时，我仍会提拔你。”

关小刀自知规矩，闻言淡笑道：“属下省得，只要三爷肯收容即可。”

“当然会收容！”三爷笑道：“你是龙门山来的，你爹跟我又交情匪浅，但功成名就非一蹴可及，想当年我还不是两手空空混到此局面？这叫有心者，事必成。不过，老实说，从家乡来的，都是两手空空，我想你也盘缠不多吧？”

关小刀闻言，急道：“属下不是来借钱的！”挺起胸脯，露出一身傲骨。

三爷见状哈哈笑起：“神刀之子，果然不同凡响，这样好了，我先写封介绍信，介绍你到司礼队那里学些礼仪、骑射之术，还可应对种种交际，我会常常考核你，等到有一天，你能派上用场，我必定提拔你！”

关小刀怔愕三爷竟然未曾留自己在身边，大概未获得信任吧？轻轻一叹：“爹是有写介绍信的，只是我……”

三爷拍拍他肩头：“你老远赶来，又指名投靠我，当然应该有你爹信箴了，否则我很难做人……”

关小刀道：“爹是有写，可惜在路上被人偷了……”

“被偷？”三爷怔愕：“有人想偷你的信？”

关小刀遂把洛阳悦宾客栈之事说一遍。

三爷道：“这太奇怪了，你可曾说出我的名号？”

关小刀道：“就是因为说出，才被偷……”

三爷若有所思，忽而冷声道：“你所见那人，可是身穿黑衣，颊上有个小疤痕？”

关小刀点头：“正是他！那好像是剑痕……”

三爷道：“他身材如何？”

关小刀道：“颇为高大。”

“他在等人？”

“是。”

“等谁？”

“一个女的，大约二十岁左右，挺漂亮。”

“你还看到、听到什么？”

关小刀回想当日，道：“那男的似交给他一封信，说什么到了江南再拆开……其它我听不清，不敢确定。”

“那女的会是谁？”

关小刀忽又想起什么，道：“她姓李，我听到那人叫他李姑娘。”

“李姑娘？会是……”三爷顿有所悟，冷笑一声，道：“多谢你提供线索，不过，我也得忠告你，那黑衣人剑术甚是高明，你若碰上他，千万别胡乱动手，否则对你甚是不利。”

关小刀初生之犊怎怕虎，嗔声道：“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敢偷我信件，我要报仇！”

三爷道：“暂且听我一言，别去寻他报仇。”

关小刀仍支支吾吾，似是咽不下这口气。

三爷不禁疑惑：“偷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之事，何苦像不共戴天之仇？何况我已答应收容他，难道他是装出来的？他会是师爷派来密探，随时打探秘事，一有机会，也好收拾我？要不然，他怎会那么巧，碰上那种事？”

他再次打量关小刀，似想瞧出什么。

关小刀亦觉三爷疑惑，遂道：“我自信武功不弱，三爷对我爹的神刀可曾了解？”

三爷道：“你爹神刀堪称天下一绝。”

“这把刀是我爹的，你认得出吗？”

关小刀把偃月刀抓捧手中，三爷立即审视，而后抚摸，终于点头：“的确是爹之物，但它本是丈二高大，怎会变成短柄？”

关小刀道：“改良啦！我老嫌它太长，不便带在身边，后来爹把柄弄成三截，平时分开，可当短刀用，必要时接上去，照样横扫天下。”

三爷频频点头：“却不知你把刀法练得如何？”

“还可以啦！”关小刀当然不便说出，已把老爹收拾了。

三爷轻笑：“咱们过两招如何？”

“还请三爷指教！”

关小刀自知他有意印证招式，也就欣然应允。

三爷一时兴起，想带他往前面广场，但觉不妥，遂带人往后院一处宽广庭院，他随手找来长枪，道：“我就以梅花枪会你的神刀。”

其实三爷出身龙门山，和神刀关海天一样，用的亦是长兵器，当时和关海天相互辉映武林，神刀神枪之名久久不坠。

后来虽投入神剑门，在老门主教导下，改练神龙剑法，亦达炉火纯青地步，然而他怎会忘了老本，偶有机会，照样把长枪耍得出神入化，今日的他，可说是身兼两家之长，难怪统掌北武林总管一职，久久不衰。

关小刀自恃刀法过人，哪管得对方武功如何，一对上手，即已斗志高昂喝道：“三爷这厢有僭了，且看这招‘怒马奔腾’。”

但见刀势耍开，劲风呼呼，那数十斤重的大刀在他手中，简直轻如蝉翼，有若乱蜂纷飞般东滚西掠，舞得威风盖世。

三爷见及，眉头不由一皱，暗道好刀法，竟然能舞得破绽尽失，的确难能可贵。

他不敢怠慢，一式“雪梅满天”迎刺过去，但见枪尖、刀锋交错处，叮叮乱响，甚是悦耳。

关小刀耍来轻松如意，忽见长枪刺来，直觉欲发攻招，突然刀势走劲，不舞反杀，喝地一声，有若干军万马倾泻而出。

那劲锋扫处，迫得枪法大乱，还差点被荡飞脱手，吓得三爷不敢只用七分劲，硬是拚足力道喝攻上来，连喊着“好刀法！”

一连斗了数招，关小刀劲道似乎更足，又喝一声“抽刀断水水更流”，那刀势直化狂涛骇浪般卷涌而至，待那三爷绞动长枪欲挡之际，刀势复又跳冲为切。

如此变幻莫测之下，竟然逼退三爷三数尺，恼得三爷脸上挂不住，暗喝声“来真的？”哪敢再心存大意，早拿出看家枪法，拚足全劲抵挡。

最让他吃惊的是，关小刀根本只是准备演完所有刀法，也好让他认出的确为神刀门下没错，如若他奋命拚斗攻击，三爷恐怕亦难讨好多少。

又过了十余招，三爷越战越惊，这把神刀恐怕已非刀，而是神化了，在分明不可能的角度中，他竟然能扭转，而且舞得毫无牵强，如此老练熟巧功夫，又岂是十来岁少年所能使出？

三爷额头已冒汗，干声说道：“你用的可是你爹的刀法？”直觉上，他老爹容易对付许多。

关小刀笑道：“当然是，莫非三爷太久未和爹比斗，生疏了？”

“或许吧……”

“有一招‘神刀断月’三爷可见过？”

“见过，当时你爹可把二十丈开外的石头斩碎，你要来瞧瞧。”

“这……”

“别为我担心，三爷挺得住。”

“好！”

关小刀为证明身分，猝然喝吸真气，刀势不攻反收，咻咻咻，连退十数丈，每退数丈，刀势更舞得亮光闪闪，越舞越急，终把人形完全罩住。

猝见他猛喝“神刀断月”，喝声方起，刀光猝然暴开，直若炸药开花，流星泄地，奇猛无比真冲三爷脸面。

三爷自知威力狠猛，赶忙舞出怒枪抵挡，岂知方一照面，怒枪竟然抵挡不了流星球，但见锵锵火花暴跳之下，一把铁枪已断成数截。

那刀势仍锐不可挡欺面扑来，吓得他拚尽全力，凝功十二成，猛往流星球轰去，砰然一响，刀光跳失，偃月刀跳飞空中。

他已然左退三步方能稳住身子，暗呼好险之下，趁着关小刀掠高接落神刀之际，暗自偷拭额头汗水。

他心头仍怦动不已，若非自己内力深厚，今天恐怕栽在这小子手中。

他心情翻动，想着，如果他是师爷密探，那多么令人可怕，可是他所用的的确是老友神刀招式，或而有些改良，但的确是出自老友教导啊！

或许自己不该如此多心，能留他在身边，的确是天龙骑之福啊！

他正准备回心转意，想安插关小刀在身边。

关小刀却在掠高抓回神刀后，潇洒落于一高墙，他突然发现墙外街巷中，竟然黑影晃动，他一眼即已认出是那黑衣家伙。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登时大喝：“臭小子，别逃，还有信件，别逃！有胆决斗！”猛地翻身外头，急追过去。

三爷未见及黑衣人，对关小刀此举顿时纳闷，急道：“小刀？”

见他已闪失，立即追掠墙头，却只能见及背影消失街角，他不禁轻叹，这小子弄何玄虚？难道是见及诡计不得逞，溜之大吉？

然而他却不那么想，关小刀应该确实有事，当机立断，喝着属下道：“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何事？”

一时四周传来回应，数道人影已掠追过去。

关小刀发现敌踪，自是穷追不舍，然而那人似知他弱点，专找小巷钻，关小刀手持大刀已是不便，再加上自己最弱的正是轻功，追来甚是费劲。好不容易发现敌踪闪向左巷，他赶忙斜切另一条巷子，准备拦在前头。

岂知他方一转弯，巷角已闪出一条青影，拦向他去路，那人笑道：“好小子，躲得挺快，终于被我逮着！”原来是霹雳侠及时赶来，他以为三爷欲抓小鬼，故而拦住去路。

关小刀乍见是他，倒是惊诧，但心系黑衣人，无暇解释，急道：“让开，我要抓人！”

雷万钧哈哈大笑道：“要抓的就是你！快回去，三爷等着见人，你是要自己走，还是我提你回去？”

关小刀懒得理他，硬想往他左侧闪去，雷万钧却急忙闪截，那巷子本就过小，这一截，关小刀已无退路，他不禁急切道：“不关你事，快让开！”

“怎会不关我事？”雷万钧哈哈畅笑：“方圆百里任何事都跟我有关！”

“少吹牛了，你那条缎带根本不值百两金子，它分明是假货！”

“你胡说！”

“假货假货，还戴出来丢人现眼！”

“你敢侮辱我？”

“我还想揪断它呢！”

关小刀为追仇敌，哪顾得东西是真是假，他只知对方心爱缎带，登时挥刀砍去，迫得那人抽身闪退，他藉此掠空而过，再追仇敌。

雷万钧本在保护缎带，猛地一退，却哪知背后一排乱钉泥墙，披风不小心穿入钉中，他再扯退，唰然一响，裂撕大洞，气得他脸面泛红，登时厉喝：“臭小子敢毁我披风，别逃！”

连追数条巷子，眼看人已逃远，他猛顿足，喝道：“是英雄，明日午时，北山生死坪决斗！”

关小刀最让人说不得是狗熊，闻言立即回应：“奉陪到底！”转身已闪失。

雷万钧抓紧随身利剑，脸色冷森。可感觉出关小刀不但毁了他的披风，还伤了他撒谎的自尊，这笔帐，似乎非刀剑不能解决了。

他冷漠定立当场，想着明天午时，将如何收拾这可恶家伙。

至于关小刀受他阻拦，而后想再追敌，却已错失机会，眼看四处茫茫，哪还有黑衣人影子？他仍在找，穿绕数街之后，不禁懊恼万分，又被这王八羔子走脱了。

他开始觉得自己鲁莽，不该在三爷面前不告而别，现在该如何回去见人？说不定已把自己当成密探，事迹败露而自找藉口开溜呢？

他又想起雷万钧，不禁呵呵自嘲笑起来，那家伙似分明用了假缎带，方才自己近身时已发现那些金丝只不过是表面一层，根本值不了什么钱——至少不值百两黄金。

然而他毕竟是天龙骑士统领，如此得罪他，实在不该，甚且还跟他订下约会，这更不该了。

他苦笑着，为何自己如此莽撞？到头来，苦的仍是自己，如若自己能像斯文侠谷君平那样沉得住气，事情将能顺利多多……

他边走边懊恼，而且暗中发誓，以后别再那么莽撞，免得处处得罪人。

“如若我能像斯文侠那么斯文就好了……”

关小刀突然眼睛一亮：“那不是谷君平吗？”已见及谷君平和几名武士在谈话，逢迎式地已赶上去。

那头乃是一栋颇为雅致古宅院，门匾题有“无双居”，原是神剑门前任护法柳无忌住处，可惜护法已去逝，只剩女儿柳无双居于此，长久以来，无双夫人未曾露脸，但她那绝世容貌却不断传颂江湖间。

斯文侠似乎特别对无双夫人有所爱慕，一有机会即往此处留连，或能一现芳踪。

他本是凑着众人追出总管府，但不自觉追到这头，见了熟人，也就聊起闲话，忽见关小刀前来，倒露出不悦神情，几个人立即沉默下来，冷眼瞧人。

关小刀兴冲冲奔来没想到却碰了钉子，自讨没趣一笑，本想走开，忽见谷君平身际飘落手帕，谷君平从他眼光发现不妥，猝又发现手巾飞落，不动声色伸脚想踏掩。

关小刀见状，以为他将无意踏脏手巾，急忙欺身过去，并叫道：“三统领小心，你手巾掉了！”

眼看已是来不及，发掌拨开谷君平右脚，并以吸字诀吸起丝巾，一阵香风袭来，倒像是女流所拥有。

关小刀逢迎一笑：“三统领您这丝巾掉了，差点踩脏呢！”伸手递了过去，却发现丝巾上绣有柳絮花图案，显然代表某人。

谷君平一时难以自处，抢过丝巾，已满脸通红，关小刀见状一愣，暗道：莫非又砸了事？

谷君平狠狠瞪了关小刀一眼，随又语气温和向友人说道：“这不是我的丝巾，我不明白他为何要交给我？我自己口袋另有手帕。”说完掏出另一条白丝巾，没有花纹，中绣着自己姓氏。

关小刀暗自叫糟，怎生孟浪得又惹出莫名事情？真是好人难为啊！

另一名嘴巴较快者已说道：“如果这不是夫人送给谷统领的话，我想我该替夫人收起来，毕竟夫人是我近亲，我不能让她的丝巾流露它处，让人闹笑话。”

谷君平道：“它的确不是我的丝巾，不过既然发生在我身上，仍该由我送回！”

关小刀立即接口笑道：“对对对，我只是看到三统领右脚快踩到丝巾，才以为是他的，结果好像猜错了。”

谷君平冷道：“你本来就猜错！”

转向那快嘴者，冷道：“你是夫人近亲，莫非这丝巾是你所拥有？若真如此，丝巾自该还你！”

那快嘴一时紧张：“我可以发誓，丝巾不是我的。”

谷君平道：“那又何必，如果你我全发誓，总有一人说谎，这样好了，我们两人各扯一半，这方法如何？”

那快嘴想笑：“这是什么绝招？那岂非把无双夫人分了？不妥吧！”

另一人道：“我看还是谷兄找机会把丝巾送回便是。”

谷君平这才勉为其难收下，道：“为避嫌，我现在就送回。”

说完，他瞄了关小刀一眼，告别友人，径往无双居行去。

那些友人似仍有事，见及谷君平行去，也就各自告退，唯有关小刀仍站在那里，直盯谷君平，似乎也想向他解释什么。

谷君平立在无双居下，敲了门，没有应声，他推开木门，探头里边，不知是否跟人交谈，过了一阵始把木门带上，随后挺胸阔步而去。

关小刀见状，急忙追上，急道：“谷统领，我方才实在冒昧，尚请见谅……”

谷君平不理他，走得更快。

关小刀仍自后追，不断祈饶，谷君平突然转头，冷声道：“老实说，你方才所做之事，实在太卑鄙了！”

关小刀一愣：“我卑鄙？难道你……”

谷君平冷斥：“就算你是乡巴佬，也不必笨得跟猪一样，哪有人无缘无故把手巾踩在脚下！”

关小刀闻言，脸色顿变，冷道：“不错，我是乡巴佬，却也由不得你侮辱，就算我做错什么，道个歉也就了事，你何必出口伤人！”

谷君平斥道：“事关无双夫人名节，你是何居心！”

“什么居心？”关小刀斥道：“我明明看见丝巾是从你身上掉下来，没当面拆穿已对你礼遇，你竟想嫁祸给我？”

谷君平恼羞成怒，喝道：“你敢多嘴，让我教训你这个无赖汉！”

关小刀冷笑道：“来啊！拔出你的剑，好让我用来磨刀。”

谷君平想抽剑，突又忍了下来，冷道：“我不像你，没风度，这是无双府前，粗人才会在此斗剑，何况门主也明令禁止斗剑，你若不怕死，就约在生死坪，在那里，只有一人能活着出来。”

关小刀冷道：“奉陪到底，明日午时，大家一起来！”

说完冷哼一声，大刀一扛，大摇大摆走人。

谷君平亦自不屑似地甩头，而后大步离去。

关小刀泄气地走在路上。

没想到一件本是快快乐乐，充满希望的前往拜见，会落得如此局面。先是对胡三爷动手之后不告而别，随又得罪雷万钧和谷君平，还跟他们决裂而订出武力决斗，虽然胜负尚未得知，但对自己前程已是一败涂地啊！

他恨自己怎会一错再错，其实忍着点，拍拍马屁，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都怪那个混蛋黑衣人偷了自己介绍信，否则怎会落得如此局面？将来逮

着他，非得让他好看不可！

然而怨恨无济于事，眼前最该解决的是如何应付雷万钧及谷君平。

奋力打败他们？

若真如此，那自己将来如何再混天龙骑士阵营？

认输赔罪？

可是谷君平那侮辱如何咽得下？

他满脑子乱糟糟。

没什么前程好现，也不敢回到房东那儿炫耀，独自找了间小酒店，反正肚子也饿了，干脆叫来大碗饭、大杯酒，吞吞喝喝，先填饱肚子再说。

三杯下肚，心情似开朗些。

他想着，其实谷君平若不说那些话，自己根本不会向他宣战。

老实说，自己也够得上是乡巴佬，人家批评也就罢了，可是他为何说自己笨得像猪？那分明是谎言被拆穿的反击，错仍在他啊！

为了他的错，自己就要赔上大好前程？

他实在不甘心，可是，事情已卯上了啊！

他只能苦笑，心想，如果谷君平能稍稍表示歉意，他倒可以不必追究，毕竟实犯不着为自己前程去拚这些无聊的争执。

可是谷君平会道歉吗？

天晓得！这场比斗，看是免不了了……

还有那雷万钧，受了自己消遣，他又可能放过自己吗？

答案似乎也不太妙！

想着比斗已经免不了，关小刀只能猜测比斗结果会如何？你死我伤？还是两败俱伤？

“或者诈降，用以化解纠纷吧……”

关小刀有此意思，随即想到场地，刚好有人行过，他即问道：“掌柜可知，北山那生死坪怎么走？”

掌柜一愣：“你要到生死坪跟人决斗？”

“正是……”

“对手是……”

“天龙骑。”

“呃……呃……”掌柜脸色顿变：“小兄弟你何苦来哉，去惹天龙骑，我劝你还是别去的好。”

关小刀道：“都已订了约，岂能食言。”

“食言总比丧命好！”掌柜急道：“你有所不知，生死坪之所以叫生死坪，即是决斗者不分出生死，也就是胜者生，败者死，那决斗永远不止，至少得有人溅血下来不可。”

“真此事？”关小刀稍稍动容。

掌柜道：“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地方，这种规矩，虽然很光荣，但死了，任何光荣都是空，本来门主已禁止手下比斗，但不怕死的仍会去。通常他们都有深仇大恨，才会约在生死坪。我看小兄弟是不知，才胡乱订下此约，你且三思，毕竟能活着，一切才有意思啊！”

他又交代切记切记，很似乎不愿看小刀平白丧命似的。

关小刀愣了许久，没想到生死坪会是这么一个地方。

那雷万钧当真恨自己入骨？非得拚个你死我活不可？自己又莫名约战谷

君平于该处，岂非更逼绝路？

他越想越呕，短短一天，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非得想办法好好解决不可！

然而越想越是憋心、头疼，除了决斗之外，似乎已无他法，终于闷得老酒猛喝，直到三更天，始晃着身子潜回住处睡觉。

次日醒来，还是无计可施，只有道声听天由命，抓了母亲调配金创药，已自往北山方向行去。

那生死坪位于北山半山腰，乃一宽广腹地，足有数百坪，倒适合练功比武。

坪前立有人身高石碑，显着“生死坪”血红三个大字，或许有人故意把比斗死去人数刻在石碑上，已现出数十道深痕，有的甚至带碧血，让人瞧来触目惊心。

关小刀寻至此，发现此石碑瞧来甚碍眼，突然大刀一挥，砍得石碑断成数截，始自得意一笑：“什么生死坪，我倒要把你重立为‘生生坪’！”

趁着午时未到，他另找来石碑，以大刀刻起字迹，准备改地名，也好讨个吉利。

三个字，刻得他兴致昂然，神灵陶醉，不知不觉中已近午时。

忽闻背后有声音传来：“小鬼，你在干啥？”

关小刀一愣，转头瞧去，但见那人英挺立前，白衣白袍，另有白纱包着左肩臂，他怔愕：“是你？”

来者原是天龙三侠之一的风流侠方子秋，他仍有伤在身，脸色显得苍白。

方子秋道：“你就是挑战雷万钧和谷君平的小子？”

“不错，怎会是你？他们人呢？”关小刀将石碑置挺，目光四下搜去，不见人影：“你代他们迎战？”

方子秋道：“不，我是见证人，他们要我当见证人，免得人家说以大吃小。”

“哦……”关小刀自嘲一笑：“设想的真周到……”接下来不知说什么。

方子秋则凝目过来，叹声道：“看你年纪轻轻，面相不恶，怎会得罪他们？真是！能不能说来听听！”

关小刀道：“我扯断了雷万钧带子。”

“他胸前那条缎带？”

“正是。”

“那也罪不足拚命！”

“我还说它是假的，我看到它只有表面一层金丝！”

“这……呃，难怪……”方子秋道：“他最是丢不起这个脸……真是，为了此事决斗，实是不值……小兄弟，或许你可以向他道歉，也许可以化开……”

关小刀道：“我是想化开，只怕他不肯。”

“这倒是了……老雷发起牛脾气，拗得很……你好自为之……”

方子秋轻叹，他有意帮忙，却不知从何帮起，尤其决斗又订在生死坪，叫任何一人退出，传出来，名声都不太好。

关小刀默不作声，忽而拿出金创药，道：“我跟你无怨无仇，犯不着恶脸相向，你的伤口还在渗血，用我的祖传金创药，保证三天痊愈，要不要试试？”

方子秋颇为心动：“真的三天？”

“当然！试了便知！”

对一个受伤者，莫不希望伤势早日康复，方子秋自然不例外，闻言之下已愿意试试，关小刀倒是落落大方替他松解纱带，再倒抹金创粉。

此粉一沾身，立即结膜，将伤口封住，方子秋顿感到清凉透身，疼痛尽失，舒服许多。

他已知对症下药，谢了关小刀。

此时远处又传来洪亮声音：“老方，你们在做啥？”

雷万钧已经赶来，他换来一般青色劲装，未穿披风，显然准备一决死战。

关小刀发现是他，随即立身而起，摆出迎战姿势，瞄眼道：“午时整，决斗好时机！”

雷万钧稍惊：“你先约了老方？”

方子秋急道：“别乱猜，他是送我祖传灵药，效果好得很！”

雷万钧一愣：“你倒是条汉子，敌我分明！”轻轻一叹：“若非跟你订下决战，我倒欣赏你的作风！”

话未说完，又掠来一条淡青人影，正是谷君平，他瞄着雷万钧：“怎么，你也准备跟他决斗？我以为只是我跟他有过节而已！”

雷万钧稍愣，而后促狭笑道：“你这出家人也会跟人有过节？到底是何事？”

“呃……”

“怎么，见不得人？”

雷万钧笑着问向关小刀：“他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之事？”

“呃……”关小刀甚难言。

谷君平登时抢口：“哪有！我们只是讨论佛教、道教哪个大，意见不合才决斗！”

“当真？”雷万钧想笑。

关小刀当然不便再扯上无双夫人之事，闻言只好点头：“没错，我说道教大，所以就打起来了！”

谷君平已露出感激眼神。

雷万钧闻言哈哈大笑起：“什么鸡毛蒜皮事，也得约在生死坪决斗，真是莫名其妙！”

谷君平道：“我是一时气昏了，现在是有点后悔！”

转向关小刀道：“不管待会儿决斗结果如何，我必须先向你道歉，本人修养太差，还请见谅。”

昨日，他虽然气冲冲离去，但心绪冷静过后，仔细思考起来，自己的确恼羞成怒，且冤枉好人，这对于修道的他，未免罪孽深重，想了一夜，终于决定道歉，方不致失去君子人格，枉为正义人士矣。

关小刀见他道歉，心绪顿时大开：“你道歉了？那大家好说话，我也有不是之处，尚请见谅！”

谷君平淡笑：“彼此彼此，一切好说话！”

雷万钧哈哈笑道：“看来你们死不掉了，小鬼，换咱们算旧帐！”摆出迎战架势。

谷君平冷道：“你又跟他有何过节？”

“我跟他……”雷万钧亦红了脸。

关小刀道：“他……”

雷万钧急道：“我跟他因为讨论衣服，意见不合，所以才决斗！”

谷君平道：“什么话？讨论衣服也要决斗？”

雷万钧干笑：“没错，事关面子，我说我穿蓝色好看，他偏说红色好看，不决斗怎行！”

关小刀捺着笑意道：“正是如此，面子重要。”

雷万钧深怕再扯下去，糗事穿帮，遂道：“无论如何，到了生死坪，不决斗更丢脸，我看也不必性命相搏，斗个高下，然后见血即可！”

谷君平亦同意，转向关小刀，道：“来到生死坪，的确要见血才能走，否则日后抬不起头，纵使我们误会已解，也不能破例，你放手施为便是，由我或他先出战随你挑！”

他想，必要时，划个小伤口亦不碍事。

关小刀道：“可是我已把生死坪变成生生坪，这规矩还算数吗？”

三人瞧得一愣。

方子秋笑道：“你倒是鬼灵精！”

雷万钧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也敢改？”

关小刀道：“当然敢，我看不顺眼就改，谁也管不着！”

雷万钧登时哈哈大笑：“好小子够狂，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关小刀笑道：“听我的名字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关老爷的后代，关小刀，正义之士！”

雷万钧又自叫好，大有张飞见关公，欲演桃园三结义之态。

谷君平较为冷静，道：“你倒有魄力改生死碑，不过，未免落人闲话，咱们还是比斗，至于将来如何，留给他人去评断吧！”他倒有意趁此探探小刀底子。

关小刀但觉误会已解，只要不见生死，见个血亦无伤大雅，遂点头：“好吧，咱们不打不相识，打过这场之后，一样是三爷手下，以后多多照顾！在下先会会谷统领利剑便是！”

说完，掠身后退，偃月刀架出起手势。

谷君平自也不怠慢，淡笑一声：“那我也不客气了，且看我的飞星剑法第一式‘飞星万点’。”

利剑出鞘，青森见光，自是把好剑，他轻轻一抖，数点寒星化开，煞是好看。

他要小刀先攻，小刀亦不客气，刀一舞“力劈华山”凌空一刀砍劈过来，全然不耍花招，看在谷君平眼里，不禁皱眉，这小子未免托大，竟然以此普通招式对待自己这种绝顶高手？

说时迟，那时快，谷君平正闪念，大刀猛地落来，那速度之快，倒让人觉得压力迫生。

谷君平登时点剑拨去，锵锵数声，竟然迫退不了大刀劈势，还被震得虎口生疼，如此转变，吓得他暗叫不好，赶忙掠退三步，反手一切，始拨开大刀，得以反刺几剑。

他那模样有若礼让而退，但明眼人仍能看出，他根本非退不可，也就是说关小刀只以一刀平凡无奇招式迫退绝顶高手，那种霸气就连一旁观战的方子秋、雷万钧亦心颤眼直，还以为小刀耍了魔法，否则怎会如此轻易逼退自家兄弟？

谷君平当然不敢再轻敌，登时使出全劲，利剑耍得青光闪闪，猝又一招

“飞星逐月”易守为攻，狠狠攻杀过来。

关小刀轻轻一笑，刀势再抖，只见得他或砍或封，甚至拿着厚刀背当盾牌以抵挡利剑攻势，在锵锵乱响中，他简直如杂耍的魔术师，把大刀耍得出神入化，竟然轻而易举挡掉谷君平威猛攻势。

雷万钧见那刀势，为之一愣：“这是什么招式？”

唯有方子秋瞧得脸面直变，关小刀得以此绝活扫掉利剑，全在于一个快字，他的动作比那利剑还快，才能从容应付。

然而他拿的是一把笨重大刀啊！若换成轻薄小剑，那还得了？自己以闪电剑法称名，可是要如此从容应付友人剑招也不容易啊！

关小刀的一身能耐，的确让人莫测高深。

谷君平亦觉碰上了高手，攻招之间不再强军压境，他反而改为巧攻，一时间倒能扳回局面，双方战了个旗鼓相当。

眨眼十数招已过。谷君平自觉再战下去，颜面已无光采，遂准备施展绝招，稍稍伤人而后收招，于是轻喝：“小心了，看这招‘万星毁天’！”

话声未落，剑势陡强，直若万把利剑带着无数寒星乱窜，在那三丈方圆凝成偌大光网，但见长刀介入，即锵锵暴响，星光乱跳中被逼回，终在光网旋狂之际，有若干钧飞瀑倾泄敌方。

那势来得又快又急，关小刀自也不敢大意，喝了一声“神刀斩魔月”连人带刀连翻十数筋斗，跳得好远，猝见手中大刀旋转飞出，直撞光网。

但见锵锵数响，大刀、光网各自弹开，关小刀飞身接住大刀，谷君平则掠退十数丈，手抓长剑却脸色稍白，气息不稳。

敢情关小刀这招“神刀斩魔月”曾经逼退胡三爷，同样的也让谷君平吃了苦头，虽然他似乎无伤，但气息不稳，加上关小刀来去自如，谈笑风声似的，他显然已落了下风。

雷万钧见状，不禁击掌大叫：“好功夫！”

甚想出手会个高下，果然忍不住喝道：“三弟暂且让手，我来会他！”不等谷君平同意，四指粗长剑已抽出剑鞘，欲斗小刀去了。

关小刀则笑道：“这可好啦，你用的是重剑，我用的是重刀，重上加重，有得拚！”

他正待举刀迎敌，准备过瘾大打出手，猝闻一声“围上来！”话声未落，四面八方已围来数十名黑衣壮汉，个个凶刀恶脸，似要吞人。

如此突变，惊动四人，皆往四周瞧去，哪有心情再战？

方子秋一眼即已看出那名带队中年汉子，留有五散短髭，脑袋半秃，笑起来特别阴险的家伙，正是师爷手下四大护法之一的刁化铜。几天前就是栽在他阴谋下，没想到今天，他又前来生事，而且似乎有备而来。

方子秋不禁神情抽紧，道了声：“大家小心。”虽仍受伤，亦暗暗运功戒备。

刁化铜倒是表现一副落落大方神情，慢步走来，邪邪一笑：“又是三位在搞鬼，你们难道目无帮规吗？门主明明规定不准比斗，你们偏偏抗命，还在生死坪耀武扬威，实在说不过去吧！”

敢情他挑衅还扛着门主谕命，让人听来甚不舒服。

方子秋冷声道：“谁在此斗，我们在练功！”

雷万钧猛点头：“不错，我们在练功，干你何事！”

“练功？”刁化铜邪笑：“总管府不练，跑到生死坪练？少装蒜，大家

都知道上了生死坪，除了决斗，没有任何藉口，你们还乖乖是跟我们走，有话跟师爷说去。”

谷君平道：“我看你还是跟我们走，有话跟总管说去！”

这话引来刁化铜不满，冷笑道：“死到临头还嘴硬，上次让你们走脱，这次看你们逃到哪里，还不束手，难道要他们动手不成！”

仗着数十名手下，他敢情有恃无恐，态度尽是狂妄嚣张已极。

雷万钧已捺不住怒火，厉声道：“待会儿看看逃的人是谁！”长剑一抖，暗示谷君平照顾方子秋，他准备大打出手。

刁化铜见状冷笑道：“敢情不见棺材不掉泪，兄弟们上，像前天一样，把他们撂倒重重有赏！”

手一挥，那群狐党仗着人多，已自蜂涌攻来。雷万钧、谷君平也已出剑相迎，就连受伤的方子秋，照样抽出利剑抗敌。

关小刀则愣在那里，他万万没想到同是神剑门下，也会如此水火不容？自己本是谋口饭吃，早抱定和气生财，心想若遇上师爷，偶而拍点马屁也不错，可是现在两军已战，自己夹在中间，若抽身，未免成了骑墙派，若帮某一边，必定得罪另一边，这该如何是好？眼看敌军凶残攻来，复见刁化铜厌恶嘴脸，又见方子秋等人落入困境，侠义精神使他冲动大喝：“秃头仔，你敢倚多胜少，有胆一对一单挑！”

大刀一挥，猛地冲向人群，准备开战。

那刁化铜忽闻喝叫，两眼直瞪，怒道：“小鬼你敢骂我秃头？简直无法无天，来人，连他一同撂倒！”

关小刀斥道：“你才无法无天，秃了头，跟人谈什么法！看我连你眉毛也剃了，让你变成卤蛋！”

刁化铜更是嗔怒：“反了反了，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好，你别走，看我亲自收拾你！”

利剑猛抽，顾不得掠阵隔岸观火，猛地欺身过来，准备手擒小娃儿。

关小刀哈哈大笑：“就怕你吓得屁滚尿流！”

生平第一次乱军大战的他，自有一股雄霸天下气概，猛地幻想自己有若关老爷神勇，过五关斩六将乃是稀松平常之事。突然大刀一抖，喝道“刀斩无义天”！猛冲阵区，大刀猛挥。那直如受过神魔诅咒之大刀，竟然幻化成排山倒海般气势，轰地一冲，锵锵锵连斩数把利剑，他复又把大刀当扇子，左扇右扇，硬将左右敌军打得东倒西歪，猛地再冲，已自冲到刁化铜不及七尺的距离。

刁化铜还以为在做梦，他哪会想过这小孩是要何法术，一冲十数丈，冲了过来？

还来不及由他多想，关小刀猛喝道：“恶人挡道，斩你万断！”喝声方落，他又啊啊大吼，大刀直若江河泄堤冲砍过去。

刁化铜情急之下，举剑封来，锵锵数响，利剑竟然被击飞脱手，吓得他脸色变青，大骇一声不好，即想运功抵挡，同时开溜。

关小刀哪容得他走脱，一式“力劈华山”，猛破对方掌劲，泰山压顶般砍将下来，刁化铜竟然避闪不及，惊骇中已全身僵硬，颤道一声完了。

关小刀猛挥大刀之中，忽见秃头，这才想到方才欲理他眉毛之说，猛地将刀锋一偏，切向他左边眉毛，刷地一响，眉掉毛飞。

关小刀尚待大笑，岂知对方人马亦非庸手，立即围刺七八名之多，迫得

他落地打滚，猛喝一声“神刀破天地”刀身一旋，挡掉刺来利剑，猝又猛往上冲，直若炸药开花，轰得敌军散乱跌撞，几名已倒栽在地。

他猛力蹿起，逢人即砍，并厉吼道：“挡我者死！”神刀过处，只见三剑两头颅飞蹿而起，再一扫劈，复见三数人弹丸般撞退，眼睛未眨一下，竟然将一堆十数凶汉杀得溃不成军。

如此狠猛拚杀，早吓得敌军胆颤心惊。那刁化铜硬被掉头手下颈中冒出鲜血喷着，吓得满身抽颤，直以为落入阎罗殿，哪还有心再战，已自没命往后跌退，连“快逃快逃”四字也喊得结结巴巴。

关小刀一战威风，猛劲未减，忽见方子秋陷入苦战，顾不得再追杀刁化铜，猛地一招“神刀斩魔月”硬将大刀飞出，奇准无比砍中那人背面，削下一大片骨肉，那人尖厉骇叫，声穿耳膜，终于死在方子秋剑下。

方子秋感恩瞧了关小刀一眼，兀自再迎其他敌人。

关小刀喝地一声，复掠接大刀在手，猛又杀向另一群触目惊心敌军，那霸刀过处，唉叫连连，他又喝叫“挡我者死——”大刀再追，敌军已胆丧心裂，无心再战，四处落荒而逃。

雷万钧见状更自大吼：“刁秃子有胆别逃——吃我一剑！”猛欲追杀刁化铜，然而他已被鲜血喷得满身血红，认之不出，不知该杀何人：“怎么不见了？秃子给我出来——”吼得更凶。

吼完后又转头看向关小刀，语气激动道：“好！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方子秋笑道：“你救过我的命，我非常愿意跟你同生死！”

谷君平道：“不错，今天你可以说救了咱三人，也救了天龙骑威名，咱们歃血为盟！”

说完一剑刺割自己手指，鲜血已现，没碗，只好任其沾在利剑上，方子秋、雷万钧亦割血滴剑，关小刀见状，呵呵笑道：“真像桃园三结义，我们是神剑山下四结义啊！要溅血，自己的才珍贵！”

当下也划指利剑，四人血迹混为一体，从剑尖顺势滴入各人嘴巴，四人并同声天地为誓，今生今世共生共死，绝不出卖友人。

重誓立完，四人把臂大笑。

雷万钧大叫酒酒酒，今天要喝个酩酊大醉，可惜没有酒，于是方子秋建议把尸体埋了，再回总管府庆祝，四人遂合力挖洞埋尸，并把敌军兵刃拾起，算算竟然有二十三把之多，这可是大功一件。

四人各抓几把，血衣也不必换去，以表示战况激烈，然后大摇大摆往城区行去。

方近城区，逢人便喝笑已把师爷手下数十勇士打得落荒而逃，而且还强调只有四人，若严格地把受伤的方子秋减去，那可只有区区三人。

霎时消息传开，靠向天龙骑者，莫不怕案叫好。

这一战，简直让天龙骑出尽风头。

四人很快回到总管府中，一时欢声大作，里头早就备妥酒菜，庆功宴似地疯狂起来，那几把断剑已被钉在墙壁上以示光荣战迹。

欢声雷动中，关小刀已然沉醉于英雄梦中。

一群人几乎干尽数大碗烈酒之后，胡三爷始现身，大喝一声：“少得意忘形！”

声音迫震，众人惊愕瞧来，哪敢再放狂，一时鸦雀无声。关小刀立见窘态，似乎三爷不大喜欢今日战果？

三爷冷目瞄向众人，最后落于关小刀身上，似是赞许，又似斥责说道：“有什么好高兴，别忘了，门主特别交代，不准械斗，你们偏要斗，还伤了不少人，叫我如何向门主交代？你们还好意思大呼小叫！”关小刀为之脸红，低下头，舌头猛伸。其他人倒是镇定如初，未有任何表情。

胡三爷再次审视众人一眼，冷声道：“把断剑拆下来，别得意忘形，为了你们，我还得到门主那里挨骂，喝酒解愁可以，别给我叫翻天！真是！”

说完，负手于后，暗露笑意，径自出门去了。

他方出门不久，天龙骑士突然哗地一声，又自疯狂敬酒庆祝，全然不把三爷警告当回事。

关小刀胆小地纳闷不解。

方子秋见状，始说道：“兄弟，别害怕，你打败侍卫队，三爷比我们还高兴，他只是碍着门主命令，不得不斥责我们几句罢了，他若真想处罚，哪还容得我们敬酒？说什么可以以酒浇愁，全是藉口，你看，他现在不是到门主那儿，替我们扛下内斗之罪？”

谷君平笑道：“没错，只要能打败侍卫队，连门主都高兴，一切放心吧！”

关小刀回想昨午，天龙三侠战败，被骂得狗血淋头，现在战胜了，喝得光荣无比。

这似乎是关小刀最得意一天。

至于胡三爷，他自知打败师爷手下，他必定会去告状，得先赶去说明白，然而他赶到宫中，却仍慢了一步。师爷早就捷足先登，不知跟门主说了些什么。

久久未见门主召见，三爷倒也不怕，毕竟自己一向对门主忠心，天龙骑宛若门主手下，他们赢了，等于门主赢了，想来他也该高兴才对。

直到黄昏，三爷才被传令觐见。

第三章 亡命小恶魔

那是一处幽居雅轩，面对开满莲花池旁，一位年约三十，留有短髭，瞧来甚是高兴的雅士正和一位灰发老人在下着白玉做成之棋子。

三爷见状，立即拜礼：“属下参见门主！”本是少门主，然而老门主去逝之后，他已晋升门主职位，三爷花了许久才把口语更正过来。至于那灰发老人，则是帐房许康年，平常不管事，只顾下棋，偶而也和门主赌两把。

那幽雅人士竟然是统领北武林，素有武林皇帝之称的龙飞云，他总少了霸气，甚至还有点文弱书生姿态。

他冷目瞧向三爷，语调沉冷，含带斥责：“你终于来了？你也知道要来？你可知道师爷老早已前来告状，说你们这些天龙骑实在为非作歹，连自家人都杀，这简直无法无天，简直该把他们抓来杀头！”大概碍于那帐房在此，说话自是凶些。

胡三爷道：“门主岂可听师爷一面之词，其实天龙骑个个尽忠职守，个个守本分，他们只会在保护门主时拔剑拼命。当然，有时遭受敌人挑衅，例如师爷手下等等，门主想想，若我的手下脸面已被划伤，难道不能拔剑自卫吗？您该知道，佛争一炉香，人且争一口气啊！”

龙飞云瞄他一眼，冷声道：“照你这么说是，天龙骑全是好人了？”三爷道：“不是好人，当不了天龙骑，属下敢性命担保。”

龙飞云摆摆手：“每次都说这番话，我实在想把你免职，换个丫鬟当看，免得三天两头告状不停。”

三爷暗自想笑，道：“若换了丫鬟，可能告状的会是门主。”

“怎么说？”龙飞云顿有所悟，遂摆手：“算了！你别只想我会听你一面之词，我得听听两边说法，身为门主，一定要秉公处理，你知道，他们全叫我‘门主明察秋毫’，我不能循私！”

三爷拱手道：“属下相信门主一定能查明一切，自能还我天龙骑清白！”

“最好是如此！”龙飞云突然抓棋子猛砸，喝道：“将军！老帐房输了！这盘棋十两银子欠着，我有事，不能玩，叫婢女陪你玩两把。”

帐房眼睛一亮：“可是输了算谁的？”

“当然是我的！”

“那好！”老帐房欣笑道：“三爷来了就有此好处，多来几次，我不就发了？”三朝元老，老帐房始终颇得人缘。

胡三爷拱手道：“老先生棋艺哪有不赢之理？我不来，您照样发啊！”

老帐房笑道：“那是以前，现在眼花，不管用啦！”

说话间，门主已找来婢女陪他下棋，随即引导三爷进入书房。

门方掩上，龙飞云已现激动，急道：“你是说，是师爷的手下先冒犯天龙骑？”

三爷点头：“他们一向喜欢先挑衅。”

龙飞云道：“事情如何发生？”

三爷道：“很简单，我那手下天龙三侠，门主也知道了他们是谁，还有一位龙门山来的少年，四人约好要到北山练功，结果师爷手下护法刁化铜带着数十名侍卫队前去挑衅，说什么他们违反门规，在那里械斗，要抓人，天龙骑当然不肯，于是就打起来了。”

龙飞云道：“听师爷说，你手下真的在决斗，而且在生死坪上。”

三爷道：“可能吗？他们全是天龙骑，我的手下，那少年更是我故乡老友之子，前来投靠我，没有我的命令他敢乱动？这全是师爷手下一派胡言。”

龙飞云但觉有理，又道：“或许刁化铜带人去那里，也只是想比剑而已。”

三爷道：“像吗？比剑要带四五十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是想趁着前日酒馆伤人之后，再把天龙三侠擒入天龙牢，也好挫我锐气，我方人马怎能忍下这口气？”

龙飞云轻叹：“真是家门不幸，长此下去，神剑门哪还能安稳。”

三爷道：“问题可出在师爷身上，几乎每次皆他的手下先动手！”

龙飞云道：“你敢确定？”

三爷道：“或许很难确定，但动手是其次，而是他纵容手下去惹我天龙骑，这已是导因，推算起来，仍是他们先动手没错。”

龙飞云叹道：“师爷到底想干什么？”

三爷道：“不是老来晕头，就是对我感冒，或许门主英雄些，师爷就不会如此嚣张了。”

龙飞云轻叹：“可是我对江湖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三爷道：“可惜门主已身在江湖中，你何时能悟透啊？”感慨一叹。

龙飞云极力避开问题，道：“不谈这些，听说当时只有四个人在场？”

三爷道：“不错，其中一位还……”他本想说方子秋受伤，但想及答应手下掩饰，立即改口道：“其中一位还是二十不到的小伙子，严格说起来，只能算三个人。”

龙飞云两眼发亮：“他们却有四五十个？”

“正是。”

“简直太神勇了！”

“不错，就跟二十年前，老门主敌二十寇一样，大获全胜！”

龙飞云心花怒放：“果然是好手，你说，那小鬼是何来路？”

三爷道：“属下正要推荐给门主，他叫关小刀，是我老友之子，他爹号神刀关海天，以前也曾替本门立过汗马功劳。”

龙飞云笑道：“这么说，还算自家人了？”

三爷道：“严格说起来，算！”

龙飞云摸着短髭，道：“你且说说看，这小子有何能耐？”

三爷道：“他一手神奇刀法，霸道无比，属下曾经跟他交手，结果差点败战，而且当时若非他及时出手，恐怕天龙三骑也抵挡不了师爷手下。”

龙飞云道：“就是他做了刁化铜？”

“刁化铜死了？”

“大概吧！师爷投诉说，你的手下剃下他眉毛，还敲他一记脑袋，刁化铜逃回师爷府，说了几句就吐血而亡。”

三爷道：“那大概就是他了，因为他的大刀未开锋，还是钝的，才有敲人招数。”

三爷道：“门主想见他？”

龙飞云频频点头：“能打败刁化铜，功夫一定错不了！”一脸欣赏表情。

龙飞云道：“手下有猛将，当然要见了。”

“何时？”

“就明天中午吧！”

“只带他一人来吗？”

龙飞云想想：“连天龙三侠也唤来，能对我忠心不二者已不多，我要好好谢谢他们。”

三爷这才露出笑容，拱手道：“明日午时，属下准时把人带来。”

龙飞云道：“千万保密，别让师爷发现，我看走后门好了。”

三爷道：“属下自会安排！”

龙飞云满意一笑，随即又道：“不过，还请三爷多约束手下，需知打架、内斗，对本门伤害甚大。”

三爷道：“属下省得，此次完全是师爷手下先挑衅，天龙骑只是自卫罢了。”

“你多约束便是！”龙飞云道：“师爷的事，我来打理，不过以后少发生为妙，别忘了，明天带人要走后门。”

“属下省得！”

三爷这才拱手，恭敬告退，他不时露出微笑，这个文弱门主已然渐渐拿出勇气对抗师爷，自也是神剑门幸运之日。

他心情快活走向总管府第。

不到黄昏，天龙三侠以及关小刀已然得知要见门主消息。天龙三侠还好，他们常去，倒没什么情绪大大起伏，唯有关小刀，才到神剑门不到三天，即已获得此殊荣，飞黄腾达之前几乎让他彻夜难眠。

为怕误事，酒也不敢多喝，还向谷君平要了件像样衣服，准备明天穿得体的面些。然后回家做了个美梦，次日一早，又跑到总管府等待好消息。

第一位前来的是方子秋，昨日敷了灵药，今天伤口已愈合，他准备找人练练剑，不久雷万钧、谷君平亦赶来，两人还是劝方子秋伤势未愈，别乱动的好，方子秋只好打消念头，另做消遣。

关小刀穿了件淡青镶白边劲装，显得精神饱满，他只对觐见门主之事特别关心，偷偷又问：“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雷万钧不解：“什么准备好了？”

“见门主啊！”

“哦，我忘了这是你的第一次！”雷万钧笑道：“安下心，门主比斯文侠还斯文，见了你，总是赏银子，不过你是第一次，难免紧张，可是离午时还有半天时间，你总不能一直紧张下去吧？暂时放轻松，我带你四处逛逛，到了午时，再见门主不迟。”

关小刀为之脸红，干笑道：“我只是怕误了时辰，门主怪罪下来……”

谷君平道：“只怕见不到，还没碰过提早见门主的，走，咱们找地方道遣去！”

说完，天龙三侠识途老马式地走向街道，关小刀人生地不熟，也就跟在后头。他恨不得马上中午，立即可见着门主。

市集颇大，除了酒色之外，另有发财街，谷君平但觉关小刀还小，不适合沾女色，中午要见门主，亦不适合喝酒，遂往发财街行去。

说是发财街，其实亦是赌街，在此，大大小小赌局多的是，押骰子、天九、麻将、三色、押黑红……应有尽有。

关小刀算是大开眼界，然而手头紧，他始终不敢赌，雷万钧见状遂带他到一处奇怪赌局，那是庄家拿着两个大圈圈，谁若套上谁的脖子，即能赢钱。

雷万钧笑道：“你武功不差，又是外来客，那小子一定认不出，赢他几两银子便是。”

那庄家早对神剑门厉害角色探清楚，否则岂非赔老本？

关小刀倒对这名堂有兴趣，遂跳入圈内，叫道：“赌一把！”

庄家年约四旬，粗头粗脑，想套他脖子并不容易，他见小刀生脸，又是小孩，立即答应，言明各自一藤圈，谁先套上对方脖子谁先赢，套向对方时，双手不能接，只能躲闪，一次输赢一两银子。

他还瞄向四周看看有无伏兵，天龙三侠自知花招，已躲往附近，瞧一位漂亮徐娘要骰子去了。

关小刀接过藤圈，照向庄家脑袋，皱眉道：“你的头那么大，不好套啊！”

庄家呵呵笑道：“否则我岂非自找麻烦，你愿意就赌，不愿意，留下一文钱，放你生路。”

关小刀道：“敢情上了贼船，我赌啦！”当下把大刀摆在一边，岂知刀未摆好，庄家冷喝，飞藤圈已先声夺人套了过来。

关小刀喝道：“插鄙！”想伸手去，猝闻有人喝叫不能抓，他猛地收手，赶忙把藤圈弹出，打飞对方圈子，随即欺身，再抓圈子，复往对方脑袋套去，岂知庄家脑袋一顶，藤圈即被弹回，关小刀终于觉得要套住对方脑袋，的确得有两下子才行。

双方一交手，庄家已觉得小关非庸手，立即小心应付，几次试下来，突又发现对手特别爱惜头发及衣衫——这全是小刀为见门主不愿弄脏弄乱之原因。庄家遂大胆开攻，有时甚至发弹泥石，迫得小刀东躲西藏，一副狼狈不说，想不玩，又舍不得输银子，只得硬撑下去。

此时外圈人群传来不屑冷嘲声道：“原来是三脚猫家伙，也敢自称英雄，我看天龙骑士手下大概都是这种角色！”

关小刀但闻声音，心头甚不爽，有人竟然以此批评自己，批评天龙骑士？转头一瞧，见及一位三十上下，一脸青春痘的魁梧家伙，他正剔着牙签，鄙夷挑衅地反瞧过来，他身旁有两位灰衣汉子，显然是师爷手下侍卫队人马。

那人瞧及关小刀，更自不屑冷笑：“少在那里丢人现眼，玩这种不入流把戏，要赚钱是不是？从我裤裆爬过去，大爷给你十两银子，来啊！”双脚一拦，更形放浪大笑。

关小刀已忍不住，冷声道：“你最好张开些，我会好好爬过去。”说完已收招不玩套圈圈，直往那人走去。

那人仍自托大冷笑：“你可知道我是谁？”

“阿猫阿狗！”

“你若知道我是谁，你就不会那么狂了！”

“当真？”关小刀还是拾起大刀，直步走来：“我好怕啊！”

庄家急道：“小鬼，不能说不玩就不玩，赔……”

那“赔”字尚未说出但见他追来，关小刀反手奇速无比猛将藤圈圈从他咽喉平推过去，庄家啊地一声，那藤圈圈竟然已套在脖子上，不是从脑袋往下套，而是从咽喉切入，而且藤圈圈根本未裂未断。

就像铁圈圈变魔术似地套入活生生树干上，这手神奇魔术，吓得庄家愣在那里发颤，因他从未见过如此不可思议而恐怖之事，开始感到害怕！

旁人亦自百思不解，唯有关小刀自己明白，那是以快速手法，把藤圈圈接缝张开，藉以穿过这家伙脖子再密合，由于太快，一般人当然未察觉，就连挑衅者亦未察觉，仍自冷笑：“三脚猫功夫，也敢拿来丢人现眼！”

关小刀淡声道：“三脚猫也会捉老鼠，你不是要我钻裤裆吗？请张开！”

故意拖着大刀，如若钻裤裆，说不定会割到对方老二。

一群众人知有好戏可看，渐渐让出场地。

那狂人冷笑：“你若是知道了我是谁，恐怕连钻裤裆力气都没有，我就是伍天豹，翻天豹听过没有？”

关小刀暗忖，三爷叫翻天龙，他叫翻天豹，分明有意作对。其实伍天豹，在师爷手下亦算强兵，护法一职当了七八年，几乎未曾败过，难怪他如此嚣张。

关小刀冷笑：“我看你该改成大花豹，一张脸花豆子比癞痢狗还花！”

伍天豹怒斥：“你敢侮辱我？我向你宣战！”

“不必假威风啦！”关小刀冷笑：“自讨侮辱的人，从没有好下场。”

伍天豹就要动手，两名侍卫队汉子赶忙扯他衣角，细说几声，伍天豹冷笑道：“这里人多，有胆跟我来！”

说完，转头即走。

原来侍卫队亦顾及大街动手，要是传回神剑门，不好解释，还要伍天豹换地方。

关小刀冷笑一声“奉陪”，扛着大刀，直行过去。

伍天豹见人跟来，哈哈狂笑：“够种，到生死坪，让我砍下你脑袋！”

关小刀冷笑，懒得理他。

伍天豹喝笑，施展轻功，想及早赶到地头，及早宰了这家伙，岂知关小刀却不为所动，仍自大步跨行。伍天豹掠出半里，又折返，斥道：“小鬼，你莫非胆怯，不敢跟我去生死坪？”

关小刀瞄眼讪冷地道：“冲你也想约我去那里打斗？简直笑话，你在我眼中，只不过是条癞痢猫，我爱哪里收拾你就哪里收拾你，还容得你汪汪乱吠！”

伍天豹哪会遭此侮辱，一时怒火攻心，厉斥：“找死！”一对精钢豹爪立即抽出，奇速无比扑杀过来。

关小刀冷地笑道：“就怕你开溜！”大刀猛地迎劈上去，锵锵数响，斗了个平分秋色。

伍天豹一击不中，急于短招之内制敌，已准备施展毒招，双爪耍得虎虎生风，及近缠斗之际，猛按键钮，猝见钢爪指尖暴射开来，十数暗器利针奇速无比迫杀关小刀全身要害。

突遭惊变，关小刀惊叫不好，大刀勉强迫掉三支利爪，剩下一大把仍往门面射来，迫得他顾不得衣衫清洁，只有落地打滚，利爪掠发而过，伍天豹哈哈厉笑，钢爪趁此双双探劈而来。

关小刀一招落败，甚是嗔怒，厉喝：“可恶家伙，死来——”猛地施展绝学“神刀破天地”但见大刀旋若滚滚，猛若炸药爆开，锵锵锵撞响，伍天豹一对钢爪已被打得东折西弯，他惊骇怔愣之际，关小刀再次喝声，大刀既砍又扫。

叭然一响，打得伍天豹撞弹七八丈，那豹爪本是脱手飞出，却被大刀击中，反弹射后，连同伍天豹乱滚地面，伍天豹一时不察，胸口撞向豹爪，噗地一声，竟然穿胸而入，痛得他冷汗直流，左肩为之软力，哪还敢再战，猛地拚出最后一口劲，拔腿即奔。

关小刀尚不知对方，已伤在自家兵刃之下，他只顾及衣服沾地，可能受脏，因而怀恨对方见他逃跑，猛地提刀喝追过去。

伍天豹眼看强敌越追越近，吓得脸面苍白，忽见一座王侯府，已猛喊：“严长老救命！大叔救命啊——”撞向那红门去了。

关小刀冷笑：“任你找谁，照样打得你落花流水。”

他猛冲过去，复见十数名侍卫队人马赶来，他自对师爷手下特别有恶感，况且对方是天龙骑死敌，打败他们，荣誉自来，于是哈哈大笑：“一个都别想开溜！”大刀一挥，猛地砍落数把利剑。

其中一名侍卫突然认出是昨天大杀自家弟兄的亡命煞星，已自手脚冰冷，尖声急道：“快走啊！他就是亡命小恶魔！”边喊边开溜。此声一出，十数人无心再战，作鸟兽散。

关小刀勉强抓来几人猛打屁股，忽见前头另有雄兵，敢情是那所谓严家军，他一视同仁，怒喝：“谁挡我路，不交出伍天豹，照杀不误！”大刀一抖，神勇无比缠杀过去。

一时间双方混战，大打出手。那本是窜逃侍卫队人马，在惊惶之下，复又喊来十数人，然而天龙骑弟兄也非耳聋，突闻惊变，想来必是弟兄又跟对方干起来，亦自吆喝带大批人马前来助阵。

战况显然越来越激烈，关小刀受到鼓舞，突又施展绝招，猛地放倒七八名包含严家军人马，迫得严家军惊骇不已，一名长者喝叫快退！拖着伤兵赶忙躲入严府，一大群侍卫队人马也钻进去，红门猛闭，再也不敢任意迎战。

关小刀杀出兴致，猛地追来，哪管什么严府，大刀猛砍猛敲，咚声砰砰大作，震撼天地，那原是铜门，否则早被破去。

“里面的听着，快把伍天豹放出来，否则烧宅抄人，绝不留情！”

天龙骑弟兄聚来二十余人，附和吆喝着不放人即放火！

关小刀喝出兴趣，大刀复拦，大喝道：“神刀在手，哪管你什么铜墙铁壁，我照样砍得你落花流水！”

大刀猛砍，咚然一响，竟然砍出手掌大小裂痕，他再砍又砍，咚咚声音乱响，裂痕越来越多，敢情快百孔千疮，关小刀仍在兄弟吆喝下奋力施展。

眼看杀人放火之下，严府恐怕将被夷成平地，忽闻急声叫来：“关兄弟砍不得！”原来是方子秋、雷万钧和谷君平惊慌赶来，方子秋又喊着砍不得。

关小刀道：“怎么砍不得，那浑蛋花豹侮辱我在先，我自然要讨回公道！”

方子秋急道：“那也得避开严府啊！你可知道严长老辈分不低，你那样砍人大门又要烧人房子，传到门主那里，怎生解释？”

关小刀一愣：“可是我已经砍了啊……”不知该如何善后。

方子秋道：“且把一切罪行推向伍天豹。”暗自挥手要关小刀别再砍，随即大喝道：“伍天豹，你不但侮辱天龙骑兄弟，还砍伤五名之多，弟兄们非找你算帐不可，有胆子站出来，干嘛躲在严长老家当缩头乌龟。”

雷万钧接口道：“你今天不出来，明儿就叫你爬着出来！”

谷君平急道：“别喊了，这里是严长老宅院，咱不能乱来，不看僧面看佛面，今天暂且放过他，这笔帐明日再算，快走快走，别惹严长老生气！”

有人作戏支支吾吾，天龙三侠立即强力喝叫快走，众弟兄方自伸伸舌头，暗自退去。在远处，关小刀还骂那伍天豹没种，迟早要割他卵蛋，始恨恨偷笑而去。

离开严府势力范围之后，方子秋始叹道：“面子已做给严长老，至于结果如何，全凭运气了。”

谷君平道：“还得禀告三爷，免得事情闹大！”

众人觉得该如此，遂返往总管府第，途中问及争端，关小刀照实回答，众人亦觉得伍天豹活该，只是把严府大门砸烂，恐怕闹得过分些，关小刀伸舌头表示歉意，一切自行扛下便是。

众人甚快返回总管府，并报告三爷知晓。

三爷闻言，哭笑不得，瞄向关小刀：“你倒是发威过了头，连严长老的房子，你也敢烧？”

关小刀低头干窘道：“属下只是吓吓那无卵家伙！”

“在长老面前吓人，未免太那个了吧……”

“属下很看不惯那家伙……”关小刀一脸逢迎道：“三爷是翻天龙，他叫翻天豹，摆明的找碴嘛……所以……”

马屁倒是拍得三爷心神含悦，笑着眼却冷着嘴道：“纵使如此，你也不能把人家大门砸出大洞！”

“呃……当时……严家的人的确好像侍卫队，老护着对方……”关小刀干窘道：“属下只是敲两下，没想到门就裂了。”

“真是！你天生就生来砸人家的门吗？”

“下次不敢了……”

“还有下次！”三爷虽斥责，但都只是形式上罢了，心念一转，道：“也快午时，咱们得先发制人，别让师爷先去告状，你们要咬定今日之事，原是他们想报昨日之仇把两事并在一起。”

关小刀道：“本就如此。”

三爷道：“走吧！别让到手的奖赏又溜了，真是，也不忍忍，偏偏在此节骨眼！”

虽然多说两句，但感觉上，关小刀的确够忠心，否则也不会不顾奖赏而惹上事情，先前对他疑惑已尽扫一空。

他甚至发现关小刀憨直得可爱，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心腹。责言中，也就领着四人赶往神剑门宫城。

然而方到宫城，问及门主，却说门主已到南山打猎，三爷怔愕，如此要事，他竟然离宫？再次追问，老帐房已明确证实。

三爷皱眉道：“门主何时决定打猎？昨晚？”

老帐房道：“不，是今晨围场管事来说，有只肥壮山猪出现南山，门主起初不去，但想想又去了。”

三爷道：“门主和师爷碰过头了？”

老帐房道：“大概吧，我看见师爷马匹跟着狩猎队同行，我问了一下，师爷的确也到南山。”

三爷暗自苦笑，道别老帐房，转向四名手下，道：“看来师爷占了上风，你们先避避风头吧！待门主回来，我今晚必定见他。”

四人无话可说，跟着三爷回府，关小刀已自暗暗后悔，不该胡乱出手，说不定前程即将毁在此行动之中。

三爷瞧他闷闷不乐，自也安慰几句：“下次小心些即是，一切事，三爷替你担！”

有此话，关小刀突获保障似的心情又开朗许多，连连道谢。

三爷要四人休息，自己则考虑过后，决定到严府解决事情，于是交代几句，立即动身。

及至严府前，发现铜门百孔千穿，他眉头不由一皱，哭笑不得，暗道：

“什么才劈两刀，我看二十刀都不止，这小子倒是天生神力……”

瞧及此，也难怪严府会大惊小怪。

他敲门，严家侍卫迎来，说明来意，已引三爷入内。

严府已有半百历史，隐现一股古朴风貌，瞧来有若隐者似的。

侍卫将人带往聚宝轩，面对竹林阵阵起伏，大有置身世外桃源感觉。

不久，一位六旬白发老人平步行来，他确如隐者，一脸风雅，目光炯炯有神，在素棕便衣烘托下，瞧不出一丝江湖味。

但提及裂天手，三十年前的确威名不减，和前门主共创神剑门，功劳不小，晚年退隐此居，从不过问任何事情，就连师爷、总管之争，他照样懒得过问，立场颇为超然。

严长老虽不悦家居受干扰，却仍以礼相见。

三爷不多客套，直话直说：“在下为今天事而来，也许大家都有不是，在下是来商量解决之道。”

严上羽冷声道：“虽然伍天豹和严家沾上亲戚，但我不愿让人说闲话，我也查过，错的确在天龙骑！”

其实伍天豹只不过是严家一位管家的表兄弟，谈不上多亲，然而伍天豹却借此关系，多多少少用以抬高身价，他也和严家几名守卫混得不错，故而情急时方会往里头钻，结果惹出一堆事。

三爷道：“长老一向公正无私，在下素来敬仰，只是您在家所查，可能有片面之词，在下有个建议，希望长老采行。”

严上羽道：“你说吧，只要有理，我没有不接受理由。”

三爷道：“那在下得先问问伍天豹伤势如何？”

严上羽道：“他伤得甚重，肩伤不说，剑伤深及肺部，大夫说可能有生命之危。”

三爷道：“神智清醒吗？”

“尚知人事。”

“能说话吗？”

“勉强能够。”

“那好！”三爷道：“我们去见他，劝他说出实话，只要他说的确是实情，我绝不反悔，负责到底！”

“好吧，三爷都敢保证，老夫无论可说！”

于是严上羽带领三爷行往客房伍天豹养病住处。

伍天豹满面苍白，突见有人，想挣扎坐起，却牵动伤势，咳嗽不断，果然伤重得爬不起来，猝又见及三爷，吓得冷颤直打，直觉上，似乎将被抓走，那岂非没命了？

严上羽安慰道：“他只来问话，你只要实话实话，一切不用担心。”

三爷含笑道：“同为神剑门，意见不合吵吵闹闹事在难免，但一味造假欺瞒，搞得本门不合，甚而针锋相对，那就不好了，我代天龙骑向你赔罪，也带了绝世灵药来医你，保证你痊愈如初，不过，只要你胡言乱语，不说实话，我调头就走，因为这种人不值得我医！”

他拿出一小盒子，那正是从关小刀身上留下来的疗伤圣品。

伍天豹几乎垂死，忽闻圣药，当然升起希望，纵使自己对天龙骑士有所不屑，然而处于此环境，师爷竟然没来，而来的是三爷，比照之下，已自暗叹，不知为师爷尽忠尽力值是不值？

他终于说实话：“是我先惹那小子的，我只想替侍卫队出口气，才找他挑战，没想到武功那么好……”

三爷道：“你有说难听的话吗？”

“我说他三脚猫……还要他爬过我裤裆……”

虽然伍天豹随即强调那只是开玩笑的话，然而任谁都明白，身在江湖没人受得了这种话，难怪关小刀抓狂，连严府大门都敢劈。

严上羽轻轻一叹，不便再说什么。

当然，伍天豹又补充关小刀欲烧严府，实在过分，严上羽却摆摆手，叫他别再多说，免得自贬身价。多说多错啊！

三爷瞧他已说实话，也不食言，说道：“都是神剑门弟子，何苦频频相争，你自行保重！”

他留下灵药，已和严上羽退去，回到雅轩，严上羽已道：“似乎是他的不对！”

三爷道：“我的手下也过分，长老的大门在下立即替您修复，如若门主提及，还请长老多多担待。”

严上羽道：“只要是实情，我必实说。”

“多谢长老。”

“却不知那人是谁？竟然能破铜门，听说还是个小子？”

“不瞒长老，他正是神刀关海天之子。”

“神刀之子？”

严上羽两眼陡亮，惊喜道：“他后继有人了？”回想往昔：“想当年，和神刀比斗一天一夜不分胜负，老朽当然知道神刀一向侠正，连招式都正正直直，否则早败阵下来。”不禁瞧向三爷：“神刀一向侠义，他儿子想必也一样？”

三爷道：“自比关老爷，忠心不在话下，只是太年轻，难免淘气，而且想法天真，又如今日，他以为只要打败侍卫队即能立功，故而有人挑战，他即全力以赴，谁知却冒犯长老不自知。”

严上羽终于笑了：“年轻人，谁不是如此？难能可贵的是一片忠心，三爷得要好好栽培啊！”

三爷拱手道：“在下省得。”

但觉公正严明的长老都已发笑，此事该能摆平，遂再说些有关神刀往事及小刀近况之后，已告别离去。

回到总管府第，招来天龙三侠及关小刀，告知大概能摆平，四人露出轻松笑容，三爷趁此设宴，也好慰劳弟兄两次打垮师爷部下。

直到傍晚，三爷但觉门主打猎该回府，遂再次领着四人前往宫城，准备觐见门主。

及至宫城，打听之下，门主尚未回来，五人只好在客房等候，关小刀随又开始紧张，自己前程似乎全看此着了。

好不容易传来奔马声，众人已知门主回来，即往殿前广场挤去，那里早站满不少迎接之人，不久，果然见门主骑着一匹白马进宫，他身着猎装、马靴，手拿猎鞭，文雅中终也现出英挺一面。

门主却绷着脸，让人一见即知不快活，众人讷讷不敢多言。

待他下马，又都迎去双目，心想纵使门主不悦，但总比没被瞄上一眼好，故皆极力装出尽忠尽命模样。

门主扫了天龙三侠一眼，他自认得，却无理睬，转瞧三爷，完全忽略关小刀，惹得小刀忐忑不安，不知该如何应对，三爷则神色不变，回敬着门主，那门主似无多大兴趣招呼众人，嘴中嘀咕着，已走入内厅。

雷万钧见状低声道：“这次情况不对，恐怕没机会得赏啦！”

关小刀显得泄气。

三爷道：“你们四人在此稍候，我先进去，如果半刻钟尚未召见你们，你们就先回去吧，久等也没用。”

四人颌首应是，三爷立即入厅。

不久，半刻钟已过，没动静，再等半刻钟，足足等了两刻钟，仍没通报，三侠始要失望的小刀先行回去。

纵使小刀感到前途茫然，但三侠仍安慰，表示门主甚是情绪化，今日不见不表示功劳没了，说不定明儿心情一开，奖赏又来，关小刀知道这是安慰话，但毫无信心之下，只好姑且相信了。

且说三爷跟行内宫，直入迎宾轩，门主已懒坐椅子上，用鞭打着长靴，一副烦心模样。

三爷勉强装出笑容，道：“门主圣安。”

门主摆手道：“什么安，一点都不安，我快闷死了！”

三爷道：“怎会，门主不是去打猎，难道败兴而回？”

“打什么猎？简直糟透了！”门主道：“真是江河日下，近来野兽越来越厉害，走过也不留味道，那些猎狗更笨得可以，明明东嗅西嗅，追来追去，本是一只大山猪，搞到后来却变成小山鼠，竟然叫我堂堂门主去猎小山鼠，说有多呕就有多呕！”

三爷道：“或许门主练练跑马也好……”

“好在哪里？”

门主道：“本是兴致冲冲的狩猎，总是会有人东喳喳西喳喳说个不停，实不知如何才能封住他的嘴巴！”

三爷道：“谁敢对您如此？”

门主道：“还有谁？除了他，还有谁？当我熟睡时，他几乎张着眼睛笑嘻嘻地在看我睡觉，当我去玩时，他玩的比我还开心，我玩的是猎物，他玩的是人，那个人好像是我！”

三爷当然知道门主所说者即是师爷，暗自想笑，道：“天下还有比门主更威风之人吗？”

门主冷道：“有的人就是不自量力！”

三爷道：“其实师爷又算什么，他只不过是老门主得力参谋，虽奉命照顾您，但门主已大得结婚生子，可以独力办事，他不该如此对待门主。”

门主冷眼瞄他：“你是不是想贬掉他？你说！如果是，你就说出来，我对你们俩之事已心烦，真的，够烦，烦死人了！”

三爷当然知道他在烦什么，却装作不知，道：“门主为何对属下……似乎不大满意？”“你自己心里明白！”

门主本是不想说，但还是说了：“我不是叫你的天龙骑少惹事？谁知昨天刚说，今天你们就造反，不但跑去杀人，闹得满城风雨，还要放火烧严长老房子，你却装作没事？”

三爷道：“却不知门主从何处得知消息？”

“除了他还有谁？”

门主怨声道：“一大早就跑来盯人，从早盯到晚，连打猎都盯个不停，真不知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门主。”

三爷道：“严长老都没告状，他告什么状？”

门主道：“你这什么意思？”

三爷道：“属下不是来请求原谅，而是前来请求您同意，依法处罚肇事者！”

门主一愣：“你这是……”

三爷道：“我说有人冤枉了天龙骑。”

门主喷嚏：“什么话？绝无此理，难道我说错了吗？难道那个小野人没把伍天豹打个半死？难道他没砸人家大门，还想放火烧人家房子吗？现在是什么年代，还容得你们烧房子？是不是想造反？你说，这些事从何解释？”

三爷道：“这些事也是师爷说的？”

“不是他还有谁？”门主冷道：“你们不做，别人怎会说，难道你要告他欺骗？”

三爷道：“属下不是说他欺骗门主，而是他被事实蒙蔽，昧心自欺，门主该知道师爷一向跟我们不合，他的话能听吗？”

门主冷道：“这些都是严长老说的，你又如何辩解。”

三爷道：“是严长老亲口说的？”

门主道：“差不多，有他信箴。”

三爷道：“事传三手，意思全变，属下愿意相信严长老公正处事，只要门主传他前来问问，只要他说什么，属下绝不吭第二句话。”

门主道：“当真？”

三爷道：“属下不敢打诳言。”

“好！我立刻传他问话！”

门主特别重视此事，立即唤来手下，传令去了。

三爷则起身告退：“属下不想让严长老尴尬，自该避开，同样的，门主也该避开师爷。”

“我会处理。”

“那属下告辞。”三爷道：“却不知门主何时回消息？”

“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我又不知严长老何时会来。”

“那明早好了，此时已入夜，门主也该好好休息。”

“我哪睡得着！为你们的事，差点天天做噩梦！”门主道：“明天一早来好了，你可要记得，如果错在天龙骑……”

三爷忙道：“若真如此，属下自然把人交出来，一切听候门主秉公法办！”

门主轻轻一叹：“纵使天龙骑对我效忠，但若违犯门规，我仍得公正处理，否则如何能服众！”

三爷道：“属下自知门主苦处。”

门主摆摆手：“去吧，一切好自为之。”

三爷才告退离去。

不久，严上羽已被请入宫中，门主和他询谈之下，已能了解一切，尤其严上羽仍提及关小刀为神刀之子，自有拥荐之意，门主也做个顺水人情，表示必定秉公处理，严上羽始完成任务似地告别离去。

次日一早。

关小刀已等在总管府第，他没想到要见个门主，也会一波三折，实是有

些泄气，还好天龙三侠多少鼓励几句，他始又燃起信心。

至于三爷并未说什么，只表示今天是个结局，不论是好是坏，全是个结局。

他当然希望是好结局，不敢耽搁，又把四人带入宫城。

此次改走后门，以免师爷发现，惹来不必要麻烦。

门主似乎亦特别想瞧瞧神勇少年，但见三爷进门，已含笑迎人，道：“你的天龙骑可来了？我叫你领他们来，你可从命？”

三爷道：“那是昨天午时之事，今早，门主只叫我来啊！”

门主一愣：“我说了就算数，怎生忘了？”

三爷拱手笑：“属下当然不敢忘，所以仍要他们等在外宫，只要您想见，宣个旨意就行了。”

门主一喜：“快叫他们进来，到宴客大厅见人。”

三爷笑在眼里，应声是，退了出去，随后找向四人，把他们带往红木筑成之宴客厅。

门一开，门主已盯向四人，冷道：“过来！我倒要好好教训你们！”

天龙三骑立即拜礼，关小刀他终于见及北武林皇帝龙飞云，直觉上，比想象中的还要文弱许多，实不知他有何能耐罩住偌大一个帮派？

他仍奉承式地毕恭毕敬拜礼。

那模样，倒确像太监见着皇帝，做作得有些假，他却仍一脸虔诚。

门主皱眉，想不出，这么一个奉承少年，会干出杀人放火勾当？唯有三爷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这个关小刀倒是憨灵得可以，只要让他觉得欲表现忠心和奉承，他装得比什么都像，老实说，假得让人可爱。

门主不禁暗笑，随又冷道：“你们干的好事，两天之内，毁了二三十名侍卫队人马，这怎了得？照这样下去，师爷每隔一星期就要换一个营新兵了。”

关小刀强忍笑意，却装出一脸无辜，天龙三侠同时暗笑。

门主斥道：“不行，不行，我可要严办！偶而闹一两次还可以，两天弄倒二三十人，未免太过分了！”

三爷道：“现在也只是一两次而已，他们是来求门主赦免无心之罪！”

门主冷道：“那叫赦罪？你看那张诡谲的脸，就可知道这家伙满肚子诡计，我不大敢相信他！”

关小刀皱眉猛抬眼，门主目光亦落来，他窘声道：“门主说的可是小的？”暗想自己表情真的那么奸吗？

门主冷道：“不错，就是你，奸得跟小太监一样！”

关小刀倒受用说道：“门主若是大皇上，小的即小太监，呵呵！”逢迎得更奸。

“你看你看！”门主欲骂还笑，又忍笑道：“天龙骑怎会有这种马屁精？”

三爷道：“属下特别为门主物色的。”强忍笑意。

关小刀反正装不出其他表情，只好一味奉承“奸”笑到底，却暗暗评估，马屁是否拍得恰到好处。

门主瞄着他，似有越看越顺眼之态，但表情却不得不装凶，免得日后压不住这小子，他冷道：“三爷，你说这小子真刺伤刁化铜打败二十余名侍卫队人马？”

三爷道：“正是，他的刀法甚是厉害，就连伍天豹也败在他手中。”

方子秋道：“那天在生死坪，若非他从刁化铜手中救人，属下已经不能前来见门主了。”

门主目露喜色：“这小子打架倒厉害……可惜一脸乡土样，尚未进过大城吧？”

关小刀道：“属下第一次进城。”

“难怪……”门主打量着。

三爷道：“他来自龙门山，那儿是穷乡僻壤，居民生性纯朴，属下也是出身龙门山，和神刀关海天本是同乡，他们父子为本门尽心尽力，也该蒙封受赏吧！”

门主点头：“不错，神剑门有今日，你们出力不少。”转向一旁的老帐房：“去支百两金子，我准备赏给他们！”老帐房早有预估似地点头，随即离去。

关小刀已自心花怒放，百两金子，那足可买下一栋大宅院啊！三爷却示意，要他别太失态。

门主瞄向关小刀，已露笑意：“你说说看，这两天发生何事？”

关小刀于是兴致浓厚地说得天花乱坠，尤其是追杀伍天豹，把他打得夹尾而逃，至于劈人家大门及放火烧宅，则只是轻描淡写带过。

门主听得笑颜顿展：“师爷这下可惨了，两天之内丢了半营兵力，够他伤心了，不过你们也适可而止，毕竟已经尽雪前耻，不能再随便打架。”

三爷道：“门主有令属下哪敢再胡行。”

门主频频点头，忽见老帐房进来，且捧了四个锦盒，他走向前，抓来锦盒掂着重量，分别赏给天龙三侠及关小刀。

他道：“赏你们，是勇气可嘉，以后可别胡乱打斗，知道吗？”

四人谢过，关小刀但觉沉甸甸到手，心里扎实许多。

门主道：“赏都领了，你们可以走了，我还有事，哪天有空，再赏你们宴席。”

关小刀猛施大礼：“多谢门主抬爱，下次再见！”深怕某人后悔把元宝抢回似的，躬身之后，毕恭毕敬退去。

方子秋道：“属下这就退去，日后自当为门主尽心尽力。”

门主笑道：“很好，祝你早日康复，将来为本门效命。”

谢言中，四人始退出宴客厅。

门主待四人退走后，低声转向三爷道：“如果天龙骑不缺人，你把那小子送到可靠人手下，免得被他人抢走，虽然师爷必定不高兴，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三爷拜礼：“属下省得。”

随后谈些门中事，三爷亦告退回府。

此后门主每遇上师爷，必定会问：“你那伍天豹痊愈了没有？”总惹来师爷一阵恼恨，恨不得把天龙骑给杀个精光。

然而这心愿，恐怕甚难实现吧！

关小刀领了奖赏后，高高兴兴离开宫城，打开一看，原来是四十两黄澄澄金子，乐得他心花怒放，手足舞蹈，直道门主够慷慨，照此下去，不出三年，准衣锦还乡。

天龙三侠各得二十两，老实说，这次赏钱，全是关小刀功劳，自是未计较少了二十两，相反的，仍感激小刀带来之好运。

于是三人建议要大肆庆祝一番。

雷万钧道：“咱们到洛阳城，那里菜色多，美酒更佳，算是替关兄弟洗尘！”

方子秋、谷君平没意见，唯有关小刀舍不得：“那要花很多银子吧？”总想存起来，将来带回家。

雷万钧见状哈哈大笑，道：“小兄弟舍不得是不是？放心，第一次算我们的，不过，我倒想教教老弟，出来混，不要怕花钱，门面也是很重，就如门主见着你，立即可闻出你的乡土味，这样是很难讨得王公贵族喜欢的。当然你可以不在意他们眼光，但你在意将来走入上流社会吗？我以前也跟你一样有此想法，但后来想通了，就连百两一条的金缎带……我都不吝买下，那才叫品味啊！”

虽然那条缎带是假的，但他已说出口，暂且当真的用吧。

关小刀眉头一皱，他虽不在乎什么王公贵族，但他在乎乡土味，说道：“我身上真有味吗？”

雷万钧笑道：“每个人一眼即能看出你从乡下来的，你信不信？”

关小刀转视方子秋、谷君平，两人表示有一点儿，但不严重，关小刀却开始觉得严重。

雷万钧见他转变，哈哈一笑，道：“放心，老弟，你的投资一定划得来，待你变成翩翩佳公子时，届时自能风流倜傥，说不定从此财源滚滚呢！至少你学会鉴定古董宝物，若有机会，眼光一独到，立即可赚进无数银子！”

关小刀想笑道：“风流倜傥也能赚钱？”

雷万钧笑道：“就是小白脸啦！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就是拈花惹草！当然，不是下流的那种拈花惹草，而是心灵相通的含情交往。就像无双夫人未必看上谷君平，但她欣赏他的才情或温柔，总会对他笑，抛抛手巾啦，然后谷兄弟立即面子十足，深受大家爱戴！”

关小刀恍然：“原来这么回事，是纯情，带点骚扰的爱啊！”

谷君平已然脸红，斥道：“关兄弟别听他乱说，我跟无双夫人仅止于诗词琴棋之友，你该知道我现在开始学佛，将来可能出家修道呢！”

他和关小刀已混熟，对于抛丝巾一事已不再否认，他甚且也被雷万钧说中，为此而感到些许光荣。

雷万钧呵呵笑道：“学佛还能谈恋爱，真是人生一大境界啊！”

谷君平斥了一句，也不否认，跟着轻笑起来。

关小刀有所领悟，淡笑中又问：“纵使有了纯情之爱，可是如何赚钱？”

雷万钧斥笑：“你说土，你还土得一点经验也没有！我说纯情之爱只是另一种最高境界，那样大概能捞顿饭吃，如若另有公主、夫人看上你，非你莫嫁或愿意离婚跟你走，你岂非得了夫人又得财？如此一来，还怕吃穿无着落吗？”

关小刀想笑：“说来说去，还是要牺牲色相哩！”

雷万钧笑道：“这意义甚广，不是言语所能说清，你慢慢体会即能明白，你只要记着，现在行情不是钱多，而是情人忒多，就像我，除了固定三两情人，就连京城都有一位安宁公主跟我特别投缘呢！那条缎带……呃，就是你看到那条，即是她替我买的！”

“当真？”

关小刀半信半疑，雷万钧极力佐证，他只好暂且相信，尤其，他更相信

现在流行跟漂亮的女人眉来眼去，才够得上行情。

他不禁头痛，要如何找女人眉来眼去才会博得抛丝巾之光荣韵事呢？

至少，他已觉得一身土味有必要除去，在雷万钧怂恿下，他已不再那么刻意当个守财奴。

于是四人决定往洛阳城大大庆祝一番，顺便见见世面。

雷万钧很快唤来一辆造型典雅的马车，车夫竟然叫他少爷，倒让关小刀不解。经介绍后始知这年头不只流行跟女人眉来眼去，还得请个跟班，才能显出自己身价不同。

他不禁好奇探问请个跟班要花多少钱？雷万钧夸言每月十两银子跑不掉，外带吃吃喝喝，花得更多，吓得关小刀咋舌不已，自己从故乡前来，所带银子竟然只能当跟班一月薪水？实在花费凶猛。

方子秋不愿他受骗，说只要一两到三两银子，当然行情好，给的更多，关小刀还是嫌贵，但闻及三侠全都有跟班，不禁开始盘算是否也该请一个。

雷万钧则建议一定要请，因为天龙四侠行情不能让人看扁，他表示将来可领月薪十两以上，若有花红，奖赏更不止，请个跟班有何难处？何况小刀已有四十两金子，换算白银也有四百两，每月花十两，一年也只不过百来两。

他大喝一句：“难道你一年赚不了百两钱？”

此话打动小刀心灵，他想短短两天即可赚得数十两黄金，将来前程正光明，只要肯拚何愁赚不到钱？自己顶多做个盘算，若入不敷出，再把跟班辞去便是。

想通之后，也就坦然面对，他开始和雷万钧跟班攀谈，得知他名叫毛春吉，倒过来念变成鸡（吉）毛，绰号因而出现，年约二五六，身材适中，相貌平平，却有两颗老鼠般灵动细眼，手脚动作灵活，逢迎话说个不停，跟了雷万钧六七年，倒学了一副爱面子好吹牛，却老实说，土味始终脱之不去。

再来，方子秋的跟班姓何名六松，他和方子秋一样，接近三十岁，却一副老实模样，方子秋虽号风流侠，但那似乎是几年前之事，现在，他倒比谷君平不喜开口，尤其有关女人韵事，众人猜想他大概暗恋或受某位女人刺激，大有为她守玉终生似的，但仍找不到确实证据。

此次若非认识小刀，而且受他治伤之恩，他一向喜欢闭嘴，想做什么，比个手势即可，若非开口不可，能少说一字是一字，何六松对他甚是忠心，且怕丢差事似的，总是紧张应对，他却常误会主人意思，做了不少错事，方子秋指点他时，才会多说几句。

至于那谷君平所找的跟班姓柴，单名发字，却常被叫成柴发火，他倒一点都不发火，性情脾气好得很，年约三十六七，长得瘦小，却煮得一手好菜，倒让三侠吃了不少好料理，平常也不多话。

谷君平念书，他闲暇之时也就跟着念，几年下来，肚子倒是有些墨水，近来则跟着研究佛学，偶会露出禅味。

关小刀发觉三侠不但绝配，就连三个跟班也是绝配，一个老实，一个学禅，一个像极雷万钧爱表现，且吹牛，六个人凑在一起，似乎融洽得找不出间隙。

他却想着自己将来会找个什么样的跟班？

越去想，越想早日找到那人，于是坐在马车上，开始留意过往人潮，看看是否有适合者。

五十里路程甚短，眨眼已逝。

待进了城，雷万钧特别威风直指醉月楼，那是洛阳最豪华酒楼，不但酒好、菜佳，更有美女弹琴献唱，自让那些自命风流家伙趋之若鹜。

醉月楼几乎天天客满。

关小刀第一次上门，总是透着好奇，倒忘了再物色跟班。

方进楼，掌柜哈腰迎来，他始发现天龙三侠名望不低，竟然连跟班毛春吉都能指定翠月轩，当然包括翠月姑娘弹琴侍候，掌柜二说没说，立即引入入座。

未多久，美酒佳肴一一送来，翠月姑娘亦千娇百媚出现。她年约二十，清甜可人，双目带灵，总深深吸引客人，她另有两个姐妹作伴，亦是相貌娇美，如此组合果然不愧醉月楼的金字招牌。

天龙三侠在姑娘们哄劝下，酒兴为之大开，也就嬉嬉乐乐大口饮酒说唱起来，很似乎身入天庭美人窝，已乐不思蜀矣。

关小刀今天是主客，在雷万钧不断吹嘘他神勇之下，姑娘更是殷勤献酒，他生性憨直又不懂得婉拒，虽是不愿，还是一杯杯畅饮入腹，幸好自己功力了得，能逼住酒气，否则准要醉倒。

尽管如此，在畅饮三大坛之后，小刀照样开始头晕目眩，终也放纵开始笑闹起来。

还好，天龙三侠都心正，虽然笑闹中吃吃豆腐，却未逾越礼教，姑娘们仍自乐于服务。

直到二更天，爱出风头的毛春吉终于忍不住反呕，吐了一地，翠月姑娘立即处理，方子秋知道已差不多，遂向姑娘道歉，并要跟班何六松前去结帐。何六松从不喝酒，落得清醒，立即照办，一结下来，竟然三十两银子之多。

关小刀已分不出是金是银，他晕了头，只觉该付帐，于是抓出大把元宝，准备付帐，姑娘倒是直了眼，方子秋则把他挡下，道：“今儿算我们帮你洗尘，这点小钱算我们的！”

说完，他拿出一锭十两元宝交予跟班，再由他交予掌柜，并道：“剩下的赏给姑娘。”

十两元宝换成银子，共有百两，扣除酒钱，足足还有七十两赏钱，吓得姑娘们尖叫。

掌柜亦表示太多了。

雷万钧醉声爽笑道：“太多就赏别人，你们看着办好了，我们三侠的钱出手，从来没再收回，不够是不是？来，这里还有一锭！”

他方要掏衣衫，姑娘又是尖喜大叫，掌柜赶忙谢罪直叫：“够了够了，三大侠莫要折煞小的啦！”

雷万钧还在掏，翠月姑只好哄靠过去，娇笑道：“雷爷，你留着下次赏我好了，我要你常来，可不要你乱赏一次，下次就不敢来了。”

雷万钧被逗得心花怒放，笑声更狂：“好，我就留在下次赏你！姑娘对我实在够意思啊！”

伸手一勾翠月姑娘下巴，两人各自暧昧会意一笑，那感觉大概是纯情带点骚扰的爱吧！

翠月姑娘果真上道，把客人侍候得无微不至，还扶着雷万钧下楼，坐上马车，望着众人一同离去，招手许久始返回。

马车由何六松驾驶，一路取道回府，颠簸中，尤见四人开怀唱歌大笑，不亦乐乎！

蓦地关小刀已憋之不住，跳下马车，找向路旁方便去了。

他已忍了许久，又喝得过多，方便起来，竟然源源不绝，好不容易小解完毕，马车已前行好远，迷糊中，他找了方向欲前追去。

岂知他奔几走，突然咋地一响一袋东西掉落地面，迷茫中直觉元宝掉了，正待蹲身拾起，岂知一道黑影闪来，抢着小袋即往荒郊逃逸。

关小刀呀一声，先是被吓着，骂了一声冒失鬼，突又唉呀一声，始知元宝被劫，登时精神百倍，喝着那人别逃，猛追过去，：“好小子，敢偷大爷元宝，不要命了是不是？还不快给我站住！”

越喊，那小贼逃得越远，关小刀再也不喊，卯起劲来猛追，他轻功虽然较弱，但也够得上水准，那家伙竟然毫不落后，逃得有模有样。

眼看他就要逃入林中，关小刀为之焦切，喝地一声，捡拾石块猛打出去，他手劲足，相人又准，石块一出，叭然一响，打中那人左腿，那人唉呀尖叫，倒摔地面。关小刀喝斥哪里逃，猛地欺前，那人落地，仍不放弃，爬行三数丈，左脚实疼，不得已，轻身过来，猛抓泥石乱丢，反斥骂来：“敢挡小爷去路，找死！”泥石丢得满天飞，连丢连拖行欲逃。

关小刀只想擒人，在夜黑风高下，未察对方丢来泥石大片，他只顾欺前，竟然被泥灰扫中眼睛，痛得他唉呀一声，掩脸躲开，又唉唉一声，左额已被击中，又疼得咬牙斥叫可恶，猛地发掌反击，轰得泥灰乱飞，那小贼已往后溜去。

关小刀喝喝嗔叫别逃，猛揉眼睛清除泥沙，待张开之际，对方已逃入林中，他已发火，可惜大刀未带身连，只好抓出匕首，喝着声“神刀斩魔月！”

旋即打出，那匕首有若魔轮打转，亮如流星飞冲过去，见树即砍，见枝即撞，一时叭叭乱响，林树乱弹乱倒，已被犁出一片天地。

忽又闻及唉呀惊叫，关小刀猛喝哪里逃，急忙追去，猛蹿林区百丈，发现小贼被一棵腿粗枝干绊倒，他猛收回匕首，欲追过去，小贼正巧挣脱，还想开溜。“哪里走！”关小刀猛喝，匕首再次飞斩出去，有若流星绕月，叭叭叭暴响，已将小贼四周草木剃得清光，吓得小贼未敢再跨一步，深怕那要命闪光这么一剃，自己已身首异处。

关小刀一招迫住小贼，冷谑嗔笑：“胆敢偷我元宝，不要命了是不是？还不给我还来！”接回匕首，大步逼前。

那小贼倒是先声夺人，转头即骂：“谁偷你元宝，有没有搞错！”骂得睁目瞪眼。

关小刀这才瞧清这人，竟然是一位十六七岁小乞丐，一张脸蛋沾满污泥，却难掩一对精亮泼辣贼眼乱闪，他惊道：“你是小鬼？”

那小贼斥道：“你才是小鬼，不要脸的赖皮鬼！”

关小刀道：“你说我不要脸？是你偷我东西……”

“谁偷你东西，我是捡到的！你才抢我东西，不要脸的强盗！”

关小刀不禁气结而好笑：“你说我是强盗？你说那元宝是捡到的？”

“本来就是！”小贼斥叫：“我是从地上捡的，这不是捡到是什么，强盗！”

“那分明是我掉出来的！”

“谁知道是不是你掉的！反正我从地上捡的，就是捡的，你想从我手中抢去就是强盗！”

关小刀莫名想笑：“搞什么？你敢情恶人先告状，天理安在？”

“谁告你状，元宝又没写名字，你敢说是你的！”

“不是我的，难道会是鬼的？”

“那可说不定，世上冒失鬼多得很！”

“你还不还我？”

“笑话！是我捡到的，干嘛还你？你想干什么？想当强盗不成？”

小贼见人已逼近，已自紧张起来，连连退后。

关小刀讪邪一笑：“不错！你可以不认当小偷，我又何在乎当强盗，还不给我拿来！”

“你敢！救命啊！有强盗……”

“我来救你啦！”

那“盗”字未说完，关小刀已自猛扑过去，小贼吓得转身开跑，关小刀有所防备，猛抓树枝打去，小贼左腿又被击中，软了下来，关小刀猛扑，压在那人身上，那人拚命挣扎，关小刀猛抢又抢，喝声不断：“还不放手，要我抢光你衣服不成？”

说完成，不但抢元宝袋，更抢抓小贼衣襟，存心把他剥光，小贼登时尖声惧叫：“你敢！混蛋！恶贼！强盗！我恨你，杀你！无赖！你这恶魔——”

眼看元宝已被抢走，反抗已无用，登时赖在地上，竟然伤心哭了起来。

关小刀抢回元宝，心情笃定讪笑：“天皇老子也别想抢我元宝，你是太岁头上动土，自找麻烦！”

拍拍那人脑袋，已起身，雄伟地耸起英雄姿态。

小贼却越哭越伤心：“混蛋！恶魔！强盗！我恨你！我要杀了你……”

“小鬼，有没搞错，这本是我的东西！”

“魔鬼，你是魔鬼，大强盗！”小贼哭声更悲。

关小刀瞪他一眼：“真是，我懒得理你！”说完，转头即走。

然而他走出林区，那小贼哭声不断，他再走十余丈，小贼哭声更悲恸，那似乎是一种因绝望而悲泣之哭声，已非方才任性哭声，在这夜黑风高且又在荒郊的晚上，听来总让人点滴在心头。

尤其，那小贼似乎比关小刀年纪还小，而又是乞丐一个，看来是个天涯沦落人。

关小刀终于心不忍，轻叹道：“或许他是因为饿肚子才偷我钱吧……”感叹中，他已折回林中，小贼仍在哭泣，双手掩脸悲恸感人。

关小刀轻声道：“小兄弟你是不是缺钱？”

小贼似乎未听清楚，仍恸哭。

关小刀不忍又道：“小兄弟，你饿不饿？”

“不要你管！”小贼听清楚了，立即反击，怒目瞪来，泪痕满面。

关小刀瞧他那被水洗去不少污泥的脸，竟然露出清秀嫩脸，于心更是不忍，遂拿出一锭元宝，道：“你好像有困难，这些钱拿去用吧……如果不够……再到神剑门找我……”

虽然疼惜元宝，但同情心又促使他说出这番话。

元宝想交到小贼手中，却又怕他不收，干脆放在地上，轻轻一叹，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转身走了。

那小贼似乎瞧及元宝，泣声稍弱，他想强忍，可是又泣出声音，远处关小刀听及，还是轻叹，心想，也许那元宝能帮他一阵子，但若花完了，他还是照样流落街头，甚至被人欺负，冤死他乡。

他猛觉得，既然要帮，就彻底帮个够，于是二度折返，瞧及小贼虽抑住哭声，却仍嚎泣不断。

他问道：“小兄弟，你有何困难，说出来，我能帮，一定帮到底。”

那小贼起初不愿瞧他，但想到什么，复又故意瞧人，关小刀则露出关怀笑容，不断重复替他解决问题意愿。

那小贼好不容易煞住哭声，双手抓紧元宝，似决定什么，突然说道：“我无家可归……”说完，眼眶又红。

关小刀轻轻一叹，自己虽穷，却也父母健在，这小子却……实是可怜，遂道：“如果不嫌弃，你当我跟班如何？”

“跟班？”

“就是……就是……反正有得吃有得住，还有薪水可领！”

“真的能领钱？”那小贼眼睛睁的比什么都大。“呃，能领钱！”关小刀笑道：“一个月……给你三两银子如何？”

“三两？”

小贼眼睛更直：“还供吃住？”

“不错！”

“那好！”小贼终于破涕为笑：“多谢收容，记住，一定不能骗我啊！”

小刀瞧他笑来酒窝迷人，也沾上几许喜气，终也点头笑道：“不骗人，你跟着我便是。”

小贼登时拜谢不断：“多谢公子，这元宝，还是赏我喽！”抓得比什么都紧。

关小刀有点后悔，但都给人了，遂装大方：“你好好保管，你叫何名字？”

“我叫阿祖，祖先的祖，没姓。”

“阿祖，倒是不赖……”关小刀道：“我叫关公！”

“关公？跟关帝爷同名？你骗人！”

“只不过中间多了‘小刀’二字而已！”

“原来如此！”阿祖欣笑起来：“好奇特的名字啊！”

“走吧，以后你叫我公子就成了。”

“公子？好拗口！”

阿祖念了几遍，总还是不习惯，眼看小刀已走远，也就跟了过去。

行进中，关小刀趁此打探他来历，他似乎不大愿意提及往事，只表示沦落江湖已好多年，而且举目无亲。关小刀也不想再触动他悲惨过去，故不再发问。

至于这小子轻功不赖，他则表示混江湖久了，偶而也偷到一些武功秘笈，也就练了，何况他的确需要跑的比别人快，久而久之，功夫就这么跑出来了。

他反而夸赞小刀武功了得，小刀自是说明全是苦练十数年得来成绩，丝毫侥幸不得，阿祖表示有机会想学，小刀落落大方答应。

两人走出官道，早已不知马车行向何方。

关小刀只好表示步行回去，阿祖但觉左脚受伤，小刀这才想及此乃是方才被自己击中，歉然想替他治伤，阿祖本不肯，但在小刀坚持下，只好坐下来，让人治疗。

小刀翻开他裤管，但觉腿儿粗细均匀，肌肤白嫩，倒像女人小腿，瞄他一眼，笑道：“肌肤那么好，有时候真怀疑你吃过苦头呢！”阿祖红了脸，斥道：“你的脚还不是一样白苍苍，那是长年穿长裤的结果！”

小刀笑道：“话是不错，可是我的毛粗，你的毛细得可爱，简直跟女人一样！”

阿祖更加窘斥道：“要医快医，你是同性恋不成？”

“呃！不敢不敢！”关小刀干笑道：“我只是对你的腿反应过敏而已！放心，只是皮肉伤，我的灵药一抹，再推两下，保证不痛！”

于是拿出家传灵药，涂向伤处，他再运功推拿，不到一刻钟，疼痛全消，阿祖不得不佩服此药神奇。

脚已治妥，天色又深，在小刀建议下，两人施展轻功直往回路奔去。

四更未到，已抵住处小客栈，阿祖皱眉，这地方似乎并不豪华，关小刀表示先窝一夜再说，两人遂凑合，各找地方呼呼大睡。

一觉起来，已是日上三竿。

阿祖还在蒙头大睡，关小刀瞧他衣衫破旧，于心不忍，并未叫醒他，已自先行到街上，买了一套像样衣服，也好替他换新装。

午后，阿祖醒来，自是高兴，盥洗过后，穿上新衣，竟然变的有气质许多，关小刀疑惑他会是从小落难？

稍稍一提，阿祖闷不吭声，又自转为幽怨，迫得小刀不敢再提，心想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说及往事，他不谈，逼他有何意思？

阿祖果然疲累，一连三天大都伏床闷睡。

至于小刀，几乎侍候他三天三夜，后来想想，纵使同情他，但自己也不富有，怎能养得起少爷？于是决定仍要他做点本分之事，遂在午后找他说明。

“你可记得我每月要支你三两银子？”

阿祖猛点头：“知道啊！若非听到这，我才不想跟你来。”

关小刀淡笑道：“既然知道，那我就明说了。”清清咽喉：“你可知道，我看起来并不富裕？”

“呃……”阿祖瞧瞧四壁老旧房子，干笑道：“住的地方倒是不怎么样，但你看起来并不穷，尤其对我很慷慨！”

“你错了，那是先付你的薪水。”关小刀道：“不瞒你说，我真的并不富裕，找你来，也不是闲着没事，只不过我快加入天龙骑，所以要找个跟班，我看你无处落脚，所以请你来……”

“你要我当你跟班？”

“正是。”

“现在不是当了吗？吃住一起，不是跟着了。”

“话是不错，不过现在当跟班的是我！”

“怎会？”

“是你在侍候你！”关小刀道：“应该是你侍候我才对！”

“我要侍候你？”

“不然，你以为三两银子容易领？”

说开了，关小刀显得轻松，露出高兴自得笑容。

阿祖怔愣，又重复一次：“我要侍候你？”

关小刀道：“简单啦！偶而倒水、打杂，没事跑跑腿、煮煮饭就成了。”

“煮饭？”阿祖皱眉：“我平常只会要饭，哪会想过煮饭？”

“没煮过？”关小刀愣了愣，随着笑道：“没关系，学就会！慢慢来，学就会！”

阿祖支支吾吾：“我可没说我要当！”

“ 你不想干？ ”

“ 我……怕不适应…… ”

“ 试着做，如果不习惯再说，反正你现在也没地方去，暂时试一下如何？ ”

“ 呃……好吧！ ” 阿祖点头：“ 不过，你得再隔一房间给我，我不习惯跟主人睡在一起。 ”

“ 没问题，我隔便是。 ”

关小刀高兴摆平此事，遂找掌柜想谈隔间之事，可惜掌柜已出差不在，他想，反正另有空房，便叫阿祖住在隔壁，不过，别放东西，如若掌柜问起，便道同住一间，如此倒可省去房租，若真的骗不了，再隔间或另租下不迟。阿祖点头答应。

第四章 多情媚女

此后，关小刀遂带阿祖前去会见天龙三侠，他们起初见及阿祖两眼灵大，相貌姣好，还有撮青小须，还以为他是个公子哥儿或女人，但阿祖极力否认，小刀也表示是从路上捡来的乞丐，三侠只好以落难公子解释，其他背景、来历，由于小刀不说，三人也不便追问。至于各自跟班问题，关小刀似乎仍陌生，不敢多聊，小刀只介绍毛春吉爱说话，何六松不爱说话，柴发火菜煮得好。阿祖点头为礼，也就沉默下来，三跟班瞧他还小，虽表示相互照顾，但大都把他当成小弟照顾，说起话来反倒客气许多，不见江湖豪爽语气。如此，或全伙或个别混了半月余，阿祖果然跟所有人混得较熟，再无生涩，谈起话亦自在许多。然而最高兴还是小刀，他发现阿祖进步迅速，现在不但会煮饭，连菜肴都煮得不错，看来不久，该可赶上发火跟班了。又过半月，终于到了发饷时刻，小刀蓦地觉得沉迷一月，竟然花得只剩一锭元宝，暗自后悔太奢侈，他开始准备留意财源，也好多赚点钱。这个月出奇平静，除了三爷招见两次之外，几乎整天和三侠饮酒作乐，也未见师爷人马挑衅，莫非他们仍在疗伤？

至于晋升天龙骑一事，大概自己沉于嬉戏，缺少积极争取而有所耽搁了吧？

他暗地下定决心，得积极些，否则将毁了前程。

于是，他又开始清晨而起，练他那绝世刀法。

至于阿祖，每见他练刀，皆在一旁瞧得出神，有时沉溺处，还不自觉跟着耍起来，可惜皆因技巧不足而半途而废。

小刀见及，总指点他几招，阿祖乐得笑言答谢，然而他想起那把特大号偃月刀，已自解嘲直笑，直摇头，实在不敢赏试啊！

最近几日，掌柜老是不在，整间客栈都打烊，关小刀和阿祖只好自行料理餐食。

正值黄昏之际，关小刀闲来无事，便耍着招式，并要阿祖做晚膳，阿祖已习惯如此生活，也就开始打理，他今天特别想吃辣味，可是辣椒已缺，正待出门买去，迎面而来是位商人模样中年人，神情慌张即问：“关少侠在不在？”

“你是……”

阿祖不解：“你找他有何事？”那人道：“不能说，只能跟关少侠说。”

“岂有此理，我是他的掌……掌门的总管，有事跟我说也是一样！”

“总管？我怎没见过？”

“新上任的！”

“不行，我还是只能跟他说。”那人相当坚持。

关小刀已然瞧见他，移步过来，道：“你找我有事？”

那人突见他，欣喜笑道：“正是正是！此事太机密，只能跟你一人谈，咱们楼上说话！”说着就要拉人上楼。

阿祖瞄眼：“什么大不了？紧张个要死！”

那人道：“的确太重要了，不能说，少侠你快跟我来！”先行登上楼梯。

关小刀眉头一皱，转视阿祖：“你去办事便是，若有好消息，一定告诉你。”说完，捉狭一笑，也跟了过去。

阿祖瞄眼斥声神秘兮兮，亦往街上行去，不再坚持想知此秘密。

两人进入小客房，那人东瞧西探，但觉无人才说道：“老夫知道少侠神勇无比，武功了得，所以才找你谈此秘事。”

关小刀道：“说啊，我洗耳恭听。”让人说些神勇、武功了得的话，心情自觉威风不少。

那人又向四外溜眼，似在思考，终于还是决定说了。

他道：“我的女人，是替门主夫人做针线，缝制衣服的，她长得很不赖，我们已经成婚三年，并没有儿女，但生活美满，一切都很顺利……”

关小刀接口道：“这就是你要谈的秘事？”

那人呃地一声，干笑道：“我只想把我的女人说得详细些而已，既然你不想了解太多，那我简单地说，我妻子是门主夫人心腹，夫人有任何事几乎都会命她去办，所以……”

“那又如何？”

“她失踪了。”

“失踪？”

“嗯！昨天她说要回家，但出了宫门之后，一直没有消息，我怕有人绑走她！”

“谁会绑她？”

“一个男的，那男的最近时常注意她。”

“他想打你妻子主意？”

“不，不大可能，我女人虽漂亮，但……我觉得那别有阴谋……”

“什么阴谋？”

那人呃地一声，又自犹豫：“我不知该不该把此事说出……”

关小刀瞄眼：“是你来找我，现在又不说，你存心寻我开心是不是？”

“不不不！”那人稍急：“我自会说，只是一时不知如何说起……”

想找个最好方法说明，却仍想不出，只好想到什么说什么：“少侠该知道门主和夫人一向不睦……”

“有这么传闻。”

“那大概都是师爷从中挑拨，而且师爷也时常盘算如何整倒夫人。”

关小刀道：“师爷一向鬼计多端，你意思是说，此次绑走你妻子的就是师爷的人？”

“嗯！”

“说的详细些！”

“我的女人明明说好昨晚回家，结果却没回来，她上次曾说，师爷因为有一次夫人阻止他杀人，结果惹得师爷怀恨在心，天天想害她，你知不知此事？”

关小刀笑道：“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他根本不知，只不过不想在小人物面前漏气而已，何况师爷杀人乃稀松平常之事。

那人道：“师爷不但恨死夫人，还使出许多手段，准备整倒她！”

“他要怎么整？”

“夫人说……”那人欲言又止。

关小刀急道：“她说什么？”

那人道：“夫人曾说，有人冒充她，写信要南武林第一大派灵刀堂副堂主公孙白冰前来神剑门。”

关小刀皱眉：“有这种事？夫人和公孙白冰有何关系？怎生她的信，他非来不可！”

那人道：“夫人本是住在江南，是苏州大美人啊！她和公孙白冰听说是青梅竹马——大概同一故乡也算吧，反正不管如何，公孙白冰一直对夫人有意思就对，他巴不得随时伴在夫人身边，若有人冒她名写信，后果可想而知……老实说，门主跟夫人感情不好，多半为此事所引起，要是公孙白冰若出现这里……”

关小刀亦知道要糟，于是急问：“真的有那封信？”

那人道：“照我女人说，似乎一定有，而且出自师爷之手。”

关小刀道：“你妻子怎会卷入这漩涡？他们绑她又有何用意？她又不是夫人。”

那人道：“也许我女人知道不少，或许他们也想抓我女人，逼问一些有关夫人的秘事，毕竟我女人是夫人心腹啊！”

“倒是有可能……”关小刀思考半晌，问道：“你知不知是谁绑走你老婆？”

“我知道。”

“谁？叫什么名字？”

“名字倒是不知，不过那人一身倨傲，两眼常带杀气，左脸颊有疤痕。”

“左脸有疤？他是不是喜欢穿黑衣？”

“正是。”

“这么说，就是在洛阳偷我信那家伙了……”

“你认得他？”那人稍惊。

关小刀道：“不错！这下可好了，全搞上，一次解决，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一点消息都没有？”

“其实我也没看的很清楚，否则，一定该知道他是谁，住在哪里。”

关小刀泄气道：“既然不知，我又如何帮你？你确定你老婆被人绑了？”

那人点头：“是凌东鱼告诉我的。”

“他又是谁？”

“夫人的保镖。”

“他怎么说？”

“他说我女人可能被人绑走了……”

“他还说什么？在哪里被绑？”

“我不大清楚……”

关小刀瞄他一眼道：“要说就说，我可没什么耐性！”

“我接了……”

“接了什么？”

“呃……”那人欲言又止，似又不敢说下去。

关小刀嗔叫：“是你来找我，现在又不吭声，分明寻我开心！”

“不不不，我接了一封写着‘康太平’的信……”

“康太平？这名字有点熟？……你叫康太平？”

那人点头：“你当然熟，因为我就是你的房东。”

“房东？”关小刀怔愣注视这位脑袋半秃的中年家伙，虽在黄昏暗弱光线下，却越看越眼熟，当下呵呵干笑：“当真是房东，失敬失敬，这几天不

是我不在就是你不在，反倒生疏了，连房租都忘了给，请多多包涵，不过，我马上会给的！”

老实说，由于阿祖搬进来，他倒是有意回避房东，没想到竟连他的模样都给忘了。

康太平干笑道：“没关系，房租之事不急……”

“对对对，这个不急，急的是你老婆！”关小刀想混过去，急笑道：“那封信呢？快拿出来瞧瞧，里边写些什么？”

康太平自是关心，立即抓出一封灰黄信笺，靠向窗前摊开，里头写着：“不必再寻你妻子，到时，她自会回家，若再找寻，小心狗命！”并未署名。

关小刀道：“是一封恐吓信，看来你老婆真的出了问题。”

康太平焦切道：“我从小长到大，最怕接到这玩意，我又不会武功，只有请少侠帮忙了……”

关小刀点头：“好吧！看在你是房东份上，帮你一次便是。”

康太平闻言欣笑起来：“只要少侠肯帮忙，一切自该没问题，天龙骑一向斗得过师爷的……其实这不只是帮我那女人，也是帮门主夫人，说不定还因此破了师爷奸计呢！”

关小刀道：“这当然！看来又可立功了！”想及赏金，心神振奋不少。

康太平逢迎一笑：“只要少侠能救出我女人，今后房租全免，您要住多久便住多久！”

“当真？”

“要不然，我能抵挡得了你的武功吗？”

“太好了，我还有个跟班……”

“看到了，一起住便是，少侠的威风是少不了跟班的！”

“那谢啦！”

关小刀甚是高兴，飞来喜讯，倒让他省去了不少银子。

康太平瞧他喜笑满脸，自是放心许多，随又往口袋一掏，拿出几锭银子，道：“少侠办事，一定要花钱，这些拿去先用，不够，我还有。”

“这……”

“拿去，别客气。”

康太平塞到他手中，足足有五十两之多。

关小刀摸到银子，整个人已舒服起来，欣声一笑：“好吧！反正办事的确要花钱……”立既塞入腰袋：“房东大人，你大概很有钱吧？”

“呃……呃……”房东干笑道：“做生意一年大概可混个几百两元宝，加上一些田租，也够用啦……”

关小刀笑道：“所以才能娶个美娇娘为妻！”照他想法，这秃头丑老头若没钱，哪可能娶得到老婆？

康太平直笑老天帮忙，他人在窗口，这一笑，目光突然触及外街那头，笑容顿僵，猛缩脑袋。

关小刀怔诧：“有事？”

康太平猛指外头：“那里有个黑衣人……”

“在哪里？”

“对街巷角处……”

关小刀猛地欺窗瞧去，登时冒火：“就是这家伙，别逃！”刹时射窗出去。

那人但见有人追来，拔脚即往巷子缩去，关小刀此次聪明，未再带大刀，追得甚是溜钻。

康太平见状，暗道老命危险，看来得先躲起来，如果可能的话，通知天龙三侠前来帮忙抓人，于是也缩头缩脑潜出住处，前去传递消息去了。

至于关小刀猛追黑衣人之际，总觉得那人有意引带似的，每每追之不见，却又突然现身，示威似地东耍西跳，气得关小刀哇哇大叫：“有胆过来较量较量！”那人始终冷笑不答，突地闪入一道暗巷，不再现身，关小刀追至，喊了数回，不见人影，心头不由疑惑：“莫非他在引我离开，然后……”

想及甚有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猛喝不妙，赶忙折返急奔住处。

方一进门，只剩阿祖坐在椅上，无精打采挑着红辣椒。

关小刀急道：“房东老头呢？”

“谁是房东老头？”阿祖睁亮眼睛，不明究理。

“就是方才跟我上楼那位。”

“他是房东？”

“就是！”

“呃呃……”阿祖觉得想笑：“原来长得这模样？”

“他人呢？”

“不见了，我买辣椒回来，什么人也没见着。”

“他是不告而别，还是被抓走？”

“说啦！我什么都没有见着！”阿祖倒露出女人模样挑着辣椒，笑道：“我只见着辣椒是红色的而已。”

关小刀直叫不好，却又不知这家伙是否真的遭了殃，急得在屋内乱转，猝而见及几名灰衣人从街角潜奔过来，他惊叫不好，赶忙拉起阿祖：“快走！”

两人同登二楼，随又藏掠屋梁暗处，阿祖似乎不习惯让人近身，一张脸已渐通红，呼吸不由急促许多。

眨眼间，几名灰衣人果然潜行进门，立即四处搜索，一楼搜遍，复往二楼搜去，勉强发现那把偃月刀，一名黑衣人皱眉道：“这会是那混小子的兵器？”

另一名回答：“谁知道，自从他耍了大刀，许多人也跟着流行订做，我看过不知多久，可能每家每户都有一把呢！”

那人点头：“说的也是，看它钝锈满身，也这么厉害？”把偃月刀丢回地面：“上头派人要多抓几个，其实我看他并无党羽！”

另一个道：“左翼人马不是把那老头捉到困龙牢去了吗？还叫我们白跑一趟？”

那人道：“话是不错，但能够抓就多抓，对我们有利无害，四处再看看！”数人方自又搜往它处。

关小刀但闻他们对话，心下暗惊，道：“莫非康老头真的被抓了？”

阿祖道：“房东老头是何人物，他惹了什么事？怎会被抓？”

关小刀道：“事关神剑门内斗，得小心从事为妙！”

他正思考将如何进行下一步之际，突闻楼下传来女人声音：“老头，你可在？”声音渐近。

关小刀一愣：“这会是誰？莫非……”

尚未说完，突闻楼下喝出数声，已把那女子围住，那女子惊喝：“你们是谁，敢擅闯民宅？”

“我们是来抓你的！”

“你敢！我便是这里的女……”

“女主人”三字未说出，那群恶汉已然动手，霎时传来女子求救叫声。

关小刀惊道：“果真是房东太太！”

他哪顾得再藏身，猛地一喝，直掠楼梯，果然见及四名猛汉扣住青衣女子，他再喝，翻身掠下：“谁也别想把人带走！”

他手中无刀，照样神勇，欺身过去，一掌打得灰衣人倒撞墙头，那人闷痛惊叫：“是你，神刀小子？”

众人闻言，更是惊骇，齐叫神刀小子，愣在当场。

关小刀喝斥：“知道就好，还不快滚！”

双掌猛打，迫得众人跌跌撞撞，滚出大门，抓起兵刃，落荒而逃。

关小刀这才转身，发现房东夫人已伏地晕倒，赶忙将她扶起，一阵幽兰香味薰得他血气起伏，再瞧及夫人脸容，竟然姣好动人，看来年约三十，更含带一股成熟之妩媚，说她是尤物类型亦不为过。

“夫人，你醒醒！”关小刀唤着她，心脉却是怦怦乱跳，生平第一次跟女人这么肌肤相亲。

夫人终于幽幽醒来，突见关小刀，先是惊骇挣扎：“放开我！不要！”

“夫人放心，我是你的房客！”关小刀极力把她抓紧，免得她失神乱撞。

夫人被他一喝，终也醒神，仔细瞧瞧小男孩，竟然眉清目秀，鼻若悬胆，胸中带憨，朴中带灵，别有一股特有气质，夫人不由娇媚一笑：“你就是关小刀啊！我听过你的名字，原来这么讨人喜欢！谢谢你救了我！”

媚笑中，干脆不起来，窝向男人胸怀去了，她一动，一对尖耸结实胸脯压了过来，直叫关小刀想入非非，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窘愣当场。

忽有声音冷冷地道：“救人即救人，干嘛抱得那么亲热，不怕人家讲闲话啊！”阿祖带着醋意，顺着楼梯下来。

夫人登时紧张：“另有他人？”挣开男人胸怀，转瞧阿祖，夜黑中，仍瞧得见他美丽容貌，不禁笑起：“原来是个小姑娘，难怪小两口这么恩爱！”

关小刀呃了老半天，不知该如何解释，一张脸更形窘红。

阿祖亦窘，嗔斥：“胡说什么，我明明是男的！”

夫人道：“谁知道啊！除非你把裤子脱了！”

阿祖更窘：“可恶！你讨打不成？”一巴掌就要掴来。

关小刀急忙拦住：“别乱来，她可是房东太太！”深怕一巴掌下去，房租即涨了。

阿祖哼了一声，甚是不悦，不过，仍是收掌。

夫人这才欣笑道：“如果你真是男的，那岂非更惨……”

关小刀截口道：“他本来就是这副德行，夫人别再说了，行不行？”

“行行行！其实，能跟这样像女人的男人在一起，也别有一番滋味呢！”夫人媚笑起来，不知是在暗示关小刀？亦或是自己也想尝尝。

此话惹得阿祖吹胡子瞪眼，却窘困得不知如何应付。

关小刀道：“夫人既然回来，还是说些正事吧！”

听及正事，夫人这才呃了一声，把放纵心神缩了回来，整整衣衫，含媚一笑：“不好意思，一回家就出糗，让你们见笑了。”

此时的她，但觉成熟丰满得性感隐现，那迷人风采，很能让人幻想成贵妃再世。

关小刀阿祖自也感受媚力，老是深深吸气以压抑撩动心神。

夫人笑了几声，又道：“我叫安盈盈，你们也可以叫我康夫人，当然，我得先知道我那无缘的丈夫消息才行。”

关小刀道：“你丈夫被抓走了。”

安盈盈怔愕：“谁抓走他的？”

“当然跟抓你的人同一批啦！”

“他们把他抓到哪里？”

“听说是困龙牢。”

“这可惨了！”安盈盈焦切地道：“进了困龙牢，想出来恐怕不容易……”

关小刀道：“我们当然会想办法救他，但他的事是由你而起，你也该说说为何被绑架吧？”

安盈盈怔愕：“你们知道我被绑？”

“你丈夫都跟我说啦！”

“呃，是这样啊！”安盈盈道：“他大概是想请你帮忙吧？”

“正是！”关小刀道：“绑你的人，是不是年约四十，穿黑衣，左脸有刀疤那位？”

“不错，你知道他是谁？”

“不清楚，我还以为你比我更清楚呢！”

“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没人知道他来历，不过，一定是师爷手下。”

“这些我们猜得出来，你怎样逃出来的？”

“我乘守备者不注意偷溜。”安盈盈笑得暧昧，很似乎让人联想，她一定耍了什么美人计之类花招方能脱身。

关小刀道：“你回家，是要找你老公保护？还是有事相告？”

“他保护不了我！”安盈盈道：“我是要告诉他一件事。”

“何事？”

“相当重要，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我？”

“呃……”安盈盈为之媚笑：“小冤家！我是想告诉你，不过，不是现在，这里太危险了。”

关小刀点头：“说的没错，那四个小家伙迟早会再带人来，咱们得避一避。阿祖，你且赶去通知天龙三侠，说不定我要他们帮忙！”

阿祖瞄了安盈盈一眼，似有不甘，但此事又耽搁不得，只好点头：“我就去，不过你也别色迷迷地被这狐狸精迷了。”

此话一出，两人同惊，关小刀嫩脸已红。

安盈盈却媚眼迎来，勾着阿祖，呵呵笑起：“我要迷也要迷你才对啊！你才是独一无二的男人，想起来即叫人怦动不已！怎么样，奇怪的女男生！”

说完欲欺身过去，惹得阿祖唉呀一声，斥叫别乱来，赶忙拔腿溜去。

安盈盈呵笑道：“这么怕，真是！”转向关小刀：“你不觉得他是女的？不但人像，醋劲也重！”

关小刀干笑：“有机会我会证实。”

“说的也是，那，现在你扶我出去便是，我的脚有点伤。”

“这……”

“还考虑什么，吃亏的可是我呢！”

安盈盈干脆自行靠上去，关小刀顿觉体香袭人，赶忙收起怦乱心灵，急

道：“这就走吧。”赶忙扶人出去。安盈盈被搂，顿时呵呵腻笑，似已沉醉情郎怀抱之中，笑的甚是幸福。

还好，出了客栈，再奔一阵，险境渐临，关小刀那股被挑逗异样感觉始去之不少，开始认真辨别敌我情势。

不过，偶尔间，他仍会窃想安盈盈和康太平之间怎会结合？安盈盈看来是如此不守本分的一代尤物啊！

走了三数条街，关小刀始发现全无目标，不禁急问：“我们要去哪里？”

安盈盈媚笑：“我没主意，本来我原想叫我的丈夫到宫中打听，我何时可以回去，不过现在看来不行了，只好跟你走天涯啦！”

忽而勾住关小刀脖子，一对胸脯结实贴得甚紧，媚笑道：“你喜欢我吗？我们一同离开这里，同游天涯如何？”呼吸急促，更有一股挑逗媚力。

关小刀心头再次怦动，急忙想推开，却又无从下手，安盈盈呵呵媚笑，猛抓他双手，往自己腰背放去，要他抱紧自己。关小刀被逗得血脉贲张，突然心一横，斥道：“不能乱来！”

这斥声果然惊醒安盈盈，未再动作，讶然道：“怎么，你怕了？”

“你是有夫之妇，怎可随便勾引男人？”

“哇！跟我说礼教啦！”安盈盈推开他，斥道：“你懂什么，这叫调情！你又怎知我真的嫁给康太平了？我们只不过……唉！算了算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关小刀怔讷：“你是说，你们没成婚？”

“我可没说，就算成婚，也可散了！”安盈盈忽又媚笑：“要是我们散了，你会娶我吗？”

“这……呃……”

“怎么，你喜欢阿祖那小子？”

“胡说！他是男的！”

“谁知道！找机会验明正身，免得你们……”安盈盈忽又呵呵笑起：“难道你是同性恋？”

关小刀更斥：“胡说胡说！胡说八道！我才不来这套！”

“那就表示我还有机会了！”安盈盈笑得更动人。

关小刀已被搅乱思绪，斥道：“乱七八糟！”却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

安盈盈笑得更甜更媚，那份挑逗，说真的，是男人，恐怕甚难抵挡。

幸而一阵冷风吹来，暗巷似有黑影一闪，吓得她不敢再逗人，急忙道：“你得安排一个安全地方，然后找机会到宫中打探，把我送回去才行。”

关小刀亦自醒神过来，道：“我对宫中不熟，如何能前去打探？”

安盈盈道：“没关系，我有秘语，也有秘密小道，你绕去，可避开不少守卫，然后只要找到夫人身边守卫凌东鱼，告诉他一切就行了。”

关小刀点头：“好吧！看在同是一屋檐下，我去便是。”

安盈盈欣笑道：“你果然胆识过人，我没看错人。”

于是她将秘语及秘道位置说给关小刀知晓，随又催促他快找地方让自己藏身。

关小刀想想：“看来只有方子秋那头较保险！因为他跟班不爱说话，他也不爱说话！”

于是他领人往南街行去。来到一栋不算豪华却典雅之幽宅，那两边高墙

全被九重葛攀缘，更显主人不俗。

安盈盈暗暗点头：“倒是个像样地方。”

关小刀怕人知道，连门都不敲，直掠而入，叫了几声，并无人回应，心想，说不定是阿祖前来把人叫走了，于是把安盈盈安排在一间雅致房间。

“你侍在这里，把门锁紧，我若有消息，立即回来通知你。”

“可是，若方子秋先回来怎么办？”

“他可能不会先回来，就算回来，你便告诉他，是我安排的，一切自无问题。”

“不妥吧，要是来了敌人……”

“会吗？你的身份极少人知道，何况躲在这里也只有你我，谁会摸来？何况除了这里，我已想不出哪里还能藏身。”

“好吧！谁叫我和你一见如故！”安盈盈落落大方，又露出暧昧调情眼神。

关小刀不敢多想，道：“你且别乱走动乱说话，我回来会敲三三五二一信号，你再开门便是。”

“这么长？我记不清……不过五二一倒像‘我爱你’，这样就容易记了！”

安盈盈媚情瞧着男人：“你真的爱我吧？”

关小刀斥笑：“真是花痴！我看你跟方子秋说去，他可是有名的风流侠！呵呵真是绝配！”

安盈盈笑道：“我只对你痴啊！我俩才真的是绝配哩！”

关小刀斥了几声，瞧她还是死皮赖脸模样，拿她无法，斥笑几声，再次交代，已自离去。

行掠中，总会想及安盈盈动人体态，媚情笑容，随又斥及骚女人，真是耍命！暗暗下决定，莫要中了她迷魂妖法，否则只有深陷不能自拔。

半个更次不到，关小刀已抵神剑宫城后方一处小门，照着秘语先敲门，果然有位婢女迎门而出。

关小刀立即唱道：“无边落叶萧萧下。”

宫女冷斥：“你说什么？”

关小刀又唱：“无边落叶萧萧下。”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宫女欲关门。

关小刀急了，赶忙伸手挡去，急道：“你不是要回答‘玉人歌舞未曾归’吗？”

“神经病！”宫女仍关门。

“等等，我是安盈盈派来的，她有危险……”

“我不认识这个人。”

“怎会，她明明是夫人跟前……”

“不认得！”

“你胡说！”

“快滚，再不滚，我要喊人了！”宫女猛地吊嗓子。

关小刀急道别喊，一时觉得若惹来大批人马，他岂非百口莫辩？手一缩，后门已自闭上，人墙两隔。

关小刀仍低声叫：“姑娘，我真的是安盈盈派来的，她要你们派人去接她回来……”

里头仍自传来一句“快滚”，而后再无回应。

关小刀连喊十数声得不到回应，不觉疑惑：莫非秘语有错？可是我明明记得清清楚楚，莫非是她传错了？可是这么重要的事，她岂会传错？除非是她故意的……

想及“故意”两字，关小刀心头一震，这安盈盈看来一脸精明，怎会如此随便把秘语告知他人？显然这其中另有缘故。

“莫非在耍我？”

关小刀已有疑惑，反正秘语已行不通，只好再次折回，心想若安盈盈真的耍人，此刻必定已不在方子秋住处。

他不希望发生此事，否则实在失面子。

然而他勿忙赶回来，却已发现人去楼空，哪还有安盈盈影子。

她会被绑走？不可能，雅室一无打斗，根本不像被绑之态。

他不禁苦笑，被耍得实在够瘪，要是传出去，未免英名有损，然而人已走脱，又如何能找人算帐？

他越想越苦笑，这筋斗栽得不轻，他甚至觉得栽不起：“这女人一定有险谋，或许会利用晚上行动，反正都已栽了，四处转转也好！”

于是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心态，兀自解嘲地行向街道，茫无头绪却等待目标地东溜西转，希望能奇迹地发现什么。

一转，即已至三更天，一点收获亦无，他不禁有些泄气。

想及康太平住处不远，或而到他那儿探探，也许另有消息。于是转个身，取道行去，边行，他仍是东张西望，希望能探出什么痕迹。

正待他穿出一条小巷之际，忽而对街酒楼巷角，亦有一道黑影闪入暗处，关小刀对黑影自是过敏，心念一闪：“会是脸上有刀疤的家伙？”

然而想及那人身材并不高大，可能不是自己想寻之人，不过，如此深夜，鬼鬼祟祟，必有原因，他猛地吸气，立即潜追过去。

再转一条小巷，终于发现那人似在探什么，不断往两旁住家探去，瞧其动作、身躯，敢情是个女的。

尤其，她又偷偷拿出白丝巾照了一眼，深黑夜色中，照样瞒不过关小刀眼睛，他暗道：“这不就是谷君平喜欢的丝巾？莫非她是无双夫人？呵呵，这下可好了，别的碰不上，却碰上这码事！”

他凑兴潜跟过去，想瞧瞧那位想修行的谷居士和这女人会搞什么明堂？

那女子仍未发现，一边走，一边打量房子，终于在一栋看似古老小宅院停下来，那里没有大庭院，隔着墙的只有一排百年老樟树，看起来似乎是谷君平房子没错。

那女子似已认出此房子，立即转入屋角，便轻轻咳嗽几声，显然是联络暗号，随又敲往门墙，一连敲了几声始静待变化。

关小刀见状暗暗斥道：“谷君平啊！你这假正经的色鬼，三更半夜敢偷偷幽会，还说什么将来要出家修道？”

未久，屋子里头灯光一亮。那女子甚兴奋，又往墙头敲几下，窗子已掀开，有个男人现身，可惜背对光，瞧不清面容，那女子立即拿出白丝巾晃挥一阵，那男人会意，欣笑着拿出另一条丝巾欲和那女子交换。

关小刀趁此机会向前潜进，想看清楚两人面目，也好逮个正着。

岂知他方移动几尺，对方似已交易完成，窗口一闭，那女子已转头，并将黑巾蒙住脸上。

就在她转身之际，关小刀已然瞧清她面貌，竟然会是安盈盈这骚女人？

她当真跟谷君平有一腿？她支开自己，为的就是跟谷君平约会？

关小刀一时满头雾水。

安盈盈却已潜往后街，他一时紧张，急跟过去，甚至带点醋劲，这女人未免太水性杨花了吧！

他方追前，安盈盈忽已觉出，回头一瞧，果真见着追兵，吓得她没命往前夺步奔逃。关小刀冷喝，更自加劲追去。

安盈盈稍有轻功似的，连逃两个小巷，侍要躲入第三个小巷时，忽觉肩膀被人按着，吓得她登时转身喝叫：“你要杀要剐，我不会透露只字片语！”定在那里不动。

关小刀冷道：“我才懒得杀你！我只想搞清，你干嘛没事耍我？”

忽闻声音，安盈盈目光陡亮，乍见关小刀，已自嫣然欣笑：“是你，真是吓死我了。”

关小刀冷道：“能吓死你，天下早没女人啦！”

安盈盈媚笑道：“别生气嘛！我是万不得已才如此。”

关小刀道：“为了偷情怕我知道，就耍这么多花招？”

“偷情？跟谁？你吗？”安盈盈笑着，欺身便想扑来：“除了你，我还能跟谁偷情啊！”

关小刀赶忙跳开：“少来！你跟了谷君平，还想跟我，你莫非想破坏我们之间交情不成？”

“谷君平是谁？”

“你心里明白！”

“谷君平？”安盈盈回想，忽而恍然：“原来是三侠之一，错啦！呵呵，你完全搞错了！”

“错？我看完全没错！我还看到你们传递手巾，想赖也赖不掉！”

“手巾？”安盈盈脸色顿变：“你全看到了？”

“不错！换来换去挺暖昧的。”

“唉呀！完全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安盈盈急道：“你千万别把手巾之事说出，拜托拜托！”

“没怎样，为什么怕人知道！”

“告诉你，那人根本不是谷君平，他也不是我的情人，我只是，只是……唉呀！反正以后你会明白！”安盈盈祈求道：“如果你还喜欢我，请你帮我保住这秘密好吗？”

关小刀道：“想用美人计迷我啊！”

“就算是吧？只要事成，随你怎样都行！”安盈盈连自己都怦然心动地笑着。

关小刀虽有所幻想，却被理智克服，讪笑道：“我可不是大色狼，你这招失败啦！”

“可恶！枉费我对你一见钟情！可恶可恶！”安盈盈没好气骂了几声，瞧瞧天色，不禁面露焦切，道：“不管你在想什么，今天我是解释不了，明儿一定给你交代，现在你给我闪远一点，我还有事侍办！再见！”

说完，气呼呼又带哀求地看了关小刀一眼，挑了巷子急钻进去。

关小刀想追，突又想及，事情都已摊牌，追过去又能如何？说不定还跟谷君平闹僵呢！不禁踌躇不前，然而他突又想及安盈盈如此紧张兮兮，似乎不像偷情，若要偷情，和男人约个地方即可，怎需东钻西钻自找麻烦。看来

她真的有事吧？

关小刀难忍好奇，顾不得替安盈盈添麻烦，立即潜追过去，想瞧个究竟。

安盈盈却若识途老马，一劲往柳西河方向奔去，直到岸边，那头已停妥船只，船上有人，见着安盈盈，甚快招手，安盈盈反招手，很快掠奔船上，随即划动，往上游行去。

关小刀看在眼里，暗道两人约会倒是费尽心机。

眼看小船已行远，也就盯梢上去。

顺着岸边行半里，忽见一石造拱桥，安盈盈又要那人弃船改走小径，两人遂往石桥划去，而后上岸。

关小刀远远见及那男人身材高而不肥，跟谷君平几乎一样，已自讪笑：

“果然是跟他，骚娘们还敢骗我，不当面拆穿，明儿你可又舌灿莲花！”

当下他绕道截行过去，及至一片宽广似是破庙堂，宫殿清理出来的大广场，关小刀始现身，故意拨动石子，发出咔咔响声。

那男人冷喝：“有人！”立即戒备。

安盈盈怔叫：“在哪里？”顺势瞧去，突见关小刀，变色脸面稍缓和，嗔叫道：“怎又是你？”

关小刀弄声道：“跟他约会便是，干嘛说那么大堆理由！”

“我跟谁约会？”

“还要我说吗？”

“你是说谷君平？”安盈盈嗔笑起来：“他根本不是谷君平！”

那男士已开口：“何事？”

关小刀但闻此人声音未带书生禅味，反而有点霸气，再仔细瞧瞧那人，虽隔了三十余丈，又是黑夜，但仍瞧及他两道粗直眉毛，不禁怔愕：“你不是谷君平？那为何穿着天龙骑衣服？”

安盈盈急道：“不甘你的事，一切明儿再给你解释，你退下！”

关小刀冷道：“事关天龙骑就是我的事！今晚不说清楚，谁也别想走！”

忘了带大刀，只好抓出随身匕首，直逼过去，照他经验，这其中必有莫大秘密，就算和安盈盈有房东关系也不能放过。

那人见他出刀，亦自抽出利剑护身，大有一触即发之态。

安盈盈见状，更为紧张：“关小刀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看招！”

为了杀那人威风，关小刀猛地一挥匕首，一招“神刀斩魔月”照打过去，那人本是托大，突见匕首来势玄奥无比，直若千万流星乱窜，哪敢怠慢，猛运真劲，奇招百出，迎向流星，锵锵锵锵响声不断，火花更溅，一个照面已交迎二十余剑，匕首径自飞回，那人冷喝：“好功夫。”守而不攻。

关小刀没想到对方能从容应付，显然并非庸手，喝地一声，绝招又要攻上。

安盈盈见状焦切大叫：“不准动手，他就是公孙白冰，灵刀堂副堂主啊！”

“是你？”关小刀登时煞住攻势，目光直往这位出手干净俐落，甚至素有南武林第一高手之称的公孙白冰瞧去。

他果然英挺不凡，年约三十，更俱一股成熟魅力，唯眉宇间陷出一道深痕，隐露高傲神情。

他见关小刀收招，亦自收回长剑，风度翩翩拱手道：“敢情是最近轰动

神剑门的神刀小子？方才跟你对上一招，知道你武功不赖，在下要打败你，也得五十招之后，难得难得！”

如此自信，倒让关小刀起反感，暗道：“你又怎知我肚子里还有哪些名堂？”冷道：“你干嘛来此？”

公孙白冰笑道：“是夫人邀约，在下自然来了。”

“那封信是假的，你请回吧！”

“你又非夫人，怎知此信是真是假！”

安盈盈深怕两人误解更深，立即说道：“公孙大侠知道此信是伪造的，但他顾及门主夫人安危，所以想见夫人一面，毕竟他们曾是青梅竹马朋友，见一面并不为过，何况夫人也交代，此事不宜张扬，以免中了师爷诡计。”

关小刀这才了解安盈盈苦心，遂点头：“既然如此，我也无能为力，却不知夫人可考虑到后果？”

公孙白冰冷道：“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谁敢伤她，或让她难过，我不会放过此人！”

关小刀道：“你又非神剑门弟子，不用你操心！”

安盈盈急道：“你快走！我带他见夫人一面，也要立刻把他送走，否则时间拖得越长，对任何人不不利！”

关小刀自知轻重，当下拜礼：“告退，两位好自为之！”说完转身即走。

公孙白冰瞧其背影，轻轻点头：“是条汉子。”

安盈盈急道：“不管他是谁，阁下快跟我来便是。”

公孙白冰不敢耽搁，立即跟她行往宫城暗处。

至于关小刀则一路潜跟后头。

此时他并非想窥探秘密，而是想保护两人行踪莫要外泄，以免夫人名誉受损，直到两人潜入宫中，他已无法顾及，只好折返。

看看天色，已近四更天，他觉得够累了，遂取道潜返住处，也好找阿祖探点消息。

第五章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且说安盈盈领着公孙白冰从秘径进入内宫之后，顺着地形，找到一处四面全是池水观鱼轩。

此轩本是观鱼所用，但为顾及隔墙有耳，故而将人约在此处。

此时雅轩雕门木窗尽闭，另掩白纱四处，外头根本瞧不着里边状况。

已近四更天，夫人等得心惊肉跳，明明说好三更相见，怎会延误如许之久？

她老想着莫非出事了？又祈祷别出事才好，否则自己一生名节将毁于一夕矣。

夫人年约二十七八，本名于若赛，素有江南第一美女之称，瞧她一脸肌肤雪白，轻眉淡扫，樱唇甜美，笑起来有若莲花绽放，娇媚动人，举手投足之间，更带着雍容气度，不愧是出身世家门下，如此美女已是天下少有。

然而此时的她，却难掩一股愁容，一股感伤，纵始有一对灵动眸子，亦难压抑那多愁善感般的不安，昔日亮丽丰采似乎已和她相隔十分遥远矣。

她不断巴望外头曲桥，总是希望奇迹出现。

又过了半刻钟，终于有了影子晃动，她心头乍喜，想探头，突又缩回，只敢在里头穷张望。

来者果然是安盈盈，她快步奔来，见及夫人即拜礼。

“人呢？”夫人急问。

安盈盈道：“公孙先生说要照镜子再见您，故而属下安排他到一间秘方，不如夫人先过去，免得他走来走去曝了光。”

“可是，那里眼线更多……”夫人又想赶快解决，遂点头：“快走吧！”

安盈盈应是，立即领着夫人准备离开，岂知方欲出门，外头忽而静悄悄飘入一道青影，正是穿着天龙骑衣衫的公孙白冰。

如此现身，只不过表现他武功不俗罢了。

“是你？”夫人乍见这位童年朋友，紧张中亦带欣喜：“你还是一样潇洒自如！”

公孙白冰淡然一笑，那本是长出些许胡子，现在又被他剃个精光，瞧来正如装饰得干干净净的王公贵族，他拱手一笑，道：“要见的是你，我岂可出现邋邋相，方才耽误了，还请寒妹原谅！”

“我已嫁人，不要再叫我寒妹！”

夫人转向安盈盈：“你到外头替我看着。”

安盈盈应是，立即退去，临行考虑是否掩门，但想及门若掩上，万一出事，岂非百口莫辩，只好半掩了事，退往曲桥另一头。

公孙白冰仍自轻笑：“你一天当我寒妹，一世便是我寒妹，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夫人想解释，却又怕越描越黑，只好放弃，道：“你该明白，那封信不是我写的。”

公孙白冰说道：“我明白，我也知道有危险，但有了爱情的人，宁可相信那是真的，所以我来了，能看到你，死也甘心，你该知道，你我的爱情，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夫人轻叹：“我都已嫁人，你何苦如此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见你？那不是我跟你有爱情，那只是一段童年友情，为了它，不但苦了你，也苦了我，

你今天来，不但自己深陷险境，也关系着我的名节。因此我才见你，希望一次说清楚，我们的感情仅止于朋友交情，那跟爱情完全不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好吗？”

公孙白冰道：“虽然你说的很干脆，但我可以感觉出来你内心的苦涩，这就是爱啊！只不过你把它压抑了，何苦呢？”

夫人轻叹：“公孙先生你错了，我从来没跟你谈过恋爱。”

公孙白冰道：“你没说‘我爱你’三字？天啊！你怎可忘了？你敢说普天之下还有谁比得上我俩的爱情？你可记得我们曾经拜过天地，向着大海立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夫人道：“那是儿时嬉戏，大家玩家家酒扮新娘的话儿，你岂可当真？”

公孙白冰脸色稍白：“我是当真，一辈子都当真，不管时间变迁多久，不管能否见到你，不管日后有无结果，永不变心。我是那样对你一往情深，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莫不带着迷人风采，寒妹，我的心早已容不下别人了啊！只要看你一眼，或随便说说几句话，那简直比获得什么异宝还来得让我高兴啊！”

夫人轻叹：“你别沉溺太深，那些都是童年往事，不足一提了。”

公孙白冰：“不只是往事，我知道你仍深爱着我，你一定记得你要成婚的前三天一个晚上，你我相约在望月台上……”

夫人急道：“不要再提那天晚上之事，那是你偷偷前来找我，为了此事，我几乎付出代价。”

公孙白冰道：“寒妹不要再压抑了，把内心深处的爱情奔放出来，你我乃天生一双，地造一对，比翼连理，鸳鸯共生，你可曾记得那夜，花月良宵，明月星辉，凉风吹动你秀发，轻轻拂向我脸面，好迷人的夜啊！”

“你曾感伤地对我说：‘可记得以前，我们拜过天地，成过婚，没想到长大了，会变化那么大！’从此，我就真的爱上你了。”

“当时我求你跟我走，你却摇头不语，然后你走了，我知道你有苦衷，我也知道，当时我若未曾离开你，你不会嫁给别人，我若坚持，你一定会嫁给我啊！”

夫人感伤一叹，道：“你完全误会了，当时，一个少女要出嫁，难免显得彷徨且紧张，你又突然出现，我才会跟你聊起童年往事，感慨一下岁月如梭，过得真快，谁知你却会错意……”

公孙白冰道：“这不是你的内心话……”

夫人截口道：“不，这的确是我内心话，否则我不会嫁给我丈夫。”

公孙白冰道：“何苦呢？想想现在，你爱你丈夫吗？至于我的爱，永远不变，不论你到哪里，嫁给谁，甚至你说跟我没感情，我仍爱着你，直到有一天，比翼双飞时，我的人生已毫无怨言了。”

夫人轻叹：“何苦的是你啊！”

公孙白冰道：“我一点都不苦，甚至为了你，我会跟神剑门开战，因为我发现你在此根本不快乐，我要救你出去。”

夫人动容道：“不准你有这想法，不准你开战，我就是梦见两派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太惨了！”

“你也梦着了？”

公孙白冰欣喜道：“我也梦着了，我梦见除了如此，谁也没法把你救出苦海！寒妹，你可想到，我们连做梦都相通，实是上苍安排，我更能确定你

是爱我的啊！深深地爱着我！”

夫人轻叹：“我爱你吗？”

公孙白冰道：“是，你爱我，若不爱我，心灵怎会相通，连做梦都一样？寒妹，这几年苦了你，你一定常为我暗自流泪对吗？”

夫人轻叹又轻斥：“不要再说了！我不明白我爱不爱你，但是我知道我不该说谎，你可怜我吧，你回去吧！你若是为了我在神剑门被人谋害，我罪无可恕，你快走吧，再谈下去，我简直快疯了。”

公孙白冰但觉打动美人心，一丝甜蜜上心头：“寒妹你如此模样实在动人，我为你痴醉，不知如何爱你才好！”

夫人急道：“求求你先回去吧！你想爱，将来再说，你该知道这次完全是有人耍的阴谋，如果被人得逞，你我都完了！”

公孙白冰冷道：“我替你抓出耍阴谋者！”

夫人急道：“不必、不必，你只要安安稳稳回去，日后，我们还能见面。”

“此话当真？”

“当真！”

夫人但觉他得了花痴似的，时下恐怕有理说不清，还是先支他回去，日后有何状况再说了。

公孙白冰露出战胜而满足笑容，道：“我听你的便是，不过你我相隔两地，难免苦相思，寒妹给我一件私人东西当信物，我只要我见着它，即知我的爱情已不是梦，我要你身上戴的东西，戒指、项链、耳环都好！”

夫人道：“我给了你，你便走吗？”

公孙白冰点头：“给了我就走人。”

“立刻就走？”

“只要你要求，我立刻即走，我对你从不食言。”

“立刻回去江南？”

“可以。”

“好，我就给你东西！”

夫人说完，走出门外，向安盈盈交代别让公孙白冰走出来，她已快步走回住处，不久拿出一红珠宝盒，匆匆赶了回来，交予公孙白冰，并急道：“你快走吧！方才我回去，似有发现，再不走，可能出差错！”

公孙白冰仍自镇定一笑：“我是得走，但看看你信物，我才走得心安理得！”

他打开木盒，里头放置一片镶有十颗晶莹剔透夜明珠的玉佩，瞧来甚是贵重，他始满心高兴，盖上木盒，拱手为礼：“见物如见人，我满足了，就此告别寒妹，希望来日很快再见。”

夫人急道：“不不不，没有我的讯息，千万别来见面。”

“那……别让我久等了？”公孙白冰道：“还有，若寒妹有任何困难，捎个信，我立即赶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夫人急道：“你快走吧，那就是解决我目前最大困难。”

公孙白冰点头：“我这就走人，寒妹可愿让我吻手告别？”

“不行！”夫人赶忙把手缩起，急道：“别乱来，否则我会恨你一辈子！”

公孙白冰轻叹：“看来只有日后再说了，就此告别。”

深深拜礼，含带无限深情退去，安盈盈已等得心惊胆颤，见他出来，道声谢天谢地，赶忙引他离去。

夫人随后现身，轻轻叹息：“真是冤孽！他本是一方霸主，怎对感情如此死心塌地？”

她也想过，会是他丢不起这个脸，故而长久幻想而成痴？

虽然，有男人如此痴情爱慕女人，是件值得回味之事，但如若爱得过火，那又让人感到烦厌不堪。

夫人只能轻叹，有点后悔跟公孙白冰是童年友人。然而自己丈夫老是误会自己，却又不免怀念若有个男人能对她如此痴情，那该多好？

她不敢多想，毕竟自己已是一派夫人，尽管命运乖舛，也不能做出对不起丈夫之事啊！

老实说，自己当初选择丈夫，自是对他不错，只不过最近变了样，但那似乎还可以挽回吧！

轻叹中，她渐渐消失花园长廊之中。

至于关小刀则在暗中监视公孙白冰入宫后，心想现在该找天龙三侠谈谈，也好准备搭救康太平，于是折返住处，或而阿祖早将人带到那里为等自己而发慌了呢！

及近客栈，一切如故，门扉紧闭，关小刀小心翼翼推开，里头漆黑一片，他疑惑：“难道没人？”

突见烛光乍亮，跟班阿祖急叫追出：“你可回来了，大事不妙！”

关小刀怔愕：“何事不妙？”

“方子秋被捉了。”

“他？怎会？为什么？”

“他在你房里，他们认错人，便把他促走了。”

“谁认错谁？”

阿祖道：“就是师爷手下啊！你先前打败的几个回去找来一大堆人，不分清红皂白便把方大侠给抓走啦！”

关小刀皱眉：“雷万钧、谷君平没跟来？”

阿祖道：“他们慢一步到此，结果救不了人，那班人是把方大哥当成你，才架走人的。”

关小刀道：“方子秋不会表明身份？”

阿祖道：“我是准备这么说，可是方大哥却说，如此会坏了你行动，倒不如李代桃僵，先跟他们去，到时再表明身分，对方将错失先机，所以他就走了。”

关小刀皱眉：“亏他想得出来！人被抓去哪儿？”

“该是师爷那儿，或许，也囚在困龙牢吧！”

“我得救他出来才行。”

“雷万钧和谷君平已前去找三爷想办法了。”

“我去探个究竟！”关小刀正侍离去，突又想到什么：“这地方似乎不安全，我看你先找地方躲起来。”

阿祖嫩脸稍红：“放心啦！我藏得可以，否则岂非早就被捉，何况他们抓了方大哥，这一两天该没事，你安心去吧！”露出女人温柔一面。

关小刀不由暗想：“如若他真是女的，恐怕也是绝色佳人一个，只可惜胸脯平了些……”

阿祖突然叫来：“你在想什么？”

“没有没有！”关小刀干笑着，大有心事被拆穿之窘态，说道：“你好

自为之，我去去就来！”

说完，掠身一弹，出了门外，眨眼不见。

阿祖瞧着关小刀背影出神，良久始露甜蜜笑意：“老实说，这个主人越看越顺眼……”甜笑中，返身入内，吹熄灯火，甜笑仍不断。

关小刀则急忙赶往总管府第，谁知三爷却因事出差，可能要两三天才能回府。

谷君平早已连夜赶往泌阳，也好请回三爷，早日救人出困。

天龙骑完全由雷万钧负责指挥，他本是提心吊胆，忽见关小刀前来，哗然一笑，心情轻松许多，两人会见于大厅之中。

关小刀道：“咱们何不连夜赶去见门主，向他说明一切？”

雷万钧摇头：“要是行，我早做了，门主对师爷根本没轱，说不定还反咬你一口呢！可知道，他们要捉的是你。”

关小刀不解道：“他们为何要捉我？”

雷万钧道：“你坏了他们大事吧？听说你又出手打败侍卫队？”

关小刀这才想起安盈盈之事，此事牵涉公孙白冰及门主夫人，他不便多说，只能干笑道：“是揍了几个，结果害得我房东被捕，现在又赔上方二侠，实在划不来。”

雷万钧道：“没事，暂时没事，老二能耐行得很，他们占不了便宜！”拍拍关小刀肩头，直觉能打败侍卫队，即是光荣大事。

关小刀只能暂时信其真，在无计可施之下，只有等明天再说了。

于是陪着雷万钧坐镇总管府，四处巡逻，碰上弟兄，大都英雄式打招呼，使得他升起莫名虚荣，直觉混对地方，将来自可大展鸿图矣。

至于康太平被逮困往龙牢中，先是被绑在木头上，另有几名狱卒拿箭射他，一连四箭射往他头顶，左右胸旁及下裆，吓得他血色全无，狱卒始冷笑吓道：“来这里不听话、不说实话，只有死路一条！”

说完松绑，并立即拖往另一间石室，里头只放一张长桌，一张旧椅，椅子上坐了一位面目凶残之中年头目，他冷目瞧来。

康太平见他粗黄脸面，细眼鹰鼻，两道目光直若狡猾狐狸，让人直觉他像个狡诈奸臣。

他冷森森说道：“你就是安盈盈丈夫？”

“是……”

那人突然大喝：“还不下跪，写下姓名、住址，还有犯罪事实。”

两名狱卒敲他膝盖，康太平早吓得自动下跪，抓起毛笔，泣声即写。

他暗暗恨自己怎会当上安盈盈丈夫，现在却惹来可能的杀身之祸，露出一副可怜、懦弱、贪生怕死且自私脸容，多么希望人家同情而放他一马。

好不容易写完姓名等基本资料，立即奉承道：“老实说，世上再无第二个人比我更敬重师爷了，大爷可知，我一向只为侍卫队服务？任何天龙骑到我客栈，我都不说二话即把人赶出去！”

那人冷声道：“既然如此，你又为何被抓进来？”

康太平苦笑：“我也不知道啊！我自信不曾冒犯任何人，就是有，也是无心之过啊！”

那人冷冷地道：“你一定犯了大罪！有人告你犯下滔天大罪，所以才会抓你到困龙牢，你该知道，此牢通常只关神剑门犯罪弟子，你可说是第一位被关百姓，光不光荣？”

“我是第一位？”康太平四肢几乎发软，两眼欲泪：“大人饶命啊……小的完全不知犯下何罪啊！”

“你不是有个老婆？”头目冷声道。

康太平点头：“有，可是现在又没有了。”

“这是什么话？”

“我老婆被人绑走了。”

“被绑架？”

“正是。”

“谁绑走她？”

“好像是……”康太平怎敢说出师爷手下，那岂非罪加一等。

“是谁？快说。”狱卒头目冷喝。

康太平霎时惧声道：“小的不大敢确定，只是心中疑惑罢了……”

那人道：“疑心谁就说谁，少在那里吞吞吐吐！”

他嗔怒之下，忽然抽出利刃，猛一挥耍，一时握刀不住，利刃脱手飞出，咻然一响，掠过康太平及两名狱卒头顶，吓得三人猛蹲下来，头顶觉得冰寒发麻，利刃撞墙落地，锵锵乱响。

头目干声说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许多人惹我生气，我总会忍不住，终于失手杀了人……前前后后恐怕有百来个……”

康太平吓得冷汗直冒，哪还顾得谁是谁，立即说道：“那人身材高大，穿着黑衣，左脸还有道刀疤……”

“他是何名字？”

“小的不知……”

“你是叫我大海捞针？”

“小的不敢！”康太平急切道：“我认得他那张脸，即使化成灰，我都认得，只要大爷能逮着他，我随时可以指认……”

狱卒头目冷道：“混在神剑门，你也能指认？”

“应该可以……”

“回答准确些！”

“可以可以，一定可以！”

“这么说，你是说神剑门有内奸？”

“呃……呃……小的不敢这么说……小的只是……”

“只是想掉人头是不是？”

“不不不，不敢！小的不敢！”

“不敢？嘿嘿，不敢就把实话说出来！”

“小的不已经全盘说出了？”

“说个屁！”头目大喝：“你只说有人绑你老婆，却没说你老婆已经开溜！她溜到哪里去？从实招来，否则要你掉头！”

“她溜了？何时溜了？”康太平脸面抽搐不定：“这死女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到底在耍何花招，害得我跟她受累，天啊！千万别出差错才好！”

头目喝道：“是不是你耍诡计把她救走的？”

康太平急道：“小的不敢，小的那有此能耐，全不关我的事！”“那你为什么跑到关小刀住处，跟他商量了那么久？”

“这……”

“有没有？不说实话，割你舌头！”

狱卒头目作势欲扑，吓得康太平面无人色，切叫道：“有是有，我错了，请大人原谅……”

“你找他谈什么？”

“我请他帮我寻找老婆。”

“关小刀又跟你说些什么？”

“他答应帮我的忙，后来，他好像只想骗我银子……”

“胡说八道，关小刀明明帮你抢回老婆，还打伤侍卫队的人，你还说不知情？”

“真有此事？”当时康太平早先一步开溜，并不知事后发展：“他真的跟我老婆私奔了？”

头领喝道：“少装蒜！从实招来，他们藏身何处？”

“小的真的不知道……我根本不知关小刀跟我老婆之事……”

“还想狡赖？幸好我们已将关小刀捉住，待会儿对质，不怕你不说。”

“他也被你们捉住了？”

“不错！你怕了不成？”

“呃……”康太平是有些怕，但更怕掉头，心一横：“对质就对质，我根本不知情，有何可怕！”

“很好！把人带上来！”一喝，几名狱卒转身外出，不久，已带着一位手脚全上镣铐汉子走入审问厅。

头领冷喝：“关小刀，你把跟他商量秘事完全说出，免得自找麻烦。”

那人眨眼瞄他，根本不理。

康太平瞧及此人，怔愕道：“他不是关小刀，大人您找的是谁？”

来者正是被人误为关小刀而抓来的方子秋，他漠视全场，根本未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头领稍愣：“他不是关小刀？”

康太平道：“当然不是。”

“那他是谁？”

“小的不知，小的从未见过。”

“当真？”

“小的不敢相瞒。”

“从来没见过？”

“呃……好像有点眼熟，可是……小的实不知他姓名……”

头领转问方子秋：“你又是谁？”

“方子秋！”

“你不是承认自己是关小刀？”

“我说过吗？”

“不错，你说过，否则侍卫队怎会把你捉来？”

方子秋冷笑：“那是他们有眼无珠！”

“胡说，他们明明曾问你是不是关小刀，你说是，才可能被捉来。”

方子秋冷冷地道：“他们是问过，我只回答，你以为我是吗？他们即认定我是关小刀，我懒得理你们，且看看你们这些小王八敢对我怎样！”

头领闻言嗔叫：“你敢骂我小王八？”

方子秋冷笑：“连我天龙三侠都认不出，有何资格混神剑门？”

头领怒斥：“什么天龙三侠，当了阶下囚，一样整死你！”

他正侍要下令手下让方子秋吃点苦头，猝见门外奔来一人，拿着一封信，急忙交予他。

头目瞧及信箴，嗔喝一声：“这个狡猾的女人！”

康太平呐呐说道：“大爷说的该不会是小的老婆吧？”

“不是她还有谁？”头目冷斥：“你们干的好事，迟早要砍你们脑袋！”

康太平闻言，惊骇欲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老婆做了何事！她犯的罪，跟我无关，我很早就想跟她一刀两断，真的，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下地狱去跟阎王说吧！”头目冷喝：“把方子秋牢牢锁住，一有差错，脑袋不保！”

狱卒应是，慎重地押人离去。

方子秋瞄了头目一眼，冷道：“招子放亮些，将来掉头的可能是你！”

头目似顾忌什么，冷道：“给他上房，吃住方便，只要他不脱逃就行。”

方子秋这才冷笑，于是任那狱卒带走。

现场只剩下心惊胆裂的康太平，他怔忡不安地瞧着头目，又回避他目光，瞧瞧阴冷石壁，残弱灯火，一切都显得寒阴可怖。

头目突然喝道：“带他吃顿饱饭，天快亮了，也好办事！”

此话一出，吓得康太平全身一软，直觉上那顿饭吃完，可能会送往断头台行刑。

他苦苦哀求，狱卒根本不搭理，拖着他关入另一间阴冷牢房，再送来食物，他哪有胃口，只能以泪洗面，并抱怨娶了安盈盈为妻，惹来如此无妄之灾。

他几乎哭尽泪水，整个人似乎得失魂症，喃喃直叫饶命，却无人理他。

直到次日傍晚，铁门乍开。

他惊惧行刑时已到，两腿软弱无力，被两名狱卒拖出来，直往小偏门行去，出了外头，坐上囚车，径直小巷行去，转了一阵，忽见石台广场，康太平一眼认出是行刑法场，唉呀一声，当场晕倒。

囚车并未停止，绕过刑场，转往一处宫殿般建物，停在一处小门，那门乍开，出来几位壮汉，把他抓入里头，囚车自动离去。

康太平被带到一处颇为豪华雅室。他仍自昏迷，却躺在一张铺有白虎皮之高贵太师椅上。

舒服感觉使他渐渐清醒，摸摸脖子，还粘在身上，也不痛，暗暗敲脑袋，疼痛立即传来，却让他欣喜。

“我没死？”

欣喜之余，四处望去，此屋豪华令人咋舌，四处窗帘金光闪闪，似是黄金编成，连那帘钩皆为黄金打造。一地红毛地毯洁洁发亮，显然是经过特殊处理。

左边一张特大紫檀木书桌，摆了不少典籍，其背后则是透明绢绣，绣一幅五大步长宽屏风地势图，明眼人一看即知是江南地图，想来此间主人对江南之事颇有研究吧，四面墙上则挂了不少不同类形兵器，显露一股独特之野心及霸气。

康太平正被屋中种种奇特陈设所吸引，忽见一位雄浑中年汉子走进来，康太平立即下跪：“小的无罪，还请大人明查秋毫！”

那人冷道：“没你说话余地。”

康太平惧于威严，不敢再开口，那人立即躬身拱手，道声：“师爷请。”外头已然走进一位四旬中年人，身材中等，却举步浑猛，长脸稍瘦，却额高见秃，嘴挂三绺胡须，两眼灼灼生光，历练出一股沉稳中含带霸气气息，他和一般人印象中软弱的师爷完全不同。

他乃是位能文能武，掌握着神剑门大权的师爷，双姓司徒，名为昆仑。或许用脑过多，头发已见花白，但却毫无老气可言。

他行至书桌，理了一下淡黄镶金衣袍，坐定下来，细眼如电瞄了康太平一眼，声音平和却带威浑：“他就是安盈盈之夫？”

侍从点头：“正是。”

司徒昆仑接过侍从手中信笺，道：“你出去吧！”

侍从应声，鞠躬而退。

康太平似乎已发觉眼前这人即是师爷，吓得冷颤直打，想求饶却说不出口，只能跪得标标准准，深怕一个不标准，脑袋立即落地。

司徒昆仑瞧着审问记录，不时来回瞄着书信与康太平之间，约过半刻钟，始再次冷厉盯向康太平，低声自语说了一句：“倒不像叛徒模样。”

瞄了康太平一眼，冷道：“把头抬起来吧！”

师爷说话自有无限威力，康太平被迫抬头，却仍不敢和师爷目光交错。

司徒昆仑冷道：“有人告你预谋造反，你可知罪？”

康太平呐声急道：“小的没有，小的完全不知情啊！”

师爷冷道：“你和你老婆串通公孙白冰，准备阴谋颠覆神剑门。”

康太平泣声道：“小的只听妻子提及有关公孙白冰之事，其也根本不知情啊……”

“她怎么说？”

“她说有人将公孙白冰骗来神剑门，要害死门主夫人……”

“那个人是谁？”

“呃……”

“不说实话，立即砍头！”

“她说是师爷的诡计……我完全不知情啊！”

司徒昆仑冷道：“她真的这么说吗？”

康太平点头：“是的，小的劝她别乱说，她就是……小的还说师爷怎会……”

司徒昆仑冷道：“她真的这么说吗？”

康太平立即应是，未敢再开口。

司徒昆仑沉吟一阵，问道：“你可知道，谁绑走你妻子？”

“小的不知……”

“你疑心是谁？”

“小的原有疑心，但只是那人相貌，不知人名，自无从说起。”

“可有特征？”

“他左脸有道刀疤……”

司徒昆仑轻轻颌首，随又问：“我听说你老婆逃走了，你可知道？”

“小的不知，小的昨夜被抓到牢里，这消息还是狱中大爷告诉小的……”

“你老婆逃走，可能藏在哪儿？”

“不清楚，或许会回到门主夫人那里吧？”

“她到现在还没回去。”

“那……她会去哪里？这死婆娘！”

“你认为无双夫人跟你老婆有关系？”

“这个……小的不清楚，小的跟无双夫人从未碰面。”

司徒昆仑冷冷道：“你要记住，任何事情，永远别想瞒过我！”

“小的明白，小的完全实话实说，毫无隐瞒。”

司徒昆仑瞄着他，似在衡量他说话真假，随即深沉一笑，道：“昨晚，你准备到哪里接你老婆？她平常都喜欢到哪里办事或游玩？”

康太平道：“小的准备在柳东桥接人，结果没碰上，她平常都跟门主夫人一起出游，到哪里，小的不大清楚，至于她办事……大都买些针丝女红之类……”

司徒昆仑眼睛一亮：“她平常跟哪几家有往来？”

“大概有三家吧……”

“哪三家？”

“一家是在小的住处附近的西湖绸缎庄，一家在宫城附近的吉祥铺，另一家在东街的如意轩。”

“你都跟她去过？”

“没有，除了隔壁的西湖绸缎庄之外，小的全未去过。”

“你觉得她每次去，都是办女红吗？”

“倒不一定，她偶而也会串门子。”康太平道：“有好几次，她都空手去空手回。”

司徒昆仑满意一笑，随即击掌，那侍从立即进入，他道：“你去找黑青锋，如果他已经回来，叫他立刻来见我。”

侍从拱手道：“黑护法已经回来，正要见您。”

司徒昆仑急道：“快请他进来！”

侍从立即应声退去，未久，大门走入一名黑衣剑客，康太平乍见那人脸上刀疤，吓得惊叫：“就是他！”

司徒昆仑冷道：“你说谁？”

康太平直指黑衣人：“他就是绑走我老婆的人。”

司徒昆仑拍手，侍从进厅，他道：“把他带走，等候处置。”

“是！”

侍从立即抓提康太平，吓得他全身发颤，急忙尖叫：“不不不，我弄错了，不是他，另外有别人，那人的刀疤跟他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救过我，我知道他是好人啊！”

第六章 初吻

不到三更天，安盈盈她已回到客栈。

安盈盈哪知道自己丈夫去了一趟牢房，由于贪生怕死，已全完被师爷所收买，就连黑青锋绑架妻子一事，他都大量包容，碰上黑青锋，还逢迎如狗地前去打哈哈，哪还是已往颇重言诺的老家伙？

安盈盈轻推门扉，见及灯光下，康太平正在捡黄豆蛀虫。

家具破了许多，桌椅更捣得落花流水，但康太平却不在乎，因为师爷赔了百两银子，足够抵掉损失，还有赚头。

他还不断想起师爷所言，只要好好干，一切都好谈，那分明离飞黄腾达日子不远矣！

幻想使他忘了还有老婆存在，直到安盈盈走到他面前不及三尺，嘿了一声，登时把他吓成见鬼似地跳退，差点把大盆黄豆给打翻。

他怔愕道：“是你？”直觉好像在牢房，这婆娘带给自己太多噩梦。

安盈盈媚笑一声：“怎样？我回来，反变成鬼不成？瞧你吓成那副德行！”

康太平呃了几声，醒醒神，始自干笑：“我太紧张、惊讶了，回来就好，吃顿饭没有？我替你料理去。”说着就想下厨。

“不必了！”安盈盈唤住他，媚笑道：“我有话要跟你说。”

把丈夫抓坐椅上，自己靠了过去，那酥胸似乎触及对方，反把康太平惹得坐立不安，脸面开始飞红。

康太平急道：“你有何事要说？”

“很重要的事！”

“呃，我也有要事问你。那天，你如何被绑架？”

“都已脱险，说它干嘛？”

“也对，你要我说出在牢里之事吗？”

“你出事那天，我全知道了。”安盈盈淡笑：“你既老实，又不犯罪，我知道你会平安回家，果然没错。”

康太平瞧她若无其事，心头不大平衡，便道：“你倒轻松自在，可知我被关了要命的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也不长久！一下子就过了。”安盈盈道：“坐过来，我有要事跟你谈。”

康太平道：“原来你不是回来看我的？”

“当然是！”安盈盈笑道：“只不过还多了一些事而已。”

“到底何事？”

“秘密要事，可以让你发大财。”

“当真？”康太平目光一亮：“最近好像鸿运当头，随时都有发财可能，何事，快说！”

安盈盈道：“有件差事让你去办，酬劳高得很！”

她知道丈夫一向贪财，如若重利，必使他动心，只是她并未想到，师爷的手段早就使他更动心，甚至于变心。

康太平贪婪道：“值多少？”

“可赚黄金百两。”

“这么多！什么事？”

“替我送一封信，且要立刻出发。”

“送到哪里？”

“送到江南灵刀堂。”

康太平大愣：“到灵刀堂？什么话！他可是神剑门死对头，你叫我到那地方干什么？”

安盈盈道：“你别管那么多，你又不是神剑门弟子，你只管送信，然后领酬便是。”

康太平冷道：“不干，除非你告诉我，我在替谁办事，信是送给谁，有何目的，我不想再莫名其妙被抓去整个半死！”

安盈盈瞄他一眼道：“反正你只负责送信，成功之后，百两黄金便到手，知道太多，对你根本无益！”

康太平冷道：“算啦！老是耍些秘谋诡计，我再也不淌混水，师爷已警告过我，要是再乱来，脑袋迟早会搬家，我不干了，除非知道所有一切，我才会考虑干或不干！”

安盈盈脸色一变：“你见过师爷？”

康太平洋洋得意道：“师爷还摸我肩头，我们俩一见如故！”

安盈盈斥道：“你敢吃里扒外！”

康太平素来惧妻，一时间又失去威风，呐呐道：“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押我去的……其实我也很不愿意见师爷……”

“你却见了他！”安盈盈道：“他如何对你？可有恐吓威胁你？”

康太平道：“他对我不错，呵呵，还拍我肩头！”喜气又来：“我们几乎成为朋友了，呵呵，我现在已是师爷朋友啦！”耸起肩头，大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之态。

安盈盈斥道：“好个烂师爷！”

“你敢骂他！”

“不但骂他，还要骂你，你这个大笨蛋，被人叫去摸摸脑袋，就以为他是神？就以为自己可以飞黄腾达？告诉你，比他权大势大的人多的是，你要抱大腿也要找那种人，找上师爷，简直差劲透顶！”

“可是我找不到别人……”

“真是有眼无珠！”安盈盈猛叱一声：“你真投靠师爷？”

那岂非成了自己敌人？

康太平说道：“师爷对我不错，也给了赏，我答应替他办事。”关心瞧着妻子：“你何苦做些乱七八糟之事？害得大家心神不宁，老是鬼鬼祟祟不知在干什么，凭你跟夫人，怎能跟师爷匹敌？”

安盈盈斥道：“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曾经绑架我，你却倒向他们？”

康太平道：“识时务为俊杰，何况你们不知在搞什么鬼？尤其夫人和那公孙白冰小子好像藕断丝连……”安盈盈怒斥：“不准你侮辱夫人，可恶！你这贪生怕死之徒，你眼中除了钱，还有什么？真是……”

本想说“败类”，忽然想起他仍是自己丈夫，忍了下来。

康太平倒是悠哉：“能赚钱为何不赚？我不想陪你玩命！你看！”

他从桌下抓出一袋东西，黠喜直笑：“昨晚师爷赏了百两，今儿黑将军又拿来百两，说是替你赔不是，一天不到，赚进数百两，他们可曾亏待我们？”

“就为了这些钱，你想出卖夫人，也想出卖我？”安盈盈嗔怒斥道：“我从前以为你只是懦弱贪财，现在才发现，你一点良知都没有！你是人渣！”

一掌即已掴去，吓得康太平赶忙缩躲，他从未见过妻子如此生气，惧意

不由升起：“你说什么？”

安盈盈斥道：“我说你是个下流东西，迟早会被师爷给出卖，你连师爷这败类都看不出来吗？”

“小声点，别让附近听见了。”

“听见最好，才能认清你真面目！”安盈盈仍自想斥叫败类。

康太平更急，说道：“好好好，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安盈盈瞧他似已回心转意，情绪稍平，冷道：“我已经说过，请你马上到江南办一件事，如果你肯去，我会原谅你的一切！”

康太平虽倒向师爷，然他却对妻子情有独钟，一时挣扎不断，道：“江南不近，又是他人地头，恐怕路上多风浪……”

安盈盈斥道：“你不张扬，谁会注意到你？何况现在师爷看上了你，更不会疑心你哩！”

“师爷？”康太平复又想及那夜亡命时刻，尤其师爷那句“谁背叛他，只有人头落地”，简直如把利刃压在脖子上，他连吸数口大气，终于退缩下来，心一横，说道：“算了算了，不管你们给我多大好处，我不愿再涉及你们那些乱七八糟阴谋诡计，我被抓过一次，那简直比到地狱走一遭还惨，他们随时可以取我性命，漆黑的牢房，冰冷的地板，还有随时飞来飞去的乱刀、毒鞭，我何苦来哉？我根本是与世无争的小市民啊！早知道你背后那么复杂，说什么我也不敢娶你，你另请高明吧！”

安盈盈斥道：“你以为不去就没事？我照样可叫夫人把你抓入地牢，叫你更惨三倍。”

康太平一愣，然而他还是最惧于师爷，仍横心说道：“你捉啊，我可向师爷求救。”

安盈盈眼看大势已去，没想到自己丈夫会下流、不长进到这种地步，她开始后悔告诉他这件事，要是他前去告状，事情恐怕将再起波折。感慨之下，不由轻叹起来。

康太平自觉战胜似地黠笑起来，说道：“虽然你跟夫人交情不错，但现在大权落于师爷之手，我劝你还是投靠师爷，如此你我仍能恩爱，又不必受风险……”

“谁跟你恩爱！下流家伙！”安盈盈斥道：“我恨不得杀了你！”

康太平但觉不是滋味，不敢再开口，现场一时静默，他突又想及师爷交代打探妻子私事，遂不动声色问道：“叫我到江南，到底有何事？”

安盈盈早已觉得丈夫不再可靠，冷道：“去买面条，行了吧！”

康太平见她不说，一时不知如何再探，心想，能得知夫人有意通信江南，也是秘事一件，或而该告诉黑将军吧，说不定又有赏银，于是冷道：“劝你是劝不动了，咱不说这些，夜色已晚，我去拿点木柴，升点火，替你熬点汤，也好帮你洗尘。”

“恶心，谁要你洗尘！”

安盈盈已为送信之事头疼万分，哪还想理这可恶丈夫，一时亦未想及他可能前去告密，遂任由他在假装体贴后，溜向后院。

她仍嗔骂不已：“真是不长进的败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倒向臭师爷，可恶可恶！”

恨得咬牙切齿，又无计可施，焦急当场：“怎么办？都已答应夫人，若不把信送出去，岂非死罪一条？”

正乱心之际。大门忽开启，一把大刀穿了进来，安盈盈目光突然乍亮：“关小刀？”

那人正是关小刀，他本和胡三爷一同前往困龙牢把方子秋给接回来，为庆祝洗霉运，也就开了酒席，闹到快三更，方始散去，关小刀这才回到住处，没想到一开门，发现身材丰满迷人的安盈盈，亦自乍惊：“你倒是回来了！”

想及昨夜她送公孙白冰入宫之后，已无音讯，现在正好探点消息。

安盈盈表现比他更热情，激动往前飞来：“你来得正好，我正愁找不到人呢！”

关小刀喝了酒，难免脸红，闻言皱眉：“你找我？”似乎幻想成男女之间之事，已露猪哥样。

安盈盈见状，不但不退缩，反而心神一荡，斥叫一声死相，呵呵笑起来：“你啊！我看也不怎么正经！”

却故意倚向他，一股幽幽体香吹来，关小刀心头颇为掀动，她妖笑道：“来，我帮你拿大刀。”

不等关小刀同意，她伸手即抓过来，岂知大刀竟然比她想象中重得多，唉呀一声立足不稳，竟然往前栽去。

关小刀见状，赶忙伸手揽去。

这一揽，正巧抱住女人结实胸脯，软柔传来，关小刀触电般唉呀一声，赶忙放开，安盈盈失了支撑，唉呀再叫，往前栽去，关小刀急叫不好，赶忙再揽，这次揽腰，终于未再触及胸脯敏感部位，一张脸却也更形飞红。

安盈盈勉强把大刀定在地上，始呼喘大气：“要命！”

忽又想及方才胸脯被揽之事，不怒反笑，笑得暧昧调情：“小冤家啊，原来你这么不老实啊！”

关小刀窘声道：“我……没有……”

安盈盈嗤嗤笑道：“摸都摸了，还说没有，怎么样？我的胸脯还……还感觉不错吧！”

“呃呃……”关小刀更窘：“我没有……”

“敢情还是第一次呢！”安盈盈媚笑道：“反正，迟早都有个开始啊！我当你小情人好了。”当真想全身倚靠男人胸膛。

关小刀窘急道：“不可……”急急松手，避了开去。

安盈盈倚了个空，好生失望，但笑了几声，也自坦然，道：“感情事的确不能勉强，咱们有机会再说，倒是有件事，现在非谈不可！”

关小刀瞧她正经许多，遂问：“什么事？你好像找我很急？”

安盈盈叹息：“方才不急，现在可急了，里边说话如何？”

抱着大刀，往屋内行去，并置靠于内厅。

关小刀但觉事情似乎不轻，遂快步跟去，及至内厅，烛火亮动下，更见安盈盈性感容颜颇让人动心。

安盈盈要他坐于桌前，性感红唇欣笑起来，两眼更眯得勾人：“小冤家，这次你得全心全意帮我了。”

关小刀皱眉道：“你是在勾引我？”

“呃……可以这么说啦！”安盈盈笑得更媚：“谁叫你我一见如故，就像吸铁似的，恐怕一辈子都拆不开啊！”

“那还会有什么正经事？”

“呃呃呃！这不一样！”安盈盈赶忙正色道：“这可是天大正事，关系

着门主夫人，跟你我感情是两回事，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关小刀但闻夫人，心神一凛：“夫人又出事了？”

安盈盈恨道：“全是师爷耍的诡计。”

当下把师爷如何得知公孙白冰来神剑门会夫人以及用计陷害夫人一事说出。

关小刀皱眉：“师爷怎会知道这些？”

安盈盈道：“当然是夫人身边有密探啦！”

“抓到了？”

“还没有。”

“那你们行事根本未保密，师爷很可能已知送信之事。”

“这点倒可放心，此事除了夫人，只有我知道。”

“可是不找出密探，如何能安心？”

“当然要找，不过，送信之事更重要！”

关小刀忽而嗤嗤笑起来：“你这么快就相信我？把如此重要之事告诉我？”

安盈盈媚笑起来：“我的感觉不会错，何况你自比关老爷，你不会出买我，对不对？”

关小刀想及关老爷，心神自正：“不错，只要是我朋友，我绝不出卖。”

“这就是啦！”

安盈盈满心高兴，随又叹息：“你哪像我那死鬼，被师爷抓去摸摸脑袋，竟然连我都要背叛，实是败类一个。”

关小刀皱眉：“怎会，他为了你，还给我银子，要我帮忙救你出来呢！”

安盈盈道：“那是几天前之事，自从去了困龙牢，被整得狗胆破裂，随又被烂师爷抓去摸摸脑袋过后，整个人已变了，其实，他一向懦弱贪财！”

忽而瞧及桌下那堆银子，抓了上来，道：“这就是师爷收买他的银子，足足二百多两，我看你拿去做盘缠，省得他多造孽。”

关小刀接过银子，虽是高兴，却又想及什么：“你把送信之事告诉他了？”

安盈盈道：“说啦！我本以为他靠得住，才向夫人打包票，谁知回来一谈，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全靠你啦！”

关小刀更急：“你连送给谁都说了？”

安盈盈道：“这倒还没说，我发现他反应不对，立即煞住没说。”

关小刀道：“这还好，不过他知道有送信这回事，难保不会向师爷透露，他呢？”

“到后院拿木材，说什么想替我熬点羹汤。”

“这么晚了！”关小刀但觉不妥，立即追向后院，哪还有康太平影子？

安盈盈随后追来，不禁斥声道：“他敢去告密！”

“我看是了，再搜搜看。”

两人遂转向四周搜寻，猝在窗口处，发现远街有道黑影快步走来，关小刀一眼认出即是偷他信件的恶家伙，登时怒火上身，即要掠窗追出。

安盈盈急忙拦住他：“大局为重，我老公跟在他后面，显然是来抓我的。”

关小刀心念一闪，立即抓她腕脉，掠向二楼，忽又想到银子，再掠回抓取，然后躲向屋梁上，但觉不够隐秘，安盈盈遂指往屋梁一角，那本是她随时换藏衣服之处，连康太平都不知晓。

时间不多，关小刀毫不考虑，赶忙掠飞过去，安盈盈掀开梁角木板，两个人遂塞住墙角与屋瓦之间缝隙，再扣上木板，躲得天衣无缝。

然而由于缝隙顺着屋角呈横长形，两人根本蹲身不得，只能平躺，可惜关小刀先蹿入，安盈盈后挤进，两人几乎面面对，胸脯紧贴，那连呼吸皆能相互闻及对方气息，直叫两人心头怦怦乱颤。

尤其安盈盈那结实胸脯压着关小刀，简直叫他快把持不住而乱了方寸，只好闭眼直叫阿弥陀佛，方能压抑那股莫名冲动。

幸好，前后脚之差，康太平已领着黑青锋进门，黑青锋有意躲藏掩向门角。

康太平则搔搔半秃脑袋，故意装出关怀声音，道：“相好的，我回来啦，我本想替你熬点汤，可是这几天闹了不少事，忘了买料，只好到对街刘大川那里买些牛肉汤，你凑合点喝了吧！”

安盈盈不禁暗恨，这家伙真是小人到了无耻地步，竟然连老婆也想出卖！

康太平连喊几声，得不到回应，眉头一皱：“难道会溜了？”

黑青锋两眼陡亮，左脸颊刀疤轻轻抽动，走出暗处：“你不是说她方才在家？”

康太平道：“对啊！前后不到半刻钟！”

“四处看看！”黑青锋不再顾虑身份，猛地施展轻功，搜寻于所有房间，突又翻上屋梁，冷笑：“出来吧，不必再藏身啦！”

此语一出，安盈盈不禁心慌，莫非自己蹿入之际，衣角掉在外头而泄行踪？然而地方小，她根本无法转身检查，暗叹一声，似要自动现身，关小刀却猛用手指扣住她衣角，要她别乱动，安盈盈会意，屏气凝神，不敢再动。

黑青锋喊了数声，亦往四处点指劲，叭叭响来，一次还点中两人藏身木板，虽是吓着，但忍了过去。

黑青锋几试无效，只好翻身落地，冷道：“逃了！”

康太平道：“她可能回到宫城去了。”

黑青锋未说话，目光落于墙角把大刀，冷道：“关小刀回来了？会是他带走你老婆？”

康太平摇头：“不清楚，不会吧……”

“这把刀一直放在这里？”

“可能吧，最近没什么事，他不常带大刀出门。”

黑青锋突然抽剑往大刀吹去，锵然一响，锈片飞起，他冷笑：“一把锈刀，有何神奇？扛着它当宝？”不屑收剑。

康太平附和道：“对啊！小的好几次都想把它当成破铜烂铁丢掉，可是又被他拾回来，放在那里，有碍观瞻。”

黑青锋不愿在刀上做文章，冷目瞧向康太平，道：“你确知她回宫了？”

“应该是，否则她一人到哪里？直接送信到江南？”

“有此可能。”黑青锋道：“你也够憨，不会先答应她，把信骗到了手，再献给师爷，岂非大功一件。”

康太平恍然：“对啊，我怎没想着，下次，下次一定把它骗到手，这女人精得很。”

躲在暗处的安盈盈已自嗔斥：果真是没良心的东西，到现在都还想坑我！恨不得啃他肉吃。

康太平谄笑道：“无论如何，这件事总算有功劳吧？”

黑青锋瞧他邀功，遂点头笑道：“功劳不小，师爷必定有赏，如若找出信件，更是有重赏，说不定还安排你到他身边，终身享禄不尽。”

康太平登时拜谢：“多谢黑爷提拔，我这就去找她，如果找到，告诉她，我已回心转意，想必她会把我信件交给我，那样一切大功告成。”

黑青锋道：“一切看你了，快去办，有消息随时联络，我告辞了。”说完，拜别离去。

康太平急着想成事，四下走动，直念：“快去办，怎么办？”尚未想出办法，却已想起藏在桌下的银子，猛地往下瞧，竟然不见，再搜，哪还有踪影，急得他焦疼心肺，尖声大叫：“不好，有贼啊！有贼啊！有贼偷了我东西啊——”

他想惊动四邻帮忙，然而这间平安客栈早已惹事连连，寻常百姓哪敢再惹麻烦，任他如何叫喊，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莫非是盈盈把它拿走？这小三八。”

康太平唯有如此想，心情会好过些，于是带着恨意，带着希望，追向外头，想找人，也想找银子，眨眼，连叫声都消失在夜空中。

现场一片安静，挤在屋角小空间的两人，只闻得彼此心跳声，扑通扑通，似节奏的乐章，在倾诉、勾引什么？

关小刀渐渐感受来自异性吸引，嫩红酒脸已然更红，从那艳妇胴体传来的腻热，几令他把持不住，他不得不轻哼：“他们走了……”

安盈盈却贪婪地嗯了一声，硬是赖着不动，此时的她，有若纯真少女般倚偎在梦中情人胸脯，不时传露一股满足甜腻笑容。

她轻颤一下，身躯更贴紧男人，她似乎盈溢满足，男人却更窘红，又发声：“他们走了……”

话未说完，女子性感红唇迎了过来，印向小男孩轻颤软唇，一股来自生物欲望本能地深深吸引而结合，那沁香、甜腻软柔交会处，荡漾着无尽温存，爱欲与兴奋，激情澎湃涌现开来，已幻成沉溺纠缠般的呻吟，久久不化……

关小刀深深沉迷于如此异样感觉，那是一种侵略想吞噬对方，却又羞于表达的感觉，甚至，他几乎任那女人蹂躏似地，处处陷于被挑逗之中。

直到丹田升起一股强劲气息，紧紧触及女人下身，那本将荡漾化开的结果，小男孩却感到惶恐而退缩。

他抽了身子，惊动女人，双方因乍醒而分错开深吸双唇，两人同现红云，心脉怦怦颤跳，周遭登时煞静，一切似乎沉缅而又使人痴醉。

好一阵子，女人方自含情淡笑，说道：“你是处男？”

“呃……我……”关小刀但觉快十八岁，还是处男，是有些说不过去。

安盈盈欣媚一笑：“不必装啦，你瞒不过我的！”

关小刀窘红着脸：“处男有什么症状？”

他想问清，下次才不会泄底。

安盈盈一时带窘发笑，还是说了：“只有处男，在漂亮女人勾引又想献身之下，会畏缩地躲开。”

“呃……呃……”关小刀没想到对方那么坦白，不禁更形困窘。

安盈盈说开了，反而落落大方，笑道：“你还小，当然窘了，想当年，我十五岁即嫁人作妻，那才真的窘啊……”

关小刀道：“你那么年轻就嫁给康老头当妻子？”

“他呀？想吃天鹅肉哩！”安盈盈斥笑一声：“他休想，我是在故乡开封许给一个大户公子，本想当个少奶奶，享享福。跟他洞房花烛夜，我却什么都不会，后来干娘教了几招，结果第二天，我那无缘老公突然在街上被人

误杀身亡，可怜的我，十五岁就要守寡不说，还被婆家认为是克夫相，被赶了出来，我也没脸回家，四处流浪，后来遇上了夫人，可能大概是我长相骚了点，总有登徒子骚扰，干脆找个老头嫁啦！”

关小刀同情地道：“没想到你也有一段悲惨过去。”

安盈盈笑道：“要不然，谁愿意跟这糟老头？”

忽而想及康太平实在卑鄙下流，恨恨说道：“我本不想说人什么，但这家伙竟然吃里扒外，出卖我，我也没理由再替他隐瞒什么！老实说，我嫁给他三四年，从未行房，他根本是个性无能的糟老头，他只不过是利用我掩饰他不为人知的缺陷罢了。”

关小刀怔愕中，终也明白，原来安盈盈是为了安身，才甘心嫁人，康太平则只为掩藏缺陷，否则凭他长相，又怎能博得美人心呢？

安盈盈难得现窘羞态：“老实说，我嫁给第一任丈夫，也只不过是肌肤之亲，他就死了，这么多年来，我也……还算是个处女……只不过都快三十了，看开了，我只想找个顺眼的男人……跟他……或许生个儿子吧！”

窘困中，又想镇定：“你放心，我不会缠你，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成为真正腻友……”

忽而又亲吻关小刀，他却没躲，任由女人占便宜，他那一片空白心头之中，忽亦升起原始欲火，忽又带点同情地附和着莫名相知女人的温存，在几乎天长地久之间，双方始再次分开。

沉默一阵，安盈盈似想到什么，已自欣笑道：“这小秘密就埋在心灵深处吧！夫人的事，我们还得办妥才行！”

关小刀自是带窘点头：“是是是……该办正事……”却不敢有动作。

安盈盈深深吸气，暧昧瞄了他一眼，始翻开木板，小心翼翼飞落地面。

关小刀仍自陶醉舔舔嘴唇，喃喃说道：“这就是初吻……感觉挺不错的……”

大有贪婪欲试之态，突又呖声不断：“不能想入非非！”

打起精神，飞落地面。

安盈盈含情瞧着他，道：“碰上你，真是冤家啦，不过，我可不想缠你，免得人家说我老牛吃嫩草，这是夫人写的信，是要交给公孙白冰的，你得及时交到他手中，要回灵凤玉佩，记住，在八月中秋以前，一定要弄回来。”

关小刀接过信封，小心翼翼藏妥，并问道：“灵凤玉佩真的这么重要？”

安盈盈道：“当然，这关系夫人名节！”

“既然如此，夫人为何要赠人？他们俩……”

安盈盈道：“夫人只和公孙白冰有过童年交情，其实童年玩扮家家酒，扮扮新娘新郎，根本是件稀松平常之事，谁知公孙白冰却当了真，他还自大狂地一直认为夫人暗恋他，接下来就要耍出一大堆动作，实在叫人受不了。”

关小刀有所领悟：“原来是个自大狂，难怪他接了假信，还偏偏前来凑热闹，分明是找藉口接近夫人嘛！”

安盈盈道：“没错，夫人为了免伤和气，且中了师爷奸计，才接见他，并告知他死了心，可是他就是赖着不走，夫人一时紧张，才赠他东西，谁知此事传了出去，师爷又安排诡计，才会变成如此局面。”

关小刀道：“师爷千方百计要挑夫人毛病，难道夫人得罪他？”

安盈盈道：“过节是有，但师爷最终目的是挑起神剑门和灵刀堂战争，不知他又存了什么心！”

当然，人人都会猜出师爷有所野心，只是不愿说明罢了。

关小刀道：“我看公孙白冰也是烂人一个，这场战争似乎免不了。”

安盈盈道：“不管如何，能拖多久算多久，夫人实不愿意看到两派战争，徒增伤亡，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关小刀道：“夫人倒是苦心良多……”直觉上，自己应该帮她解决困难。

安盈盈道：“时候不早，你找机会动身，切记，一定要把玉佩带回来，还有，师爷可能会猜到什么而沿途拦劫，你要特别小心，我得赶回宫城，免得被那死鬼缠上，全看你啦！”

关小刀似失落什么，想追，但追了几步，却找不到挽回理由，定在那里发愣，冷风吹掠衣角，他喃喃说道：“莫非我在恋爱，跟三十岁女人谈恋爱？”

他莫名笑起，直觉是不可能，却又洋溢着几许期盼和甜蜜。

醒醒脑，他不愿多想，现在该是计划如何送信到江南才是正途。

思考一阵，忽见阿祖醉茫茫撞了回来，他扶他上床休息，看看天色，已近四更天，也就倒往床头，闭目养神，心想等明儿天一亮，再到总管府，告知三爷，拟个对策不迟。

一觉醒来，已是旭日东升。

阿祖已自神经过敏跳下，双手紧抓胸襟，惊斥道：“你，昨晚跟我一起睡？”

关小刀道：“要不然，要把你绑在椅子上睡？喝得酩酊大醉，还敢挑剔什么？”

阿祖更急：“你对我做了些什么？”

关小刀冷道：“少臭美，你又不是女人，还怕人做什么？”

忽而邪笑：“你当真是女的？”

他作势欲扑，吓得阿祖赶忙逃开，脸面泛红斥道：“可恶！趁我酒醉时乱来！”

关小刀道：“既然怕人乱来就别喝醉，什么话，主人未醉你先醉，收拾收拾，到三爷那里，要出远门啦！”

“出远门！去哪？”

“总不会把你卖了！”

关小刀从昨夜取得银袋，抓出两锭丢给阿祖，哄得他鼻笑眼笑直叫好，关小刀已抓起大刀，先行赶往总管府去了。

半个时辰过后，关小刀已赶到总管府，并且很快找到三爷。

三爷从未间断在早晨练功，此时他只着薄薄短衣，露出结实肌肉，奇大的手掌正往庭园花卉扫去，一阵掌风过后，花露溅飞，映在晨曦下，直若千万颗晶莹珍珠乱跳，煞是好看。

关小刀瞧他练功，一时不知该不该打岔。

正犹豫之际，三爷声音已传来：“说吧，这么早见我，一定有事。”

关小刀拜礼：“属下是来禀明有关夫人之事……”已将昨夜安盈盈交代之事说一遍。

三爷但觉重要，收了招：“司徒昆仑又在设计陷害夫人？”

关小刀点头：“可能是了。”

三爷道：“夫人怎会如此粗心，把灵凤玉佩送人？”心念一闪，道：“这件事，你不能再向任何人透露，免得传开，对夫人名节损伤太大，包括天龙三侠，知道吗？”

关小刀本有意告知三侠，可是现在似乎情况不同，遂点头：“三爷交代，属下唯命是从。”

三爷瞧他忠心，露出笑意：“我倒没看错你，此事不宜拖，你且去找天龙三侠，立即取道江南，如若有追兵，你留下三侠抵挡，务必完成此任务不可。”

关小刀受重托，精神大震：“属下得令，就此告退！”说完拜礼即想离去。

三爷又唤他等等：“去选几匹快马，争取时间！”交代守卫领人前去。

关小刀更是感激，再次拜礼，始跟着守卫前去领马，随后驰往雷万钧住处，在外头即喊要事上身，即刻出发，半刻钟后，谷君平那里会合，雷万钧哇哇大叫吵他睡眠，然而还是动身整理。

关小刀随又绕到方子秋住处，一样喊话，并留下马匹，已经自赶往谷君平那头。

他之所以相约东街，原是想探探谷君平和安盈盈是否有交往，毕竟上次安盈盈曾经利用他住处传递有关手巾之事，虽然事后变成公孙白冰，但这其中必有原因。

他赶往四处皆有樟树的古宅院，一眼望去，谷君平已经在门前石椅苦读经书，乍见小刀，已自起身：“又有事了？”

关小刀呵呵笑道：“三爷命令，没办法，你得请假半个月。”

“这么久？我的大悲真经还没研究完成……”

“算啦！念什么经，我看你是外表正经，肚子里头一点都不正经。”关小刀邪笑低声道：“那个女人，现在怎样了？”

谷君平稍紧张：“你说哪一个？”

“敢情还不只一个哩！”

“呃……我是不知你说谁，才会这这么问。”

“别装啦，就是给你绣有名字白丝巾那位啊！”

谷君平脸色顿变：“哪有这回事。”

“怎没有，我明明亲眼看见，前天晚上，一个女的拿着丝巾在你门前晃来晃去，你不会硬说没有这回事吧？”

谷君平脸色再变，终于轻叹：“你知道多少？”

“大概全知道啦！”关小刀低声问道：“她是安盈盈？”

“不是……”

关小刀这才想到，当时安盈盈是在外头，她和屋里边的人以手巾交换信物，那当然是另有其人，他想过是谷君平，抑或是公孙白冰，然而当时谷君平已跟三侠会合，公孙白冰却出现另外地方，现在谷君平如此答话，那人分明是女的。

“会是无双夫人？”

关小刀直觉，无双夫人该和门主夫人有交情，帮她一点忙也是应该。

谷君平不愿作答，一张脸变得僵硬。

关小刀但觉问下去，可能不妥，心想将来问安盈盈便知道，也就不再强逼，淡然一笑道：“管她是谁，一条手巾算得了什么，你去准备一下，待会儿雷大哥、方二哥全来了，我们要赶路。”

谷君平怕他再触着不愿谈及话题，遂点头，立即转身入内，准备东西去了。

眨眼之间，雷万钧、方子秋全副武装，骑着骏马赶来。双方会合后，谷君平亦打理完毕，一行四人，霎时策马狂奔，直往西边掠冲而去。

尚未奔及半里，另有一匹黑马斜切过来，关小刀眼尖，一看即知是跟班阿祖，不由喝道：“你来干什么？”

阿祖斥道：“明明是你叫我准备出征，我是备妥了，你却先溜，还好我赶到总管那里，要了这匹马，才赶得及，你倒责怪我了？”

关小刀一愣，自己的确说过这些话，可是此行非比寻常，遂干笑道：“我们这趟危险重重，你还是别去为妙。”

阿祖冷道：“不行，你有两百两银子，我要跟。”

关小刀斥叫：“什么话，你在计算我银子！”

阿祖冷道：“三爷交代过了，江南我熟，所以你不能甩掉我。”

“你见过三爷？”

“见过！”

其实阿祖根本未见过，为了银子，只好撒谎。

关小刀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方子秋道：“既然他对江南地理熟，带他去，也许方便些。”

关小刀问：“你真的熟？”

阿祖道：“当乞丐，什么地方都熟。”

关小刀这才勉强点头：“好吧，不怕死就跟来，不过银子可不能多给。”

阿祖自得一笑：“不必你给，只要办完此事，总管有得赏。”

“你听谁说的？”关小刀想及他见过三爷，也就瞄他一眼，斥道：“别忘了，我是你主人，别给我耀武扬威，走吧！”

一声令下，飞马再奔，阿祖暗笑于心，却也不敢再说什么，一劲儿追在后头。

一行五人连日赶路，从清晨到黄昏，足足赶了数百里，眼看再绕过一座山林，即可抵达冬河镇，便可在该镇落脚打尖。

这一连赶了数百里，未见追兵，众人不禁宽慰不少，或而师爷仍被蒙在鼓里吧！

五骑再赶路，终于进入左边高崖右边白杨树林之险道山径，马儿突然轻嘶，似顾忌什么。

方子秋登时觉得不妥，急道：“小心，可能有伏兵！”

话未说完，猝见林区射出无数光点，咻声使人切急，众人几乎同喝不好，利剑、大刀猛砍过去，叭叭落响，已劈下不少利箭。

关小刀急喝：“快冲！”策马狂奔而去。

四骑急忙跟上，连奔百丈，忽闻轰然巨响，顶崖滚落无数巨石。

眼看就要砸中人马，霹雳侠雷万钧厉喝：“我来——”

登时腾空而起，双手凝起万钧之劲，见石即劈，轰轰暴响不断，巨石有若粉屑乱飞。

猝见十数道凶猛利箭直取雷万钧，他已全力迎对落石，已无暇再砍利箭，眼看即将伤在敌箭之中，谷君平岂肯让他受创，猛地一喝，腾空而起，长剑猛砍，拦下十数利箭。

雷万钧感激一笑：“多谢！”

谷君平轻笑：“哪里！”

话未说完，雷万钧突然惊喝快闪，原是那半山腰之间，竟然另有伏兵，

毫不客气一把利箭凶狠无比射来。

可怜的谷君平，哪曾想到此箭来自山腰，他以为来自山林，猛地转身向外，雷万钧尖叫快躲，他遂有所觉，正待反应，然而已慢一步，利箭叭然一响，从左背直穿前胸，痛得他闷哼，往下栽去。

雷万钧已自疯狂，厉喝该死，猛抓石块砸向伏兵，一连十数颗，砸得那人头破血流，摔落路边，当场毙命。

方子秋但闻友人喝声，回头一瞧，发现谷君平栽下，立即掠身抓揽过来，慌张置于马背，想要冲出重围，却无能为力。

关小刀见状，不禁冒火：“同是神剑门，也想赶尽杀绝吗？”

已来不及多想，偃月刀猛喝，一招“神刀斩魔月”猝将利刃旋打出去，那有若附上魔鬼咀咒般刀轮，简直威猛似索命炸药爆开，砰砰砰，见树树倒，见人人裂，一劲儿追了过去，几乎砍出一条血路，十数人不是被当场砍死，即被巨树倒塌压死，一时人人惊惶，乱箭已来不及再放。

关小刀仍不止，厉喝一声，掠追树林，抓住大刀，有若索命天神厉叫：“挡我者死！”

一刀劈去，七八株腿粗巨树倒塌下来。

他猛再砍去，疯狂刀落，巨树有若萝卜般被切得千节万段，他怒火更炽，发左掌猛劈树木，一时有若千万巨炮暴开轰出，四射乱打，那些伏兵哪曾见过如此狠猛招式，一时东躲西藏避之不及者，已被打得脑裂胸凹，当场毙命。

关小刀还想再战，方子秋却喝来：“得走且走。”

雷万钧喝道：“你们先走，我来善后。”

关小刀想及任务重要，不再恋战，猛地掠回马背，向雷万钧点个头，喝道：“小心了！”领着三骑，直往林区另一头冲去。

行进间只闻雷万钧不断大喝别逃别逃，看来他掌握局面，四人稍稍放心。

四骑狂奔数十里，马儿似乎已疲累不堪，奔来喘息无力，方子秋始表示该找地方落脚。

此时客栈已不能落脚，四人遂在附近找了破庙，暂时安身。

方子秋这才将谷君平扶至墙角处，那穿胸利箭始终不敢拔出。

关小刀也凑了过来，边抹汗珠边问：“伤的如何？”

谷君平勉强装笑：“死不掉……”随又咳嗽不断。

方子秋急道：“别乱动，我替你看看！”说完拿出利刃，替他割下染血胸衫。

天色已暗，阿祖赶忙找来残余烛台，点亮烛火，照将过去，已见谷君平左胸、后背肿红大片，他惊心动魄道：“这么严重？”

关小刀道：“只要不伤到心肺，还有得救！”亦加入医治。

他要谷君平深深吸气，再呼出来，又叫他咳吐唾液，并未见血，始嘘口气，直道未伤及肺，再把脉搏，似乎并未减弱，已自欣笑：“心脉也未受损，把箭拔出来，我有祖传疗伤圣药，保证没事。”

说完，一刀砍下箭尖，方子秋快速抽出，谷君平闷哼一声，却未如想象中疼痛，关小刀立即拿出灵药，替他抹去，灵药沾伤处，立即止血，谷君平感激道谢。

关小刀笑道：“该谢的是我们，你是替我们挨箭啊！”

谷君平窘笑：“第一战即受伤，接下来恐怕无能为力了……”

关小刀道：“若真的不行，就让他们冲着我来好了，毕竟他们要找的是

我。”

方子秋道：“也未必，师爷黑心得很，只要一有机会，必除天龙骑。”

谷君平道：“却不知老大如何了？”

方子秋道：“他粗中有细，该没关系，我怕的是追兵……此去江南何只千里。”

阿祖道：“咱们到襄阳，改坐船只，直通江南，可省去不少麻烦。”

关小刀道：“上了船，至少有人接近，立即明白，不会平白无故中伏。”

阿祖暗自高兴意见被采纳，又道：“跑了一天，肚子饿了吧，我们出门全忘了带干粮，是否要我到镇上弄点吃的？”

关小刀不放心：“镇上恐怕布满眼线。”

阿祖道：“我是乞丐出身，门路多得很，不到五里路，我快去快回。”

方子秋道：“让他去吧，就算追兵再多，他们也未必是敌手。”

关小刀不禁豪气大发：“说的也是，快去快回。”

阿祖霎时喜笑，叫声遵命，溜得比什么都快。

关小刀瞧他背影，淡淡笑起：“乞丐当久了，没想到也有这个好处……”

方子秋道：“关兄弟不觉得他像女的？”

关小刀道：“是有这么感觉，可是……他解手好像都用站的……”

方子秋道：“或许装出来的吧！”

关小刀道，“哪天找个机会验证正身便是。”不禁想，要是真的验证是女的，那岂非什么都看光了？

方子秋转了话题：“虽然休息，也只是短暂时间，毕竟中秋时限颇急！”

关小刀道：“可惜马匹非上乘货色，不能日夜赶路……”

方子秋道：“或许可到镇上买马更换……”

“那也得等到深夜吧。”

瞧瞧外头，天色渐暗，关小刀想及附近无绿草，得割些回来喂马匹才行，侍要出门，猝觉左侧林树寒光一闪，他惊叫不好：“有埋伏！”

方子秋、谷君平哪敢休息，抓起利剑即已起身迎敌，关小刀则抓着大刀横挡门口。

寒光处已传出冷笑：“果然不愧是高手！”声音一落，走出一位二十四五岁，身着褐白劲装年轻人。

他长得风度翩翩，相貌不差，只是两眼戾气隐现，显然孤傲难群，他又喜欢饰得干干净净，连十指都留有长指甲，更让人觉得像极纨绔弟子。

方子秋见及此人，冷道：“他就是师爷身边两大护法之一，无影剑华剑英。”

华剑英立即拱手：“方二侠幸会，好久不见，想必武功精进不少？”

方子秋冷道：“至少还能让你的无影剑现形！”

华剑英露出笑容，却因眉眼跳动，显得邪谑：“我们是该好好过过招，不过今晚针对那小子而来，恐怕又要让你失望了。”

关小刀冷笑：“就凭你？”

华剑英笑道：“我当然不敢托大，师爷特别交代，你曾打败刁化铜、翻天豹，不能小视，所以特地请我带来几人，想领教领教你的刀法。”

说完双手一拍，黑林立即掠出七位清一色黑衣蒙面人。

方子秋见状惊愕不已：“七绝剑手！”

华剑英道：“不错。”

方子秋怒斥：“七绝剑手只用来保护门主，你们竟然调他们来追杀我们！”

华剑英冷笑：“师爷交代，必要时，自该替门主办点事，小鬼，你偷了门主信箴，还不交出来？饶你不死！”

关小刀黠谑笑道：“笑话，你说我身上有信就有信？我说你身上穿着女兜，你脱下来啊！性变态，大男人留什么指甲？”

华剑英脸面一抽：“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七绝剑手，把他拿下，必要时杀了他。”

七绝剑手立即横剑，移步过来。

方子秋更急，喝道：“七位前辈千万别中奸计，我们身上根本没有门主信箴。”

一名剑手冷道：“肯让我搜身吗？”

关小刀可不在乎，冷道：“你们这些老头也真是，明明说好保护门主，你们却只听师爷一言就千里迢迢追杀到此？也不回头想想，若有人趁此攻打神剑宫城，毁了神剑门，七位该当何罪？”

七绝剑手一愣，一名突然冷哼：“所以要速战速决，上！”

七绝剑手霎时刺剑攻来，那剑招攻处，干净利落，无风无声，却又快速无比，敢情是剑中高手，关小刀不敢怠慢，大刀猛地挥砍，丝毫未见半点惧色。

方子秋却提心叫道：“关兄弟小心，七绝剑手在神剑门一向鲜有敌手，就连老门主也得耗去数百招方能半招险胜，千万别大意！”

关小刀闻及连老门主都罩不住，不禁皱眉：“真有这么厉害？”

话未说完，唉呀一声，左袖口被划了一剑，袖落见血痕，吓得他赶忙把背上插着的三支刀柄全抓下来，一一接转成形，完成一把千真万确的偃月大关刀，猛地一挥，始将七名剑手逼出丈余开外，暂时近不了身。

关小刀稍扳回颓势，冷冷斥道：“七个对一个，算什么好汉，要是落败，更见不得人，没想到同是神剑门弟子，却要兵戎相见，可怜、可恨啊！”

说完，他自知这几名老头全是一等一剑手，哪肯再让一步，立即抢攻，心想七人从未分开，或而击倒一两位，阵势自然破去。

他一上招，即是猛招“神刀贯日月”，但见那刀有若一把千钧神箭，欲射穿太阳似地暴行而来，其速之快，真若电闪，一眨眼，未喘息，刀锋已至鼻头。

那剑手猛挥利剑，锵锵……十数剑拨之不去，挡之不了，硬被逼退十数丈，吓得另几名剑手冲杀过来，直刺关小刀下三路要害，迫得关小刀回刀自救。

“看我刀现莲花！”

关小刀猛把大刀旋扫，竟然幻出无数莲花尖瓣似地锵锵乱响，奇快无比将数把利剑荡开，七剑手不由怔愕此人使此重兵器，竟然似在耍鸿毛，根本未见笨沉模样，他们哪知关小刀从小苦练至今，已快臻炉火纯青地步。

但见利剑荡开，关小刀冷笑大喝：“莲花化影！”

猝见那刀势仍旋，实则已是棍、刀分开，他将长棍化旋，大刀却如狂涛骇浪攻向左侧一名剑手，锵然一响，那剑手竟然握剑不住，被荡飞空中，他惊骇万分，大刀刷一响，竟然切下他胸襟一大片。

他吓愣当场，一招不到即遭此下场，简直是七绝剑手的一大笑话。

另六名剑手更丢不下这个脸，一人喝道：“放倒他！”

剑势突然走狠，完全拚出杀招。

关小刀这才尝到厉害，锵锵封招中，总避不了全身而被划得衣衫碎片满天飞，气得他哇哇大叫，一个不小心，唉呀再叫，左腿挨了一剑，血痕立现。

方子秋见状，哪还顾得观战，急喝一声：“几位前辈，冒犯了！”立即举剑欲加入战圈。

华剑英冷笑着：“我来会会你！”

抓出雪白利剑，掠身拦向方子秋，两人大打出手。

谷君平却因伤重，能守住自己是万幸，哪还能帮人什么忙？急如热锅蚂蚁，却不知如何是好。

眨眼十数招已过，双方杀得难分难解，刀光剑影乱跳乱闪，早将人影完全吞噬。

关小刀已是唉唉痛叫，至少吃了十余剑，幸好全是皮肉之伤，仅管如此，七绝剑手已越战越惊。

他们自忖剑法传神，且又七人联手，威力何等了得？却让这小子缠斗十数招而奈何不了人家，传将出去，恐怕颜面尽失。

越战七人越急，猝有一人喝道：“七绝连天！”

七道剑光猝成天罗地网，充斥四面八方，在那十数丈方圆呈不定型，凶狠地刺、截、斩、劈，甚至来回穿射。

关小刀一时不察，猝被两把利剑左右穿射过来，吓得他连身猛滚，又是唉呀痛叫，左腰吃了一剑，他赶忙施展千斤坠跌落地面，逃过另一把利剑。

那七人更不松手，纷纷抢攻前来，七把利剑有若七条噬命毒蛇，狠刺猛冲，全不留情，似要戮穿敌人心肺而后始甘心。

关小刀无力再躲，猛地咬牙，厉声道：“你们逼人太甚！”

一招“神力破天地”没命展开，蓦见神刀抡如日月旋转，啸起一阵狂涛骇浪卷飞而起，冲向利剑，卷向人影，就在欲卷天地之际，轰然一响，日月光轮突然暴冲天际，搞不清利剑如何脱手飞出。

就在此时，关小刀暴躁而起，猛撞数人，随身匕首就要刺砍那人胸，那人颈，那人脸面，七绝剑手却面若死灰，两眼瞪直。

关小刀匕首刀锋已触及对方肌肤，突然不忍似地尖叫，再挥匕首，猛冲天际，啊啊尖叫，抓回偃月大关刀，猛挥乱砸，七把利剑东飞西窜，掉落满地，他始跌落地面，喘息不已。

他知道，对方完全败在自己突来强招之下，否则七人只要适时掠退，自然能保住利剑不被荡飞脱手，自有能力再战下去，到时吃亏恐怕是自己了。

突遭此变，众人皆怔愣当场，包括方子秋、华剑英，他们从未想过关小刀能在短短二十招不到破了七绝剑阵？那岂非比老门主高上十几倍。

十数颗眼睛全然不信望着跪地喘息的年轻小子，幻想不出这是什么情景，拼凑不出这是什么结局。

七把利剑锵锵锵锵……落向七处杂乱方向，始将七绝剑手惊醒，其中一名轻轻一叹：“该死的是我们，走吧！”

七人同时掠身而起，连剑都不要，头也不回，飞奔而去。

华剑英见状大惊，急道：“前辈别走，那小子只是耍了手段，他根本不是你们对手……”

他哪知要是当时关小刀狠心划下匕首，七名剑手早就毙命当场，如此叫喝，实是碍耳得很。关小刀最是听不惯，怒喝一声：“有本事你来杀我啊！”

哪顾得对方出招，一时怒火攻心，啊然厉叫猛扑上去，大刀不要招式，接连猛砍，迫得华剑英举剑连挡十数招，脸色煞白直往林中退去。猝又急叫：“射死他！”利剑反刺，猛攻过来。

林中猝然射来十数支强弩，奇猛无比直冲关小刀四肢百骸，瞧得方子秋大骇，急叫“快闪”想扑救却已不及，只能抛剑打落两把强弩，眼看关小刀即要命丧强弩之下。

他猝然厉吼：“狗娘养的！”

恨那华剑英阴险毒辣，大刀猝当扇子打去，当真有若铁扇公主之芭蕉扇，竟然威猛无比将华剑英扇打移位三数尺正巧挡住不少强弩，叭叭数响，强弩猛刺对方背面，华剑英闷呃一声，睁大眼睛，死都不敢相信会被强弩射中。

那满脸嗔怒、不甘、不信、怨怼的表情使他脸面曲扭，终于跪落，倒地不起。

他一倒，林中喽罗哪敢再战，没命作鸟兽散。

方子秋追了过去，斩毁不少弩弓，见人逃远，始折回来。

关小刀这才虚软坐于地面，疼苦直笑地检验自己伤势。

谷君平惊心动魄道：“伤得如何？几乎没人能从七绝剑阵全身而退……”

虽是有伤在身，仍忍痛凑过来，想帮点什么。

关小刀苦笑道：“这条命算是捡回来啦！幸好我的大刀够长，捡了不便宜……”

拿出家传金创药，赶忙往伤口敷去。

方子秋亦过来帮忙敷药，轻叹道：“七老也真是，把你伤成这样……恐怕有三十伤痕吧？幸好都只伤皮未伤骨，方才实是替你捏了冷汗……”

忽又转钦佩：“不过你也神通广大，竟然打得七老弃剑而逃，传回神剑门，恐怕连门主都要拜你为师了。”

关小刀苦笑：“少损人啦！我是取巧，若七老未急着想收拾我，我哪耍得了花招，躺下来的一定是我啊！”

谷君平道：“话虽不错，但两军对阵，只论输赢，武功高未必能保命，关兄弟这招‘刀中有刀’可把七老整惨了。”

关小刀直道侥幸侥幸。

方子秋道：“一点也不侥幸，你分明有了计划，若真要拚命，你第一招什么‘贯日月’已打掉一把利剑，那时即有可能突破七绝剑阵，你却没有，你似发现剑之阵之弱点，所以仍能从容应付。”

关小刀道：“什么弱点？若有，该是我这把偃月刀太重、又长，他们利剑较轻，通常也有拨人兵刃再攻刺之招，然而却在拨不动我的兵刃之下，招势未免较不顺畅，我即利用这点，勉强应付过去。然而若久战，吃亏的一定是我。”

方子秋恍然道：“不简单，我想了一辈子都想不出如何破去七绝剑阵，没想到兄弟一动手即找出毛病，原来七绝剑阵要害在于重兵器啊！”

谷君平道：“也得把重兵器变成轻兵器般灵巧才行。”

关小刀道：“不必捧我啦！下一回，我准非七绝剑手对手，因为那很容易改进，到时就算我用两把大刀都不行。”

谷君平道：“有此慧根，必能迎刃而解，我相信到时关兄弟仍会想出破解之法。”

关小刀呵呵笑道：“这马屁拍得恰到好处，连我都飘飘然，不过希望下

次少挨几刀更实际，唉呀，疼啊！”

他药抹伤口，边叫疼，方子秋和谷君平却表示能打败七绝剑阵，这点伤算是值得，关小刀却怎么算都不值。

抹药、疗伤之间，忽又传来惊叫，三人齐眼望去，阿祖已去而复返，双手提着东西，却目瞪口呆瞧着现场，瞧着受伤，几乎衣衫不整的关小刀，直让人感受到经历一场强烈硬战之惨状。

他怔愣道：“买个烧鸡，也会惹祸上身？”

关小刀道：“只要能吃到烧鸡，还算走运啦，快拿来，咱们吃饱了，可上路。”

阿祖哦了一声，提来烧鸡，分给三人，不断审视关小刀伤势，且问及方才战况，三人有一语没一搭地回答，倒也说了九分精彩，害得他直道错过机会。

关小刀应他一句，若他在，百孔千穿的就是他，吓得他马上转为庆幸当时不在场。

众人颇饿，三两下吃完烧鸡。

关小刀伤口亦全抹上金创药，舒服许多，他始道：“看来得连夜赶路，免得夜长梦多。”

方子秋道：“自该如此，不过，照我想法，师爷根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咱们得耍点把戏才行。”

关小刀道：“怎么耍？”

方子秋道：“兵分两路，我和君平往西南方走，你和阿祖自行脱队，师爷人马必定分不清谁真谁假，而追上我们，到时发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再折回头，恐怕已经来不及。”

谷君平点头：“此计甚妙。”

关小刀道：“话是不错，但要是他们追上你们，却因受骗而恼羞成怒，和你们干了起来，谷三哥能挺得住吗？”

方子秋道：“应该不会，他们志在你身上信件，而且又十万火急，在发现不对时，必定慌张再找寻，哪有时间再跟我们缠斗，老实说，还是我们要缠住他们才对，就算动起手，他们未必能讨什么便宜。”

谷君平道：“你的药甚灵，只要挨过一天一夜，大概没事。”

轻轻抬动左手，伤势似乎轻多了。

关小刀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点头：“那大家各自小心了，时不宜迟，我看现在就动身。”

说完开始收拾东西。

阿祖道：“全身衣衫都破裂沾血，该换一件吧？否则别人一眼也看得出，你是通缉犯。”

关小刀瞧视自身衣衫，呃呃干笑：“倒有些像逃犯，可是哪来衣服可换？”

阿祖指向倒地不起的华剑英：“穿他的啦，那料子，好像还是上等绸缎呢！”

关小刀皱眉一笑：“白丝袍还镶了金，真是够土，算啦，说不定冒充他，还可落得一帆风顺。”

于是走向华剑英，脱下那件外套，伸伸手指，穿出不少弩洞，还好弩箭甚细，只要不扯张，倒也暂时能蔽体。

他勉强穿在身上，一股公子哥儿味道泛起，惹来阿祖掩口窃笑，关小刀

自个也笑了起来，随又抓下华剑英护法腰牌，决心彻底冒充。

来不及掩埋尸体，只好把人拖到附近草堆弃尸，总算完成任务。待走回来，阿祖又奉上华剑英那把白剑，也好配出身份。

关小刀道：“可是我的大刀呢？”

阿祖道：“暂时包起来，当柴刀扛啦！”

关小刀遂把大刀分解，交予阿祖：“你扛。”

“我扛？”

“不然跟班当假的？”

阿祖一愣，自也斥笑，骂了一句死没良心，也就忍了下来，他想，反正沿途可能有船有马，累不着自己，始甘心接受。

一切弄妥，关小刀遂向方子秋、谷君平拜别：“希望中秋月圆，准时完成任务，就此告辞！”

方子秋道声不送，关怀地目送两人离去。

关小刀本想上马，但马匹已累，只好放弃，遂跟阿祖潜过小镇，连夜赶路去了。

方子秋则故意升火，引人注意，并且找来嫩草让马匹食用，待到三更，突然灭火，而后和谷群平掠上马匹，亦步亦趋，似是神秘，却又故露破绽，径往西南方向行去。

第七章 窥 浴

此后两天两夜，几乎再无狙击，关小刀、阿祖两人得以顺利抵达襄阳附近长江支流渡口。

那头挤了不少船只，可惜几乎全插上神剑门旗帜。

关小刀窥探一阵，亦发现不少神剑门弟子把守，瞧其制服，该是属于师爷掌管之手下。

如许多天观察下来，关小刀始知在神剑门，天龙骑势力少得可怜，几乎只是镇守宫城那三百名，其他可说完全是师爷麾下，难怪师爷敢如此嚣张。

他决定硬闯。

阿祖惊惧：“莫要自投罗网，那里少说也有百名之多。”

关小刀道：“抢条船该没问题，我先出面，你趁机跟过来便是。”

阿祖点头：“我试着办！”

抱着长包袱中的大刀，开始紧张。

关小刀观察地形，发现渡口左侧长有十数老松，可遮住不少视线，遂绕到那头，突然掠向树干，故意踩得枝叶晃动，引来神剑门弟子乍惊，个个举剑围来，关小刀动作更快，直若利剑穿射，连踩十数松枝，猛蹿出林，凌空七个筋头翻开，随又落定渡口木板，焦切冷声喝道：“分舵主安在？速来见我！”

如此武功及威风，倒慑得那些喽罗以为来了大人物，一名中年留有两撇黑胡汉子立即掠前，拱手道：“属下襄阳分舵主周钱雄，不知阁下是……”

关小刀身形一凛：“华剑英。”

“原来是华护法。”

周钱雄瞧他白衣白剑，长相亦帅，倒信了几分。

关小刀不让他有思考时间，立即说道：“可看见可疑人马？”

“尚未发现……”

“那厮狡猾得很，说不定已盗船先行。”

“不可能，属下接到命令，日夜把守江面。”

“宁可信其有，你准备船只，我随江追捕，你仍密守渡口，务必堵住所有通路。”

“是！”周钱雄应声，准备调度船只，突又想到什么，转身回来：“不知护法可有……”

关小刀立即抓出金质令牌，里头刻着“护法”两字，周钱雄再次拱手：“护法见谅，如若出船，实需验明令牌，属下这就去调度。”

关小刀道：“不必大，但要快。”

“属下省得。”

周钱雄赶忙调度一艘周身修长快船。

关小刀尚未等他弄妥，已招向后头：“来不及了，先上去吧！”

后头一声应是，阿祖抱着大包东西，直奔船只，关小刀随后掠向快船，再拉阿祖上船。

周钱雄稍疑惑：“护法这是……”

“日夜追击，我得准备食物。”

“说的有理。”

周钱雄交代属下：“搬些食物上船！”手下应声，就要动作。

关小刀道：“不必了，时间紧迫，马上开船，我这堆还可支持几餐，到时再靠岸补给便可。”

周钱雄只能唯命是从，应是之后，要两名船员登船，一掌舵，一掌帆，终于催船出航去了。

此船一动，又是顺水，又是顺风，果然快速无比，眨眼驶出半里之遥，关小刀始暗暗嘘气，终于逃过一劫。

他顾及两船员可能识破，故在行驶半天之后，又跳往较大船只，说是前去搜人，要快船靠岸，并回报消息。

从此，关小刀几乎摆脱师爷纠缠，倒可落得一身轻松。

他和阿祖坐于船头，欣赏着两岸风光，已然忘了敌人存在。

阿祖甜甜一笑：“差不多再过一天一夜，即可通过汉阳城，那儿已是江南地盘，就算师爷想追也追不着啦，你终于发现带我同行也有这个好处吧！”

关小刀邪眼一笑：“这么有用的得力助手，实在叫我心动，只可惜你是男的，否则真想娶你为妻呢！”

阿祖闻言，不禁窘红，娇斥道：“恶心！谁要嫁给你！”

那娇态简直跟女人一无两样。

关小刀道：“你到底是男是女？”

阿祖斥道：“当然是男的。”

关小刀道：“脱下裤裆，我检查看看。”

阿祖登时嗔喝：“恶心，登徒子，可恶，色情狂，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恶心，我不想再跟你说话！”

斥喝中，甩头即走。

关小刀已自喃喃笑起：“什么嘛，要是男的，干嘛反应这么激烈，我看八成是个女的。”

他不禁拼凑阿祖相貌，那嫩白肌肤配上洁亮眼眸，耸挺鼻头，甜甜笑唇……再怎么样，都是个美女，竟然让人起了异样感觉。

为了此事，阿祖几乎一夜不肯说话，次日醒来，或而做了一场美梦，开始说笑起来，关小刀为免刺激，再也不提男女之事，只是暗暗欣赏这似女非女的家伙，总觉得他动作细腻，笑颜甜美，实是让人感到舒服。

关小刀不禁又想及，要是这家伙真是男的，那该怎么办？

他不停绕着是男是女问题打转，倒忘了另有重任在身。

船行匆匆，又过一天一夜。

次日清晨醒来，江面已宽，两岸开始落出大小不一建物，船上商人、游客欣喜喜说着汉阳城快到了。

关小刀也心神大振，远目望去，果真见及不少船只已插上似飞虎似麒麟的绿色旗帜，那该是灵刀堂地盘没错。

阿祖见状，拍手叫好：“安全啦！咱们可以大大方方走啦！”

关小刀冷道：“别忘了，我们是神剑门弟子，跟灵刀堂是死对头。”

阿祖一愣，笑容顿失：“可是神剑门却追杀自家人，我们岂非里外不是人？”

“这就是做人的痛苦！”关小刀叹道：“只恨门主脑袋不清，让那烂师爷掌权，才会落得如此局面。”

阿祖道：“既然如此，咱还是别上岸比较好，跟船直放灵刀堂总舵，自能省事不少。”

说话间，忽见一艘快艇斜切过来，那行驶速度之快，让人惊觉。

关小刀道：“会是灵刀堂搜索船？”若真如此，干脆说明，反而省事不少。

遂两眼凝去，甚至招手欢迎：“大家好，本人代表神剑门出使贵派，有要事转告……”

那快船并未回话，速度却快不少，眨眼不及百丈，猝见一黑衣蒙面人暴射过来，天马行空，奇快无比直落此船。

关小刀但觉此人武功甚高，百丈之外，一掠而至，正要拱手夸赞，岂知那人迫近不及十丈，突然猛劈掌劲轰将下来。

关小刀怔叫不好，猛地运劲挡去，竟然避之不及，被劈中胸口，痛得他闷哼，坐跌七八丈，撞向屋板，一群百姓尖叫鸟兽散。

关小刀勉强坐起，嗔怒斥叫：“搞什么，也不问清楚就打人！”

话声未落，那人冷笑，凌空欺扑过来：“不交出信件，死路一条！”

那手劲探得好快，竟然能伸缩似地已抓住关小刀胸衣，吓得关小刀猛闪躲，唰然一响，白丝袍少了一角。

阿祖见状尖叫：“是师爷派来的啊！”

情急中，将随身包袱丢向关小刀：“快收拾他！”

关小刀一手抓住大刀，猛抖真劲，抖开外层布巾，露出浑厚大刀，来不及接上长刀柄径自喝攻过来，劈头即是一招“抽刀断手”，奇快刀法迫得那黑衣人东躲西闪，冷笑喝着：“好刀法！”

那人不愿正面相迎，猛地掠高，复又反冲下来，双掌开攻，浑霸掌劲狂涛骇浪般猛劈下来。

砰砰砰一连数响，关小刀大刀竟然被击个正着，硬是被打偏，准头一失，威力自弱，那人冷笑中又劈数掌。

关小刀惊叫不好，滚地逃开，掌劲扫背而过，他唉呀痛叫，结实挨了一掌，滚落七八尺，跪坐而起，嘴角已挂出血丝，显然受了内伤。

那人一招得逞，狂笑不已，听其笑声，至少五旬开外，难怪内功火候如此深厚。

他冷喝：“交出信件，饶你不死。”

猛又攻出数掌，迫得关小刀东躲西滚，狼狈逃窜，掌劲击人不着，砰砰暴响，打得舱板裂穿大洞，桅杆拦腰折断，轰然倒撞水中，溅起水花好高，大群百姓吓得面无血色，船头船尾猛挤又挤，有人但觉情势不对，已自跳江游开，以免遭受池鱼之殃。

那黑衣人似知关小刀弱点，根本懒得动刀动剑，全然以内功掌劲迎敌，如此一来，任由关小刀刀法传神，但在内劲较弱之下，实难与之相抗衡，几招下来，落个狼狈不堪。

阿祖见关小刀似乎罩不住，哪顾得敌友，赶忙往灵刀堂那头尖喊救命，也好替主人解危。

几声喊去，灵刀堂弟子似有所觉，开始调船驶来，阿祖仍叫快，恨不得那群人马上赶来解危。

关小刀连挨数掌，颇受内伤，但他聪明绝顶，几招下来，已发现神刀在对方深深掌劲下，反成了累赘，想要以此战胜对方，恐怕不易。

登时改变招式，反刀为盾，每有掌劲劈来，即以刀背挡去，一有机会，立即以匕首抢攻，如此一来，倒使情况稍稍好转，未再像方才一路挨打局面。

黑衣人几招攻打，效果大失，不禁气得哇哇大叫：“任你狡猾，照样叫你吃不完兜着走。”

蓦见他抢来缆绳，抖甩成鞭，似若灵蛇般飞噬吞卷而来，他有意将对方大刀卷吞脱手，自能毁去对方屏障。

关小刀见及绳鞭乱舞，立时想及一招“万斩灵蛇”，猛地大喝，大刀旋如陀螺打转，看似定在当场，根本无用，然在绳索掷来之际，他突然使劲打向旋刀，方移半寸，绳、刀一解，旋刀直若怒龙扭扯，更如猛轮滚转，奇速无比吞向绳索，叭叭暴响开，绳索竟然肝肠寸断，那猛轮更不止，快逾电闪卷向黑衣人手身，吓得黑衣人松绳欲闪，叭然再响，衣袖竟然被卷断半截。

黑衣人怒叫，左掌猛劈，想击落大刀。

关小刀岂能让他得逞，猛地抽出华剑英那把白剑，一招“神刀斩魔月”罩打出去，那利剑旋如光轮，奇快无比射头即砍，黑衣人惊叫不好，想抽招反劈已是不及，情急闪头，叭然一响，利剑削头而过，一撮灰发带黑巾飞弹空中。

黑衣人登时哇哇怒叫“找死”趁关小刀大刀、利剑皆脱手之下，猛地欺扑过来，乱掌开打，鹰爪猛扣，砰砰唰唰之下，关小刀闷呃直退，衣衫已被撕得七零八落。

黑衣人猛又力扯，抓起关小刀外衣外裤，迫得小刀光溜身子，只着内裤滚落船角，吓得百姓又自左右逃闪，几名立足不稳，掉落水中。

黑衣人抖着关小刀衣裤，猛甩再甩，银两落满地，却无信件，怒得他狂吼：“信在哪里？”

想攻向关小刀，猝又想及一旁阿祖，猛转头，狠目逼去。

阿祖惊慌大叫救命，眼看灵刀堂船只不及十余丈，哪顾得是敌是友，拚着吃奶力气往那头掠去。

黑衣人冷喝别走，凌空追扑过去，阿祖没命尖叫，眼看就要被捉着，灵刀堂弟子忽有人叫起：“是小公主，快救人。”

一声令下，十数把利刃猛往黑衣人射来，迫得黑衣人攻势受阻，哇哇怒叫，举掌击落利刃，想再追人，阿祖却已跌落对方船板。

一名壮汉拱手过来：“小的不知小公主……”

话未说完，阿祖没命叫道：“快杀死他！”

黑衣人竟也落船，三两掌打得七八名人仰马翻。

那头领见状，怒喝：“快放烟火！”

这才发现烟火在自己身上，猛抓下来，对准黑衣人按扭发射，轰然一响，绿红亮火大作，射得黑衣人东躲西藏，攻势受挫。

幸好在江面，只要见光，数里开外即可见着，此时绿光一现，霎时引来灵刀堂弟子尖急大叫：“有状况。”那本是相隔百丈甚至数百丈船只突然掠蹿十数名绿衣高手，他们猛打东西落水，排成一直线直往这头延伸过来，整批人立即施展蜻蜓点水功夫，飞箭般蹿掠过来。

那头领更叫：“快保护小公主。”

黑衣人怔愕往阿祖瞧去，大概做梦都未想及，这家伙会是南派武林的掌上明珠，怔诧中，他只想要信件，猛又大吼，奇快无比扑身探抓过去。

那头领尖喝，奋不顾身扑前，想接一掌却接不了，被打得东倒西歪，眼看阿祖即将受擒，他掩面尖叫，猝见十数道绿光射至，黑衣人惊道不好，这可是灵刀堂有名暗器绿蜂针，若被螫中，有毒，立即毙命，无毒，也得痛个

三天三夜，说不定因而残废。

黑衣人哪敢硬接，猛地旋飞掠高躲闪，叭叭数响，绿蜂针打落船板，陷入板内，只留青点，可见其威劲之猛。

此一耽搁，十数名绿衣人已掠行船上，十数把利刃乘势猛攻，黑衣人乍见对方，惊叫道：“绿蜂阵！”

再闻对方出刀，总会传来蜂鸣嗡嗡之声，更能肯定无误。

这绿蜂刀阵和神剑门之七绝剑阵号称南北双霸天，各自许为第一，却从未交过手，然而既有传言，自有来头，尤其绿蜂刀阵往往配上绿蜂针，简直如虎添翼，防不胜防，它本和七绝剑阵一样，只镇守总舵，哪知竟会在此现身，实是出乎黑衣人预料。

他自恃不敌，亦或短时间之内无法战胜，已然无心恋战，猛地佯攻几招，猝然藉势抽身，蹿出数十丈，再展蜻蜓点水，凌波虚渡绝顶轻功，直往对峰掠去，眨眼逃之夭夭。

阿祖但觉强敌退去，方始嘘气，软坐地面，大难不死之间，已吓得他满头是汗。

那头领赶忙下跪拜见：“属下汉阳分舵第二十三堂口香主徐不开拜见小公主。”

十余名绿蜂剑手亦拱手拜礼。

阿祖一愣：“我是小公主？”

那头领道：“小公主莫非有秘事在身，不敢承认身份？”

阿祖更愣：“我真的像小公主？”

他心性黠灵，心念一转，已摆出姿态：“你们干嘛？差点害我被人擒走！”娇嗔模样，倒让人感受那股娇生惯养。

那头领赶忙认罪：“属下来迟一步，还请小公主处罚。”

绿蜂剑手亦拱手请罚。

阿祖摆摆手：“起来吧，有什么好罚？快把那艘船抓回，那头还有我朋友。”

关小刀那艘船由于舵、桅全毁，一时控制不住，已漂流数十丈远，阿祖一喝，那头领得令，告谢起身，随手招向手下，叫声：“拖过来！”

只见数名手下猛地打出挂锚长绳，直钉过去，顺手拖带，船只已自逼近。

关小刀惊魂甫定，还来不及找衣服蔽体，却被阿祖权高望重姿态给迷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心念未毕，只见阿祖欺身船头猛招手：“没事啦，一切摆平了，呵呵，你怎么只穿一条内裤而已？”

关小刀呃地一声，干笑起来，赶忙以手掩体，蹲步而行，他想找百姓要，岂知百姓躲如惊弓鸟，他只好撕下船帆，暂时当裙子遮体。

阿祖笑得更挑人，转向头领，道：“你有衣衫吗？给他一件。”

头领应是，竟然尽忠地当场欲解衣衫。

吓得阿祖怔愕：“你想干什么？”

头领道：“小公主不是要属下……”

阿祖呵呵笑起：“我是要你找剩下的，你脱了，还不是一样光着身子，实在不大好看。”

头领干声道：“那还得回到岸上……”

回头一瞧，此船顺流而下，已不及渡口百丈，他遂吊高声音叫道：“准

备衣衫，小公主要啊！”

渡口有人应是，立即前去办事。

关小刀闻言怔愕不已：“小公主？你当真是女的，而且还是……”

阿祖眨眨眼：“怎样，现在才知道我身份，未免太差了吧！”

关小刀做梦都想不着，惊诧万分道：“你接近我，完全是阴谋。”

阿祖截口道：“废话少说啦，办正事要紧！”

眼看废船已靠过来，便向头领道：“把那些人送上岸，免得沉入水中，至于我嘛，还得赶回堂口，你替我安排如何？”

头领拱手应是，光荣上身，立即指挥手下，将废船拖靠渡口，也好让百姓平安上岸。

他问道：“小公主不下船用餐？”

阿祖道：“不必了，送到船上，我急着赶回去。”

头领应声遵命，立即发落事情。

眼看自家船亦靠岸，他请教绿蜂剑手，十二人同声可以保护公主回堂口。

阿祖未免怔忡不安，遂道：“你们守在此，不是另有要事？”

绿蜂剑手道：“属下本是副堂主调派过来，时下副堂主已回返，属下自该返航。”

阿祖始知这些要命高手原是支援公孙白冰而来，看样子是催人不走，心想留下他们守护也好，否则半路再杀出蒙面人，岂非又惨一次？

她道：“那你们就跟我回去吧，我正为副堂主之事忙得东倒西歪呢！”

十二名剑手同声应是，立在一旁，不再多言。

此时岸上已有守卫捧着白衫罗裙过来，头领立即拱手道：“禀小公主，衣衫已送到。”

“快给他穿去……”

阿祖突然发现送来女衫，登时哭笑不得：“那是女衫，呵呵，你叫他怎么穿？”掩口又笑。

头领这才发现不对，干笑道：“属下以为是公主的……呵呵……属下立即把它换下。”

他侍要喝令，阿祖摆手：“不必啦，留下，说不定我用得着，你再找一套便是。”

头领应是，伸手接过女衫交予阿祖，随又传令再送一套男装过来。

关小刀此时已抓着偃月刀及三节刀柄，落魄已极地行步前来，瞄着阿祖，一脸迷惑直笑：“搞什么鬼？你在搞什么鬼？”

他想转换船只，十二剑手有意防范，阿祖忙道：“自己人。”

十二剑手始放人通行。

关小刀过了船，还是摸不着头绪：“你当真是小公主？”

阿祖娇笑起来：“你说呢？大笨蛋！”

关小刀瞧她完全女人模样，一时也没了思考，苦笑道：“你瞒得我好苦啊！”

阿祖自得一笑：“以后慢慢说，呵呵，你被人剥得几乎一丝不挂，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关小刀不禁窘困：“少糗人啦，那家伙不知是谁，武功如此之高？”猜不透，和阿祖突然变成小公主一样，猜不透。

此时头领不但送来衣服，让关小刀穿上，还送来一顿丰富早餐，阿祖不

客气邀小刀一起吃顿饱，霎时精神百倍。

阿祖不断表示回去之后必定告知头领功劳，哄得头领心花怒放，恨不得变成奴才，在她身边照顾得无微不至。

可惜阿祖表示得立刻出发，头领只好失望地安排舵手，随又殷殷喜笑地将人送走。

他还替此船换上大一号，且是金丝绣围旗，以表明身份。

果然四面随时聚有护驾船只，再加上十二剑手，阿祖、关小刀两人可谓安全无比。

此船稍长，阿祖为避开十二剑手干扰，遂要他们移向船尾，自己则和关小刀坐于船头，那里摆了蒲团，另有小茶几，既可喝茶，又可下棋，实是人间一大乐事。

可惜关小刀却无心下棋，老是瞪着阿祖，越看越觉得她天生丽质，娇中带英，英中带媚，涌现一股奇特气质，着实让人瞧来颇具好感而深深被吸引。如若这妮子换穿罗裙，想必更为出色吧！

阿祖突然喝叫：“将军！”

棋子打得叭然作响，然见关小刀异样眼神，嫩脸顿红，娇斥道：“看什么，有这样看人的吗？”

关小刀邪邪一笑：“那又如何，分明是你勾引我的！”

“我勾引你？”

“要不然，你干嘛故意偷我银子？你早有预谋。”

“我有预谋？”

“否则你这小公主何必当乞丐。”

“我……呃……不谈这些。”

阿祖嫩脸泛红，急道：“以后有机会再说给你听如何，现在下棋，呵呵，下棋！”

“看你如何解释！”关小刀突然喝叫：“反将军，马后炮，死定了。”

阿祖一愣：“什么嘛，这么残忍，不玩啦！改喝茶！”

关小刀黠笑：“来呀，喝死你。”

喝茶得自己升火，阿祖升火倒是一流，表现出十足乞丐功夫，但泡茶却显得生疏，连茶碟种类都分不出，何况等级？品味实是差劲，有失公主名分。

关小刀如此消遣她，她却也应付自如，直表示，在家里，只有丫环泡给她喝，何必学些无聊名堂，关小刀说不过她，只有由她去了。

就此，两人不是下棋，便是品茶，累了席地而睡，醒来便又用餐，落得一身悠闲。

一天一夜光景已过。

次日近午，果然抵达灵刀堂总舵。

只见船只直往两座小山丘之间支流驶去。

那两山设有重哨，见及船旗，打了信号，也就放行。

及入支流不远，本以为是悬崖峭壁，却哪知是人工筑成之护城堤，不免让人想及外头小山丘，恐怕也是人工填成。

最让关小刀眼睛一亮的是，那支流尽处，竟然是一只几乎数层高楼，硕大无比的石雕麒麟，坐伏于前，那支流水域则从肚腹部位延伸进去。

显然那是天然小山洞，却被人工穿凿成鬼斧神工之绝妙作品，实是让人叹为观止。

阿祖已然哇哇直叫，很似乎进入梦幻世界般，差点手足舞蹈。

关小刀却斥她：“自己家，也这么兴奋？”

阿祖一愣，随又反斥：“回家当然兴奋！”

已不敢再夸张，以免有失身份，但两眼却仍贪婪掠夺着。

船只再行前，已可见及此麒麟石像似已被挖空，隐隐出现一层层窗口，或而亦可说是透气孔，然却设计恰到好处，根本未碍观瞻，仔细看来，甚且可当作麒麟身上之鳞片呢！

眼看已不及三百丈，阿祖想及要事，遂向十二剑手道：“我想见副堂主，有要事相商，他住哪里？”

一名剑手道：“副堂主一向住攀天阁。”

倒疑惑小公主怎会不知？

阿祖道：“我知道，他现在在何处？他要是乱跑，我如何去找？”

那剑手方自恍然，道：“除了攀天阁，大概会在望月台练剑，他喜欢在望月台。”

“知道啦！”

“可要属下通报副堂主？”

“不必了，我们自行去找人便是。”

十二剑手不再多说话，随即指使舵手驶入麒麟腹中，里头已变成圆弧形，乃是经过设计之渡口，已停着不少船只。

由于公主身份特殊，得以直入最中央，两名年轻丫鬟已等在那里，见着公主，掩口直笑。

一位丫鬟说道：“公主怎换成男装，好奇特、好帅啊！”

但笑声多半消遣居多。

阿祖瞄眼冷道：“没时间跟你们蘑菇，我要去望月台，立刻带我去。”

两位丫鬟但觉气氛不同，不敢再打哈哈，立即蹲身，正色应是，等候公主下船。

“这位是……”穿黄衣丫鬟瞧向关小刀，但觉他两眼亮挑，带有顽邪之气，不禁问道。

阿祖道：“我朋友，要好好善待，若走失了，带到我房间，免得被人欺负。”

黄衣丫鬟又自窃笑，立即应是，问道：“小女子叫巧玲，不知公子贵姓？”

“在下关小刀，关老爷的第十八代弟子便是。”

耸耸肩，关小刀威风不少。

巧玲不禁窃笑，这人倒好玩哩，瞄着眼，瞧向绿衣女子，那丫鬟亦笑起，蹲身为礼：“小女子巧凤，请公子多多指教。”

两人暧昧笑着，大概隐含着丈母娘看女婿心理，毕竟公主胆敢把男人带回家，意思该很明显了。

关小刀尚不自知，直觉两丫鬟开朗大方，也就附和直笑，直道有机会一定指教，却想不出指教的是什么。

阿祖但闻什么，心情稍宽，声音柔了许多，道：“巧玲、巧凤，带我去吧，别误了事。”

“是！”

巧玲、巧凤发现主人口气转柔，亦自高兴，应是之后，立即引路。

边行，关小刀边咋咋称奇。

这麒麟山敢情像座火山口，居中透空直冲天际，阳光照来，四处通亮如画，而那四壁又如高楼，一层层挂着回旋石梯，要到第几层即到第几层。

除了无数火把台之外，更种植大片绿草、紫竹、苍松、兰花，若是齐开放，简直美不胜收，偶有飞鸟、白雀掠飞而过，点缀成一幅人间仙境模样，实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不禁暗暗赞赏设计者之巧妙安排。

两丫鬟带着人往四楼爬去，再穿过一道花廊山洞式秘道，行约百丈，眼前豁然开朗，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红花绿叶尽现眼帘。

关小刀这才知道，从江口那边瞧来，乃是麒麟石雕正面，根本瞧不着什么，但若转个角度，必可瞧及另一番景色，就如此山林美景，其部位大概在麒麟山左腰际，难怪有湖有水，的确不凡。

他也想通，整座灵刀堂，根本就是麒麟山穿凿而成。

除了一层山洞般密室之外，另有依山而筑之雅轩、红楼，其工程之浩大，恐怕不下于王公贵族之大殿行宫矣。

难怪灵刀堂能领袖南武林，如此格局，就连神剑门都要逊色三分。

关小刀有些后悔瞧及灵刀堂雄貌，总觉得自家门面寒酸许多。

然而心念一转，江湖门派讲究武功绝学，就像丐帮总舵不怎么样，还不是具有雄霸天下气势？想通此点，心灵坦荡许多。

大刀握紧，似乎已握住所有威风，走起路来，亦神气不少。

四人绕过戏松亭、五彩湖、翠峰阁，终抵望月台。

那望月台悬靠崖边，宽约二十余丈，设有石桌石椅，且有古松，别具一番情境。此时已见公孙白冰面崖而坐，不知在思考什么。

巧玲、巧凤抵望月台下，不敢再向前，关小刀问及，始知公孙白冰设有规定，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准进入一步。

阿祖道：“包括我？”

巧玲干笑：“公主要去哪就去哪，纵是副堂主，又能奈您如何？”

阿祖这才满意一笑。

关小刀道：“来都来了，不闯也得闯！”

他从安盈盈那儿得知公孙白冰和门主夫人曾在望月台海誓山盟，当然那台远在苏州，这家伙恋人入魔，偏偏移台于此，还自我钟情，关小刀自是有意踏它几下，毕竟上次和他斗剑并未有结果，一股闷气也该通一通。

他喝叫：“副堂主，我来了。”猛地掠身飞向望月台。

公孙白冰突然大怒：“下去！”反掌即劈过来，连看都不看。

关小刀却笃定不退，抓来大刀当护身，锵铛一响，化去不少劲道，右脚已自踏入望月石台。

公孙白冰怔愕有人能挨他一掌，全然无事，嗔怒中整个人弹转过来，乍见关小刀，惊诧不已：“是你！”

怒火又起，十成功力提足，就欲扑来。

关小刀喝叫：“请住手，于若寒有急事转告。”

“若寒？”

唯有她能使公孙白冰失魂落魄，右掌煞住关小刀胸前不及三尺：“她又出事了，可恶的龙飞云！”

关小刀道：“你该怪的是司徒昆仑！”将信封丢过去：“情况危急，别误事。”

公孙白冰猛抢信，又叫声若寒，急忙拆信：“怎会那么皱？还脏了？”

关小刀道：“能送来已是不错啦，我身上可留了数十道刀疤！”故意抓开胸脯，露出业已结痂伤口。

阿祖、巧玲、巧凤此时亦趁此机会踏上望月台，征服什么之感觉，倒让三人倍感虚荣，更用力踩了几下，方自过瘾。

公孙白冰早已失去惯有之高傲，急急拆信，念读之下，先是紧张，随又恍然欣笑：“若寒果然爱我，如此危急时刻，只有我能救她，其实让我留在你身边，你又何需受小人玩弄呢？”

关小刀道：“等她们散了再说吧！”

“她当然会和他散了，这是迟早之事。”

公孙白冰想到什么，冷喝道：“退下，望月台不准任何人逗留！”一掌劈向关小刀。

阿祖冷斥：“包括我吗？”

公孙白冰一眼认出阿祖，心念虽闪过，却仍冷道：“小公主不必为难我，否则照样请你们离开。”

改掌扇风，扫得四人衣衫猎猎作响，几乎立足不稳。

阿祖脸色一变：“可恶，你敢！”

她想出手教训，公孙白冰冷目瞪来，根本不买帐，阿祖捏了拳头，突然嗔叫：“给我记住！”甩头说道：“我们走。”

两个丫鬟死里逃生似地，赶紧拉着小公主退出望月台。

关小刀急道：“喂，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想追人，却又顾及灵凤玉佩未到手。

公孙白冰冷道：“你跟我来，若寒之事不能耽搁。”

他还是发掌把关小刀推出望月台，随后掠向他前面，径自引路而去。

关小刀仍向阿祖招手：“别忘了我啊！”

阿祖转向巧玲：“待会儿带他到我房里。”

巧玲应是，关小刀这才放心跟着公孙白冰前去。

公孙白冰已自太过急心，来不及绕路子，猛地运功掠向松林，借劲飞驰，复又攀向石壁，一连数纵，已掠往麒麟山最高之头顶。

关小刀这才想及攀天阁不是那里，还有何处？在不肯认输之下，也掠身攀去。

那石壁有若悬崖，且穿凿光滑，关小刀又手提大刀，身形弱了许多，有一回差点失脚往下摔，吓得他脱手攀石，方自稳住身形，安然掠向高顶。

他暗暗苦笑，看来该找个时间苦练轻功，否则总是一大憾事。

公孙白冰瞧他掠来，冷笑一声，穿走小径，落于下方十丈亭台，走向内室，原是穿凿得宽广幽雅，格局清爽之书房，从此处往外望，足可览尽长江风景，往内瞧，又可见及一切动静，实是最佳观察位置。

关小刀也走了进来，发现里头不论经书、兵刃、花卉，全摆得整整齐齐，甚至有股“冷”之感觉。

最吸引他的是左墙上嵌着一块偌大白玉，雕着一位天仙美女轻舞图，还上了朱唇，点化灵眼，连衣衫都修饰得栩栩如生，那浅颦含笑，实是迷人，不用猜，它当然是门主夫人于若寒了。关小刀暗暗摇头，这家伙恋人如此痴狂如此狂，倒是天下少有。

公孙白冰瞧那美女图，温柔说声：“若寒，我这就替你解危了！”

淡笑中，往雕像左侧金环拉去，石箱已开，一口暗红珠宝盒立现，他欣

然拿起打开，猝然目光抽跳：“我的玉佩？”

关小刀亦自紧张：“你该不会搞丢了吧？”

“不可能，前天我才带回，明明放在这里，清晨我还拿出欣赏。”

公孙白冰不相信，又自翻找任何几乎可能藏东西之地方，结果仍一无所获。

他青筋暴涨，关小刀亦自苦笑，看来真的没指望了。

“谁敢偷我东西！”公孙白冰想厉吼，却又丢不起这个脸，强忍下来，想捏碎珠宝盒，又想及是若寒之物，捏之不下，猛地一掌打得石桌缺了一角。

“不行，我得亲自赶去救若寒！”心情激动起伏不已。

关小刀道：“你若去了，就是陷夫人于不义，还毁她名节。”

“我不去，照样有人想毁她名节。”

“所以说要冷静，为了夫人，请你一切要冷静。”

“玉佩已失，叫我如何能冷静。”

“还好，离八月中秋还有七八天，你有两天时间寻找，说不定可以失而复得。”

“要是找不着呢？”

关小刀道：“订做一个不就得了。”

“订做？”公孙白冰斥道：“灵凤玉佩天下无双，哪能做得出来，你胡扯什么？”

“我一点都不胡扯。”

关小刀道：“反正此玉佩几乎没人看过，你只要找个像样的玉佩，再镶上亮晶晶珠子，如果没有夜明珠，找个会发亮的就行啦，只要有东西，谁敢说它是真是假？只要能挂在夫人身上，一切自可暂时瞒过去，咱们事后再找寻不迟。”

公孙白冰不说话了，的确，此时若欲找寻玉佩，无异大海捞针，何况那偷东西者分明是冲着自己而来，自必藏得更隐秘，想搜出，更是难上加难。

关小刀道：“事不宜迟，副堂主要有个决定，而且，此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事传六耳。”

“万一真的跟假的同时出现呢？”

关小刀邪邪一笑：“它敢出现，我就整死谁，咱正巧来个捉贼又捉脏。”

公孙白冰在无计可施之下，终于点头：“我这就去办，夜明珠或许可以，但要找到有凤形玉佩可不容易。”

关小刀道：“不一定要全部像，有的地方加点人工嵌镶也就成了，必要时，叫夫人把玉佩打碎，任何人也死无证据。”

“可是如此至宝，打碎未免可惜！”

“我们打碎的是假的啊！”

“呃，说的也是。”

公孙白冰已有所决定，立即喝来手下，要他们注意可疑之人，并严守攀天阁，随后引带关小刀出阁，数十丈石梯下，巧玲已在等人，关小刀告别而去，公孙白冰则亲自动身去寻找玉佩、夜明珠及可靠之镶工师父，以期能准时仿制出来。

关小刀则跟着巧玲丫鬟往小公主住处。

蜿蜒旋绕中，关小刀经过不少佳景，或见兰花四处野放，已临弄雨坞，一转折，又见瓔珞泉，迎连过去，则是柳枫亭，再移三百丈，已见六仙屏。

那仙屏乃是六座小山石，飞瀑从中灌下，有若屏风，若迎向日光，跳出七彩虹影，煞是好看。

那仙屏尽处，则现半嵌于山中之雅致楼阁，及近一看，则挂有幽然古朴木匾，写着“忆相思”三字，清新脱俗甚是典雅。

关小刀见及此景，咋咋称奇，无怪乎会养出如此漂亮公主。

巧玲丫鬟娇笑道：“小公主就住在忆相思，老实说，你还是第一个被她邀来的男士啊！”

关小刀呃了一声，干笑道：“倒是受宠若惊，公主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

“我只知她小名。”

“哦，原来如此，大概公主有意隐瞒，我不知该不该说

“你说，我不告诉她便是。”

“呃……”巧玲甜笑眼眸闪了又闪，终于点头：“好吧，谁叫你被公主看上了，公主姓水，叫自柔，好听吗？”

“水自柔？”

关小刀呵呵笑起来：“这家伙会柔情似水？”

倒也不大相信。

巧玲暧昧一笑：“她平常是任性些，可是温柔一来，可比柔水更柔呢！”

关小刀眯眼直笑，大有看好戏之态。

两人还想再聊，雅居已现阿祖踪影，见着关小刀即猛招呼欣叫：“快来啊，欣赏我的大房子。”

关小刀亦想一窥究竟，自是好奇凑去，跟着三人一起逛向寝宫。

里头果然布置豪华幽雅，不落俗套，碧青玉石为地，配及红毯或白毯，别具风格。

饮食有品香居，念书有藏书阁，寝宫又名邀梦窟，未尽全雅，还带点黠逗呢！

关小刀光是逛及那寝室即有数间之多，不禁直摇头，若不小心撞进，不知会不会找不着门路走出来？

他本以为小公主为维护隐私，大概不肯公开寝室秘密，谁知小公主似晕了头，照样落落大方带人乱逛。

那每间寝宫除了一张铺了软貂毛巨床之外，更有无数高贵衣衫，梳妆台，水晶铜镜，更衣屏，彩宫灯，玲珑桌……应有尽有，实让人目不暇给。

关小刀有若刘姥姥进大观园，愣神叫道：“活像人间帝王府，你还甘心做乞丐？”

阿祖干笑道：“体会人生嘛，我喜欢做一些让人料想不到之事。”

关小刀斥笑：“这叫犯骚。”

“那又如何！”

阿祖猛倒床上，直呼爽啊，随又说道：“你随便找间房，咱们累了数天，也该好好休息啦！”

不想不累，一想即累，关小刀遂点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于是退出来，复又特地往邀梦窟钻去，然后告诉丫鬟巧玲、巧凤不必吵他，一切待睡醒再说。

巧玲、巧凤自是窃笑，小公主竟然连邀梦窟都让出来，这个驸马爷还错得了吗？当下带着暧昧神情，含笑而去。

关小刀进了邀梦窟，发现乃是数间串成，最外头则为起居客房，置有桌椅，可坐可卧，另置蒲团、靠垫，说不定还可躺下来吸鸦片呢！

此间他没兴趣，再推开第二门，里头已现温柔软床，虽比起其他数张小得多，却更见感情似地，让人瞧来即舒舒服服，甚想躺下温存一番。

关小刀方踏进门，已闻及淡淡兰花幽香，那并非直接发自兰花蕊，而是少女常常渗出之体香味，让他直觉这才是真正少女居，心头未免幻想阿祖懒睡床上模样，必定甚是撩人、逗人吧？

再看梳妆台，铜镜仍拭得雪亮，但一些脂粉、腮红等用品却散乱不堪，显然那是放纵性绪所留下之痕迹。

他还发现桌上摆了不少泥人、泥马，那可捏得不差，他一时兴起，走前，抓起泥人瞧来，有男有女，男者相貌不定，但大都帅气十足，女者灵眼晶亮，笑意传神，似有阿祖影子，看来是公主自捏像。

关小刀瞧了几眼，呵呵笑起：“这个花痴，这么小就做春梦了？”

其实阿祖瞧来十六七岁，亦不算小。他只不过信口斥乐罢了。

他忽又发现泥马肚腹刻了小字：“白马王子何处寻？”

既然发现有字体，他立即检查所有泥相，果然多多少少皆有痕迹，有的更写着：“春梦了无痕”，“我的××就是你”，另有一尊男者刻有“缠绵”，一尊女者刻有“悱恻”，林林总总，皆和男女之间有所牵连。

关小刀看在眼里，呵呵直笑：“思春的心情很难受吧！”

“我的……什么就是你？”

关小刀猜想着：“是爱人？男人？还是姘头？呵呵，真难猜。”

他忽而抓来桌上细针，在那××部位刻下“关刀”两字，呵呵谑笑起来：“我的关刀就是你？呵呵，很有意思！”

他学着那泥人摆了潇洒姿态，笑声更黠逗，忽又觉得冒犯关帝爷，只好再加个“小”字，把自己名字全刻上去。

始欣笑起来：“哪天你发现了，咱们再谈恋爱。”

抓着泥人玩些比翼双飞，拜堂结婚，卿卿我我游戏，倒也自得其乐，未久，累了，觉得没意思，始将泥人置回原处。

随又照照铜镜，其实自己也满帅劲，难怪小公主会选上，算她有眼光。

再照几眼，摆出最佳姿势，行往内侧，发现地上落着罗裙，另有软肚兜，他不禁皱眉：“这小子倒是挺放纵……”想拾起，又发现大丈夫不适合捡这些东西吧，始放弃，跨步而过。

里头另有一扇门，才靠近，已传来流水声，他疑惑，猛地推开，竟然见亮，关小刀不禁咋舌。

此处已是天然石洞，宽敞数十丈，居中却有一潭清澈见底水池，池水冒着白烟，敢情不是温泉即是冷泉。

最让关小刀吃惊的是地面上会是天然五彩缤纷的黄琥珀、绿碧玉、紫翡翠所穿凿而成，连池底皆鲜丽扣人，清水荡漾，直若玉液浆掀动，现出如梦似幻景致，实让人置于梦中仙境。

关小刀唉呀呀直叫，敢情这些全是天然宝石，连成偌大一片，更是难能可贵，想来是某人先发现此潭，才穿凿出这邀梦窟吧！

他亦发现泉水乃从内壁一处缝隙涌入，源源不绝，池水却不溢出，实是一大奇景。

至于光源，则来自右侧顶空，一道呈闪电形裂缝，不大，但穿透于晶亮

池水，已然足够照得满室通明。

关小刀为享受仙境，点上双壁四盏油灯，霎时光灿亮目，更若置身宝窟仙境之中。

他已忍不住宽衣解带，兴致冲冲往水中跳去，哗啦啦，水花溅起，他若游鱼般耍得悠游自得。

这池泉呈凹型，占地颇大，关小刀干脆当成游泳池，从左侧游往右侧，岂知在通过居中泰半之际，温水却变成冰泉，吓得他唉呀跳向岩边，直道怎会怎会？不信地伸手摸去，果然冰冷彻骨。

他仔细瞧来，始又发现此端底池裂有缝隙，不断涌出山泉，他不禁揣想，两头皆涌泉，那水渗往何处？该不会在中间吧？

他复往中间较凸处搜去，果然见着裂缝，伸手一摸，被吸贴壁，这才完全明白，此泉原是冷热双涌。

右为热泉，从上而下，左为冷泉，从下而上，日夜不停涌出，本该中和冷热，然却因此池呈凹型，交汇口即是泄流处，如此一来，双头各自涌流，却难交汇，当然各自保有冷热效果，实是天下第一奇景。

关小刀呵呵笑起来：“不知有无名字？我看取个阴阳泉或是男女泉、夫妻泉，唉呀乱七八糟泉。”

他再次跳下水池，这次已有心理准备，直把它当成三温暖，左冷五分钟，跳往右热七分钟，如此来回交替，不但热出一身汗，又冻得精神百倍，实是过瘾。

然而他连日劳累，在玩兴过后，亦渐渐感到疲备，那并非只是肉体，且包括心灵上，实是该好好休息。

可是却又贪恋泉水舒服，干脆扇熄灯火，准备泡着温泉睡觉，尤其他又发现此泉对于伤口似有疗效，越泡越收缩，甚至结痂落去变成红痕，他更心安理得。

左泉太热，右泉太冷，他则找向中间温水区，躺了下来，竟然像躺在躺椅上，还有石块当枕头，睡来一点皆不勉强，终也安然舒睡池中。

他似乎已悟出什么叫邀梦窟，原来是这么一个舒服地方啊！

这一睡，竟然眨眼似地已近初更，他仍未醒。

猝而闻及叭然猝响，练过武功的他，自然反应有状况，突然惊醒，往发声处瞧去，乍见房门乍开，一位身着轻纱女子走了进来。

那娇甜声音自言吟着：“累死了，得要舒服洗它三天三夜不可！”

娇笑中，将门带上，放荡地哼着小调。

关小刀乍见那人，竟然就是小公主，黑暗中透着房间传来余光，甚且瞧及那件轻纱几乎透明，软白肚兜若隐若现。

他猛地呀叫，猛又掩口，压下声音，突又想及下身光溜，猛地伸手掩去，那女人竟然走来，迫得他赶忙往右冷泉潜去，一点水花都不敢拨响，冷泉虽冷，他只好运功抵挡。

惊魂甫定之后，他暗暗邪色一笑：“也好，就看看你是男是女？”藏在一角，眼睛贴着水面，贼也似地瞄瞧这妙龄女子。

那小公主哪会想到竟然有人大胆到潜入温泉浴室偷窥？仍自依照往常，优雅而稍带放荡地舞了起来，还唱着小调，哼着歌。

“天生丽质难自弃，回眸一笑百媚生呀！”

装着样子一周旋，摆出妖娆动人姿态，突又呵呵笑起来：“算啦！洗澡啦！”

轻轻走向油灯台，考虑着，点燃两盏。

那朦胧中带着情感光线照出，关小刀已真正瞧及小公主面貌，那平日本就是英中带媚的漂亮容颜，此时更显出难得女人味。

那秀发亮丽披肩，感情式地抚动着，晶亮闪动似水银流动的眼眸，灵慧中带点任性，配上稍粗眉，长长眼睫瓜子脸，双下巴，别有一番风情。

尤其那张感性红唇，总隐露一股调情般的笑意，还好，整个看来，清纯、优雅已掩下那股扣人心弦之媚神，否则奔放开来，那媚力恐怕要比成熟的安盈盈还要动人三分。

当然，这是小公主在无人之下故露之媚样，在平常，她仍正经得跟个小家碧玉似的。

尽管如此，关小刀仍自被她美貌给深深吸引，说她倾国倾城亦不为过。

更让他怦动的是那美姑娘竟然当真宽衣解带，旋身一转，薄薄轻纱飞落，伸手再勾，软白肚兜挑起，唉呀呀，那凹凸有致，玲珑身材，简直完美无暇，那嫩白肌肤淡淡反照着烛光，让人想入非非。

再一转身，更是唉呀呀清身溜溜，一对尖耸结实酥胸随着那身形转动而轻颤，散发出女性无尽媚力，叫人血脉贲张而窒息。

尤其那隐隐下腹，竟然丝毫保留地映在眼前，更挑逗得男人死去活来，十六七岁的姑娘，竟然发育得如此完美无瑕啊！

姑娘终于裸身落水，嬉戏而笑，水波掀来，荡漾着男人心头，他恨不得撞过去拥吻她，深深地表露男人拜倒石榴裙之心。

姑娘轻抚肌肤，似在欣赏自己芙蓉出水般胴体，沉溺中使她化成美人鱼般游泳，竟然往右侧冷泉游来。

关小刀本是充满幻想，然而见及姑娘逼近，已自吓得惊心动魄，暗自叫糟，赶忙想潜入池底，可是池水亦自透明见底啊！

这一挣扎，掀了水波，姑娘必所觉，凝目瞧去，一眼瞧及水面，并未见及人影，但觉奇异，目光一移，竟然发现池底有人，那简直吓得比被非礼还严重，惊骇没命尖叫，忘了掩饰重要部位。

关小刀但闻尖叫，深怕引来外人，出丑的可不只她一人，赶忙蹿起，急道：“不要叫，是我啊！”

那啊声跟姑娘啊声重垒，姑娘更是失魂落魄，猛掩身躯，骇怒大叫：“色狼、登徒子，来人啊——”忘了自己会武功。

关小刀见她再叫，更是焦切，急喝：“不要叫！”

仍叫，心急之下，赶忙欺身过去，想掩她嘴巴：“是我，别乱叫，引来别人……”

姑娘一时不防，嘴巴被掩，一挣扎，两人扭入水中，肌肤之亲自是免不了，姑娘更急，突然张嘴猛咬，关小刀唉呀一声，看是罩不住了，哪敢再逗留，赶忙弃人即逃，光溜身子跳出池面，直叫倒楣，夺门即逃。

姑娘浮出水面，仍自惊惶尖叫：“有色狼，来人啊——”

喝喊中想找衣服穿妥后再追人，却发现全是软肚兜、透明纱，不管用，又躲入水中。

关小刀自也在找衣服，转了一圈，发现衣服落于池边门口，赶紧折回，方探头，姑娘即叫，他猛抓衣服，猛逃，边逃边穿衣裤，惊急中亦莫名笑起来，如此情景，不知该高兴，亦或自认倒楣？

来不及穿妥全部，他光着上身已行出邀梦窟，巧玲、巧凤举剑追来，忽

见关小刀，暗笑不已，巧玲道：“发生何事？”

关小刀干笑：“不能说不能说，替我挡挡那辣婆娘！”没命逃开。

巧玲、巧凤暗笑于心，总猜个八九不离十，想来是两人亲热过了火而惹恼小公主，如此感情事，能不管即不管，否则日后两人和好，反而换来自己遭殃呢。

两人故作声势，急道：“小公主发生何事？”猛敲门。

“有色狼，快抓住他，杀了他——”

小公主终于穿妥衣服，手抓利剑，怒气冲天行出来，见着两女即叫：“色狼在哪？快抓来碎尸万段。”

巧玲怔道：“有吗？”

巧凤道：“我们好像没看见。”

“谁说没有，看那脚印。”小公主指向地面一排湿脚印：“还不快追！”猛地追过去。

巧玲暗笑，道：“大概我们来晚了。”

两人装腔作势，追了过去。

然而此宫颇大，关小刀又是落难而逃，自是寻找隐处钻，在连躲三数处之后，终于想到望月台，那里除了公孙白冰之外，应该没人敢去，遂往那头躲藏。

然而事情似乎并未那么单纯，小公主似乎气怒难消，当真下令封锁所有地方，准备把人逼出来。

关小刀但觉若真如此，再藏下去，恐怕迟早会被找着，他不禁恨起阿祖这家伙，明明摆着对自己有好感，岂知到头来却三贞九烈得要砍人脑袋，实是善变得叫人可恨。

难道自己偷窥行止做得过火吗？可是那根本不是自己想发生之事啊！

不管如何，他得想办法。

看来若被抓去，小公主要是使起性子，必定耽搁回程时间，倒不如找那公孙白冰，看他办得如何？如若玉佩能弄出来，立即起程，免受池鱼之殃。

想定后，他又偷偷潜回攀天阁，那里守卫经过公孙白冰特许，自肯让他进入，但止于静坐，不能乱动东西。

一名守卫问及，小公主下令捉色狼可是他？

关小刀只能否认，他表示自己跟小公主一起回来，已混得够熟了，怎会变色狼？

守卫半信半疑，但想及他的确是跟小公主一起回来，就算闹事，也该不至于多严重，何况副堂主跟他有要事，不听他的听谁的？

关小刀直觉等下去未必安全，要是小公主任性闹上来，麻烦仍有，遂道：“副堂主现在在何处？我有要事相商。”

守卫道：“去找东西。”

“我知道他去找什么，我正要告诉他哪里有此东西。”

守卫想想，道：“他可能在汉阳城分舵。”

关小刀道：“带我去。”

守卫遂讨论，终于选出一人带着关小刀，竟然不走石梯，反从外窗掠出，守卫忽而向左掠攀，那里早就凿有落脚处，他得以直泻而下，关小刀有样学样。也就跟着掠去，下纵数百丈，抬头一瞧，始知攀天阁位置正巧位于麒麟脑袋正中央刻有“王”字那头，直觉公孙白冰果然够狂。

由不得他多想，守卫带他抄小径，绕过麒麟山正面，往尾部那头掠去，直到透穿此山，关小刀始又得知，原来麒麟山尾部建凿着宫殿式门面，那头刻有“灵刀堂”三个桌大字，这才是真确正门，气势雄伟，俨然天下第一大帮之态。

守卫催人，关小刀无心再欣赏，顺着宽敞官道，直奔汉阳城。

飞奔数十里，已近二更天，终抵汉阳城，此城繁华非常，此时正是歌舞升平时刻，热闹不在话下。

关小刀没心情消遣，直觉肚子一天未进食，遂要守卫前去找人，他则找间饭馆，叫来两大碗牛肉面，外加卤牛肉，呼呼噜噜吃得过瘾。

未久，守卫找来，把关小刀带往汉阳城有名的古董店翠珠阁，那店已打烊，特地开门让小刀进入，里头摆满各色各样古董，琳琅满目，直若藏宝窟。

再入里头，已进一间白石白椅白桌，一切发白的干净石室，公孙白冰正坐在一张白椅，他身边则坐了一位花甲老翁，正摆弄珠宝，似在嵌镶什么。

公孙白冰见及关小刀，淡声说道：“找我有事？”

关小刀干笑：“只是想探探进展如何？”

公孙白冰要守卫出去，始道：“我已通令帮中所有弟子，以及古董商、银楼商，务必在两天之内将所有可能见到、买到，甚至偷得之翡翠、夜明珠，给我弄来这里，到现在已找了八颗夜明珠，看来是不成问题。”

关小刀瞧及老师父正在拆一颗镶在狮子眼中之两颗夜明珠，不禁欣慰道：“如此我就放心了。”

公孙白冰问：“你似乎惹了小公主，她下令追捕你？”

敢情身为副堂主，消息自是灵通。

关小刀暗惊他能及时知晓此事，那色狼之名恐怕也瞒不过，心念一转，道：“还不是为了灵凤玉佩！”

公孙白冰在听。

关小刀道：“我发现小公主住处有座翡翠池，那里有绿翡翠，本想切下来用用，谁知道小公主穿着肚兜就闯进来，她尖叫，我也尖叫，就这样啦！”

公孙白冰似乎信了，点头轻笑：“原是这么回事？小女孩，只会大惊小怪。”

关小刀见已瞒过去，心情舒畅不少，随又说道：“你找到玉佩了，若没有，可去那里切一块。”

公孙白冰道：“听李巧手说九华山曾出土一块，已派人连夜去拿，明早自可送来。”

关小刀瞧着这位似是古稀慈祥老人，他眯着眼一笑，牙齿掉了不少，精神却好：“就是你要灵凤玉佩？”

关小刀道：“不是我，是我家主人。”

李巧手道：“明儿即可弄来，你看，这像不像灵凤？”

他拿出一支约三指大小，色呈淡红之凤形玉佩，晃向关小刀面前，它本是某人用来当随身腰佩，此时却已被搜来。

关小刀干笑：“灵凤跟公鸡都差不多嘛！”

公孙白冰冷道：“夫人东西，不准任何低估批评。”

关小刀瞄他一眼，未必甩他：“这又不是夫人东西，紧张什么劲！”

公孙白冰冷道：“要送到她手中，也不准。”

关小刀懒得理他，道：“我会告诉她，你为了此事，日夜不眠不休，且

动用全帮人力、财力，全国搜寻，好让她感激你，满意了吧！”

公孙白冰终露满足：“为了夫人，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

关小刀暗斥：“恶心的单恋狂！”

李巧手已说道：“其实灵凤尾巴较长，且看来灵性较高，跟公鸡差多了。”

关小刀道：“老师父，可是少了碧绿部份。”

李巧手道：“宇宙间，没有两者完全一样之玉佩，时间又急，老朽只好准备把它嵌镶翠玉上，大概可以充充数。”

“怎么镶？”关小刀不禁好奇。

李巧手也说不上来，轻轻一笑，干脆自行表演。

他拿出一把极细锯齿刀，往那彩凤玉佩每锯几下，即瞄照其准确度，随又再锯，那精巧手工，大概跟发雕差不多，瞧得关小刀暗暗佩服老人家仍有这份精力。

时间就此耗住，公孙白冰坐在椅子上，似已入定，目光却死盯门口，似在等待什么？

关小刀则趁此东问西问，他问出此室为何全白，原来是为了东西掉下去，能清楚找回来，设计上料想颇为周到。

转眼四更天已至。

忽见外头蠢动，公孙白冰马上迎去，又带回一颗镶在鲤鱼壁上之夜明珠，现在只差一颗了。

公孙白冰却未见喜容，他等的是最重要之玉佩。

转眼鸡鸣传来，天将破晓，老师父累了，先行伏桌休息。

关小刀亦累了，干脆盘坐闭目养神。

公孙白冰却已坐不住，不断来回走动，时时往木门望去。

似乎又过了一时辰，外头开始热闹起来，玉佩仍无消息，公孙白冰忍不住开门走出外头和守卫交谈几句，守卫快步离去，他心情沉闷走回。

未久，守卫送来早餐，老师爷、关小刀被唤醒来，将就吃了。

公孙白冰仍是倚门而望，今天古董店不开张，完全为了应付那只灵凤玉佩。

老师父为免浪费时间，问及玉佩图形，公孙白冰照印象说出，老师父画了图，尚未完成，外头飞蹄暴响，还来不及反应，已有双骑煞停门外，一名壮汉飞奔入内，拱手即道：“东西已到，还请副堂主过目。”

公孙白冰大喜，抓过一宝盒，打开一瞧，果然现及巴掌大透明晶莹翡翠，他急忙交予老师父，并要壮汉退出，回去休息，壮汉始退。

老师父接过手，照向烛光，翠玉似要渗出碧水般，透得让人啧啧称赏，他道：“说它价值连城，亦无人反对。”

公孙白冰道：“可惜少了灵凤，全看你老了，时不宜迟。”

老师父知时间宝贵，遂开始动工，照样以极细巧手法，将翠玉上下两层切出薄薄两片。

再将灵凤玉佩圆形描上，再轻挖凹陷，得以巧嵌此凤玉，如此耗去两个时辰，方得挖妥凹陷洞，并加以抛光。然后把两只薄彩凤上下嵌入，再嵌紧另两片透明薄翡翠，几乎大功告成。

由于老师父的手工精巧，嵌镶之间，丝毫未见空隙，直若非他亲眼所见，还真以为那是千真万确的灵凤玉佩呢！

及近下午，最后一颗夜明珠已送达。

老师父早就挖好凹洞，待抛光之后，把十颗夜明珠全部嵌上，手工之精巧，直若碧眼珠中之白眼球，丝毫未见空隙，实是难得。

公孙白冰见状，已自动容，直觉这面玉佩和先前那面几乎一模一样，或有差别，该是它感觉上新了点。老师父却另有绝招，找来特制泥粉，东一抹，西一末，再以利刀修修切切，形态变得圆润许多，待泥粉抹去，再抛光，古董味道已现。关小刀见状猛击掌：“好功夫！”老师父这才抹去额头汗珠，照照玉佩，满意一笑：“若不从边际仔细观瞧，它该能瞒过任何人。”公孙白冰接过手，照瞧甚久，频频称许，大有爱不释手之态：“哪天和若寒一人拥有一面，该是人生一大乐事。”关小刀冷道：“算了吧，人家可不一定乐！”他本想说“自我陶醉”，但话到口，又缩回来，以免刺激太重，徒生麻烦。公孙白冰道：“若寒一定高兴我替她安排的一切！”忽而想到什么，把玉佩交予关小刀，道：“你快回去，免得误了大事。”关小刀把玉佩收下，道：“总得回去拿我那把大刀吧！”公孙白冰道：“我会替你送去。”关小刀道：“不必了，你再到神剑门，只有害人的份。”公孙白冰咬牙：“如若夫人有闪失，神剑门一个都走不脱！”关小刀瞄眼：“少在那里威风，我可是神剑门弟子，迟早要跟你较量。”公孙白冰冷笑：“欢迎，可惜不是现在，等你办完此事再说。”说完，道谢老师父帮忙，已然催着关小刀快快上路。他道：“我有捷径，到时，你会早到一天半夜。”关小刀欣然接受，暗道：“谅你也该保护玉佩安全。”两人遂出了石董店，两匹马已备妥，两人上马，直奔灵刀总堂。未及两刻钟，总堂将近，关小刀顾及小公主可能还在找麻烦，遂请公孙白冰帮忙取兵刃，公孙白冰只想让他早地上路，遂答应，径往殿堂行去。

关小刀则找向附近小松林，下了马，准备纳凉休息。

他正想拿出玉佩仔细欣赏之际，猝闻马匹轻嘶，猛一转头，竟然发现女扮男装的小公主抓着一袋东西潜奔过来，正在向他招手，吓得关小刀唉呀一声，拔腿即逃。

阿祖见状急喝：“别逃啦！我不是小公主！”

急忙追过去。关小刀岂能听入耳，苦苦直叫：“小公主你饶了我吧，我不是有意的。”

“饶什么劲！”阿祖斥叫：“你不要大刀了！”

关小刀一愣，这才顿足，转身过来，窘困干笑：“公主不生气了？”

阿祖抽嘴道：“我是生气，被你整惨了，害我连夜逃出来，什么福也没享到。”

一脸不甘地走前，想抛回大刀。

关小刀见他逼近，急忙摆手：“停停停，抛过来便行了，你不必再过来啦！”

深怕太近，可能中计。

阿祖斥叫：“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不是小公主？”

关小刀道：“我不明白你在耍什么花招！”

阿祖道：“我真的不是小公主，我只是长得跟小公主有点类似，不知不觉中就被认错，我只好冒充，本以为可以好好享顿清福，谁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惹得真正小公主追杀你？害我连夜东混西藏，躲到城外喝西北风，实在不够意思。”

关小刀闻言怔愕：“你不是小公主？”

瞧他模样，分明不差，猛又脑袋直晃：“不不不，你一定是，拜托，千万别再缠着我！”

阿祖嗔叫：“我是小公主，还会落到这种地步？整整一天一夜没吃饭。”

关小刀不由一愣，此时的阿祖，一脸衰相，还沾了不少污泥，显然困顿多时，和那小公主比拟，未免天壤之别，不禁开始疑惑：“你真的不是小公主？”

阿祖道：“我宁愿是，然后天天住在温柔窝里。”

泄气长叹，直道可惜不是。

关小刀道：“昨夜你跟我……”

想说及光溜溜袒裸相见之事，却开不了口。

阿祖瞄眼：“谁知你做了什么缺德事，害人家把你当色狼看。”

“你真的不知？”

“我要是知道，早阉了你！”

阿祖虽嗔斥，却无凶意。

关小刀不禁更形疑惑：“你当真不是小公主？……能不能让我验明正身？”

阿祖闻言不禁脸红，窘嗔斥道：“色狼，分明是色狼，你一定对小公主耍出这手段对不对？难怪人家骂你大色狼。”

关小刀听语气，似乎和昨晚那小公主有所差别，可是他的长相几乎无所遁形啊！

他被搞迷糊了。

正待想办法分辨之际，灵刀堂口那头已有飞马奔来，关小刀乍见是公孙白冰，无暇再耗下去，道：“不管你是谁，一切瓜葛日后再说，玉佩已到手，我准备回去，公孙白冰有捷径，我且跟他会合，你怎么走，那是你的事！”

掠身向前，抢了大刀包袱，已奔向马匹驻停处。

阿祖斥叫：“你想遗弃我？”

想追，却发现公孙白冰，怕他认出什么，赶忙躲藏，嗔道：“任你天涯海角，休想甩掉我！”决定死追到底。

公孙白冰奔近，见人即道：“你的刀已被丢掉，自行再打造一把吧！”

关小刀抓出包袱，呵呵笑道：“这么巧，就丢在这里，我自个便就捡回来了，真是有缘。”

公孙白冰未露神情，冷道：“既然找到，立刻往北奔，沿途快马接应，到了汉阳，另有人引路，去吧！”

关小刀自知逆水坐船赶不及奔马速度，遂点头，暗暗偷瞧阿祖藏身处，窃笑一声，已自策马飞蹄，狂纵而去。

阿祖见状，气得咬牙切齿，却不敢贸然现身，直到公孙白冰往北轻叹始策马离去之后，他才潜出山林，嗔骂关小刀忘恩负义，遗弃忠良，找了路子，仍往北追去。

至于何时才能追上关小刀。

只有天晓得。

第八章 智斗师爷

关小刀奔驰于江南灵刀堂地盘上，果然随时有接应快马，一到有捷径可走之路，必定有人在前引带，使得他可以日夜不停赶路。

一天一夜之间已抵汉阳分舵，那分舵主得到秘令，立刻要关小刀换上百姓服装，搭船过江，随又换得马车，往北直奔，及入山区，复走出路，攀过三座高峰，竟然一夜未到，即抵桐柏山北麓，此去洛阳已不到一天一夜路程。

算算时间，还仍多出一天光景，关小刀已自放心不少，灵刀堂弟子不敢再深入，纷纷退去。

关小刀无需他人再引路。

他想着，或而该到冬河镇找找看，雷万钧等人是否安全？但又想及，说不定三人早已回到家中，若白跑一趟，岂非冤枉？

心念转后，仍决定先回神剑门，乃取道北行。

说也奇怪，或而师爷已偷得另一面玉佩，竟然未再派人狙击，他走得甚是顺利。

在中秋月圆前一天夜晚，他已经赶回神剑门。

他急着找安盈盈想送玉佩归还门主夫人。

安盈盈却早就等得心慌似地出现眼前。

她为避着丈夫，特地把关小刀拉到楼上角落，急问道：“你可把灵凤玉佩带回来？”

关小刀欣笑：“没带回来，我哪敢见人。”

从口袋抓出秘密包紧东西，打开晃向安盈盈，瞧得她眼睛发亮。

“果真是稀世宝物！”安盈盈爱不释手，亲吻几下，媚笑起来：“夫人有救了，她再也不必日夜失眠啦！”

关小刀道：“幸不辱命，否则就惨了，你可要告诉夫人，以后别把它乱送人。”

安盈盈笑道：“她哪敢，一次就吓坏了。”

安盈盈道：“师爷一直不停放出风声，说中秋夜，灵凤玉佩将显灵，许多人都等着瞧呢，害得夫人紧张要命，现在可安稳了。”

关小刀道：“除此之外，还有他事吗？比如说天龙三侠可回来了？”

“没消息，我以为他们跟你一起，并未注意打听。”安盈盈道：“怎么？他们出事了？”

关小刀呃了一声，道：“只是散掉罢了。”

安盈盈道：“凭他们身手，该没事才对。”

关小刀默然点头，心头却想，得把消息告诉三爷才好。

安盈盈见他沉默，不自觉又注意到他这张俊邪脸容，调情又起，媚笑道：“他们没事，不过，有个人还有事。”

“谁？”

“我啊！”安盈盈挑逗一笑：“我可日夜为你担心，整个人都快碎了，不过，你回来就好了，我……”

忍不住欺身过去，千娇百媚地亲了关小刀一大香吻。

关小刀竟然没躲，只是晕红着脸，自从前次亲吻过后，他已对安盈盈有了莫名感觉，那感觉是好奇、莫名，且带点冒险而怦动的，这跟见着小公主之裸体不同，一边是直接而被挑拨，另一边却是欣赏、惊艳，且带着唐突吧！

尤其安盈盈成熟之美，总让人直接想起性感，而似乎侵略地想占有她。

关小刀此时心头即充满幻想，他甚至想抱起安盈盈拥吻，谁知安盈盈却退了下來，媚笑一声：“小冤家，将来有空，一定好好报答你，夫人的心可是焦急的，我得先把玉佩送回去再说，明儿见了。”

她又亲吻一记，始含情带媚，依依离去。

关小刀暗道一声要命，猛地吸气，抚平被挑情绪，心想难道自己会爱上比他大十岁有余的女人吗？想及安盈盈毫无拖泥带水且无负担的潇洒举止，他不禁茫然了。

“或许也该学学她，毫无负担吧！”

关小刀深深吸气，想及安盈盈对夫人忠心耿耿，已非那种杨花水性女人可比，她值得尊敬。当下不再乱想，打理精神过后，直往总管府行去。

转过数条街，熟悉宅第已现。

见及关小刀，天龙骑弟子欣喜不已，赶忙交代总管吩咐一有消息，立即见人。

关小刀赶忙奔入内厅，胡三爷已在书轩等人，关小刀很快将经过报告一遍。

胡三爷不禁皱眉：“天龙三侠未跟你一起同行？”

关小刀道：“半路岔开了，他们或许已在归途……”

“希望如此……师爷最近没动静，三人该没事……”

胡三爷立即找来守卫，要他们传令下去，随时打探三人下落。可见他嘴中说没事，心头却仍挂念不已。

他不露声色，淡笑道：“能把玉佩拿回，你功劳不小。”

关小刀犹豫该不该说，还是说了：“玉佩是假的。”

“假的？”三爷大惊。

“不错，是公孙白冰动令全派力量，在一天一夜之内做成！”关小刀道：“但几乎假可乱真。”

三爷道：“你肯定？”

关小刀道：“公孙白冰对夫人一往情深，若不真，他不敢让属下带回来。”

三爷轻叹：“却毕竟是假的。”

关小刀道：“是真是假，谁也没见过，只要有东西，谁也不敢说它是假的。”

三爷眼睛一亮：“对啊！”

拍着小刀肩头道：“有你的，情急生智，否则空手回来，那才叫惨，咱龙门山出来的，准错不了。”

关小刀被鼓励，自是受用无穷。

他道：“虽然暂时可以瞒去，但真货仍需弄到手，依属下判断，真货必定是师爷命令某人盗走，它很可能同时出现在赏月大会上。”

三爷道：“有此可能，若两面同时出现，该如何处理？”

关小刀道：“当然两面都该属于夫人所有了。”

“不不不，你忽略了师爷的霸性！”三爷道：“师爷只要逮到机会，心定死咬不放，到时真真假假争下来，受害的一定是夫人，我看，还是别让真假一同出现才好。”

关小刀道：“那又该如何阻止？玉佩若在师爷手中，他要何时拿出来，谁知道？”

三爷亦为之大伤脑筋：“或许该先把那只真玉佩盗回来。”

关小刀道：“此时恐怕不易动手，说不定它早挂在师爷脖子上呢！”

三爷来回踱步，绞尽脑汁想计策，最后又道：“如若不能事先动手，只有在现场动手了。”

关小刀灵机一现：“三爷要我扮黑贼？”

三爷点头：“恐怕只有这样了，三侠不在，就属你武功最高。”

“可是我轻功并不好……”

关小刀不禁想起溜钻的阿祖，可惜不在，有些后悔。

三爷道：“姑且一试，若有必要，闹它一场便是。”

关小刀自知免不了要出场，不禁频频苦笑，若来硬的，他还管用，可是耍轻功？实在没信心，心念转动中，忽有灵机，突然击掌：“对了。”

这击掌打得响，吓着三爷，关小刀忽觉失态，赶忙告罪。

三爷淡笑：“现在以同是龙门山弟子说话，不拘小节，你想到什么，快说出来！”

直觉龙门山出来的，都是聪明人，他也爽心不少。

关小刀感恩一笑道：“反正两面玉佩可能同时出现，而且全是夫人所该拥有，咱或可耍他一计大小通吃。”

接着把计谋说得头头是道。

三爷闻言霎时哈哈大笑：“好计，好个司徒昆仑，到时，我看你这哑巴要吃多少斤黄莲！”

说完又大笑。

关小刀也陪着笑。

随后三爷留他到上房过夜。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

关小刀本是准备逛街，也好沾沾中秋佳节喜气，然而顾及形踪败露，对计划有损，只好躲在府中，耍耍功夫，练练拳脚，消遣时间。

三爷却忙着前去布置赏月台，也好使大计划能顺利进行。

此次师爷倒似乎笃定胜利，竟然未与三爷争功布置场地，使得三爷顺顺利利可以完成任务。

照已往，赏月台通常布置在南山松涛坪，但三爷则是以近来较杂乱，且众人想看灵凤玉佩为理由，把场地移往右宫楼平常即用来赏雪、赏月的临风阁上。

此阁外头阳台宽广，只要摆上些酒席，再插几把火油灯，已是现成赏月场所。

三爷还特地升了火堆，烤它一只大山猪，也好助兴。

初更已至，圆亮月儿轻轻升起山头，银光轻撒，总让人们带点幻想，且沾喜气，心情自是舒畅许多。

门主所邀之人接二连三入座，分别有几位长老，亦包括上次被关小刀闹过的严上羽，无双居来了无双夫人，一袭白衣，冷艳动人，七绝剑手、师爷，及手下数大护法，华剑英已被宰了，只剩黑青锋、以及长满青春痘的伍天豹，上次挨了关小刀一刀，现在已养好伤，态度又现嚣张。

三爷部下，本有天龙三侠及关小刀，却因天龙三侠赶不回来，小刀又有事，只好另请辈分较高弟兄顶替。

宴席位置安排当然是门主居中，夫人居左，接下来本是长老严上羽，三

爷却安排师爷出坐，以凸显其地位，至于严长老则改坐右侧，亦不失面子，三爷则坐于长老旁，算是陪衬。

其他众人各依天龙骑或侍卫队分两旁入坐。

双方面对面，似有所较量，冷目虐态穿来送去，只不过门主在场，全把脾气给压下。

门主已然到来，只说些大家要和气相处，并祝神剑门万世千秋，接着敬酒，送月饼，倒引来一阵欢呼。

酒过初巡，师爷始说道：“不知夫人何时能来，众人等着见识灵凤玉佩，已等不及啦！”

瞄向三爷那头，不见三侠及关小刀，他更形笃定，且暗笑不断。

严上羽亦开口表示许久未见老夫人东西，看看也好。

门主闻言，稍稍不悦：“她就是耽搁，菊香去请夫人前来。”

那菊香即是被师爷买通者，此时负责斟酒，闻言应是，便放下酒壶，正想往回奔，已见及身着雪白罗裙的夫人，在安盈盈陪同之下缓缓走来，两人身后则跟着不苟言笑的护卫凌东鱼，他自知男女之别，必定保护三步距离。

夫人一来，有人礼貌起身相迎，有人却只做做样子。

夫人并不在乎，浅浅告罪：“来迟了！”

向众人点了头，径自入坐。

她本是带着喜悦心情参加宴会，然而在得知这只不过是师爷诡计安排之后，她已心绪尽失。

但为风度上，仍齐妆赴宴，瞧她娥眉淡扫，嫩脸晕红，笑唇甜甜，雍容气质隐现，不愧是江南第一美女，连一向冷冰的无双夫人见着她，都露出会心笑容，那些喽罗早被夫人容颜吸引，忘了问候夫人。

夫人也不见怪，拿起酒杯，敬向各位，且完饮而尽，立即引来掌声，门主自也被夫人风采吸引，备感虚荣。

师爷却特别注意夫人胸前，果然少了玉佩，遂打哈哈敬了一杯之后，已说道：“却不知夫人可把太夫人留下的灵凤玉佩带来了？”

夫人道：“那么贵重，能不戴便不戴。”

师爷邪眼一闪，道：“夫人不怕遗失？”

夫人道：“我保存得很好。”

师爷道：“可是门主已向众人宣布，今晚要让大家见识见识此玉佩啊！”

门主忽而觉得威严受损，方才虚荣尽扫一空，冷声说来：“不是叫你一定要带来吗？”

夫人道：“你只说一遍，且未说‘一定’……”

门主冷道：“我的话要说几遍才算数？”

夫人闭了嘴，冷目瞄来，若非早知会有这种结果，她可能拂袖而去。

师爷道：“听我手下传话，夫人似乎把玉佩赠人了？”

夫人冷斥：“无稽之谈！”

师爷道：“属下不敢胡诌，只是人言可畏，夫人不得不防。”

门主已捺不住，冷道：“你去拿来把它戴上，不就行了，何必解释那些？”

众人虽闻门主和夫人不合，却没想到会僵硬到如此程度，连无双夫人都替夫人抱不平，冷目直瞪门主，只是他未发现罢了。

夫人满心不快，却保持风度，转向安盈盈：“去把玉佩拿来。”

安盈盈应是，恭敬退去。

师爷目光泛邪：“夫人真有玉佩吗？那传言有假了？”

夫人冷道：“你这话何意？”

师爷道：“属下不敢，但众人皆知，夫人有个童年知己。”

夫人突然嗔喝：“那是往事，师爷提他，难不成说我不贞？”

门主脸色亦跟着变僵。

师爷道：“属下不敢，只是传言玉佩到了他手中……”

“什么都是传言！”夫人冷斥：“亏你还是身职师爷，竟拿传言当真吗？”

师爷干笑：“不敢，只是提示传言可畏……”

夫人冷斥：“不必你提示，根本没这回事，玉佩本就在我身上，你该检讨检讨！”

师爷暗黠一笑：“属下知罪，就此罚酒。”说完斟酒自饮。

但谁都知道他那狂态，正等着看好戏。

严上羽看不过去，说道：“司徒师爷，有些不能乱说，尤其事关夫人名节之事，更该谨言慎行。”

师爷狡黠地道：“属下已认罪，不便说什么，且看灵凤玉佩是否能现身，谣言不攻自破。”

那分明已表明玉佩不在夫人身上，已引起小小哗然。

夫人面色煞白，气得说不出话，回头一瞧，幸好安盈盈已拿着宝盒快步奔来。众人目光全被吸引过去。

安盈盈气喘吁吁再奔前，欣笑道：“夫人，玉佩在此。”

急快送于夫人之手。

师爷冷道：“恐怕是空盒了吧！”

夫人懒得理他，目光寻向众人，淡然打开盒子，霎时发出十道星星般晶亮光芒，众人哗然，夫人淡笑：“这就是灵凤玉佩。”将玉佩抓于手中，迎向众人，引来无数赞赏，大有叹为观止之势。

门主见状，欣然笑起：“好极了，灵凤玉佩果然丰采不灭！”疑惑之心一扫而空，反而觉得愧对夫人。

三爷等人更自恭喜夫人，拥有此宝，实是神剑门之福。

师爷却惊愕不已，明明自己怀中已有一块，怎生她手上还有？直觉反应那是假的，竟然激动叫出口：“那是假的！”立身而起。

此话引得众人意外怔讫，师爷怎会说出这番话？

三爷见状冷斥：“师爷未免太过分，无凭无据，敢说此玉佩是假的？”

师爷冷笑，突然抓往口袋，喝道：“真的在此……”

那“此”字尚未说完，猝见所有火把突然幻灭，众人眼睛一时不能适应，顿时茫闪成黑。

三爷突然喝叫：“小心有状况，快掌灯火！”

夫人突地唉呀一声：“谁抢我玉佩！”

话未说完，火把猝又闪亮，众人目光全聚集夫人双手，毕竟那声“抢夺”太吓人，却发现夫人手中已空，反倒是师爷手

中多出一块玉佩，闪闪生光。

师爷还在得竟，将拆穿夫人假玉，岂知夫人早将假玉佩藏于身上，凝眼盯着真玉佩，冷声道：“师爷你未免太过分，要看玉佩，何必用抢的！”

师爷一愣：“谁抢你玉佩！这玉佩分明是……”

忽然发现千百双眼睛死盯过来，他若敢说玉佩为自己所有，那岂非成了

窃贼？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说下去。

三爷暗笑于心，实没想到诡计进行得天衣无缝，他冷道：“师爷未免过分了，从然怀疑玉佩，也毋需用此招！”

师爷一张脸抽跳不止，冷喝：“这分明有阴谋，方才为何无故熄火！”

三爷冷道：“别越描越黑，阴谋何来？玉佩在你手中，谁都知道是你拿去。”

师爷纵知被坑，然而他又哪敢要求搜查夫人身躯，那将逼得众人先公审他手中玉佩又如何得来？

在许多长老及胡三江先入为主且刻意挑衅之下，他准是吃力不讨好。纵使不甘心计策一败涂地，脸面被逼得发红，他又怎能翻脸相向。

他强捺怒意。吃仍冷：“本就有阴谋，一定是散播谣言者想趁此机会盗走玉佩，才会弄熄火把，我在夫人身旁，当然有责任保护，没想到让夫人受惊，就此罚酒三杯，回去闭门三日，以请罪状。”

说完，将玉佩交还夫人桌前，倒来三杯烈酒，一饮而尽，随即又向夫人、门生、严上羽长老等人拱手为礼，说声：“抱歉，因鲁莽而失态，先行告退，闭门思过。”

不等回答，拂袖转身离去。

门主想留人，却不知该说什么，只能轻轻叹息。

侍卫队人马见师爷走得没头没脸，再也没有嚣张动作，甚至闭嘴不敢吭声，现场显得一片沉静。

三爷见状，立即端酒敬向门主及夫人，道：“或许师爷小有误会，但良辰佳节，不必扫兴，属下恭祝门主、夫人感情日久弥坚。”

天龙骑随之起哄，同时敬酒，顿时打破僵硬气氛，开始说说笑笑，终于浮现过节的景象。

夫人报了大冤，心情舒畅不少，本想寻及关小刀以示谢意，却未见着人，有些失望，还好安盈盈耳语几句，她始露笑容，目光往四周暗处瞧去，稍稍点头，也算是聊表告谢心意。

关小刀的确躲在暗处。

此次计划中，他乃负责捏准时机打灭火把，再掌握机会点燃，也好串联种种步骤，结果演出天衣无缝。

在瞧及师爷气得脸面发红，甩头而去，他捧着肚子快笑断肠，实所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功亏一篑啊！

原来他想到如若两块玉佩将同时出现，若夫人把另一块藏起来，任何人都认定那独一无二玉佩是夫人所拥有。他才将假玉佩之事暗中传给安盈盈，要她告知夫人，准备依计行事。

夫人但闻假玉佩，未免紧张，但在别无选择之下，只好配合进行计谋，果然在一连串安排下，始能迫得师爷拱手让出玉佩，化解重重危机。

其实师爷要是一开始便拿出玉佩，恐怕事情将改观，只可惜他根本未料及另有一块假得似真的玉佩，难怪会栽得如此冤枉！

关小刀一计得逞，心花怒放，一连吞下十几块月饼，然后又探向宴会这头，因为一大堆人已开始讨论灵凤玉佩如何能吸毒，且能治伤。

有人说，得配合五行八卦，有人说以日月星辰光线照射，有人建议以火烤，或热水煮它，然而烤了火，还是一样冰凉剔透，弄杯毒水亦化之不去。

试了十数种方法，没有一种成功，众人始放弃再探奥妙，直表示说不定

传言有误，然却在长老严上羽千真万确指证，他曾见过老门主的师父用来替老门主治伤之实例，众人才又对此玉佩恢复神秘莫测之猜想，可惜仍无结果。

关小刀暗暗揣想，有机会，倒拿它来试验看看，说不定能找出名堂呢？

宴会直到三更始散去，三爷要天龙骑弟子留下来收拾善后。

至于夫人则在安盈盈及凌东鱼护送之下，返回住处。

关小刀正犹豫是否该回去之际，忽见一道轻巧黑影掠逝于夫人住处那头，他猛一闪念，暗道：“莫非又是那位盗宝者！”

他谑笑一声，也潜追过去。

这小贼能从公孙白冰手中盗得灵凤玉佩，自有两下绝活，失之交臂，于心不安。

那黑影轻巧果然了得，弹掠起伏之间，有若灵猫，根本未见声响，轻轻巧巧已潜至夫人住处揽月阁。

他闻及里头传来夫人和安盈盈、凌东鱼说话声音，暗暗一笑，抽出小管子，刺穿纸窗，已自吹出迷烟之类东西。

那迷烟极淡，若不特别注意，根本感觉不出，难怪他敢明目张胆使用。

大约吹了三口之际，关小刀已摸至他背后，忽见他动作，暗喝一声下流，大刀一抖，猛地一招“神刀斩魔月”罩打过去。

那神刀旋处，啸声乍起，黑衣人但觉异状，猛一回头，神刀已不及三丈，吓得他惊愕闷叫，连翻筋斗欲闪退去，岂知神刀威猛，叭然一响，切落他套头面巾一角，长发乍现，关小刀乍惊：“女的！”

神刀弹瓦，锵出脆声，四处喝叫“什么人！”关小刀也不敢藏身，以免被误会成刺客，他立即喝道：“有盗贼，是女的。”

抓了神刀猛追过去。

那女飞贼见事迹败露，哪敢再逗留，没命掠窜而逃。

关小刀轻功有限，追来吃力，忽见前头有人截去，始自放弃追逐，往回奔掠，以免中了调虎离山之际。

就在他回掠之际，凌东鱼已赶来，忽见小刀，先是诧异，而后饮佩拱手为礼：“今晚多亏你帮忙。”

关小刀笑道：“要捉贼？西面。”

他忽而想到女贼是师爷所派，这宫守卫几乎是他手下，岂非一拍即合。

凌东鱼亦想及此点，拱手为礼，不敢怠慢，立即追去。

关小刀见他走人，更觉责任重大，遂掠往夫人住处，推开门扉，安盈盈喝叫什么人，举剑欲攻，发现是心上人，已自欣笑：“你又帮了我们一次忙。”

夫人含笑道：“多谢关壮士。”

关小刀显得困窘，道：“夫人见笑啦，我是看到有人跟踪才追过来，我怕师爷又要诡计。”

夫人道：“他当然诡计多端，还好全靠你们帮忙。”

想想，忽而拿出灵凤玉佩交予小刀：“你收下吧！”

小刀怔愕：“这是……”

“你带回来的，当然属于你的。”

夫人慈颜一笑：“它值不少钱，或而可分给天龙骑弟兄。”

稍转幽叹：“虽然它是公孙白冰之物，但我跟他已丝毫无瓜葛，留着反而不好，给了你们，或可让他明白我心意。”

关小刀道：“他这种人恐怕执迷不悟。”

夫人轻叹不知该说什么。

安盈盈道：“你快谢夫人啊，她通常不赏人的。”

关小刀道：“这么贵重……”

安盈盈笑道：“有了特殊意思，再贵重也是忌讳一大堆，你拿去，免得让人发现有两块，免不了师爷又要兴风作浪。”

关小刀这才从夫人手中接下假玉佩，恭敬告谢，心头却畅快，敢情回赚了一大票，以后日子好过了。

夫人恢复镇定，笑道：“以后欢迎常来。”

关小拱手应是，受重用感觉使他倍感虚荣。

此时凌东鱼已去而复返，表示女盗贼已失踪，众人商定那是师爷所派，遂要夫人把玉佩或其他贵重东西藏妥，夫人自有了警觉。

关小刀但觉夫人有人保护，时间亦晚，遂准备告退，夫人要安盈盈带他从秘门出去，安盈盈求之不得，遂引带小爱人出了秘门，她含情脉脉说声：“以后常来看我啊！”

随即勾着关小刀脖子，深深吻了他一记。

关小刀忽而怦动，不自觉伸手轻扶美女耸挺酥胸，那轻柔感觉传来，直让人想入非非。

美人儿未躲开，一张脸竟而娇嫩似地现晕红，她轻轻淡笑，含情看着小爱人，关怀说道：“今夜太急了，改天好吗？”

伸手轻抚那抚着自己胸脯的男人之手，心灵荡漾着甜蜜，终于还是理智战胜感情，将男人手移开，甜笑说声再见，已依依不舍转身返入小宫门，再依依不舍带上。

关小刀沉醉一阵，还嗅着手中女人体香，嗤嗤笑声：“莫非真的恋爱了？”那感觉奇妙啊！

带着愉快。幻梦似的心情，消失夜空之中。

关小刀好不容易返回住处，业已疲累，倒头便睡。

次日醒来，突闻香味，肚子立时肌肠辘辘，立时探出门外，发现楼下方桌置有丰富早餐。

他疑惑，会是房东为谁准备？

“难道是安盈盈将回来？”

关小刀乍喜，但想想，康太平已倒向师爷，几乎跟安盈盈决裂，可能再为她做早餐吗？

虽然理由十分牵强，但康太平只不过是把安盈盈当花瓶，恐怕不肯就此放弃她吧？弄一顿早餐谢罪亦无不可能。

他走下楼，看看菜色，除了白香肉包之外，另有羊奶、烤鸡，以及几碟小菜，自是让人食欲大动，口水不由闷吞。

他向四周叫着：“老房东……安夫人……”

叫了几声没回音，突想自己已获夜明珠玉佩，自是身价百倍，到时赏那房东一点甜头便是，吃它一顿早餐又算什么？

当下他呼呼坐定，大声说道：“老房东，先谢你早餐啦，容后再赏。”

没回音，大概人已走远，他毫不客气，抓起羊奶即灌，咕噜一声，呛得他骇叫猛吐出来，那羊奶竟然咸得跟盐巴一样，几乎腌伤满口满腔。

他猛打咳，赶忙找水，四处不见，急急冲往后院。

此时从暗处传来一阵谑笑，漂亮青衣少年走出，原是跟班阿祖已回，他

对关小刀之遗弃怀恨在心，故而赶回之后，做此早餐，果然报了前怨之仇。

他大方坐定桌前，抓起鸡脚即啃，讪笑着直盯内房门，不久，关小刀哭丧着脸走出，喃喃骂道：“不知哪个混蛋敢整我老人家！”

突见阿祖，睁大眼睛：“是你！”

关小刀冲上前：“那盐巴是你放的？”

一拳打向桌上，增加兴师问罪威力，羊奶跳高，盘碟咋响又落定。

阿祖仍自讪谑模样：“没放毒药，算你走运！”猛撕鸡肉，丢入嘴中狠咬，似在啃某人之肉。

关小刀斥叫可恶，想出拳打去，突又僵住，毕竟这人太像小公主，何况自己也曾甩过他，拳头缩了回来，冷问：“你如何回来？”

阿祖冷道：“冲我小公主身分，爱怎么耍就怎么耍！”

关小刀道：“你当真是小公主？”

阿祖嗔斥起来：“我要是真的小公主，你早就被五花大绑，送上断头台，哪还有资格在这里跟我说话。”

关小刀一愣：“你真的不是……”

阿祖斥叫：“不是又如何？纵使我是跟班，也算对你护驾有功，如果不是我，你能顺利抵达江南吗？如果不是我，你早被蒙面老头给抓走，还容得你在此耀武扬威？你却忘恩负义，胆敢遗弃我，亏你自称关老爷后代！”

关小刀一时怔愣，转为干笑，或许自己的确做得过分些，说道：“可是当时，我一直认为你是小公主。”

阿祖斥叫：“我不是极力否认了吗？”

关小刀再次注视阿祖，那长相几乎一模一样，若有差别，大概只能说胸脯平了些而已，但胸脯甚容易伪装啊！

“你当真不是？”他又问。

阿祖斥道：“要说多少遍！”

“可是，世上怎会有如此相像之人？”

阿祖反问：“我真的那么像小公主？”

关小刀道：“否则灵刀堂弟子怎会认错？包括公孙白冰在内。”

“可是我……”阿祖烦心叫道：“不可能啊，我跟她……差上十万八千里。”

关小刀道：“你会不会跟她有某种关系？倒如说兄弟姐妹。”

阿祖道：“怎么可能，我一出生就搞不清父母是谁，我是由一位姑姑养大的。”

关小刀道：“你那位姑姑现在何处？”

阿祖叹息：“失踪了，所以我才会流浪街头。”

关小刀道：“她可曾告诉过你什么有关身世之事？”

阿祖道：“没有，她说我是弃婴，没名没姓，就随便取个名字，如此而已。”

“看来有机会得找找你姑姑下落，或而能解开你身世之谜……”关小刀沉吟道：“说不定找小公主也行，看来你跟灵刀堂有牵连。”

阿祖道：“最好变成小公主，如此吃穿不用愁啦！”

关小刀瞧着他，邪邪一笑：“这么说，你是女的了，你跟小公主是孪生姐妹？”

阿祖突然窘困嗔斥：“我明明是男的，为何一直要说我是女的。”

关小刀邪笑：“看你样子，谁都把你当女人，认命吧，还装！”

阿祖嗔道：“说你是色狼，一点都错不了，老是想些邪恶事情。”

关小刀更邪笑着：“那可是为你好，要是不男不女岂非更糟，不谈啦，你考虑考虑何时恢复女人身，我好把你嫁了，现在告诉我，什么可以吃！”

忽见阿祖啃鸡腿，他也就抓起另一只，猛咬一口，猝又呛吐出来：“连鸡腿你都下盐毒！”

阿祖斥笑：“早料到你会来这招，告诉你，那左半鸡才能吃，笨蛋。”

关小刀这才丢掉鸡腿，抓往左半鸡，果然吃来芳香可口，不禁笑骂阿祖鬼计多端。

阿祖自得其乐，摆明说道：“下次再得罪我，整死你都没人知道。”

关小刀看在早餐份上，直道不敢，然而边啃中，仍对眼前这不男不女家伙感到问题多多，到此时，他甚至仍不敢确定他是否为小公主本人。

看来得找机会让两人面对面相见，方能除去疑虑矣。吃完早餐，正准备思考将进行何事，外头已钻来一名瘦小鼠眼：汉子，见着关小刀，即快步迎来，他正是雷万钧跟班毛春吉，虽然长相平凡，却喜欢穿得体面，可惜似乎落魄，身上挂的戒指、玉佩已然不见。

关小刀发现他，欣声道：“你主人回来了！”

毛春吉干笑道：“小的正为他之事前来。”

“他如何了？”

“不瞒四爷，敝主人上次一战，受了伤，到现在还躺在冬河镇养伤，四爷自该去看他。”毛春吉已把关小刀视为天龙第四侠，故而称之四爷或四侠。

关小刀闻言甚急：“他受了伤？快带我去，可另有方兄和谷兄消息？”毛春吉道：“大概都差不多，四爷得多带些钱，主人花了不少医药费。”关小刀摸摸腰际，那玉佩还在，立即说道：“带啦，快走吧！”毛春吉喜笑：“马匹已备妥，四爷请随我来。”说着躬身出门。关小刀瞄过来，阿祖冷道：“又想甩掉我了？”关小刀直道不敢，免得下次吃到泻药。这才赶往外头。毛春吉备了三马，正好一人一匹，立即策奔，往冬河镇方向掠去。冬河镇在望。旧地重游，关小刀感慨良多。为顾及雷万钧伤势，来不及凭吊往事，已自直奔悦来客栈。瞧那古色古香气派模样，该是冬河镇最豪华者。关小刀不禁皱眉，这个雷万钧就是死爱面子，没钱还住的如此豪华。毛春吉似乎怕被责罪，方到地头，即表示要料理马匹，牵着即闪开。关小刀则和阿祖大步走进客栈。四旬精明掌柜已含笑迎来，拱手即道：“你们终于来了。”关小刀皱眉：“我们认识？”掌柜笑道：“一回生二回熟，何况两位一定是雷大侠朋友，请坐请坐！”要两人坐下，亲自倒茶。他老早发现毛春吉，当然知道两人可能来还债，自是殷勤侍候。关小刀道：“他还住在这里？”掌柜道：“他是走不了了。”

“他受伤很重？”

“呃……受伤是有……不过我们比他更急……”

“急什么？”阿祖道：“是欠房租钱？”

掌柜干笑：“是有一点，但雷大侠的消耗很大。”

关小刀急问：“他欠了多少？”

“这个……可能公子要亲自问他……小的不便说。”

关小刀轻斥：“这家伙一定债伤比刀伤还严重！”转向掌柜：“放心，我们会替他结清。”

掌柜闻言，方始笑得开心：“雷王爷果然身份不同，交的全是豪门世家弟子。”

关小刀道：“他自称王爷？”

掌柜一愣，干笑道，“雷大侠没说，只不过……他看来就像，所以……”

“所以你们就信了，然后让他白吃白喝？”

“没有阿，他说公子会来付帐，您就来了。”

“真是！”关小刀看在雷万钧为任务受伤份上，不愿让他难堪，道：“他在哪？我得先去看看。”

掌柜道：“楼上左侧养心阁，要记得得先报名再敲门。”

关小刀道：“这是什么规定？”

掌柜干笑：“小的不知，公子照办便是，否则雷大侠说，要砍掉敲门那双手。”

“这么严重？”关小刀邪笑：“我倒要试试。”

于是和阿祖走上楼梯，后头掌柜暗暗窃笑，细声说道：“连马匹都输掉，当然怕人敲门了。”

此话已被关小刀听及，暗斥道：“受了伤，还敢跟人烂赌，实是死性不改。”

他和阿祖有了默契，及走近客房，突然猛敲门扉，关小刀大叫：“开门啊，要债来了。”

那声音粗俗，根本不像小刀本人声音，里头闻及，突然砰砰作响，大概摔得乱七八糟。

关小刀猛把木门踹开，猝见雷万钧急往床下挤，却因身躯高大，只挤入一半，两人见状呵呵笑起。

雷万钧但觉有异，回头一瞧，竟然是友人，已自窘困，却装镇定：“唉呀，原来是你们，我还以为敌人杀来，我受了伤，只有先躲起来再说！”

勉强退出床底，装出病容，倚靠床边。

关小刀一愣，似乎不该开此玩笑，急道：“你受了伤，伤得如何？在哪里？我看看。”

他快奔过来，想验伤。

雷万钧干笑急道：“不必了，伤口已愈合，过两天就好多啦！背面中了十几箭，还好挺下来，我躺躺，坐着不舒服……”

说完，一副大病模样躺往床上。

阿祖忽然想到什么，喝叫：“不准躺！”

雷万钧一愣：“怎么？床上有刀，不能躺，放心，我已经躺了半月，根本没事。”还是躺下。

阿祖道：“你背面中箭怎能躺？”

雷万钧再愣：“呃，我只是试试，还真有点疼，得换过来了……”一副疼态翻着身。

关小刀为之斥笑：“这么重的伤，还敢去赌博？”

“呃……我没有……”

“少装啦！你的伤看来是好的差不多，你只是欠了一屁股债走不掉而已。”

“没这回事！”

“没有？那我走啦！替你买药去。”

关小刀说完，调头即行。

雷万钧见状，已然装不下去，急忙起身窘困道：“都是我那跟班，说什么替我赢钱，结果连输百两银子，陷我于困境之中。”

关小刀调头：“只有百两吗？”

心想连毛春吉回家都搬不够，怎会只有百两？

雷万钧窘声道：“是百两金子……”

“只有这些？”

“呃……阿吉好像又替我输了很多，大概千两……你可带钱来了？”

“千两什么？”

“银……金……好像金子……”

“什么？一千两黄金？”关小刀睁大眼睛：“我十七年薪水的十倍！”

雷万钧干笑：“其实也不多，只要拿到一副牌就回来了。”

“你去拿啊！”关小刀斥叫：“赌得一屁股债，还赌？”

雷万钧更窘：“我只是试试手气而已，没想到运气差，其实我也想早点还清房租、餐费，准备回去，谁知天不从人愿，帮个忙，事后我会想办法还债，这件事，咱兄弟知道便行，不必公开吧！”

关小刀斥道：“死要面子！”

想他为任务受伤，不愿太苛责，道：“还了这笔债，你要好好检讨，免得下次连裤子都输掉。”雷万钧连连应是。

关小刀这才伸入口袋，将预先剥下的夜明珠抓出来，交予雷万钧，道：“这珠子大概值几个钱，你自行了结吧！”

“夜明珠？”雷万钧两眼瞪大：“这是无价之宝，至少值……值千两金子啦，多谢多谢，我有救了！”

照他估计，至少值万两金子，但顾及私心少说了十倍。

关小刀不懂行情，自是随他喊价，心想身上还有九颗穷不到哪儿去。

雷万钧捧着夜明珠，特地藏到被窝里，果然亮光闪闪，知道货真价实，哪还顾得什么病痛，急急说道，“债也欠久了，我这就去还。”

不等小刀回答，他奔出门外，已摆出王爷风范，喝叫：“阿吉，还不把帐单拿来。”

毛春吉在隔壁房窃听消息，闻言跳奔出来，嘴中应是，目光却落于主人手中夜明珠，贪婪直问它值多少钱？

雷万钧自得说道：“识货者才知它价码。”大步走下楼，掌柜已盯死夜明珠：“它是真货？”

雷万钧道：“如假包换，镇上谁最富有？或者最大当铺！”

掌柜连说几人，又道：“可惜他们可能吃不下，这样好了，小的替您还赌债，而后大侠随时前来吃住，完全免费。”甚想收藏此颗宝珠。

雷万钧道：“太便宜啦，何况我一向住京城，此次全是落难才至此，下次何能没机会啦，你替我物色，谁出价最高，我多给你百两小费便是。”

“百两？天啊！”

掌柜惊心动魄，十来天，连房租、饮食加加算也只不过五十两左右，这人出手竟然这么大方，他差点下跪拜见青天老爷，连声应是，准备带人前去兜售稀世珍宝。

雷万钧急于摆脱关小刀，也好捞点油水，故而向二楼告言后，和毛春吉跟着掌柜走出大门，眨眼不见。

阿祖觉得疑惑：“夜明珠似乎不只那些价值……”

关小刀道：“我也搞不清，反正他能多卖，对大家都有好处，咱们吃点东西，还得再去找方二侠和谷三侠。”

两人走下楼，小二早打哈哈迎上来，侍候如大爷，小刀只开口要菜，他已说了一大堆，小刀听不清，随他去了，小二高兴发落，果然送来多道巧艺名菜，吃得两人胃口大开。

餐毕后，小刀要赏他银子，小二却表示一起算，小刀只好依他，换来茶水、果点，一待即已近三更天，雷万钧、毛春吉和掌柜始满身汗味，畅笑连连返回。

乍见关小刀在等人，雷万钧稍尴尬道：“镇上都是穷人，竟然凑不出钱，到现在还在凑，我只好等下去，才拖延到现在。”

关小刀问道：“它值多少？”

雷万钧故作神秘一笑，避开掌柜，向他耳语道：“无价之宝，有人愿打愿挨，什么价钱都有可能，我准备榨干那些人才放手。”

关小刀道：“随你，不过我明儿还得去找二侠、三侠，可有他们消息？”

毛春吉道：“三侠好像躲到少林寺，他要出家了！”

“当真？”关小刀吓一跳。

雷万钧道：“君平一向神经不正常，说不定已剃光头呢，可惜我受伤，阻止不了他。”

说的严重些，关小刀必定更待不住。

毛春吉道：“我听柴发说的，三侠可能来真的。”

关小刀道：“真是莫名其妙，好端端地却要出家，我得赶去看看究竟。”

雷万钧道：“现在就去？”

阿祖道：“若他真的出家，也不急于一时，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再走吧！”

关小刀想想，点头道：“明儿走也好。”

雷万钧但觉只差一晚，眨眼即过，遂大言欢迎，自以为东家似的，又叫掌柜弄餐消夜，宴请两人。

关小刀已吃过一顿，现在只是浅尝，酒席甚快结束，他交代多给小二小费，雷万钧大悦似的，一张三十两银票塞过去，吓得小二不敢收，掌柜叫收下收下，暗示什么，小二始敢收下，连连道谢。

关小刀已疲累，遂和阿祖上楼，各自回房休息。

雷万钧却和掌柜兴致不减，更扯得心花怒放，笑声不断。

其实雷万钧早就把夜明珠售去，价码亦是万两黄金，只是小镇一时筹不出，他只好想个方法，又前往赌场拼杀，心想再输个几千两，到时那些购买者自能付现，只要大钞能落袋，远比一颗小小夜明珠还管用。

岂知他有了本钱，胆子一壮，手气自来，厮杀结果，竟然另有赚头，把输去的千两黄金赢回来不说，复多赢数百两，难怪连掌柜都视他为神。

可是雷万钧亦非没烦恼——若继续赢下去，夜明珠如何脱手？

如此一来，他只有再接再厉，若赢了，当然越多越好，若输了，亦能把夜明珠换成银两，可以说他得了这颗珠子，已是赢家，难怪会乐得连睡觉都嫌累。

关小刀懒得理他，毕竟此次江南行得此重赏，他亦有份，那颗夜明珠自该归他所有，只希望他别又输得更惨，到时又是一屁股债而不敢回家。

次日清晨，他特别交代雷万钧，最迟三天之内要回去，否则三爷将不高

兴。

听及胡三爷，雷万钧有所惊觉，但想想，三天时间亦不短，该够了，也就欣声答应。

关小刀这才和阿祖骑上快马，直奔嵩山少林寺，也好探探谷君平状况。

第九章 追日火神驹

两日后。

午时已过。

雄伟天下的少林寺业已在望。

两人下马之后，直登万阶石梯，终行至落于松林间之少林寺大门。

司客小沙弥已迎来，问及原因。

关小刀道：“我要找一位斯文的书生，他叫谷君平，可能在近日出家。”

司客僧表示若已出家，未得长老允许是不能见人的。

关小刀立即改口：“他可能受伤，没那么快出家，对对对，他一定是受伤才躲进少林寺的。”

司客僧皱眉，搞不清来者用意何在？

关小刀又补充谷君平可能在此养伤，并把长相、名字重复说出。

司客僧这才替他通报，不久消息传来，七岁不到的司客小沙弥跑来健步如飞，随又欣笑道：“有了，有个谷侠士在悟心台养伤，施主请跟小僧来……”

关小刀道声多谢，领着阿祖将进入，小沙弥却皱眉：“她……”以为阿祖是女的。

阿祖轻笑：“我是男的。”

小沙弥皱眉，分辨不出。

关小刀说了，还是无法说服，他只好转向阿祖：“你自己证明吧！”

阿祖不禁脸红，嗔道：“难道我……”以下“当场脱衣服”几字说不出口，只好吹胡瞪眼：“我不去总行了吧！”

小沙弥如获重释，要带他到客房，阿祖不想去，表示外头逛逛即可，小沙弥随她，宣声佛号，引领小刀进入宏伟少林寺去了。

关小刀已见得大雄宝殿气势不凡，数十僧人演练罗汉阵威猛而整齐。转个回廊，里头松林四散扶长，别有一番清幽。

再行小坡，大概已相当深入，人迹渐稀，苍松却更老，忽见近山崖处，有间能避雨的小茅屋，屋前则有石台，立有石碑，写着“悟心台”三字，谷君平一身素衣，正在打坐，他对面另有一名老和尚，依然闭目盘坐。

关小刀见人，欣喜即叫：“谷三侠，我来看你啦！”

瞧他头发仍在，欣喜不已。

小沙弥却嘘他一声，道：“请安静。”

关小刀立即煞住声音，咋舌道歉。

小沙弥施个佛礼：“小僧送您到此，你过去吧！”说完再施佛礼，调头而去，一副乖宝宝模样，使人莞尔。

谷君平闻得声音，转眼过来，乍见关小刀，惊喜一笑：“原来是关兄弟，可把任务完成了？”

关小刀迎步向前，笑道：“当然完成了，只是我搞不清，你是不是以前的天龙三侠？”

谷君平道：“当然是，有何差别？”

关小刀道：“和尚跟凡人的差别。你不是出家了？”

谷君平道：“想出家也没那么容易。”

关小刀道：“慧剑斩不了情丝？”

谷君平忙道：“没那回事。”

关小刀道：“既然没有，干嘛坐在这里？向老师父忏悔吗？”

灰眉老和尚睁开眼睛，凝目过来，眼神露着禅味，却不动表情。

谷君平不由窘困，忙道：“大师传我佛道，这跟忏悔无关，你快来拜见，他是少林般若堂主智空前辈，那天若非他出手救我，我恐怕真的得道了。”

关小刀怔讷：“你们当真碰上追兵？”同时拜见智空，谢他搭救之恩。

智空淡声说道：“可惜救的不是你。”

关小刀道：“我，为什么要救我？”

智空道：“因为你较适合当和尚。”

“什么？你救我，是为了要我当你家和尚？”关小刀摸着脑袋，大有头发不保之态。

智空道：“你若当了和尚，一定是模范生，忠心耿耿。”

关小刀想笑：“我忠心耿耿护门主，你却叫我忠心当和尚！”

智空道：“有何差别吗？”

关小刀道：“当然有，因为关老爷只有一个，和尚却千百个。”

智空点头：“说的也是，看来我得救你一次，你才会觉得跟佛有缘。”

关小刀弄笑：“好啊，有机会让你救，不过我得先救他回去，他跟佛有缘吗？”

智空道：“救得回去既无缘，你为何要救他？”

关小刀道：“因为他变成逃兵，走的不干不净。”

智空频频点头：“这倒是了……”

谷君平急道：“佛祖不是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出家还要挑时间？”

智空道：“佛却只渡有缘人，你参悟不透，恐怕暂时无缘矣！”

谷君平道：“在下并未放弃机会。”

关小刀道：“当和尚，还要考试？”

智空笑而不答。关小刀转问谷君平，谷君平干声道：“大师要我悟透‘禅’是什么，才肯收我入门。”

“禅！”关小刀好奇悟来，道：“禅就是‘惨’吧？大好前程的人跑来当和尚，当然惨了。”

智空点头：“有理！”

关小刀惊笑：“我悟通了？”

智空道：“不错，你有资格当和尚。”

谷君平大喜：“那在下也有资格了？”

智空道：“你却不行。”

谷君平道：“怎会？”

智空道：“因为禅对他很惨，对你却不惨，所以不通，零分。”

谷君平呃了一声，颇为失望。

关小刀瞄向智空：“敢情你是在消遣我嘛！”

智空道：“出家人不打诳言，禅的确对你很惨。”

关小刀道：“既然很惨，还要我出家？”

智空道：“因为你答对，所以有资格。”

“算啦！”关小刀猜不透话中玄机，道：“什么禅，乱七八糟。”

智空道：“不错，禅即乱七八糟，施主慧根甚深，难得难得！”

关小刀已然被逗笑：“别闹了吧，我随便说说，你随便说对！”

智空道：“顿悟即在随意间，施主高明。”

关小刀一时兴起，道：“那禅就是‘缠’，缠死人，对不对？”

智空猛伸拇指：“高啊！”

“禅就是嘴‘谗’！”

“更高。”

“禅就是‘秃’对不对？”

“何解？”

“‘秃’就是脑袋无毛，就是和尚，和尚等于禅，对不对？”

智空恍然大悟，猛点头：“妙解，妙解，无限高，无限高，老衲甘拜下风，请受老衲一拜！”

他当真起身，合掌拜礼。关小刀一愣：“这样也能让你大彻大悟？”

“不错，施主道行颇深，慧根更高，由您来渡化谷施主，更见功力，老衲且退一边，看您表现了。”

说完，再向两人施佛礼，莫测高深退去。

谷君平仍想唤他，关小刀道：“不必叫啦，老师父已说明你跟佛无缘，要我渡你回去，这层道理，你都想不清？”

谷君平轻叹：“可是我的确想出家。”

关小刀道：“这么有决心？”

谷君平道：“你总听我说过了吧？”

关小刀道：“我一直以为你在开玩笑。”

谷君平道：“此事怎可开玩笑？”

关小刀道：“连男人都可变成女人，什么玩笑不能开？”

想及阿祖，莫名想笑。

谷君平道：“不管如何，我心意已坚，你也许不知，我当和尚也不是第一次，在七岁那年，我就当过和尚。”

关小刀一愣：“当真？”

谷君平点头：“不错，那时家穷，便把我送到长安附近一家佛堂出家，直到十二岁，出来化缘，遇上恶汉，打得遍体鳞伤，我才还俗，去拜师学艺，一直到现在。”

关小刀道：“那好啊，有了武功可以行侠仗义，所以你才加入天龙骑，不对吗？”

谷君平道：“话是不错...可是.....唉.....”总有难言之隐。

关小刀邪邪一笑：“什么刺激使你锐气尽失？”

谷君平道：“没有.....”

关小刀道：“我看是有。”

“真的没有！”

“有，你爱上了一个女人，她身份特殊，你感到绝望，所以才想出家。”

谷君平稍动容，极力否认：“你错了，我对爱情，看得极淡，有似身外浮云，你以为我会爱谁？公主、千金、还是女婢？”

关小刀道：“都不是，你爱上不该爱的人。”

谷君平轻叹：“何来该不该爱，我只不过是个平凡武林中人，根本不敢有非分之想。”

关小刀道：“所以你才痛苦对不对？”

谷君平道：“你全误会了.....人生只不过是场梦，短短几十年，聚散离合，欢欢悲悲，那是难免之事，我是感伤些，难免造成你的误会，事实上，

根本并无此事啊！”

关小刀道：“可是我到你住处，找到了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伸手往口袋摸去：“是女人的笔迹。”

“当真？”谷君平两眼发亮。

“嗯，好像是署了名呢！”

“署什么名？快让我瞧瞧。”谷君平已等不及，站了起来，迫不及待想抢瞧什么。

关小刀道：“好像是个‘雪’字……”

方拿出来，谷君平已抢过手，发现信封写了自己名字，另在左下角写了小小一“雪”字，他登时激动万分：“是她，她终于写信给我了。”赶忙欲拆，又怕关小刀瞧及，转头行开数步。

关小刀暗笑于心，他早就知道信中写些什么。

原来那封信乃是他要阿祖代笔写的。

因为昨夜他百思不解，谷君平为何三番两次说要出家，又老拥有某人白丝巾，那分明是暗恋某人。而那白丝巾曾出现在无双夫人门前，为此，还差点跟他决斗。关小刀于是认为他可能单恋无双夫人。

可是柳无双一向冷漠，而且身分颇高，谷君平可能自觉身分配不上而羞于交往，始有长吁短叹，不如归去之感觉，而走上出家之路。关小刀为挽回他出家念头，彻夜要阿祖写一封情书，阿祖本就女相，字迹更是清秀，想来无双夫人也未曾写过信予谷君平，自能暂时冒充。

然而信中内容亦不可太肉麻，否则谷君平一时被爱情冲错头，前去示爱，岂非吓着夫人。

想来想去，只好写了几句：“但闻受伤，甚是忧念，盼来日能速速相见。”等暗示之语，暂时把人骗回去再说。

至于往后发展，冲谷君平胆小如鼠之心理，想必不敢来个疯狂大追逐，这段情仍有萌芽之可能。

署名“雪”字，关小刀则是从白丝巾上瞧得之字，他搞不清无双夫人叫柳无双，怎会变“雪”字？莫非小名！

另外，他又想及上次安盈盈为接公孙白冰，去了他家，也拿出白丝巾，那似乎也藏了一位女子，事后打探，乃是门主夫人的故乡好友，叫什么莲雪夫人，那个“雪”字即对了。若真如此，也够谷君平痛苦，因为莲雪夫人几乎属于公孙白冰那派，早被门主列为拒绝往来户，难怪谷君平要难过得出家。

不管这“雪”字代表柳无双，亦或莲雪夫人，关小刀只能依样画葫芦，让这绝望男人先升起希望再说，至于正确答案，只有日后慢慢查证了。

谷君平瞧及信件之后，已自激动得双手发颤：“她当真写信予我，这会是真的吗？”

关小刀道：“不管如何，她一定不愿看到你出家，你还是收拾收拾，跟我下山，别让她失望了。”

谷君平猛点头，想一口答应，突又觉得窘困，超忙改口，道：“她有事要我帮忙，待帮完再考虑出家不迟。”

关小刀斥笑：“这是哪门子解释？走吧！”

不愿再多扯，以免斯文侠挂脸不住，心照不宣地催人快走。

谷君平连忙把信塞入胸襟，但觉舒舒畅畅，忽而想到什么，道：“我不能说走就走……”

才想跟智空和尚告别，他已含笑从一株巨松走来，禅味十足说道：“有空再来。”

谷君平窘声道：“禅师早看穿在下心意，汗颜了。”

智空笑道：“佛渡有缘人，你缘分未尽，就去吧，下次再来，考你的不是‘禅’字，而是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用的是左脚还是右脚？悟通了，才能来啊！”

谷君平颌首应是。

关小刀却皱眉：“这是什么题目？谁也没看过达摩祖师一苇渡江，怎么猜？”

智空禅笑道：“就看你有缘无缘，不过你怎么猜都对，少林寺随时欢迎你光临。”

“什么话嘛！”关小刀斥笑：“你难道看准我会出家当和尚？”

智空笑道：“依老衲看，你怎么当，都是个花和尚。”

关小刀皱眉想笑：“我这么花吗？”

智空道：“心不花，人花，你不花，他人花，后会有期。”

说完，掠纵树梢，连闪数身，消逝不见。

关小刀仍自咀嚼和尚所言，呵呵笑起：“我是个花和尚？莫非真的命犯桃花，得小心为妙。”

想及安盈盈以及小公主水自柔，不禁感受桃花劫，更自苦笑起来。

两人边走边聊。

关小刀这才明白，当时方子秋和谷君平为施展疑兵之计，以能引带可能追兵岔开，师爷手下果然上当，追了过来，他们发现少了关小刀，恼羞成怒，遂想逮住两人逼问去路，谷君平受有剑伤，根本不良于行，方子秋只好引带他到嵩山附近，要少林僧人帮忙，果然碰上智空和尚出手相救，方子秋单枪匹马引强敌离去，至今已有半月，不知下落，生死如何？

谷君平恢复情绪之后，亦觉好友之事较为重要，故把儿女私情先置一边，表示愿跟关小刀前去搜寻下落。

关小刀求之不得，在出了少林之后，阿祖让出马匹，自行跟关小刀同坐一骑，照着谷君平指示方向，再搜往东北方向。

关小刀但觉和阿祖同骑，总带点想入非非念头，阿祖甚是敏感，不久查觉，赶忙以手挡前，好生羞困，却又不敢嗔斥，毕竟是自找的，然而久而久之，又未免幻出恋人同骑游天下梦境，心头为之一甜。

只可惜甜意方起，天色已黑，已到沈家集小镇落脚，准备过夜，阿祖醒神，窘困中赶快前去买匹马，免得再生尴尬情景。然而此镇依山傍水，世代务农，好马不见，驴子倒是不少，阿祖挑了老半天，得不到中意者，随便牵了一条驴子似的瘦小马，准备跟小刀交换。

他暗自讥笑：“老是占我便宜，我就让你骑驴子上路。”

带往佳祥客栈前头，先绑妥，再到里边漱洗，用餐之后，才把小刀抓到驴马面前，促狭笑道：“这就是你未来的爱马，那人说是纯种的汗血马，挺配你的身份。”

关小刀再怎么看都像驴子，尤其那对耳朵特大，根本和马儿差太多，他皱眉想笑：“没搞错吧？叫我骑驴子出游，随便挑，也要比它好。”

阿祖道：“问题是，它已是这里最好的一头，虽然瘦了些，但蹄大、腿长、膝骨粗，是块料子，跑起来，势必健步如飞。”

关小刀瞧那蹄、腿，倒是马种，可是未免太小了，尤其马儿瞧及小刀，总露出轻轻嘶叫，似是知遇，又让人觉得它甚可怜，连吃都吃不饱，他实在不忍心骑它。

他摆摆手：“算了，这匹马……或是驴子，看来不会超过一岁，要它做苦工，我于心不忍，明儿我们还是共乘一骑算了。”

阿祖突然斥道：“休想，不骑它，你走路。”

关小刀皱眉：“有没有搞错，我是你主人……”

阿祖斥道：“主人也要给薪水，那匹马是我先垫钱买的，我有权力不让你骑，你奈我何！”

关小刀一愣，自己口袋除了九颗夜明珠及玉佩，银子几乎用光，难怪跟班敢嚣张，他道：“不然，我向斯文侠先借点，你卖给我。”

“不卖！”阿祖斥道：“给我金山银山都不卖。”

关小刀干窘道：“你真会磨人，算啦，好心有好报，就此一次如何？”

阿祖仍斥：“就是不卖。”

忽有声音传来：“不买可惜啊！”乃是一名中年纯朴庄家汉，岁月已在他脸上写下深深皱纹，显露出农耕生活之劳苦，他恭敬走来，直摸马背，道：“这匹马是宝马，力量足，可拖得动百斤犁，比起壮牛不差，公子你买下它，一定划得来。”

关小刀道：“他还没给你钱？”

庄家汉干笑：“姑娘说要问问公子……”

阿祖斥道：“我是男的，别乱叫。”

庄家汉一时吓着，呐呐不知所言，连连告罪。

关小刀瞄眼：“对他何必大声小叫，人家犯你什么？”摸摸口袋，似在找碎银，准备买下此马，毕竟他乃龙门山上长大，自知庄家汉之苦，哪肯见人苛骂他。

阿祖但觉失态，僵在那里不知所措，庄家汉见状，已自不忍，干窘道：“是小的花了眼，看错了，小公子请见谅。”不断拜礼。

阿祖不好意思，抓了一锭银子交予他，道：“我们买了，这些够吗？”

庄家汉一瞧，足足十两有余，吓得在那里张着嘴，双手已颤抖。

阿祖道：“不够吗？”

反正银子是关小刀从康太平那里拿来的，他不花白不花，又塞出一锭元宝，吓得庄家汉赶忙后退，直表示不能收，此马值不了这么多钱。

关小刀道：“你不是说它是宝马？”

庄家汉道：“那是一位马车夫说的，当时车夫牵来一匹老马，说什么它是汗血马，非常珍贵，只是年华老去，要我代为照顾，我想村庄多的是鲜草，也就答应，后来老马失踪一阵，不久又回来，我发现它已怀孕，自是小心照料，岂知老马不肯让人靠近，在山区溜走，反正它老，也没人要，它得以相安无事，直到生产，又跑回我家庭院，生完小马就逝去了。

小马的确大一号，才几月不到就长得这么大，力气又足，可是就是耳朵大了些，见过它的人都说是驴子，我也搞不清，说不定是马儿跟驴子所生，纵使它奇特，也不值那些钱，方才说是汗血马，只是车夫说的，小的不敢保证，也不知汗血马是什么？料想必是良种，才信口开河，还请见谅。”

瞧及小刀如此大方，他不敢欺瞒，已说出此马经历。

关小刀又往马儿瞧去，发现它眼睛异于一般，乃是晶红色，心念不由一

闪：“它是红毛吗？”浮起关老爷之赤兔马，莫非就是此种？可是此马毛色棕黄带黑，又不像。

庄家汉道：“生出来是整匹红色没错，不过那时可能沾了血，后来渐渐变成这颜色，我也搞不清。”

关小刀稍有失望，但想及红眼睛也不差，遂道：“你卖马，一定有困难，反正它独一无二，我们又有闲钱，多的就算赏给你及你家人，你不必客气收下便是。”

“这……”庄家汉犹豫：“可是真的不必这么多，只是家母生病，小孩又要娶媳妇，小的只想卖个够用价钱即可……”

阿祖把元宝塞到他手，道：“我家少爷是朝廷命官，微服出巡，算你有福，收下后，不必张扬，免得被人窃去，知道吗？”

庄家汉先闻朝廷命官，脸色又变，叭然一响，双腿落地即拜。

阿祖冷道：“不准拜，立刻退去，也不准向任何人说出公子身份。”

“这……呃……小的……小的遵命……小的……”

“拿了银子快回去，不要惹公子生气。”

“呃呃呃……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小的给你磕头，这就走，就走！”

深怕磕头犯了法，又不忍不磕，怔怔惧惧之中终于磕了数响头，感激中泪水已挂下，随又觉得不能抗命，始自甩头奔行离去。

阿祖瞧他走远始嘘气：“老实到连银子都不敢要，不用大官逼他，不知要缠到什么时候。”

关小刀转向阿祖道：“你哪来这么多银两？”忽而想及康太平那袋银子，邪邪笑起来：“我倒忘了，你坑了我几百两，还敢跟我争马？”

阿祖斥道：“别忘了，上次你在船上被黑衣人剥光衣衫，银子掉满地，是我捡回的，何况你遗弃我，摆明不要这些银子，还有脸要回！”

关小刀一愣，似乎自己理亏，不敢再争，反正自己有了夜明珠，也不差这些，道：“那这匹马算你买还是我买的？”已对马儿有了依依不舍之情。

阿祖道：“我慷慨，买来送给你，只要你明天不跟我争即可。”说完示威一笑，转身入客栈，终于完成心愿，乐得哼起小调。

关小刀自嘲一笑，身为主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实是活该。

他转向马儿，轻抚它鬃毛，说道：“老弟啊，一切看你的啦，现在漏气没关系，将来长得又强又壮，让那小子羡慕得要死，后悔已来不及。”

马儿似是通灵，不断低嘶，似欲厮磨新主人。

关小刀但觉它不大干净，干脆牵到附近井口，提水清洗，马儿似特别喜爱干净，竟也忽高忽低，配合着主人想把全身洗净。

足足耗到二更天，关小刀始满意，把它牵回马房，喂了干草，始放心回房就寝。

次日醒来，匆匆盥洗，进食后，阿祖、谷君平已上骏马，独独关小刀面对矮驴般小马皱眉头。

阿祖道：“慢慢骑，我们会等你的。”

谷君平道：“可要我替你再找一匹？”本想让骑，但想及骑驴马，若让人瞧见，未免有失身份，因而作罢。

关小刀道：“免了吧，买了它，总不能随便遗弃，你们先走，我后头跟去，侍较大城镇，再买一匹便是。”

谷君平仍歉意，阿祖却有意让他出糗，催着谷君平快出发，更以鞭绳抽

其马背，两马霎时飞奔而去。

关小刀自嘲一笑：“咱们也走吧，火眼金睛！”取此外号，除了马眼晶红之外，更希望它能像孙悟空，一翻十万八千里，何等过瘾。

马儿轻嘶，似要小刀坐上背部，小刀总觉它还小，不忍压它，牵着它走出镇外，马儿仍嘶，小刀心想再走下去也不是办法，遂试着爬上马背，便问：“重不重？”马儿轻嘶，似带喜悦，举蹄即奔。

那奔蹄瞧来甚有节奏，不急不徐，像极驴子奔行，关小刀但觉好玩，原来骑此驴马奔行，像坐船一样，丝毫不觉得颠簸，比起烈马狂奔舒服许多，唯一缺点，该是速度不够快而已。

关小刀幻想着，如果马儿大些，该能弥补速度之不足吧！

反正有人先行寻找，他也乐得轻松，带着欣赏风景心情，让马儿悠然奔行。

就这样，足足奔驰三十里，虽然引来不少过客指指点点，惹惹笑笑，关小刀却再也笑不出来。

他突然发现此马根本神不惊、气不喘，就像机械规律转动般，得地得地，似乎永远不累，就连汗水皆未渗一滴。

他惊心动魄，这匹马儿耐力实是惊人，它似乎懂得协调自己，一步步规律奔驰下去，谁也猜不出它能奔多远。

关小刀不禁啧啧赞赏。果然有门道，若假以时日，说不定真能日行千里呢！

及近中午，已抵较大城镇，谷君平已在城门前等候，表示要替关小刀买新马。关小刀表示，纵使有新马，也要牵着小马走，速度并不快。

岂知阿祖已拖来一匹黑色骏马，关小刀只好接受，却仍坚持牵马而行，任阿祖、谷君平如何表示可以寄养，待回程再带走，他就是不肯。

阿祖、谷君平拗不过他，只好随他，甚至有意整他，仍自一路狂奔而去。

关小刀根本不理，还是引着小马儿慢慢奔走。或而心血来潮，策骑黑马加速，小马儿也扬蹄加速，竟然有若施展轻功似地紧追不放，那天马行空姿态若隐若现，惹得小刀更是疼爱。

如此快奔二十里，它方自鼻头出汗，五十里过后，始闻呼吸声，关小刀不忍，放缓下来，小马儿甚快又恢复正常。

就此，关小刀不断趁着赶路之间，试探小马能耐。三天下来，已知它的确耐力惊人，而且从来不知慌张，总是稳稳扬蹄，实有大将风范。

他已决定，纵使它是头驴马，也要把它养大，成为自己坐骑，因为它的确独一无二。

三天来，他几乎跟它耗在一起，甚至亲自割嫩草喂它，惹得阿祖直生闷气，反悔找了一头怪东西，反让自己落单。

第四天中午，三人终于打探到方子秋消息。那是在汝阳城告示栏上，贴着一张公告飞天银狐被捕，受损失者，可前往指认，还画了人像。谷君平一眼即已认出左眉角有颗黑痣的方子秋，那黑痣在眉角处，只显露些许，却瞒不过相处甚久的谷君平。

三人为之怔讫，方子秋怎会变成飞天银狐肯被当成窃贼被捕？

四处打听之下，始知飞天银狐闯入本城首富金员外家中行窃，忽然昏倒而被捕。

方子秋会行窃，而且会突然昏倒？

这在一流高手，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关小刀三人认为其中必有蹊跷，得想办法探清实情不可，必要时，还得救人出来。

三人遂住往接近金大户却较清幽之安宁居客栈，也好能就近办事。

三人吃过午餐，同聚一房，讨论事情。

关小刀道：“方二哥被捕似乎有十天之久，该和师爷人马追截有关吧！”

谷君平道：“你是说他故意被捕，以逃过追截？”

关小刀道：“或许有这可能，只是他怎会选个小偷罪名？要是我，干脆去打县太爷耳光，来得有面子。”

谷君平道：“子秋一定不会当小偷，我敢肯定，一定是被栽罪，他平日自命清高、风流，再怎么惨，也不会自贬人格。”

关小刀点头：“这么说来，问题出在金大户身上了？”

谷君平道：“自跟他脱不了干系。”

阿祖道：“跟那飞天银狐也有关。”

关小刀道：“若能够，或该到衙门见见二侠……”

谷君平道：“不成。”

关小刀道：“为何？”

谷君平道：“二哥犯的是窃盗罪，县太爷必定要追贼，如果我们表示跟他有关，那岂非有了收贼嫌疑？说不定还因此惹祸上身，还是别去为妙。”

关小刀点头：“倒是有理，既然这样，只有先向金大户下手了，他风评不佳，惹毛我，就搬他家当。”

阿祖叫道：“这个我来即可！”似乎搬家当，他最内行。

关小刀瞄眼：“整座金矿送给你如何？也不怕被压死。”

阿祖闻言伸伸舌头，未敢再说，毕竟此次风险太大，否则方子秋怎会栽在金大户手中？

谷君平道：“要行动，也得等夜晚，到时阿祖留下来看守，我跟关兄弟前去便是。”

阿祖道：“抓贼，我可内行哦！”不敢说自己也经验丰富。

关小刀道：“你是被抓很内行，上次偷我银子，不到三分钟即被我抓到，有何话说！”

阿祖斥道：“那是捡的，明明是你掉在地上，你敢说我偷？”大有翻脸之态。

关小刀不想再跟他吵，道：“好好好，算你捡的，我现在要去偷人，不适合你吧，娘娘腔！”

阿祖一愣，已然困窘：“你想干什么？”

关小刀道：“偷金大户，男的叫绑架，女的叫偷人，不适合就乖乖留在家中。”

阿祖瞪眼：“不去就不去，少给我说恶心的话！”说完，径自回房，不愿再谈此事。

谷君平道：“你到现在还没弄清他是男是女？”

关小刀苦笑：“就是怕弄清之后无法接受，他这模样当男当女都不适合。”

谷君平亦感棘手，不愿意再谈，话题一转，开始计划晚上行动之事。

两人商量一阵，有了底，遂到街上买了黑布料，赶制夜行衣。

二更一到，两人已潜往左街金大户宅院。

那金大户原是前朝大官之子，如今大官已去逝，所有财产全落在他手上，凭着关系和财力，连汝阳太守都得买他的帐，难怪他能在此城作威作福。

关小刀甚快找及王侯般豪华宅第，四周倒是设有守卫，但这些人只能应付一般地痞，根本对付不了真正高手。他和谷君平轻而易举潜入金宅。

里头三殿七楼，果真气派非凡。两人瞧寻一阵，发现居中一座三层红瓦白墙楼阁灯火通明，笑声不断，想来自该是金大户在寻欢作乐，两人遂潜过去，及近处，已见此楼题着“万宝楼”三字，黑底金字，虽见勾划，却显粗俗。

两人懒得赏楼观字，再潜近瞧去，窗户半掩处，只见一位脑袋渐秃，上牙暴出，一身胖如肥猪家伙，正和一堆衣衫半掩，神态妖艳女子拉拉扯扯，饮酒作乐。

有一挑眼女子骄傲道：“金爷今晚不醉不归啊！”

金爷哈哈谑笑：“怎能醉？醉了怎么办，你们不就独守空闺了，哈哈……”

猛又欺抱那女子，猛亲不止。

那女子媚笑不已：“金爷太邪恶了，我不来了！”

金爷更笑：“不来？受得了吗？小桃红的叫床声，可是惊天动地啊！”顿时引来一阵大笑。

小桃红娇嗔斥金爷最坏，打闹过去，拉扯成一团肉香林。

谷君平听得脸面泛热：“这种人让他享受荣华富贵，实在老天无眼。”

关小刀道：“所以老天派我们来啦！”

抓抓腰际布袋，眉头一皱：“不知装得下吗？真是够胖。”看来若装不下，只好用捆绑了。

谷君平道：“我负责外场，你前去抓人便是。”

关小刀颌首，遂拉下面罩，抓紧布袋，算准方位，穿窗而入。

他很快溜到金大户背后，突然人立而起，那群莺燕有人见着，尖声大叫。

金大户仍不自知，邪笑道：“叫春吗？还早，时间还早，难道要当场解决吗？”

他仍想狂笑，已有女子尖叫指来：“有有有刺客，在你后面。”

金大户怔愕，果然发现桌上黑影，惊慌大叫：“当真！”

猛一转头，关小刀冷喝：“当然是真。”随身大刀因为行动不便，暂时没带，抓来银碗，奇快无比砸向金大户脑袋，叭然一响，金大户倒栽下来。

莺燕更是没命尖叫，欲作鸟兽散，关小刀突然大喝：“站住！”一扫掌风，打得房门倒闭，莺燕煞停，脸色苍白。

关小刀始邪笑道：“我才是真正飞天银狐，这个王八蛋乱加我罪，我要抓去审问，没你们的事，我一向不喜欢跟女人打交道，也不喜欢女人尖叫，乖乖站好，知道吗？”

此语一出，莺燕应是，未敢再动，然却两腿发软，心怦乱颤，有的甚至快要昏倒。

关小刀自知时间不多，立即拿出布袋，欲套金大户，却只能套及半身，那浑精手臂实是装之不进，一连三套皆不成，只好喝叫女子过来帮忙，女子惶于性命威胁，竟然全涌过来，帮着塞，帮着挤，并偶有怨言表示平常最恨作威作福的金大户，有人甚至多踹两脚，始把人踹入布袋之中。

关小刀怔然一笑：“你们倒比我凶悍？也罢，反正是替你们报仇，待会

儿别忘了替我宣传，牢里那个是假的飞天银狐，谁要不去做证，我就搬光他家当，后会有期，我逃远后，你们再叫不迟，再见！”

说完，招招手，便扛起肥猪掠身而退，还好他功夫深厚，否则扛这肥猪，还颇费力呢！

方掠出门，翻向屋顶，正待招手通知谷君平，岂知双人过重，一脚踩下，叭然一响，屋瓦竟然吃力不住，陷破一洞，套穿右脚，关小刀唉呀一声，直叫倒楣，屋内却传来出惊叫：“谁脚？上头是谁？”

关小刀斥笑着“你爷爷的太祖公啦，妈的，够倒楣！”

谷君平已纵身过来，帮忙抓起小刀及金大户，叫声：“快走！”

两人合力抓着肥猪，不敢再踩薄凸处，多踩较凹处，飞奔而逃。

后头已有人发现行踪，喝着“有盗贼，快追！”并未发现布袋套的是金大户。

关小刀有意制造第二飞天银狐，遂冷嘲热笑表示要搬光金大户，以报答他的眼光差，抓个假货到衙门。直到快穿出高围墙之际，方自有人尖喊金太爷被抓，全府为之鼎沸，关小刀、谷君平两人翻墙出去，逃之夭夭。

两人早勘查过地形，并找妥地方，干净俐落逃向一处庭院深深，林木杂生，素称鬼宅的李家古宅。在这里，除了江湖异士，连白天都充满鬼气，无人敢靠近，正是藏身佳地。

两人找间隐密小厅，点燃沾灰蜡烛，弱光下，瞧清全貌，原是小闺房，除了破床，另有梳妆台，全是蜘蛛网处处，灰尘盈寸。

关小刀猛把肉球丢出，再拖手回来，叭然一响，撕下布袋，金大户掉落床上，压得木床倒塌，尘灰立即飞起。金大户唉唉痛叫，已然惊醒，直叫要命，突又嗔骂：“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说未说完，叭叭两响，关小刀已凌空甩他两巴掌，打得他头晕脑涨，又跌床面，这次学乖了，冷嗔叫道：“你们是谁？”

关小刀冷道：“杀猪的！”拿出森森匕首，耍在手中。

金大户嗔叫：“我又不是猪。”

关小刀邪笑：“你不是，谁才像？”

金大户一愣，感觉一身肥肉在抽跳，惊喝：“你们敢动我，汝阳县太爷是我朋友，你们敢动？”

话未说完，关小刀突然扑身上去，啊啊尖叫，匕首猛挥又砍，那简直在剥猪皮似地剃来剃去，只见金大户不断尖声唉叫，毛发、衣衫纷纷弹飞，眨眼已光身溜溜，勉强只剩百孔千穿内裤遮体。

关小刀这才收刀，呵呵笑道：“对不起，技术不太好，难免剃伤什么，请见谅。”

金大户这才有时间瞧向自己身躯、手脚，竟见无数血痕，吓得他尖声骇叫，想摸，又怕疼，上刀山下油锅感觉使他心胆俱裂。

关小刀淡笑：“皮肉之伤而已吧？上次有一个太兴奋，一不小心就把他小啾啾给割下，害他因祸得福，从此变成皇上跟前当红太监，到现在还对我感激不尽呢！”

金大户唉呀尖叫，双手赶忙掩下体，冷汗、泪水直渗：“你到底要什么？要钱是不是，我都给你，一万两够不够？是金子，不是银子，求你放我一马啊！”

关小刀冷笑：“比钱，你未必比我多，因为我就是飞天银狐，我要钱，

随处都可以拿，包括你的宝库。”

金大户脸色再变：“你是飞天银狐？可是上次……”

“上次那个是假的。”关小刀训斥：“你为什么要捉一个假的到衙门？简直破坏我的形象，我就是来报此仇，快快给我说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否则要你老命。”

金大户怔愕：“他是假的？”

关小刀道：“废话，要是真的，岂那么简单让你摆平？我的形象那么差吗？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利刀猛挥，吓得金大户急躲墙角，哭丧着脸急叫：“小的不敢，小的只是……只是抓到那人，他自称自己是飞天银狐，所以……所以才……把他送官府。”

关小刀怔愕：“他自称飞天银狐？”

谷君平更惊：“不可能，你说谎。”

金大户急道：“小的不敢，他的确这么说，否则小的怎知他叫飞天银狐。”

谷君平冷道：“他可受伤？”

金大户道：“大概有吧，当时是武师把人架来，不过，他还能走动，似乎受伤又不重。”

谷君平道：“你有损失财物？”

金大户道：“损失好几回，不知……不知……”惧瞄关小刀，不敢猜测是否为他偷去。关小刀冷斥：“为富不仁，活该！”

金大户低头，不敢出声。谷君平道：“此事透着奇怪，他会自动说出身分？”

金大户道：“大概他想冒充两位大爷……所以……”

关小刀斥道：“没你说话余地，你把当时状况再说清楚些，否则不必回去了。”

“大爷饶命啊！”金大户拜求不断，想到什么说什么：“当时先是有人喊贼，随后一阵大乱，我要武师全力抓贼，结果……大约半刻钟，就抓到那位自称是银狐之人，事情就这样而已……若要更详细，可能要问武师才能明白。”

关小刀道：“敢情抓错人了？”

谷君平道：“你从他身上搜到赃物？”

“没有……不过……”

“不过什么！”

“小的送他一件玉花瓶……”

“意思就是栽赃？”关小刀猛用刀背敲他脑袋，吓得金大户发颤求饶。

“不是小的送的，是武师送的。”

“那还不是一样！”关小刀斥道：“坏事做尽还不够，连贼王之王你也想栽赃？可恶可恶！”

刀背又敲得金大户疼痛求饶，泪水直流。

谷君平轻叹：“要是他故意承认，想救他出来并不容易。”

金大户目光一闪，似听到什么。

关小刀惊叫：“不能说啊！”

谷君平脸色一变：“糟了，说溜了嘴……”

金大户急忙摇手，惧声道：“我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饶了我吧！”

关小刀冷笑：“没听见，何必那么紧张，不错，那人是我们同伙，我们正准备救他出来，没想到你耳朵太尖，被你听去，我只有……”喝地一声，把刀子往颈部抹去，表示杀人灭口。

金大户吓得跪下求饶：“大爷饶命啊，小的一定保密，若出差错，愿五马分尸，您放了我吧，我给你们一半家当啊！”

关小刀冷笑：“像你这种人，放了回去，马上就变心，我看你还是留在这里，好好给我写封信给县太爷，要他把那人放了，纵使那人不想出来，也要把他推出来，只要见人安全离开，我自会放了你，否则，这里风景不错，晚上也挺热闹，正适合你玩乐通宵。”

金大户惊惧之中，连连跪拜：“小的写，您要小的写什么，小的便写什么，纸、笔，我写！”四处打转，找纸笔。

关小刀瞧向谷君平道：“看来只有这样了。”

谷君平颌首：“我去找纸笔。”说完，走出房间。

关小刀谑邪瞧着金大户，道：“你知道李家鬼宅吗？”

闻及李家鬼宅，金大户猛抽抖，直叫不要，躲向墙角。

关小刀邪笑：“怕什么，你这种人也会怕鬼，你看外头，白雾轻飞，夜鸟哀鸣，落叶萧萧，还有白衣女鬼飞来飞去，唱着歌，把头摘下来梳啊梳啊……”

金大户猛抓床单罩头：“不要说，不要说，快放我走啊！”

关小刀邪笑：“好好写就放你走。”

金大户急道：“我写，我写，什么都写！”全身打哆嗦。

关小刀疑惑：“看来你怕鬼胜过怕人，是不是做了亏心事？”

金大户脸面更白：“没有，完全没有。”

“我看一定有。”

“放我走，我们换地方写。”

“怕什么，有我在，鬼魂暂时会放过你。”

关小刀没想到他那么怕鬼，正好用以要胁：“你写得真诚些，一切，我替你打点，否则……叫厉鬼收拾你。”

金大户猛打冷颤，直叫：“我写，纸笔呢？”被单抓得更紧。

关小刀讪笑：“八月天也冷成这样？看你是亏心事做多了。”

此时谷君平已拿来文房四宝，虽旧了些，仍管用，他置于梳妆台，便要金大户开始写信函。

关小刀道：“一共写两封，一封给县太爷，说那人并非飞天银狐，要他放人，至于赃物，是你不小心失落的，这点要叫那栽赃武师去证明，也就是要他送信。至于第二封，则写你准备广结善缘，救济贫困，决定拿出十万银两当街发放，贫困者随时可领，知道没有？”

谷君平道：“照他为人，放人出去，岂会遵守，这方法可能行不通。”

关小刀道：“说的也是。”

金大户急道：“我会遵守，一定遵守。”

“闭嘴！”关小刀喝道：“没叫你说话，就不准给我吭声，先写第一张。”

金大户连连应是，抓来毛笔即写。

关小刀道：“给我写得工整些，免得县太爷起疑心，至于救贫困之事，我看也不用写了，我找时间替你做善事便是，你只要告诉我，宝库藏在哪里便行。”

金大户急道：“不必麻烦，十万银两，小的明儿即叫人送来。”

关小刀道：“你的话可以听，狗屎都能吃，先说宝库在哪？”

金大户支吾不敢言。

关小刀喝叫：“不说是不是？来啊，幽魂厉鬼侍候。”

他猛地吹熄烛火，拉着谷君平掠窗而出，还装出女鬼泣声，回掌暗扫门窗，霎时鬼气森森。

小刀还叫着“金大爷……不记得我吗？……”声音甜中带阴，在此深夜荒宅，特别恐怖。

金大户突然缩躲没命尖叫：“别过来，别过来，我不认得你，我不是金大爷，救命啊，你们别走，别走啊——”

好不容易见着门扉，没命夺门而去，方一推开旧门，竟然撞上长发女鬼，吓得他啊然尖叫，倒跌爬回。

外头女鬼始将头发盘回头顶，转过身来，原是关小刀，套上面罩，始往里头行来，点上蜡烛，金大户已吓得全身发软，赖躲墙角，直打冷颤。

关小刀方开口，他又哇哇骇叫别过来，关小刀讪笑道：“别急，我把她赶跑了，你不说出宝库，我可管不了什么，她要你的钱超度啊！”

金大户急叫：“我说，我说，宝库在万宝楼地底，挖地板就能拿到，快放我出去！”急欲夺门。

关小刀拦下他，笑道：“别急，还有状文没写，我替你多点几盏烛灯，也好避邪驱鬼。”伸手点燃另两盏，光亮许多。

谷君平也已走进，再把金大户抓向桌前，瞧他手脚僵硬，干脆念着词句，要他一字字书写下去。

多了两人，烛光又足，鬼气尽失，金大户始转恢复镇定，尽管如此，还是耗去半个更次，方将书信写好。

关小刀却想起什么，道：“没印章，总弱了些……”

谷君平道：“回去找？”

金大户急道：“县太爷认得我字迹，他一定会放人。”

关小刀道：“要是不放，你就一辈子留在这里吧！”

金大户乍惊，立即道：“我再写封信，要总管盖印，自万无一失。”

说着又抓毛笔直书，写着要总管加盖印鉴，再由武师送衙门。

关小刀接过手，满意一笑，猝然一指将金大户点昏，落个清静。

谷君平道：“有了书信，想来县太爷会放人，现在倒是如何叫金大户家人相信他没事，而甘心替我们办事。”

关小刀道：“要他们相信，不如威胁他们，毕竟金大户的命在他们心目中，比什么都重要，自必会照办。”

谷君平道：“也只有如此了……现在如何处置他？”

两人目光落于金大户。

关小刀道：“把他囚在这里，待方二侠自由后，再放他出来不迟。”

谷君平没意见，两人遂合力抓起床巾，把金大户围捆起来，一方面可蔽体遮寒，一方面也省了绳子，关小刀又加了数指，也好让他晕睡更久。

两人合力把金大户抓于床上，金大户总是抖抽不停，或而惊吓过度吧？

一切弄妥后，两人始潜出李家鬼宅。虽然外头搜兵不少，但皆庸手，甚快即可避开。

两人二次再探金大户宅院，里头乱成一团，却拿不出主张。

关小刀遂要谷君平前去送信，并恐吓不照办，别想再见金大户，武师凶悍追赶，谷君平有意引人，若即若离退去。

关小刀趁此机会潜入万宝楼，探着地面大理石，在墙角处挖出一条秘道，潜了下去，果然发现堆高如山金银珠宝，以及数大箱珍珠古董。

他带不了许多，扛了一大箱珠宝，轻而易举奔出外头，再掩护秘道，免得内贼盗窃，心想原来发财这么容易，哪天有机会再来光顾这些为富不仁之财。时间不多，他掠奔暗处潜逃，或有巡逻武师，被他几指轻易放倒，脱身甚是顺利。

及至街头，心想扛着珠宝，行动不便，遂沿着小巷，见及贫户，即丢珍宝玉佩，也好广结善缘。

一夜下来，绕遍全城，珍宝亦分发差不多，剩下些许，留为己用，免得肥水全落外人田，然后震碎宝箱以毁迹。同时亦脱下黑色夜行衣，恢复原貌，大大方方走在街上，清晨已至，小贩叫卖声此起彼落。

小刀特别注意救济贫户，总传出喜悦，甚至谢天谢地声音，他终觉像个大善人，欣欣喜喜回客栈去了。

及近客栈，谷君平等在那里，他也脱下夜行衣，恢复书生模样，两人互见安然回来，欣然视笑，一切自等消息，趁着尚有时间，各自回房睡觉。

直到近午。

关小刀已被阿祖吵醒。

“好消息，方二侠快被放出来了！”

阿祖欣笑：“他们发现飞天银狐另有其人，所以决定释放二侠，你们把戏成功啦！”

关小刀自是高兴，随即赶去通知谷君平，他已神采奕奕迎门而出，表示明白此事。

三人遂到餐馆进食，准备吃饱后，前去接人。

他们无心品食，叫来面食，咕咕噜噜吞得既快又爽，立即奔往衙门。

在外头等了一时辰，果然见及方子秋被释放出来。

他十天未剃胡子，已满脸见胡碴，他却风度依然，昂首阔步走出，只是眼神稍带沮丧，似乎被释放，并未引他多大欣喜。

方踏出衙门之际，关小刀立即欣悦招手：“二侠终于出来了！”

方子秋目光显得冷漠且感伤，叫了一句：“酒！我要喝酒！”

竟然不理三人，直往另一头奔去。

关小刀怔愕：“这是怎么回事？”急起直追：“二侠，要喝酒，我们一起喝啊！”

方子秋听而未理，仍自狂奔。

三人后头追赶一阵，谷君平突然轻叹：“让他去吧，二哥一定有心事。”

此语一出，关小刀、阿祖始止步。

阿祖道：“他会不会又去冒充飞天银狐？”

谷君平道：“就算冒充，也没人相信。”

关小刀道：“还是盯着他比较好，免得又出事。”

三人同感，遂又跟纵后头。

方子秋奔向城西一间不起眼酒馆，唤来烈酒即灌，一坛，两坛，三坛下腹，仍自不醉，他要掌柜再送酒，掌柜却担心收不到银子，拒绝再送酒。

方子秋已失去平日优雅风度，冷喝道：“我方子秋要喝酒，你敢不给？”

给我送来——”

似乎嫌速度太慢，瞄向掌柜左侧酒坛墙，已自推开掌柜，大步踏去，小二要拦，被推得东倒西歪。

方子秋抓来酒坛即灌，灌了一嘴又不满意，嗔喝道：“都是一些二锅头，难喝，你们店里都卖这些劣酒吗？快拿上等女儿红、玉冰烧、竹叶青，听到没有？”

喝得不对味，猝然一掌打得酒墙四裂，水酒泄涌而下，掌柜吓得脸面僵硬。

方子秋又逼向他，喝着要好酒，否则醉不了，猛一伸手，掐住掌柜脖子，大有不说，即掐死他之意，掌柜吓得全身发颤，急道：“在后院地窟里头……”

方子秋丢下他，径往后院奔去。

掌柜喘出大气过后，急叫：“快报官，快报官！”小二得令，已自奔了出去。

掌柜惊心自怨：“我做了什么孽，惹来凶神恶煞！”想去收拾残局都觉得噩梦未完，只好闷坐门口，瞧着客人个个落荒而逃。

半刻钟过后，小二领着几名捕快赶来，一名头领道：“闹事者安在？”

掌柜道：“在后院地窟，幸好无女眷住宿，否则说不定……”不敢想下去。

捕快立即引人入内，里头即只闻方子秋饮酒高歌声音，掌柜但觉奇怪，莫非捕快未找到人？正侍要跟入里头，四名捕快已空手返回，掌柜怔愕：“你们没捉人？”

一名捕快道：“他只是在喝酒，怎么捉？”

掌柜道：“他在喝霸王酒啊，而且打破我这么多酒缸啊！”

捕快道：“他喝完了，若不付帐，才叫霸王酒，到时他不付钱又不赔偿损失，我们再来捉人不迟。”

掌柜惊愕：“这……这什么说？”

另一名捕快道：“放心，他长得人模人样，且又风流潇洒，不会是个吃白食者，你多忍一下，说不定今天做他生意就够了，我们走啦，若另有状况再通知一声，我们随后就来。”

说完，四人拱手，匆匆离去。

原来捕快见及方子秋，根本就是方才被释放的冒牌飞天银狐，他既然有办法叫县太爷放人，自是大有来头，说不定还沾了金大户，没事又何必再惹他呢？四人遂找了理由先闪再说，若真的没办法，换另一批倒楣鬼接手便是，省得自己惹麻烦。

掌柜哪知其中奥妙？平白的被人折腾，却找不到正义可伸，兀自赖在椅子上，长吁短叹，时代变了，如此霸王喝酒，竟然不犯法？

小二也陪他一起发愁，顺便算算损失多惨重，忽闻里头又传破缸声，他只能多加三两银子矣。

两人发愁中，忽又见及有人踏门而入。

原是找人不着的关小刀、谷君平和阿祖，他们绕了一大圈，早失去方子秋踪影，好不容易发现捕快来去匆匆，遂赶过来瞧瞧，但闻酒香四溢，酒缸散满地，看来是错不了了。

掌柜却哭丧脸面说道：“今天只做一个人喝酒的生意……”

关小刀笑道：“我们也是来喝酒，反正一个人喝不完，我陪他喝便是。”

闻及后院歌声，三人迫不及待，鱼贯而入。

掌柜想阻止已是不及，苦叹事情越来越复杂，不知该如何解决。

小二却一脸困难，说道：“现在酒钱怎么算？”算盘已拨不下去。

掌柜无处发泄，猛敲他脑袋：“算你个头！”

小二跳开，干窘一笑，两人相视，随又愁眉苦脸。

至于关小刀三人，顺着酒香，找到后院地窟，里头足足摆了百余坛泥封美酒，有大有小，排列有序。

方子秋却打破大坛酒缸，得以睡卧舒服，那美酒淹渗四处，酒香为之四溢。

他已连饮七八坛，满脸通红，醉意顿生。

忽见三人进来，已认出是好友，遂欣然大笑：“来得好，举美酒，好友共饮，天下一大快事，大家一起来坐。”

随手抓来大酒缸，置于被拆下门板，再搬小酒缸当椅子，变成现成品酒桌。

谷君平干笑道：“二哥喝了不少吧？”

方子秋喝笑：“小意思，我要喝光所有美酒才走，来来来，你们也喝，大口大口喝。”

说着抓来数坛，纷纷抛向三人。

关小刀接过头，倒是学样灌它几口，果然香醇四溢，该是陈年美酒，他笑道：“二侠何来酒兴？你一向不喜喝酒啊！”

方子秋喝笑：“谁说我不喜欢，只是不想喝，想当年，我曾在杭州西湖喝它三天三夜，就连我女人都赞佩我酒量天下第一，来来来，不信斗斗看，干干干！”

他硬抓起一坛酒猛灌入腹，但大都从口角渗失。

关小刀、谷君平、阿祖陪他喝几口，心头却计算着如何套出他心中事。

关小刀道：“你喝三天三夜？我可喝上六天六夜，结果被我女人脱光衣服，丢入江中，差点淹死啊！”

“真的？”

方子秋醉眼睁大：“你女人这么厉害，她是谁？是阿祖？”

目光盯向阿祖，像见情人似的。

阿祖正侍否认，关小刀猛扯他衣角，阿祖一愣，干声陪笑，不便解释，免得越描越黑。

关小刀哈哈笑道：“哪是他，那时他还小啊，我是跟一位泼辣女人相恋，结果她甩我而去，害得我又大醉三个月才清醒啊，真是人生如梦，醉梦人生啊！”

方子秋闻言止笑，凝眼过来：“当真？她当真甩了你？”

关小刀瞧他反应，似乎摸对方向，装出苦情难舍模样，轻叹道：“是啊，她说我只会喝酒，不成才，把我丢下江中后，已甩我而去，这么多年都未见着，可能嫁人生子了吧！”

“惨，实在惨！”

方子秋哈哈大笑，但笑中带苦，举起酒坛，道：“我敬你，敬天下可怜男人，干它！”

关小刀应声好，两人畅饮美酒，但小刀大都从嘴角渗流殆尽。

小刀哈出酒气后，说道：“你呢？你的女人又如何？她喜欢你喝酒？”

“她啊！”方子秋想来哈哈大笑，又瞄向阿祖：“我认识她时，她就像阿祖那么纯清漂亮，你们相不相信，她是我师妹啊！”

谷君平一愣，此事从未听他提过，关小刀却猛点头：“师妹好，一家亲，亲上加亲，你们一定过得很快乐吧！”

“快乐？”方子秋突然眼眶含泪：“当然快乐过，非常快乐，可是有一天……有一天……”他整张脸在抽搐。

三人屏气凝神，不敢吭声。

方子秋挣扎什么，突又哈哈狂笑，泪水更流：“有一天，我发现她是贼！”

一脸惊悚瞧着三人：“你们知道吗，是那种专门偷东西的贼，我发现有个贼在杭州城作案，我无法接受，我要教训他，我自命清高，要教训她，所以跟过去，看她在搬东西，然后喝止她，她没有走，还要我帮忙，说什么劫富济贫，我不管，我从未见过穷人，因为我爹是举人，我从未苦过，我劝她，她不听，官兵围上来，我竟然帮着官兵要捉拿她，结果……”两行热泪更流，嘴角抽搐道：“我一剑伤了她的脸，从左到右，这样子！”

伸手划向发呆的阿祖左脸，手指发颤，鼻涕渗出：“足足有七寸长，结果我毁了她脸容，结果我才看到被洪水淹过，无处乞食而饿死街头的小孩，天啊，我竟然毁了我心爱的女人，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就是飞天银狐，她到现在还在劫富济贫，我到现在还无法弥补她那张脸啊！”

说完抱头痛哭。

三人闻言，惊呆当场，没想到他有这么一段刻骨铭心往事，难怪他平常不爱说话，对女人更是仅止于礼，若有，也是装腔作势，毁了心爱女人容貌，难怪他要内疚一辈子。

更让人同情的是飞天银狐，为了劫富济贫，甚至放弃爱人，甚至被毁容，她却忍痛忍悲，默默耕耘着，她才是世上最伟大而值得钦佩者啊！

三人感受悲情，不自觉抓起酒坛灌个不停，谷君平更拍方子秋肩头，也好让他好过些。

方子秋似乎甚能自制，奔放感情后，又自装笑：“还好，她一直过得很好，我是配不上她，再谈她何用，来，我们干酒，庆祝她永远成功，永远快乐。”

抓起酒坛又自猛灌。

三人不愿阻止他，谁都知道，此时让他醉倒，就像一场梦似的，醒来之后，心情可能会好转。

就这样，三人陪着他，让他喝得酩酊大醉，谷君平始扛他出去。

关小刀向掌柜结了帐，足足百两之多，但想及从金大户那头盗来不少珍宝，也不只这些钱，自是不心疼。

想及金大户，不禁有气，关小刀要谷君平、阿祖先送方子秋回客栈，便自折往李家宅院。

此时已近初更。

李家宅院早就鬼气森森，关小刀艺高胆大，掠入深宅，在接近闺房之际，忽见一道白影闪动，关小刀发现是女子，奇轻无比消逝松林，他惊惧一叫：“女鬼！”

全身冰冷上身，想躲，又觉不可能，这么早即有鬼魂吗？他不大相信，遂壮壮胆子，推开房门进入，忽见金大户身上床单已解，坐在床前，一脸痴呆，喃喃痴笑念着“怡香要我救济贫苦，你要多少钱？老帐房拿来，快给他！”

关小刀皱眉：“帐房在哪？”

点燃烛火，已见金大户眼神僵直，似是中邪，待要问他，猝又见他惊惧大叫：“不要过来，不是我杀的，你爹你娘都不是我杀的，我没有强暴你，不是我！”缩成一团。

关小刀暗道：“莫非李家大宅以前闹过灭门血案，主使者就是金大户？听他言词，该是对那什么怡香姑娘施予非礼或强暴，迫得人家自尽，他怕事迹败露，才杀人灭口。”

他越想越有可能，否则昨夜金大户不会闻及李家鬼宅，连尿都快吓出来，若真如此，也算是天理昭彰，屡报不爽，他敢情是被女鬼给吓成痴呆神经病了。

想及女鬼，不就是方才那位！

关小刀整个头皮发麻，还是快溜为妙，方一转头，突见那本是锈黄的铜镜，竟然不知被谁擦亮许多，竟又映出白衣女子形影，吓得他惊骇大叫，夺门而出。

那金大户更是下跪，连连告罪。

关小刀连冲数十丈，突然煞停，想到什么，直道不对，猝又转身说道：“你不是女鬼，你是飞天银狐，我认得你！”

他想及那女鬼脸上有剑痕，和方子秋所言不谋而合，这才敢大胆揣测。庭院深深，并未回话。

关小刀叫了几声没反应，不禁冷意上身，他仍运功驱寒，又道：“银狐姑娘，你的事，方子秋已跟我说过，他很内疚我们却很钦佩你。虽然你脸面受了伤，但我这里有祖传治伤灵药，你拿去试试，先把疤痕慢慢一点点退去，再抹我的药，一定可以复原，若再不行，灵刀堂小公主住处有一口怪泉，神奇无比，我的伤就是浸那怪泉好的，一点疤痕都没有。有机会你可试试，或着我带你去也行，不过你现在就可以先试我的灵药，东西在此……”

他拿出一包东西，本想分出些许，突又觉得太小气，干脆整包置于屋檐下。

他道：“直接擦伤口便行。”说完，慢慢退后，想走，又想看看那人，也好证实自己猜测。

果然在移开二十丈远近，女人轻叹声已传来：“多谢公子……”

关小刀乍喜：“我叫关小刀，姑娘必是银狐小姐了？”

白衣人已轻轻飘落屋檐下，暗月中无法瞧清全貌，但依稀可见她轮廓不差，只是左脸多了刀疤，颇为可惜。

姑娘轻叹：“你叫方子秋不必自责，都已这么多年了……”

关小刀已然证实，欣喜一笑：“我自会转达，不过，姑娘要治好脸伤，他更不再自责。”

“多谢……”

姑娘已拾起药包。

关小刀喜道：“我娘是武林有名药姑，她的药一定管用。”

姑娘感激再道谢，她似乎已久隔生人，疏于谈话，想到什么，又道：“金大户不是我逼疯的，我来时，他已发疯，我只想逼出他藏宝地方而已……”

关小刀欣笑道：“我知道他把宝物藏在万宝楼地底下，入口在左墙角那张太师椅下，我还盗过一次呢！”

姑娘含笑：“我是看你昨夜扛宝救济贫户，才得知此事，又不便问你，

只好前来逼问金大户。”

关小刀笑道：“其实问我就成啦，我会详细告诉你的。”

姑娘感激颌首，不知如何接口。

老实说，若非方子秋提及，关小刀又怎会平白说出。

关小刀似乎想到此点，尴尬一笑，转个话题，道：“金大户是被女鬼怡香逼疯的，怪不得任何人，他为富不仁，霸道作歹，这是报应。”

姑娘道：“若真有冤魂，也该找人超度……”

关小刀道：“冤魂报了仇，自然散去，否则超度也无效，姑娘有空，不妨到神剑门走走如何？”

姑娘淡然一笑：“有机会吧，谢谢你的药，我该走了，来日再见。”

说完，转掠树梢，一闪不见。

关小刀暗道：“实是善良女人。”暗自祝福她永远好运。

他又想及金大户，但觉他已发疯，毋需再报复，遂掠出鬼宅，找个人透露金大户已被李家女鬼摄了魂，果然消息马上传开，金家请了道士、法师才敢前来救人。得知消息者，莫不暗暗高兴，恶人终有恶报。

关小刀这才心爽神怡地返往住处。

及进客栈，谷君平表示方子秋已睡着，一切将可过去，关小刀则说及碰上了银狐，也拿了灵药给她，谷君平不胜唏嘘中，也祝福银狐姑娘早日恢复美貌。

两人随后谈及金大户发疯之事，同感于自作孽不可活。

累了一天，两人遂各自回房睡觉。

一夜无事。

次日醒来，已发现方子秋已剃清胡碴，梳理整齐，恢复往昔风采。

他本是举人门府出身，平日即有教养，举止动作，甚有格调，足见名师风范，那表情一向帅中带劲，却又沉稳内敛，平常沉默寡言，若非昨夜醉酒过头，甚难瞧他如此失态。

他正在门口观察关小刀那匹红眼小马，似在研究什么。

关小刀发现是方子秋，快步奔了出来，想掩饰昨夜事情，遂道：“这匹马，你看怎么样？”

方子秋道：“它会认主人，自是通灵，好马。”

关小刀道：“前几天买的，骑它，跑得不快，但很稳。”

方子秋道：“能稳则韧性强，不可多得。”

关小刀道：“不能多说几句吗？”

方子秋淡然一笑，道：“你买了一匹宝马，光看它是红眼睛，已可认定是纯种货，或是汗血马，或是赤兔马，或为火神驹，皆是不可多得，但传言汗血马、赤兔马皆是红毛，此马却偏黄，我则猜之不出传言有误，抑或此马非两品种。至于火神驹，更是没人见过，听说它能追上太阳，日出于东，日落奔西，千里不累，快逾飞箭，如若此马真是火神驹，恐怕纵横天下，无马能及矣！”

关小刀轻笑：“听来很过瘾，我本取名火眼金睛，看来换成火神驹好了。”

他自知方子秋博学多识，说来自有根据，不禁更爱此马，忍不住伸手摸去，马儿轻抚过来，状甚亲昵。

方子秋淡笑：“宝马赠壮士，天经地义。”

关小刀笑道：“还得等它长大才行，我还真怕它变成驴子呢！”

方子秋道：“驴性害羞，看来不是。”

“不是就好……”关小刀不断摸着爱马。

方子秋沉默一阵，随又说：“昨晚我醉了？”

关小刀故作没事：“是醉了，每个人偶而都想醉个过瘾，你也很过瘾吧！”

方子秋道：“我似乎说了一段凄惨故事。”

关小刀道：“也许我也醉了，好像一点印象也没有。”

方子秋稍稍安心，道：“我就是醉不得，一醉就喜欢说些往昔惨事，真是大毛病，其实纵使有惨事，已经过了，又何必折磨自己呢，你说对吗？”

关小刀道：“是极是极，看得开最好，天下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是酒醉时叫它几声，醒来便啥事也没有了，那才畅快。”

方子秋点头：“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要说的就是：纵使在醉话中说了什么惨事，现在醒来，我心灵依然平稳，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关小刀爽声一笑：“好风范，我该多跟你学学。”

方子秋淡然一笑：“他们都起床了吧，一别神剑门也不少时日，得赶回去了，否则总管难免担心。”

后头谷君平早闻及两人谈话，想了一夜不知该如何化解困境之负担，此时全部解脱了，他自是爽朗走出，道：“一切准备妥当，立刻可上路了。”

阿祖亦走出来，促狭笑道：“可惜少了一匹马，有人可要骑驴子喽！”

关小刀颇不在意，甚至显出得意：“骑就骑，宝马在前，你真是有眼无珠。”

阿祖讪笑：“对小孩来说，什么马都是宝马，走啊，千万别让宝马累倒了。”

关小刀瞄眼：“也不想想这里谁最小，敢说我是小孩，那你岂非变成娃娃，还在吃奶嘴吧！”

阿祖瞪眼翘嘴：“过分，我叫你吃我尘灰。”

立即上马，策骑即奔，显然在以大马压小马。

关小刀一点都不在乎，笑道：“事实胜于雄辩，我比他大，那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吃尘灰，他跑得太快，我一点也吃不到。”

此话引来方子秋、谷君平会心一笑。

时候不早，三人遂上马，齐往城外奔去。

或而无任何压力，方子秋、谷君平反而放慢脚步，跟小马儿一起奔走。

此举使得阿祖好生没面子，但呕了一早上，还是孤单一骑，只好拉下脸，慢慢地会合过来。

关小刀亦未再消遣她，四人开始聊些近日发生之事，总是师爷不会放过天龙骑，此次回去得小心应对。

四骑同行，虽未必日行千里，却也渐渐接近洛阳。

第十章 邪淫妖姬

十天后，四骑回抵神剑门。

一切如故，唯有霹雳侠雷万钧，终于又把夜明珠所换得之银两完全转去。他好生后悔，却无人同情。

关小刀本想换间较大房子，但想及安盈盈，只好暂时栖身康太平客栈中。

这两天，他一直打探安盈盈消息，可是总得不到回应，他不禁疑惑，莫非安盈盈又跟另一个男人跑了？否则怎会连一点音讯全无？不但门主夫人那头没消息，就连问及房东康太平，他必定冷言相向说句：“回乡下娘家去了！”

关小刀总觉得他话中含恨，可信度不高。何况安盈盈对夫人忠心耿耿，若回乡下，怎连夫人都不清楚？

越想，关小刀越觉得不妙。

看来，问题出在师爷身上最大了，然而碍于自己投入神剑门关系，又怎能托大前去兴师问罪？尤其又在无凭无据之下。

最让他头疼的是——不知以何理由去探查此事，毕竟安盈盈是康太平表面上合法妻子，他老公都不急，自己有何好急？

何况安盈盈还大自己十岁，说出去，难免引来指指点点，说长论短。

就连阿祖闻及此事，几乎恶脸相向，逼得他只能暗中查访。

可是，又过了半月，仍无任何音讯。

关小刀已然有了放弃念头，说不定她已经真的离开此地了吧？至于遇害之事，他极不愿意去想及。

纵使说放弃，然而不自觉中，仍抱着希望，一有机会，照样打探。

直到后来，他竟然到了近郊关帝庙，朝拜关老爷显灵帮忙，纵使找不到安盈盈，也要保佑她平安吧！

此日晨后，他又跟阿祖前来关帝庙祈福。

此庙只在东街尾延伸不及半里，平常香火即旺，人潮不少，自然形成小市集。

阿祖最是喜欢凑此热闹，否则他才懒得跟来。

关小刀拜过关帝爷之后，暂且放松心情，跟着阿祖逛向市集。

他老喜欢看胭脂，因为安盈盈嘴唇时常红艳迷人，见及胭脂，让人回味。

阿祖也喜欢陪着主人看胭脂，心头大概是想，若主人能买来送他，那该多好？可惜主人一直未曾行动，他只好自责，谁叫自己是男的，暗暗窃笑。

闲逛中，关小刀忽而见及一位长相不赖，却眉毛稍短，眼睛细圆的年轻人，他神色匆匆似要赶去某地，一闪即失。

关小刀道：“好熟的眼神，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阿祖道：“当然见过，他就是被你干掉那右护法华剑英的跟班，叫梁枫，我碰过他两次，听说他把华剑英救活过来，不知是真是假。”

关小刀怔诧：“华剑英还能活？他后背至少中了二十箭。”

阿祖道：“听说穿了护身甲，才保住性命，当然，这都是传言，还没人证实。”关小刀不禁想笑：“至少屁股护不着吧！”想及某人像鸡尾巴插满长毛模样，笑意更浓：“你觉得他认得你吗？”阿祖道：“好像不认得，几乎所有跟班都是男的，而我……”关小刀道：“你是女的？”像逮着什么。阿祖斥笑：“有完没完，我只是长得较像女人，被人误会而已，你看，我的喉结不是长出来了。”关小刀道：“吃粒糖果不就长出来了。”阿祖斥笑：

“你吃啊，长给我看。”关小刀笑道：“我不必吃就有啦！”其实喉结容易伪装，他还是不怎么相信，说道：“你去问那家伙，探探华剑英是生是死，如何？”阿祖凑着好奇点头道：“问问也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当下瞄了梁枫背影一眼，甚有自信跟追过去。梁枫似在等人，徘徊于关帝庙香炉左近处，忽见阿祖前来，欣然露出笑意。阿祖但觉他似与人有约，甚至可能是女子，心念一闪，装出女人模样，其实不装已十足姑娘味，这一装，更是含娇带媚。他有意无意靠向梁枫，眼神似在询问什么。梁枫亦自笑脸迎。阿祖若有所觉：“你是……华护法手下？”梁枫但觉对上了，遂笑道：“正是，姑娘找护法有事？”阿祖道：“他伤得如何，有人很关心他。”梁枫欣笑：“还好，伤势快复原了……”阿祖道：“他不是被利箭强弩射中？”

梁枫道：“护法命大，穿了软甲，否则当真命丧黄泉，你是李姑娘派来的？”

阿祖点头：“对我家小姐要我转告，她关心华护法伤势，要他好好养伤，却不知他何时能完好如初？”

梁枫道：“大约痊愈九成，剩下该是练练筋骨，大约半月即可啦……”带情一笑，似乎对阿祖已有好感。

此时远处关小刀却已发现另有一辆马车左近而来，那窗帘掀处，他忽而瞧及这位丹凤眼，喜欢把头发绑在左前胸的女子，不就是曾在洛阳客栈所见的女子？当时她正和黑青锋密商事情，此刻为何出现这里？

那女子稍掀帘子，瞧向阿祖那头，交代几句，一名结有双髻年轻漂亮丫鬟走了下来，直往那头行去。

车帘已落下，马车径往他处奔行。

关小刀想追，却又想及，对付那丫鬟也是一样，遂再往香炉这头瞧来。

此时阿祖已打发梁枫回去好好照顾华剑英，待较好转再约人，梁枫不疑，拜别离去。

那丫鬟几乎和梁枫擦身而过，疑惑一下，又见阿祖站在该处，遂认定目标，行前过去，含笑拿出一封信箴，道：“给你的主人。”

阿祖怔诧：“给我的主人？”

丫鬟道：“不错，甚是重要，请立刻交给他。”说完回头便走，追向马车。

阿祖瞧着那封信，疑惑不已，这分明是女人写的，关小刀何时又认得这么一个女子？眼看关小刀已行来，遂带醋地推出去：“骚女人给你的信。”

“我的信？”关小刀亦颇感意外。

阿祖冷道：“不是给你，还有给谁？我看那丫鬟也不错，白脸蛋，大眼睛，够迷人了。”

关小刀道：“你对她有意思？”

阿祖斥道：“恶心！”不敢再多说。

关小刀拆开信对，里头却写着“华哥”两字，以下乃写些许久不见，甚念，明日午时在洛阳某地相见，一叙旧情，署名“春风”两字。

关小刀眉头直跳，斥道：“什么鬼玩意？她约的是华剑英，阴错阳差送到我手中，恶心，摸到仇人的女人的信。”

阿祖已自欣喜：“当真不是写给你？”抢来瞧瞧，呵呵笑起：“难怪梁枫会赶来此，原是偷偷替主人约会啊！”

关小刀道：“那家伙真的没死？”

阿祖道：“活过来了，大概不到半月，可能找你算帐。”

关小刀斥道：“来啊，我正准备让他屁股再度开花。”

阿祖呵呵笑道：“你好像跟他争风吃醋？”

“笑话！”关小刀猛抢信笺，撕得粉碎：“这种女人，我看不上。”

阿祖瞄眼：“你看过她了？”

关小刀道：“不但看过，还知道她就是师爷派去灵刀堂卧底的女人，是大密探。”

“当真吗？”阿祖道：“若真如此，她一定知道不少事情……”

关小刀忽而眼睛一亮：“有可能，她可能是盗走真正灵凤玉佩之人，也可能是偷袭门主夫人，被我切下头巾的黑衣人，她一定知道不少事。”

最重要的是，她可能知道有关安盈盈下落，只因阿祖对安盈盈特别过敏，关小刀不便说出。

他忽然叫道：“我得去会会她。”

阿祖一愣：“你想跟她谈恋爱？”

关小刀讪笑：“有何不可，只要能套出任何事情，什么牺牲都是值得。”

阿祖斥笑：“恶心，出卖肉体的男人，实在恶心。”

他却认为关小刀搞不出名堂，毕竟对方和他有仇，又和华剑英有所交情，小刀前去，总是吃力不讨好，藉她教训这小子也不错。

关小刀去意已坚，他甚至决定今晚即住进洛阳龙凤客栈也好明天精神充沛，更显帅气。

他向阿祖支来百两银子，果真单枪匹马赶赴洛阳。

阿祖虽想跟去，但关小刀极力反对，他只好先留下，待有机会，自行潜去便是了。

当夜，关小刀已住进龙凤客栈。

他特地买了件较称身之青压镶白纹外袍，穿在身上，倒有了公子哥儿味道。

次日午时，那结有双髻，瞧来年轻漂亮的丫鬟果然出现龙凤客栈，她溜着目光在找人，只转扫一眼，视觉落在关小刀身上。

但觉他挺拔帅气，朴中带灵，笑起来总有一股莫名亲切力量，尤其他挺起胸脯，顿现强壮，更让人觉得具安全感。

那丫鬟不禁怦然心动，一时忘了招呼。

关小刀自是认得她，帅步走来，含笑道：“你在找我吗？”

那丫鬟一愣，满脸通红：“正是，我家小姐请你过去。”

关小刀道：“带路便是，远不远？”

丫鬟道：“不远，转个街角便到了……我叫红樱，樱花的樱。”稍见羞红。

关小刀笑道：“很好听，是春风姑娘取的？”

红樱一笑：“不，是我爹取的，他曾看见樱花落满天，觉得很美，就取这名了。”

关小刀笑道：“难怪你看起来也很漂亮。”

“真的吗？”

红樱娇笑，却对自己没信心。

说话中，两人已转过街角，眼前出现一栋颇为华丽宅院，门前题有“雪月春风阁”五字，字迹娟秀，似是出自女人手笔。

红樱推门而入，里头乍见小桥流水，景致幽雅，及近左湖旁，则依湖筑有一座亮红雅轩呈半月型围着湖畔，甚是醒目，居中雅轩较为宽敞，白纱轻帘掀飞窗牖，已见一位形态妖媚女子半仰半坐龙凤椅，正在品酒。

红樱道：“我家姑娘在那里，公子请自便，我还要弄点水果，不奉陪了。”说完拜礼而去。

关小刀深深吸气，壮壮胆，大步行去，及至近处，已见及李春风浓妆艳抹，头插飞凤玉簪，身穿低胸淡红丝罗裙衫，银白肚兜隐隐若现，她喜欢懒挺着胸脯，尖耸处，总露着若隐若现挑逗举止。如此打扮，已和往昔清纯判若两人。

关小刀不禁暗暗说道：“果真是妖媚女人，却不知多少男人被她勾引？”瞧这女子凤眼带媚邪，总让人觉得她是那种能迷得男人倾家荡产的狐狸精。

关小刀方至大门，李春风猝然觉得有异，乍惊之下，媚态稍敛，忽又放开，仍自媚笑着：“你是谁？”

显然已认出来者不是华剑英，却不紧张。

关小刀暗道：“难道她仍未认出自己身份？”

心想第一次在洛阳客栈，只是惊鸿一瞥，第二次在门主夫人那儿，也是各蒙脸面，难怪她未认得自己。

他轻轻一笑：“慕名而来的。”

“慕名？”李春风放浪一笑，媚眼直勾勾调情笑道：“我有名吗？你又从何处慕名而来？”

关小刀呃了一声，干笑道：“我忍不住就来了。”

李春风浪声直笑，胸脯颤动着，肚兜绳索突然滑落，酥胸乍现泰半，关小刀两眼贪婪抢直，岂知媚女一笑，动作撩人地复把绳带系妥。

她邪媚一笑：“你喜欢我吗？……想跟我亲热吗？”

关小刀没想到她那么干脆，一时困窘，不过，仍是点头：“只要是男人，都会喜欢你。”

李春风不禁笑得更媚：“你很色，不过你倒说了实话，可惜想得到我的男人，得有两下子才行，你罩得住吗？”

关小刀道：“怎么说？”

李春风道：“因为太多人喜欢我了，难免争风吃醋，你得先打败他们才行。”

关小刀道：“我可以试试……”

“这不是试，而是在玩命。”李春风媚笑道：“不过，像你这样英挺又年轻的少年实在不多，我实在不愿你冒险……”稍露关怀之情。

关小刀道：“来都来了，总不能被人吓走吧？”

“有个性，我渐渐喜欢你了……”李春风媚笑道：“坐，我敬你一杯。”

她这才走下龙椅，婀娜多姿走向靠湖窗前，那头早摆了酒席，只是未上大菜，只有干果、甜点之类，她向小刀招手，小刀迎步过去，但闻茉莉香味，心稍动，但想及她乃师爷密探，情欲为之大减。表情却颇好色地贪婪瞧着这位妖姬，便坐落她左侧，等待敬酒。

李春风边斟酒边勾媚眼：“你真的是从洛阳得知我消息吗？”

关小刀呃了一声，还是点头，心灵却觉不对。

李春风邪媚一笑：“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是从华剑英那头得到消息，

对不对？”

冷眼如电，刺了过来：“你偷了他的信，还是丫鬟送错了？”

关小刀脸面泛红，呃了老半天，说不上口，暗道这女子好厉害。

李春风忽然收起毒蛇般眼光，再转媚情，笑道：“其实状况如何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缘分使你我见面，而且一见如故，老实说，我也开始喜欢你呢！”

关小刀如获大释，干笑道：“我是一心一意想跟你交往……”

李春风媚笑：“你果然很色，还亏你叫关小刀，有辱关老爷威名吧？”

关小刀一愣：“你早知道我是谁！”

李春风笑道：“方圆百里，有这么胆大的年轻人，恐怕只有你了，何况，你跟安盈盈之事，我早知道，你的确很色，而且有恋母情节，喜欢比你大的女人对不对？”

邪邪一笑，媚态使人觉得她岁数也不小，至少有二十五岁以上了吧，难怪更形妖娆勾人。

关小刀乍闻安盈盈，不禁怦动，急问：“她现在在何处？”

“你是来打探消息的？”李春风若有所觉。

关小刀暗自叫糟，显然失了神态，心念一转，冷道：“是在打听，若有狗男人抢走她，我一刀宰了他。”

李春风闻言，笑得更放浪：“没想到你还是醋桶啊，不错，敢爱敢恨，这才是男人，可惜我也不知安盈盈去了哪里，可是，你也未免太花，想来惹我，又想占有安盈盈，还有良心吗？说，你到底喜欢谁？只准选一个。”

她猛地勾住关小刀脖子，身躯压来，纵使小刀事先有准备，可是她的确别有媚力，那野性更让男人怦动，小刀已然心显乱窜，不知该如何是好，窘红着脸面，支支吾吾，正待说要选她之际，李春风已亲嘴过来，随又媚笑不已：“现在你然当选择我了，不过，将来，我仍要你选我，因为我是独一无二，一定让你销魂蚀骨。”

浪笑中，竟然宽衣解带，就要当场收拾男人，关小刀暗自叫糟，敢情真的要出卖灵肉矣！

正危急之际，忽闻外头有人敲门：“小姐，酒菜送来了……”

李春风怔讫，爬身而起，赶忙拉起衣衫，掩去半露胸脯，暗暗斥道：“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撞来！”

娇媚一笑：“冤家，别急，我马上过来。”

关小刀暗嘘大气，道：“扫兴……”

李春风笑道：“待会儿，准叫你欲死欲仙呢！”

说完，伸手勾了小刀下巴，含媚而去。

及近门口，打开大门，红樱丫鬟手捧佳肴，低着头，送了进来，目光偶瞄关小刀，心情复杂不已。

李春风冷道：“放在桌上，以后没有我传话，不必过来。”

红樱丫鬟应是，放下酒菜，再瞄小刀一眼，似在暗示什么，终于退出雅轩。

李春风带上门，媚态还露，迎身过来，娇媚道：“她走了，以后没人会来打扰啦！”

关小刀道：“光天化日之下，总觉得有人偷窥，实在不习惯。”

“那丫鬟她敢！”

李春风蓦地转头，忽见红樱缩入对面厢房墙角，轻斥：“死丫头，算啦，真是扫兴。”

转向小刀，媚笑道：“咱们先喝点酒，待晚上再缠绵一番吧！”

关小刀求之不得，遂举杯相敬，一顿吃下来，倒被亲得满脸红唇印，他却套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不知不觉中，美酒似乎喝得太多，关小刀渐渐感到头晕，感情随之奔放开来，眯着邪眼笑道：“骚冤家，咱们现在可以大大亲热了吧？”

猛地扑向李春风，把她压在地下，伸手即欲扯断肚兜，然而就在他猛一用力之际，猝然呃地一声，软栽下来，晕死过去。

李春风猛地推他落一旁，冷斥道：“想跟我亲热，门都没有，敢坏我事，我恨不得剥烂你呢！”

推推小刀，谑声又斥：“妈的，还像个处男货，这么一大堆迷魂酒还整不倒你，害我费了那么多口红印，可恶！”

踹了关小刀一脚，忽而挟起他，掠窗而出。

暗处奔出红樱丫鬟，急道：“小姐……”

想救关小刀却苦无计策。

李春风冷斥：“不关你事，他三番两次阻我办事，我不收拾他，难道叫他来收拾我？”

轻身飞掠十余丈，点落湖中曲桥，复又掠向左林园，欲穿空而去。

红樱切声叫道：“有人知道他来此，他若失踪……”

“就算有人查来，也不关我事。”

李春风身形仍掠，眼看就要飞出墙外，忽见一道黑影射来，拦她去路。

那人说道：“暂时不能动他。”

一掌迫得李春风倒掠巨高枫树。那人追进，原是黑衣蒙面，听其声音，似乎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已停在枫树另一横枝上，两人相隔五丈，面面相相对。

李春风惊诧道：“是您……”

正待说名字，黑衣人伸手制止：“不必多说，暂时不能动他。”

李春风嗔道：“为何？他坏了我大事，否则早收拾于若寒了。”

黑衣人道：“他的确带给我们许多不便，甚至杀了不少得力助手，连华剑英都差点死在他手中，但无可厚非，他是一位高手，我们目标是灵刀堂，用他来对付公孙白冰，再恰当不过。”

李春风道：“可是他是鬼灵精，怎可能听令于我们？”

黑衣人道：“他会听令于门主，何况，只要神剑门向灵刀堂宣战，他非战不可。”

李春风道：“属下总觉得他非常危险。”

黑衣人道：“所以你要套他。”

李春风一愣：“您这是……”

黑衣人道：“他血气方刚，最易迷于女色，那又是你专长，有何不可。”

李春风怔诧：“您要我对他……”

黑衣人淡笑：“其实像他这品种，已天下少有，你该高兴才对，何必意气用事？”

“我……”

“就这样啦！”黑衣人道：“套住他，比什么都有用，必要时，还可利

用他除去异己。”

李春风道：“他似乎心中只喜欢安盈盈。”

黑衣人道：“何必如此没信心？你的功夫不比她差，多忍点，开战不会太久了。”

李春风道：“何时？有那么多人阻止，何时才能开战？”

黑衣人冷笑：“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公孙白冰前来神剑门。他们以为阻挡一次，即能没事，我故技重施，照样把公孙白冰引来。”

李春风但觉已无转圜余地，遂道：“一切由您安排便是。”

黑衣人淡笑点头：“还有一事，你去查他的跟班阿祖，看看到底是否为灵刀堂小公主，若真如此，咱们更胜算在握。”

李春风一愣：“灵刀堂小公主会当他跟班？”

黑衣人道：“若有目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何况关小刀的确不差，我有女儿，也会考虑嫁给他。”

李春风不禁反瞧关小刀，想看看到底有何不同，可惜人已软斜，瞧不了全貌。

黑衣人道：“公孙白冰近日可能会来，一切听我指示，我走了，随时保持联络。”

“是。”

李春风方说完，黑衣人蓦地倒闪，身若飞燕蹿射，只觉枫叶轻晃，眨眼已不见。

李春风轻轻一叹，本要报仇，竟然变得要大献殷勤去对待仇人，心情实是难以接受，何况他还伤了自己心上人。

深深吸几口真气，平息一下心绪，她始翻落地面，慢慢走了回来。

远处红樱丫鬟见状，暗叫好险，心情已松，赶忙溜闪避去，免得变成出气筒。

李春风把关小刀带往闺房，将他丢于软柔床上，随又坐于梳妆台，拿来纸笔，写了几行字，突又揉掉，远远瞧及关小刀结实身躯，不禁心神稍荡，伸手抚向自己的胸脯，似在意淫。

抚摸中，呼吸渐粗沉，几乎快达高潮，突又呸了一声，晕红着脸走进浴室，淋洗冷水澡，以平静心绪，再走回来，心情已定，冷道：“敌人就是敌人，任你是硕壮处男，我也没兴趣。”

她立刻再举纸笔，写了一封信，唤来丫鬟红樱，要她送给某人，丫鬟应是，接信欲去，又偷瞄小刀一眼。

李春风看在眼里，冷道：“你想要他是不是？来啊，我送给你。”

此语吓得红樱赶忙否认，退了出去，她却不敢前去送信，反而躲在暗处偷窥，若有状况，也好适时处理。

李春风果然未再动关小刀，让他熟睡，她则自行回到雅轩，盘坐练功，以清除浑乱心绪，也好将来行事有个计划。

直到二更天，闺房传来关小刀呻吟声，李春风赶忙收功，掠奔过去，推门进入，发现小刀已自半醉半醒之间。

她带上门，立即宽衣解带，脱得一丝不挂，赤裸裸地倒向床上，顺便解了小刀衣衫，故意制造假象。

关小刀呻吟一阵，翻来覆去中，大约也占了李春风便宜，方始醒来，忽觉右手压着什么，回眼一瞧，竟是女人胸脯，他唉呀一声，缩手坐起，复见

李春风光溜身子，吓得惊叫：“我跟你……”

李春风故作嚶吟甜腻状：“你高兴了吧，终于占有我了……”

伸手复往小刀腰际抱去。

关小刀一脸困窘，直叫差劲，不知所措。

李春风腻声道：“怎么，不喜欢我了？”

关小刀道：“那倒不是……只是我莫名……一点感觉、印象都没有？”

李春风淫媚一笑：“那再来一次啊，我让你终身难忘。”

说着就要反客为主，强压男人。

关小刀吓得干笑：“够了够了，今天一次就够了，明儿再来，我与人有约，得先回去，明日再来。”

说完，立即跳下床，赶忙整理衣衫。

李春风暗笑于心，动作更放浪：“就这样要走啦？”

想抱人，又被躲开，只好抱棉被，淫荡地扭缠着：“今天忍心看我守空闺？”

关小刀干笑：“不忍也得忍，明儿再见！”

说完，匆匆逃门而出，未敢回头，溜得甚是尴尬。

李春风见他走了，始坐起，冷斥道：“便宜你了，哪天非把你整死在床上不可。”

懒得穿衣服，再次抚摸自己胸乳，自恋狂般陶醉起来，淫笑声不断传来……

关小刀连夜赶回龙凤客栈，沿途不断自嘲惹笑：“可能吗？我真的可能栽在她手中吗？童子功就这样给她破了，实是不值啊！”

然而，都已赖在她床上，还裸体相见，他多半相信自己已做出遗憾之事。

最让他感到失望的是，生平第一次和女人接触，竟然连一点感觉、印象都没有？

他甚是后悔，早知道也到妓院，找个清纯漂亮女子，把童贞送给她，说不定还浪漫一辈子呢！

他后悔没被安盈盈非礼。

他也后悔上次没非礼水自柔，享受不了了生平第一次乐趣。

他几乎一夜未眠，想着这荒唐、残酷事实。

没想到真的被阿祖说中，在此出卖灵肉。

要是传回阿祖或任何人耳中，岂非太没面子。

然而事实已如此，又能奈何？

他现在只希望，下次别栽得那么冤枉便是。

睡不着，干脆起来打坐。

直到日上三竿，忽闻门外有人敲门。

关小刀一愣：“谁？”会是阿祖？

“是我，红樱。”

是你，你家小姐又要叫我去乱来了？”

不，我有事找你……可以进去吗？”

关小刀这才稍稍安心，否则，实不知如何可对付那妖媚女人。

他道：“门没锁，你进来吧！”

门一开，红樱丫鬟已进门，随又把门关上，露出甜甜笑容，今天的她已化了妆，粉腮、口红缀得出色，发髻上加了珍珠圈，白衣衫闪闪生亮，显然

是绸缎，整个人为之亮丽、成熟许多。

关小刀瞧她如此打扮，亦有惊艳感觉，老实说，她比起某些千金玉女毫不逊色。只不过那张脸太纯了，让人总容易把她当成妹妹看待，少了性感成份。

红樱丫鬟含笑告礼，随即道：“我有要事，想告诉你……”面对面，反而显得不自在。

关小刀道：“跟你家小姐有关？”

红樱丫鬟点头：“是……”

关小刀已自窘困瘪笑，那李春风当真这么猴急，一夜刚过，又来找人了？

“她要我赶快过去？”

不，她走了。”

红樱丫鬟道：“我才能溜出来。”

“她不是要约我？”欣喜中，又觉失望。

红樱丫鬟轻叹：“以后或许会约你，但她现在很忙，先走了。”

关小刀道：“忙什么？”

红樱丫鬟道：“只有她自己知道，你爱她吗？”

关小刀一愣，她怎会如此问话？纵使她对自己不错，但毕竟是李春风手下，或许是来试探自己吧？心念一转，道：“我已为她着迷，我陷下去了……”无奈轻叹着。

红樱丫鬟亦叹息道：“可惜啊……”

关小刀道：“怎么说？”

红樱丫鬟道：“你只不过是她玩物罢了。”

“怎会，昨夜她还抱着我不放啊！”

“那是假戏。”

“假戏？”

“没错！”

“怎会？”关小刀露出疑惑眼神。

红樱丫鬟道：“你该相信我，我不会骗你……”

“我是很想相信你，可是昨夜……”关小刀道：“除非你家小姐亲口对我说。”

红樱丫鬟道：“她怎可能说呢，她根本没非礼你，她先用迷药把你迷倒，然后在你快清醒前，脱光衣服抱着你，好让你信以为真，你却真的相信了。”

关小刀诧异：“她真的这样做？”失望中带着欣喜。

失望者：他竟然没被女人爱着？惊喜者：幸好童贞未栽在她身上。

红樱丫鬟点头：“我亲眼看见。”

“当真？”

“的确不假。”

“她为何那样做？”关小刀猜不出。

“因为她只爱一个男的。”

“谁？华剑英？”

“不错。”

关小刀不禁醋味上心头，纵使自己不喜欢这女子，但男男相争，他仍不甘落下风，叫道：“他有什么好，一刀就被我打得屁股开花，有什么好？”

红樱丫鬟道：“爱情是奇异的，有人看来不好，有人却会死心塌地甘心

跟着他……”

目露感情，带怯地瞧了小刀一眼，又缩向他处。

关小刀还是不肯认输：“我不信，那个瘪三！”

红樱丫鬟拿出一封信，道：“这是我家小姐写的，昨天要我送，我没送……”

关小刀跳下床，接过手撕开一瞧，又是“华哥哥”，又是“好想念”等等肉麻兮兮词句，他猛地揉掉：“差劲！她怎会看上那种人？”

红樱丫鬟道：“你还喜欢她吗？”轻叹着。

关小刀道：“你在可怜我？”

红樱丫鬟道：“我知道，感情根本无法勉强，而你却说深陷下去……”

关小刀轻叹道：“唉，真是好事多磨，乱七八糟，实该一刀杀了那家伙，我哪点比他差？哪点？”

红樱丫鬟道：“你比任何男人都强。”

关小刀道：“既然如此，她却选择别人，真是受不了。”

红樱丫鬟欲言又止，终于说了：“因为她恨你，她对你好，是别有目的，你不要再去上当，否则有性命危险……”

关小刀一愣：“她恨我？”

红樱丫鬟道：“没错，也许你不知她是替师爷工作，你坏了她大事，又伤了她爱人，所以她恨你，也要报复。”

关小刀恍然，可是若真如此，她昨夜随时可以把自己收拾，又为何要演这场戏？

红樱丫鬟瞧他目露疑惑，感伤轻叹：“你不相信我所说？”

“不，我只是在想，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红樱丫鬟一时窘红脸面，显得困窘。

关小刀忽而悟通什么，感激一笑：“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伸手握住红樱丫鬟双手，那双手却在发颤，忽觉困窘，立即抽走。

红樱丫鬟轻叹：“可是，你还是只爱我家小姐对不对？你说为她沉迷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其实我只是一个下人，你根本不会重视我的……”

关小刀忙道：“你仍然很出色，比起你家小姐并不差，我早就注意你，只是你还小，很容易让人忽略……”

红樱丫鬟道：“我已经十六岁，不小了。”有些感伤。

关小刀忽而拉她坐于床前，笑道：“今天你就在此陪我，我们不必去理会你家小姐，你看如何？”

“当真？”红樱丫鬟第一次感到心神荡漾，甜美无比。

关小刀笑道：“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他觉得，自己未必跟她乱来，但不能让她以下女而感到自卑，这对她伤害未免太深。

他又道：“你是十六岁中，最漂亮的女孩，几乎人见人爱啊，以后长大还得了？”

红樱丫鬟嫩脸更红，心头却更甜蜜，她终于道出谢意：“感谢你，并没有拒我千里之外，我心满意足了，人总会长大的，到时……”

“到时就不会嫌她小”一句，她说不出口，嫩脸更红，忽要掩饰，遂起身，娇急道：“我知道你还是对我家小姐没死心，你跟我来，我证明给你看。”

说完拉着小刀往外奔，及出房门，突又觉得窘困，始将对方手掌放了。

关小刀含情一笑，给了她温情不少，他实在需要证实李春风心态，果真跟着红樱丫鬟再次返回李春风住处。

及入庭园，湖光依旧，亮红厢房，里头木板铺地，蒲团几个，似是打坐参禅所用，关小刀但觉并无奇特之处。

丫鬟低声说道：“隔壁便是小姐住处，她若回来，你自可听到一些。”

关小刀道：“要多久？”

丫鬟道：“不一定，你就在此休息，别出声即可，我得出去做些杂事，免得让她起疑。”

关小刀既然已耗上，也就不便说什么，遂答应留在房中。

红樱丫鬟含情一笑，告别而去，她虽极想跟小刀相处，但顾及秘密，只好忍下，只有在中午送些食物之外，其他时间全在花园，说是整理园圃，却总东看西看。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李春风果然掠墙而入。

她此时扮相清新雅朴，根本瞧不出昨夜放荡形态，不禁让人想及，她未免善于伪装，其心性灵猾，可想而知。

她方回来，立刻奔往中厅雅轩，那本是她和小刀初次见面地方，此刻却不见男人来。

她不禁失望且疑惑，转而不悦，斥向外头：“红樱过来！”

红樱早在等候，呃了一声，匆忙奔来，急问：“小姐找我有事？”

李春风冷道：“那小子可曾来过？”

“谁？”

“就是关小刀。”

红樱道：“没有，一整天都没人来过。”

李春风更怒：“怎么可能，难道他发现什么？”

红樱道：“小姐没把他摆平？”意谓美色迷不了人。

李春风怎甘心失面子，嗔道：“凭他也想逃出我手掌心，我看是胡三江这混蛋留住他，他才没来。”

红樱道：“要是他真的不来，小姐待要如何？”

“他敢！”李春风怒邪道：“他敢耍我，我刹他粉身碎骨，这种人，比狗都不如。”

红樱丫鬟干声道：“我还以为小姐看上他呢……”

“我看上他？”李春风突然大笑：“我是看上他脑袋笨如瓜，被耍得团团转，还自以为神勇！”

笑声更狂谑。

禅房中的关小刀听得血脉翻腾，他一向觉得女人总是善良温柔，可是现在，他终于相信什么叫蛇蝎美人。

原来女人在恨一个人时，使出手段，可能更厉于男人啊！

李春风更谑笑：“若不是师爷要我对他好，我早就把他脑袋当球踢了。”

关小刀暗道：“果然是师爷手下。”

红樱丫鬟这才知道，昨夜蒙面黑衣人原是师爷，她问道：“不知他下次若来此，我要如何对他？”

李春风烦心道：“不管他啦！”突又觉得不妥，冷道：“还是一样，不要露出破绽，神剑门跟灵刀堂快要开战，他是我们的替死鬼。”

红樱丫鬟暗惊，但此事太过神秘，若追问下去，未免让人起疑，遂点头

说道：“我省得。”

随后问些要吃什么之类话语，李春风要了桂花莲子汤，红樱丫鬟始退去。

李春风兀自躺在美人龙凤椅上，想摆姿态，却无心情，猛地抓起酒壶咕噜即灌，显然心情苦闷。

关小刀却已然从怨怒李春风，转为惊诧不已，她竟然说出神剑门和灵刀堂即将开战，那分明是藏有莫大阴谋伎俩。

他已忍不住，偷偷潜往厨房，红樱丫鬟正在煮桂花莲子汤，忽见小刀，吓得半死，差点打翻热壶，小刀来不及道歉，把她拖到一角，两人几乎身贴身，红樱不禁怦怦乱跳。

她急道：“你快躲开，这太危险了……”

关小刀道：“她敢来，我就宰了他，你可知有关神剑门即将和灵刀堂开战之事？”

红樱道：“请相信我，这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消息。”

关小刀自知她不会隐瞒自己，颇为失望，道：“可愿帮我查？”

红樱道：“我会的！”

泛起晕红，她想，连心都给了对方，哪还在乎这些。

关小刀感激一笑，道：“那，一切靠你了，我得回去通知三爷，很快会回来找你。”说完，轻轻搂了红樱肩腰，惹得她心头怦怦乱跳。

关小刀正待要走，红樱忽又想到什么，唤住他，道：“你可知有个黑衣蒙面人？年纪颇大了……”

关小刀一时想起在汉阳江口被截的黑衣人，点头道：“你知他是谁？”

红樱道：“他就是师爷，他昨天来了，阻止小姐杀害你，那消息大概也是师爷传来的。”

关小刀怔愕：“原来是司徒昆仑？他武功那么高？”

想及自己在他手下几乎无法走完十招，不禁感慨万千。

他又问：“师爷为何前来阻止我被杀？”

红樱道：“隔太远，我没听清楚，但听小姐方才所言，大概要利用你对付灵刀堂吧！”

关小刀但觉有理，难怪李春风说自己笨得可以，他感激一笑：“我该走了，自己保重。”

说完，再次搂她一下，始潜掠退去。

红樱丫鬟已然沉醉在甜蜜爱情之中，浑然忘了蛇蝎主人随时会吞并她。

关小刀连夜赶回神剑门。

来不及回住处，他急奔总管府第。

总管胡三爷正在书轩研究兵书阵势，明亮烛光下，映照得他威武堂堂，两眼神动中，正气凛然。

关小刀方一赶来，他颇为惊讶，已从红檀木椅起身相迎。

这位爱将替他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将来成就未可限量，他不疼惜他，要疼惜谁？

关小刀来不及客套，边拜礼边说：“神剑门和灵刀堂可能在最近就要开战了。”

三爷闻言，稍稍动容：“消息得自何处？”

关小刀道：“一个女间谍叫李春风，她是师爷手下，上次灵凤玉佩可能也是她盗取的，也可以说消息来自师爷之口。”

接着他将在洛阳所遇，一一说明，却保留男女私情之事。

三爷不禁摸起胡子，来回踱步：“若真是来自师爷，他又为何如此把握？这其中有何原因？”

关小刀道：“要开战，一定要门主下令？”

三爷道：“不错，否则师爷自行去打，不就得了？他又何需设这乱七八糟的圈套。”

关小刀道：“那必定要激怒门主才行，否则门主岂会宣战？”

三爷道：“大概也只有公孙白冰之事会激怒门主，可是公孙白冰根本不可能再来，否则他就是在害门主夫人，他知道厉害关系才对。”

关小刀道：“要是夫人到了灵刀堂呢？”

三爷一愣，随又否认：“夫人至为明理，根本不可能自行前往灵刀堂。”

关小刀道：“若是被绑走？我是说师爷突然把人绑走。”

三爷冷道：“他敢！”

关小刀道：“安盈盈已失踪那么多天，说不定师爷早打夫人主意了。”

三爷冷笑道：“他若真如此做，我要他吃不完兜着走。”

关小刀道：“若真的发生，先吃不完兜着走的是我们，我们应该先防范才对……”

三爷顿悟，颌首道：“有道理，我得多派人防守，免得夫人有所差错……”

关小刀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使门主向灵刀堂宣战？”

三爷道：“这很难说，门主一向不爱管事，纵使有的分舵被挑，他也睁一眼闭一眼，但说到夫人事，便立即想宣战，在在说明，他很情绪化。这些日子都是我在压，在疏通，但师爷力量日益壮大，对门主已造成严重影响，他要耍什么诡计，简直防不胜防。”

关小刀道：“那三爷认为灵刀堂真的会攻来？”

三爷不禁凝思，随又说道：“宁可信其有，我会小心布置，你且再回去探查更明确消息，我好有个准备。”

关小刀颌道：“一切听候三爷发落。”忽又想到什么，说道：“三爷可曾听及小的上次在船上遭黑衣蒙面人伏击一事？”

三爷道：“听过了，你已查出消息？”

关小刀道：“他正是师爷。”

“是他！”三爷颇为诧异：“他竟然亲自动手？”

关小刀道：“厉害的是他的武功，小的几乎无法招架。”

“当真如此？”

“不然，小的怎会被他剥光衣服。”

三爷不禁沉吟：“司徒昆仑虽功力深厚，却也不至于高到让你毫无招架地步，你的刀法几乎已是绝顶……”

关小刀道：“他却以真力抵挡，不敢近身，我拿他没辄。”

三爷揣想一阵，道：“或许是了……你功力较差，是个弱点，他则看准此点，随时以内力制人，你有空得多练内功，或许可弥补一二。”

关小刀不禁泄气：“练内功谈何容易阿！”

三爷道：“不必泄气，总有成功一天。”

关小刀苦笑几声，道：“不知三爷是否能赢过他？”

三爷道：“我虽跟他切磋过，但都点到即止，看不出高下，不过照你方才所说，他可能要高我一筹，咱们不得不小心应对。”

关小刀喃喃念道：“是该找方法应对，否则岂非让他耍着玩？”

当下已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对策。

两人再聊些情势，关小刀但觉过晚，遂告别离去。

转过几条街，他已返回客栈住处，阿祖却坐在桌前，看着桌上烛台发呆，忽见关小刀进门，虽见欣喜，言词却冷：“怎么，出卖灵肉的男人回来了？”

关小刀干笑：“不谈啦，当真差点失身，那野女人竟然毒得很！”

阿祖瞧他似对李春风厌恶，遂更见笑：“我还以为你多罩得住呢，告诉你，她好像在打我主意，今天偷偷溜来客栈，东瞧西探，我觉得不对，就躲了起来，她待了好久才走，一定另有所谋！”

关小刀道：“会是来找我？”

阿祖斥笑：“少臭美，她要找你，会不知你住处？何必来此偷偷摸摸。”

关小刀颌首：“也对……”

心想李春风该知道自己住在龙凤客栈，要找，也该到那头吧，遂问道：“她找你何用意？”

阿祖道：“我要是知道，何必问你！”

关小刀邪笑：“莫非她看上你？”

阿祖呷笑：“恶心，给我正经些，她必定另有所谋。”

关小刀道：“谁知道她在想什么？时下风起云涌，看来又要发生大事，你自行小心，我明天再去探探，必要时，把人抓来逼问。”

阿祖欣笑起来：“这才像话，用美男计查线索，未免太逊了！”

关小刀干笑：“没试，怎知自己魅力有多大，结果，呵呵，简直莫名其妙！”那“惨”字却未便说出。

阿祖道：“活该！”笑得更缤纷灿烂。

关小刀想到什么，问道：“康太平呢？他好像时常不在家？”

阿祖道：“哪是不在家？是变成密探，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老躲在对街往这头监视，有人还把他当成神经病呢！”

关小刀惹笑起来，道：“他倒是有心人，那样也好，咱住的更舒服些，休息吧，明儿还有事做。”

阿祖这才举着烛火，登上楼梯，和主人道别，两人各自回房。

关小刀摸摸床前大刀，抓来耍了几趟，威势立见，忽又停顿下来，叹道：“砍不着师爷，真是泄气，我看，换把轻一点的吧……”

他遂放下大刀，没有轻剑，拆下床边小木板，有模有样耍起来。

不知耍了多久，忽闻三更梆子声传来，他始收招，回床睡觉。

次日醒来。

阿祖已备妥早餐。

关小刀匆匆清洗，进食后，交代阿祖自行小心，随又整装，三探李春风去了。

雪月春风阁依然庭院深深。

关小刀只花一时辰，已从住处赶来此地。

他明白李春风在师爷授命下，根本不敢对自己恶言相向，正好利用机会套她消息。

他遂落落大方敲门，顺便先看看红樱丫鬟是否另有情报。

未久，红樱丫鬟匆匆奔来，大门方被开启，她已惊急说道：“小姐已不在，你下次再来吧！”急欲打发小刀离去。

关小刀瞧她神态紧张，疑惑道：“出了何事？”

红樱丫鬟急道：“没有，只是今天不适合见面，你改天再来，请相信我！”目露恳求。

关小刀是相信她，可是此事又透着玄疑，直觉她或而受到什么委屈、威胁，如此即走好吗？

红樱丫鬟似看穿他心意，急又道：“我没事，真的，有事一定告诉你，你快走吧！”

话未说完，里头突然传来男士粗沉喝声：“哪个野男人，敢来找她吗？我扭断他脖子。”

关小刀一愣：“怎会有男人？”

红樱丫鬟更急：“不要理他，你走便是，免得沾上麻烦！”说着急欲关门。

那男人突然伸出手绒绒双手，扣住门板，往后一掀，红樱丫鬟挡力不住，唉呀一声，被掀得踉跄退步。

关小刀已见及此人年约四旬，身壮、臂大、手大、嘴大、头大、眼大，一切似乎大一号，却因而显得粗浑。

然而衣衫却是青褐丝质绸缎料，看来甚是珍贵，相形配合之下，俨然是位粗俗暴发户。

他瞪着小刀，但觉年纪不大，哇哇斥叫：“小娃儿敢勾引我女人吗？你到底是谁？报名受死！”

关小刀冷斥：“你又是谁，大狗熊！”

那人哇哇怒叫：“没人敢叫我田威是大狗熊，你胆敢损人，自断一臂，饶你不死。”

关小刀斥笑：“笑话，那我连说你十个大狗熊，岂非要另外订做十条手臂送给你？”

田威喝道：“没错，不过你已经没有机会，因为你敢勾引李春风，我要砍下你脑袋，当球踢。”

关小刀斥道：“你又是谁，胆敢管我们闲事，难道你会是她姘头？”

“我是她丈夫，人称粗臂熊田威。”

关小刀怔愣：“你是她丈夫？李春风会挑你这种人当丈夫？打死我也不相信。”

田威哈哈谑笑：“信、不信都一样，你准备受死吧！”

猛地一拳轰劈过来。

红樱丫鬟急叫快躲，关小刀猛地闪掠上墙，轰然一响，地面遭拳劲劈及，凹出深洞，关小刀不禁皱眉，这家伙内力修为不简单，心想在外头窄街打斗，不利自己，遂往里头掠去，若李春风仍在，也好向她证实，是否有这位粗如狗熊的浑丈夫。

他方掠入，田威哇哇大叫，已自追杀过去。

红樱丫鬟暗自叫糟，赶追过去，却也只能观战，根本帮不上忙，她喊道：“他不认得小姐啊！”

粗臂熊哪听得进去，一路“轰雷神拳”杀招即打，拳影过处，罡气四涌，一时把关小刀逼得难以还手，只能东躲西藏。

关小刀连避数招，但觉再闪去，将深入险地，自己又忘了带随身大刀，厉害刀法无法施展。

心念一闪，掠向湖边，摘下柳条当鞭耍，忽见神拳打来，柳条如蛇卷去，猛扣腕脉，随又一拖，准备把人拖跌，岂知田威哈哈冷笑，猛地用劲，拳头暴胀许多，叭然一响挣断柳条。

他仍自狂笑：“雕虫小技，也想献丑？”

笑声未竭，关小刀突然冷喝：“看连环千百脚！”

猛地欺来，双腿踢如踩轮，却见势不见威。

田威见状，更是谑狂大笑：“什么狗脚，我打扁你！”

他双拳迎脚即轰，叭叭数响，各有交错。

岂知关小刀却虚晃两脚，猝见他狂笑张着大嘴巴，猛将柳叶拉扯下来，喝着：“大嘴巴吃东西啦！”

一团柳叶奇快无比丢入他嘴中，竟然呛得田威撒招猛打咳。

关小刀见机不可失，一连数脚凌空踹来，叭叭叭叭，从前胸踹向脑门再转背面，田威只能哇哇斥叫，一时仍来不及返击，关小刀却怔诧此人似练有铁布衫之类功夫，几脚踹去，不痛不痒。

情急中，关小刀喝着：“踹不疼，吊死你！”

柳条反甩过来，有若倒勾跳绳，猛地勾住田威脖子，复往前拖，却见一片湖水，哪来树木可吊人，小刀喝着：“喝水去吧！”

猛一拖，田威后栽，小刀闪开，田威栽跌湖中，溅起湖水好高。

关小刀哈哈谑笑：“狗熊洗澡喽，天下奇事。”

田威落水，更是嗔怒，突然潜水失踪，关小刀谑笑：“想逃吗？”

岂知复闻轰声乍起，却不见水花，正犹豫，蓦见脚下石桥暴裂上冲，他急叫不好，猛借劲道连翻筋斗以避开。然却慢了一步，唉呀一声，被喷水溅得半身湿。

那破桥处，猝见田威飞冲射来，双拳猛打，砰砰砰砰，硬将空中小刀打得唉呀痛叫，倒跌地面，血气翻腾不说，臀部也跌得发麻。

他喝叫：“可恶！”

随手抓来左近手臂粗枯枝，一招“神刀斩魔月”倒打出去，那枯枝立即旋如车轮，其势有若飞钹东飘西窜，任那田威拳势如何劈打，它总有办法闪穿突围，猛然粘绕那粗拳而过，叭然一响，打中对方左肩，似乎劲道过猛，打得田威闷哼，闪退数步。

关小刀但见此招有效，猛地一拳劈向左近枫叶枯干，切下长枝，身形飞纵而去，再劈数掌，叭叭叭叭连断枝干，切成十数臂长木棍，他猛抄在手中，凌空转身喊打：“吃我狗骨满天飞！”

仍自施展“神刀斩魔月”功劲，将十余短棍反打下来。

那棍节直若巨蜂窜掠，嗡嗡穿飞，忽东忽西，猝又群集猛劈猛冲而下，打得田威没头没脸，任他铁布衫功夫了得，也吃不住群蜂螫人般狂击，一时难以招架，弃战而逃，猛往厢房射去。

关小刀一招得逞，哈哈谑笑：“看我乱蜂螫狗熊！”

猛又从树上扑下，双掌打向凌空旋转木头，一时迫得木头如利箭往那田威背面射去。

唉呀一声，田威被击两棍，痛得他破口大骂，突然一个窜身，落地打滚，抓出一把利剑，反击过来，但见刀光咻咻乱切，木棍如萝卜般散落，他再挥掌劈打，木块倒喷而退，打得若大门窗四分五裂。

田威怒喝，猝然冲射出来，利剑见人即砍。他虽然横练粗功夫，但使起

巧剑，一点也不含糊，剑光过处，但见啸气冲天，可见威力。

关小刀一时不察，复又深陷重围，被逼得落地打滚，险相环生。

红樱丫鬟见状叫糟，急奔回房，抓来利剑往心上人丢去，并叫：“抓着！”

关小刀一个翻身抓住利剑，冷喝一声，一招“神刀破天地”，那利剑席卷狂涛，凝聚成桌大旋转光团，照人眼眸，田威不知势力，硬斩剑过去，岂知剑尖方沾光团，有若刺破天大气球般，那光团暴涌过来，他惊叫不妙，反剑想护身，光团却如火山爆发，奇猛无比轰动了过来，锵锵锵锵……脆响不止，竟然绞得那把精钢宝剑碎成数断。

田威惊叫不好，想抽身跳退，岂知光团仍自啸来，唰唰数响，切得他衣衫乱飞。

田威僵坐当场，剑光乍失，关小刀一把利剑已抵住他咽喉，嘿嘿直笑：“怎么样，这几招可以抢你老婆了吧？”

潇洒抹去汗珠，战胜感觉忒好。

田威面色煞白，冷斥：“要杀要剐随便你！”

闭上眼睛等死。

关小刀暗道：“倒是条汉子。”谑笑道：“既然如此，随便剐几刀算了。”利剑猝斗，猛往他胸毛剃去，更触及肌肤，生寒传来，田威当真以为被剐，身形为之抽颤，却只一颤，仍闭冷目。

红樱见状急叫：“他不是小姐丈夫，他是小姐丈夫的哥哥。”

关小刀一愣：“这么复杂，李春风当真嫁过人？”

红樱丫鬟道：“我不清楚，不过他称小姐为弟妹，看来不差的。”

田威冷斥：“要剐就剐，何必多问？”

关小刀斥道：“爽快话，你自杀啊！”

用剑一挑，把断剑挑向他身前，想看表演。田威张眼，愣在当场，脸面表情抽颤，突又斥道：“我为什么要自杀，那是弱者，败在你手中，该动手的是你！”

横了心，冷目直瞪。

关小刀讪笑，把剑交还红樱丫鬟，道：“你既然不是李春风丈夫，我为啥要杀你！”

田威又愣：“你想饶我性命？”

关小刀道：“杀你也赚不了什么，你高兴就活吧！”

田威一时五味杂陈，他似乎是那种难于接受恩惠之人，口中嗔叫着谁要你施舍，却又记着恩情，终于拜礼说道：“大丈夫不能恩情不分，你放我一命，我欠你一次，将来必还，不过，我还是要弄清，你是不是要来勾引我老婆，呃，我弟妹。”

关小刀道：“她真的嫁了你弟弟？”

“不错。”

“那你弟弟怎让她……”

“我弟已死。”

田威道：“可是他一直爱着她，所以我不准任何人染指她。”

关小刀呵呵笑起来：“这倒是怪了，你弟弟已不在人世，她是有权改嫁啊！”

田威斥道：“不准你笑，事出必有因……反正谁敢染指她，我就找他算帐。”

关小刀虽好奇，但他若不说，似乎很难逼他，遂道：“我不是她情人，

我只是来向她打听事情，如此而已。”

“当真？”

“绝无虚假。”

田威瞧向关小刀，但觉他并非獐头鼠目之辈，信了几分。

随后就道：“既然不是，我也不必跟你争，不过我要告诉你，她很风骚，你可别被她勾引了。”

关小刀道：“我未成年，不来这套啊！”

田威道：“那得看她对你有无兴趣，不瞒你说，我怀疑我兄弟之死，和其中某个偷情者有关，当然不会是你，因为那时你才小鬼一个。”

关小刀道：“好险，否则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田威想到什么，道：“你确定李春风一直在这里？”

“她啊？”

关小刀忽见红樱丫鬟使眼色，猜到些许，道：“我也没把握，距上次到现在已半个月，她说要到江南，大概去了吧，怎么，她不在这里？”

田威一愣：“又回到江南了？”

红樱丫鬟道：“对啊，小婢说的，你都不信？”

田威道：“可是我听说，她人在洛阳。”

红樱道：“可能是小姐耍的……”

以下“诡计”

两字突然煞住，大有说溜嘴的姿态。

田威见状，邪笑道：“你是说这又是她耍的诡计，哈哈一定没错，她本就诡计多端。”

关小刀道：“看样子，我是白来了。”

颇为失望苦笑着。

田威忽而拱手：“不杀之恩，日后回报，我得赶回江南，免得失去大好机会。”

说完，连破衣都懒得换，匆匆快步奔去。

红樱丫鬟瞧他走人，方自吁气，赶了过去，将大门带上，始返回，擦着汗水道：“要命，足足被他折腾大半夜，差点被整垮。”

关小刀道：“他一直都紧追李春风不放？”

红樱丫鬟道：“正是，有时还把小姐囚起来，不过近来小姐学乖了，不肯再跟他碰面，他始抓不到机会。”

关小刀道：“她去了哪里？”

旧情复发感觉，使她怔忡不安。

关小刀看出来，淡笑道：“她想杀我，我哪还跟她谈情说爱？我是准备前来打探有关灵刀堂入侵神剑门之事。”

红樱丫鬟笑颜又展：“原是如此，我还以为你又……不谈这些，你要套她说出此秘密，恐怕不容易……”

关小刀道：“她若不说，我只好来硬的！”

红樱丫鬟道：“我倒有个想法，你或可冒充华剑英套她看看。”

关小刀道：“可是我根本不像他，怎么冒充？”

红樱丫鬟道：“华剑英不是受伤？她却不知伤得如何，你把脸包起来，她也未必认得，至于声音随便装即可。”

关小刀恍然：“似是好方法，就这么办，她何时会来？”

红樱丫鬟道：“她躲到客栈去，等待我通知田威已走，她自会回来，你先伪装，再写一封信，我传给她，你再现身不迟，不过，时间上，还是以夜晚为佳，也好掩饰伪装之不足。”

关小刀颌首：“如此甚好，咱收拾收拾打斗留下痕迹吧！”

红樱丫鬟瞧向那扇被破坏门窗，轻叹道：“这次毁得颇严重，一时也整理不了，我看你先去写信，我把枯枝断剑整理，看不出打斗痕迹即可，剩下的，全部推给田威便是。”

关小刀颌首：“就这样啦！”

虽说要写信，他仍帮着红樱捡去大半散枝，这才步入李春风雅室，利用现有纸笔，写了几段肉麻字迹。

写完后，他念着：“多次来信已收到，只是有伤在身，延误了，然情火难熬，今夜将奋不顾身前来与你重叙旧情，裸裎相见，也好解我激情……”接下去的翻云覆雨缠绵悱恻字迹已念不出口，惹得他直道肉麻、恶心。

他故意写得潦草，也好伪装受伤。写完之后，装入信封，始交给红樱丫鬟。

此时红樱丫鬟已收拾差不多，接了信件，欣喜直笑，便带他进入一间雅房，并拿来纱布之类，也好伪装受伤。

小刀先绑身脚，弄成瘸子，但觉效果不错，随又撤去，且等夜晚再说。

红樱丫鬟趁此弄来一顿丰盛午餐，两人共同进食，红樱甜心直笑，侍奉得无微不至，倒让小刀觉得亏待她不少，红樱早已心满意足。

此顿饭可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餐，她已别无所求。

吃饱过后，两人又闲聊一阵，关小刀始知她原就来自于江南，只是李春风的银子多，她才跟到此处。

家中父母健在，只是务农，甚是辛苦，她准备赚够银子，替家人买块地，将来也好过的舒服些。跟了李春风许多年，也学些粗浅功夫，只不过仍派不上用场。

关小刀倒觉惊讶，李春风竟然来自江南？她又怎会跟师爷搭上线？红樱也说不出来，只有日后再问了。

转眼傍晚已至，红樱始收拾一切之后，告别小刀，前去通知李春风去了。

关小刀则重回房间，把纱布缠往身上，甚至脸上，随又觉得少了什么，原是药味，遂拿出金创药，东涂西抹，终于像个重伤模样。

照向铜镜，除了两眼还能见人之外，整张脸都缠得像极木乃伊，不禁哈哈谑笑，这副德行还能亲热吗？

却不知李春风见着会怎么想？

未久，大门传来开启声，小刀遂噤声，潜向窗口偷窥，那李春风果然在红樱丫鬟带引下，东张西望返回。

她仍怔忡不安，道：“真的走了？”

红樱丫鬟道：“走了，他发现你回江南，一口气毁了那面窗墙才走人。”

李春风顺着她手指，已瞧着毁墙，恨恨说道：“倒是够狂！我要不是为了田家当，早就把你收拾，还容得你嚣张到现在！”

脑袋已想出十数种报复方法，然而轻轻一叹，仍自放弃，问道：“可有关小刀消息？”渐渐往里头走。

红樱丫鬟摇头：“没有，不过已有华少爷书信。”

“在哪？快拿来！”

未等丫鬟完全交出，李春风已抢过来，欣喜即撕，忽又说道：“字迹怎么那么丑？”

红樱丫鬟道：“华少爷仍受伤……”

李春风似乎已不在乎美丑，欣喜直笑：“他果然要来了！我还以为他忘了我呢！”

红樱丫鬟道：“华少爷何时要来？”

李春风道：“就是今晚，你先去准备美酒佳肴，我也要打扮打扮。”说完，雀跃欲飞似地奔回闺房。

红樱丫鬟笑在眼里，向隐密厢房瞄了一眼，已经往厨房行去。

关小刀亦自谑笑不断，待会儿这场戏完全看自己怎么演了。

不久，天色渐暗，那豪华中庭雅轩已点燃缤纷灿烂烛光，穿透白纱，映在湖面，直若人间仙境般浪漫情调隐隐泛生。

李春风已穿着已往惯有之妖媚轻纱罗裙，那半露胸肩，总让人想入非非，她却乐此不疲，总想把衣衫拉得更低，大概恨不得全身光溜溜，才能显出她特有媚力吧？

她坐在琴台前，竟然还能弹得出不错琴音，显然她的风骚亦有两下子。

关小刀即在她弹琴之间，暗自潜向大门，然后再慢步一瘸一拐走来，木乃伊式的僵硬步伐，滑稽而好笑，躲在暗处的红樱丫鬟已快笑得人仰马翻，直觉小刀装得未免太严重啦！

关小刀已习惯此打扮，仍自冷静往前行去，即快抵雅轩门口，已发出欣悦而又带沙哑声音：“春风……我来了……”

李春风乍闻声音，抬头外瞧，猝见到僵尸似地让她惊骇，缩退数尺，惊愕：“你是谁？”

关小刀道：“我是华剑英啊……”

“什么？”

沙哑声音使李春风听不清。

“华，剑，英！”关小刀一字字说道。

“你是剑英？”

唐突中带着疑惑：“你是剑英？”

“我是……”

关小刀跨门而入：“我受了伤……难免如此……”

李春风眉头挑了几下，忽已接受似地媚笑起来：“你是剑英？伤得那么重？”

关小刀轻叹：“挨了二十刀，三十箭，能不重吗？能活过来，已是侥幸啦！”

李春风不禁嗔怒：“那王八小鬼，哪天被我碰上了，也要他变成这模样，坐！我替你倒酒……”

关小刀干笑：“不能坐……”摸摸臀部，表示受伤严重。

李春风忽而想及那码事，想气又想笑：“还没痊愈？那小子实在够狠！”

关小刀道：“快痊愈，但坐着不舒服，咱们躺着如何？”

“你？”

李春风忽而媚邪浪笑起来：“你好坏啊！裹成这样，还想占我便宜！”

关小刀邪笑：“试试再说……”

李春风迫不及待地压靠过来，一对胸乳半掩半露，她却故意抓着小刀右手往胸乳摸去，呵呵浪笑道：“它寂寞很久了……”

岂知方触及对方乳房，关小刀已唉唉痛叫，杀尽风情，就连李春风都被吓着：“弄疼你了？”赶忙把手抓放原位。

关小刀苦笑：“双手被砍十八刀，能不断已不错了……”

李春风嗔斥：“那小王八蛋，我非砍回来不可！”

关小刀暗笑，口中却道：“我也很想砍他……”

“你的脸？”

李春风忽而想及这最严重问题：“我帮你解下纱布看看到底有多严重？”伸手即想解开。

关小刀急道：“不行不行，不急不急！”

李春风道：“怎么，已被毁容？”

关小刀道：“还好，只被划两刀，我已敷上疗伤圣品，再过三天即可拆除，到时，你仍能瞧见英挺的我……”

李春风颇为泄气：“瞧你这副模样，我哪还有心情跟你谈情说爱？”想及他可能毁容，激情弱了大半。

关小刀调情道：“咱们先喝酒如何？喝了以后，我自然不再那么疼，然后……”

当真伸手摸向那对尖耸乳房，逗得李春风荡意又起，直斥：“好坏！”浪笑中，也就不再那么在意。

她立即唤来红樱丫鬟上酒菜，红樱见及关小刀，亦作惊诧状，李春风冷声斥道：“退下！以后没有我唤叫，不必前来。”

红樱应是，匆匆退去，却快暗笑挤出泪水。

关小刀为培养情调，拿起酒杯即敬酒，即干杯，却装出怪模怪样始饮尽，逗得李春风浪笑不断，直斥他酒色全沾，关小刀自然钻她小腹，复把她肚兜扯得半露，酥胸果然耸挺迷人，他不由怦动，赶忙吸气，免得想入非非。

越是调情，李春风越是高兴。在唧唧我我，毛手毛脚中，已饮下数杯，关小刀始找机会套话。

他道：“师爷已恭喜我们，就快能长相厮守了。”

李春风稍愣：“他已知道我们之事？”

关小刀道：“早知道啦！师爷消息自是灵通，他还说你此次将再立大功，是真是假？”

李春风媚笑道：“师爷既然消息灵通，怎会是假？”

关小刀道：“是有关灵刀堂入侵之事？还是谋杀关小刀之事？”

李春风又愣：“他向你说要谋杀关小刀？”

关小刀暗自叫苦，竟然自作聪明。

心念一转，说道：“他说关小刀已来骚扰你，迟早要把他收拾，是真是假？师爷大概想替我报仇吧？”

李春风媚笑道：“当然是真，那小子坏了我们不少事，岂能饶过他！我早已设计好如何收拾他了。”

关小刀道：“怎么收拾？”

李春风其实尚未想出，毕竟师爷下的命令是要自己勾引关小刀，她只是不愿说出罢了，以免引来眼前这男人不快，她道：“当然是利用完了再收拾。”

关小刀从她言词亦猜出，她尚未研究出对付自己方法，已没有必要再探

下去，恨恨说道：“不管如何报仇，一定要把他的最后一口气留给我，我也好切几块肉。”

关小刀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李春风却更加心疼男人的伤势。

她疼惜说道：“自会为你留着！你得好好养受伤再说。”

“那自当然！”

关小刀畅笑几声，再敬她一杯，始又问道：“至于灵刀堂进攻一事，不知能否赶上我的伤势复原？”

李春风道：“反正谁进攻，不会伤到你，你根本不必操心。”

关小刀道：“我却想立功啊！”

“你！”

李春风媚笑：“算了吧！瞧你这模样，少说也还要一个月，等不及啦！”

“这么快？”

“当然要快，否则岂非让小人得志，不断耀武扬威？”

“可有确定日子？”

李春风心念一转：“你好像对此事特别感兴趣？”

关小刀暗道逼得太急，干笑道：“我当然感兴趣，毕竟这是天大重事，谁都想事先知道。”

李春风媚笑道：“既知是重事，我又怎能知道？一切计划，全在师爷手上啊！我也是听令行事，知道不多，咱别谈这些，多杀风景？喝酒吧！”端起酒杯，复敬关小刀一杯。

关小刀是醉了，然仍抛不开此问题，道：“你们大概想把门主夫人抓起来吧？”

“别胡思乱想！咱们亲热如何？”

李春风丢下酒杯，已自扑向关小刀，欲火焚身地开始呻吟，她急欲解开关小刀腰带，以解欲火。

关小刀不禁焦切急道：“不成……我还有伤……”

“你不是说，喝了酒就不再疼了？”

“那是骗……可是酒喝得不多啊！”

“没关系，我会小心，不会弄疼你，华郎，我已经想了好久，你不也是一样？”

李春风浪邪直喘，淫浪张着嘴亲向他肚脐，再咬向那腰带，当真要把小刀裤子给咬下来，她猝然大动作，竟然撕断腰带，扯落半截裤头，肌肤露了大半。

关小刀唉呀惊叫，赶忙伸手抓去，直叫不行。

李春风欲火已起，哪顾得他，更是淫浪伸手即往他下体抓去。

关小刀唉呀尖叫，连忙滚退，李春风亦尖声诧叫，僵在当场，关小刀得以闪开，暗叫好险，赶忙绑紧裤头，冷汗已冒了出来。

李春风惊诧过后，欲火尽失地冷哼一声，抓来酒壶即灌。

关小刀装痛呻吟：“你太粗鲁了，弄得我好痛……”

李春风突然厉喝：“去死吧，叫什么痛！”

关小刀怔愕，她竟然变化如此之快？急又说道：“我实在有伤……”

“有伤还敢来找我？”

李春风猛地将酒壶砸过来，关小刀赶忙躲闪，酒壶碎地，美酒四溢，她

怒斥：“他妈的，你还以为你是以前的华剑英？哼哼，简直笑话！你已变成麻脸丑八怪，半身不遂，缺手跛脚的烂东西，这还小意思，你竟然变成性无能！”

“我看你卵蛋中了一百刀，早被阉成太监了！难怪不肯脱裤子，脱了还哇哇叫！落得这副下场也不思检讨，还敢来摸我奶子，真他妈的贱到极点！”

当她猛地摸到小刀下体，竟然一点反应皆没有，她甚至以为摸错地方，在淫欲为先之结合下，她已遭受莫大刺激，终把先前所受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哪还顾得对方曾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照样绝情绝义，劈头即轰，如烂乞丐，其狠毒可想而知。

关小刀怔讫她变化如此之快，犹自想解释：“我……”

“滚！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

李春风猛地一脚踹得关小刀滚出七八丈，撞向墙头：“他妈的烂太监！”

关小刀无名火已自冒起：“你敢对我如此绝情？”

李春风谑斥：“凭你也想跟我谈感情？哈哈……简直天大笑话，我要不是看在你床上功夫不错份上，才跟你在一起，结果现在……你去死吧！找一个乞丐婆去爱吧！”

她怒中带着谑笑，猝又欺来，一连数掌打得关小刀东倒西滚，她猛抓人，丢往屋外，仍自破口大骂。

关小刀本想反击，却因纱布裹得太紧，活像木乃伊之下，根本无法灵敏动作，硬是大吃闷亏，被打得唉唉痛叫，眼看李春风又要杀来，吓得他识时务为俊杰，赶忙一拐拐先逃开再说。

他那狼狈逃躲模样，更让李春风有了狠打落水狗之谑喜感觉，笑声自是更放浪，还不断呸出口水，直道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无赖太监也想玩女人？做下辈子春秋大梦吧！猝又丢来酒杯，直把小刀逼出大门为止。

暗处红樱僵在当场，没想到小刀会被揍得落荒而逃，疼心中，不禁觉得李春风已狠毒得毫无人性，竟然对深爱情人一夕之间反目变成过街老鼠，不仅猛揍他，甚至谑狠地玩弄欺凌毁掉他，想来让人心寒。

“阿樱，还不把门关上，那家伙敢赖在大门，踹死他，听到没有？”

“是，小姐……”

阿樱惊惶奔去，李春风这才狂笑返回雅轩，性虐待地猛搓自己胸乳，不时传来呻吟声音。

阿樱赶忙奔向大门，四处瞧瞧，不见人影，遂低声唤叫，仍无回音，她暗暗轻叹，出什么馊主意，却害得心上人被揍得落荒而逃。

看来他已逃去，关怀无望，只有暗暗祈祷上苍保佑他，关了门，垂头丧气返回厨房，暗自垂泪。

至于关小刀眼看大势不妙，自是落荒先逃再说，一出了门，闪向巷角，引来一阵惊慌，百姓还以为僵尸现形，抓着扫把、木棍追杀过来，吓得他又叫倒楣，拔腿即奔，东躲西藏地狼狈闪跳，终于逃到一处无人废墟，方始将怕鬼百姓逼退。

他瘫坐地面，苦笑不已：“没事装什么病？还捆成这副德行？岂非作茧自缚？还自投罗网？我早知道冒充华剑英那倒楣鬼，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哇，疼啊！这恶婆娘简直天下第一狠毒，打得毫不留情……”

他慢慢解开布条，检视伤势，竟然青紫十数处，就连一张脸都额青脸肿，好生狼狈。

他伸手摸向额头，唉唉叫痛：“妈的！这婆娘真够狠！”

忽想及自己出道第一次被揍得那么惨，而且几乎没还手余地，已自瘪心苦笑，尤其这名堂还是自找的，更是哭笑不得，却又直叫倒楣，自我解嘲笑个不停。

“妈的，这种事要说出去，有人会相信？若相信了，岂非笑破肚皮？说不定还当场笑死呢！”

瞧着一大堆布条，他除了苦笑，还是苦笑，实莫名其妙，自己竟会搞出这把戏？

苦笑过后，不禁开始恨起这阴狠毒辣女人。

“他妈的，敢打我？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

他极思报复，拿出金创药，混着草尖露珠调匀，抹向伤处，慢慢揉着，边揉边骂。

他实在想不出这女人翻脸像翻书，就连最好情人也不例外，那她还有何事做不出来？说不定她丈夫即是被她毒死，甚至她家人或是父母亦有可能！

揉搓一阵，但觉好过些，他始起身，冷冷一笑：“华剑英罩不住，我关小刀就去罩罩你，看你能奈我何？”

说完，大步踏向雪月春风阁。

行进间，陆陆续续闻及街头巷尾谈论僵尸之事，有的甚至拿着遗落布条大肆研究，他不禁莞尔，此举显然已轰动街头巷尾，幸好自己受伤不重，否则岂非要栽在小老百姓的手中？那可惨上加惨。

饶了一大圈，他才知道足足逃了十几条街。过街老鼠原是那么轻功盖世啊！

自嘲中，已抵雪月春风阁越看那“春风”两字越不顺眼，猛地拿出匕首切去，改成“卖春”两字，本想哈哈大笑，但想及阿樱也在里头，莫要连她受累，才又改回变成“蠢风”两字，总算挣回一点面子。

他猛敲门：“大爷来啦！开门开门！”

里头响起李春风嗔斥声音：“阿樱去看看，若是那死鬼，一刀杀了他！不要脸的家伙！”

红樱丫鬟应是，立即奔来，轻问谁，关小刀道：“是我。”

阿樱听出声音，欣喜开门，乍见心上人，欣笑道：“真是你？伤得如何？”

关小刀指着脑袋：“大概这样啦！”

红樱丫鬟瞧及青紫，疼心道：“对不起，我不该出馊主意……”

关小刀安慰道：“混江湖，哪有天天过年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待会儿，还有一个更严重。”

红樱怔讫：“你要找她？”

关小刀道：“要不然，我是被揍着玩的？”

红樱焦切道：“可是她武功很高……”

关小刀冷笑：“再高，也有栽筋斗的时候，你放心，我有备而来！”

里头已传出李春风喝声：“到底是谁？支吾什么？”红樱丫鬟为之紧张，想应声，又怕心上人招架不住。

关小刀已哈哈笑起：“相好的，是我啊！”

李春风道：“谁？”

红樱眼看瞒不了，始道：“是关公子！”

“关小刀？”

李春风忽而窃喜：“快叫他进来，你终于来啦！”

情人深情般语气，着实迷人。

红樱丫鬟应是，暗自交代小刀小心些，关小刀已含笑踏步过去，径往雅轩行去。

那李春风动作倒是挺快，立即收拾方才摔坏酒杯，及擦干酒液，体态撩人地躺在卧椅上，故作悠闲妩媚状。

关小刀走过柳堤，伸手扯下数条柳枝，邪笑着已行往雅轩，瞧及李春风和酒席，邪挑即问：“姑娘可是宴请何人？我敢是杀风景了？”

李春风咯咯媚笑：“我天天设宴等你啊！小冤家，你怎一去数天不来，让我急死了。”

关小刀轻叹：“没办法，被绊住了，今儿还干了一架，打倒三数十名师爷手下，还受了伤，实是容颜受损！可是又想着你，还是来啦！”

他决定掩饰伤处，也好嫁祸华剑英，让两人有唱不完的戏。

李春风一时心疼：“当真吗？疼吗？来，让我替你揉揉……轻轻地揉，好让你舒服些……”

关小刀为之淫邪一笑：“看来我是找对地方了，不过，我可不想让你看得过丑，烛火弄小些，岂非更有情调？”

说完，柳枝一甩，打掉数盏烛火，较远处，则以柳枝掀出轻风扇熄，霎时暗了许多。

李春风更形浪笑，道：“其实，我怎在乎你伤得如何？我只在乎咱今夜是否能共度良宵啊？”

自从把华剑英一脚踹开，她已把小刀当目标，开始卖弄风骚，准备勾引对方。

关小刀暗骂一声贱货，仍自邪笑不断：“我既然来了，当然想通啦！上次都被你非礼了，哪还怕什么？这次准备换我非礼你，让你欲死欲仙！”

“当真？”

李春风更是淫荡邪笑：“那来啊，我可等不及了，小冤家，快来啊！”

手指一拨，肚兜滑落，胸脯已现，她稍带陶醉般浪邪地以手指轻抚胸脯，万般调情尽现无遗。

关小刀邪邪直笑，未再闪避，渐渐走向她身前，她迫不及待已缠挺过来，小鸟依人般靠在男人胸脯，淫荡喘息声渐渐粗沉，她媚淫调情说道：“你怎么摧残我呢？”

关小刀邪笑着，伸手抚向她胸乳，挑逗说道：“来点不一样的！”

“如何不一样？”

关小刀猛地用力捏她乳房，李春风唉呀一声，似是痛叫，随又眼睛半瞋，脸现红晕，似受到某种性刺激而感到畅快，喘息不由加促，笑声更淫：“你好坏啊！只会摧残女人……坏极了……”

关小刀暗道：“难道她有性变态？”

再捏几把，李春风当真已呻吟叫春。

关小刀只好打蛇随棍上，邪笑：“我可要把你摧残死了。”

“来呀，我愿为你死亡！”

“我也是……我们就玩个死亡游戏吧！”

关小刀干脆把她衣衫撕碎，将她双手绑于桌角，然后以柳条当皮鞭抽她，每抽一鞭，她即闷哼，随又陶醉般露出淫邪模样。

关小刀连抽数十鞭，竟然弄得她全身痉挛，似已高潮。

关小刀暗自叫疼，这女子简直性变态到了极点，受此痛击，都能高潮，实不知该如何收拾她。

李春风发泄后，淫意仍不止，叫声舒服，随又眯着淫眼瞧向小刀，浪声道：“被你摧残得差不多了，下一回该你我激情缠绵了吧？”

关小刀邪笑：“可是我抽得还不过瘾，怎么办？”

叭然又是一鞭。

李春风唉呀一声，大概高潮已过，已觉疼痛，惊道：“别再抽了，换点别的……”

关小刀道：“怎么换？我正上瘾呢？你多幻想，总会甘之如饴！”

又抽一鞭，李春风再次痛叫，急道：“我高潮已过，换点别的，拜托拜托！”

关小刀道：“可是，我只会这招啊！”

他又连抽三鞭，痛得李春风冷汗直流，忽见乳房皆是伤痕，不禁嗔怒大叫：“你再抽，我真跟你翻脸了！”

关小刀亦自冷斥：“什么话，每次都让你喝上喝下，你哪把我当男人看？我高兴抽谁就抽谁，你管得着？”

叭叭叭叭，一连十数鞭打得李春风尖声厉叫：“你敢——”

“我就抽得你变乖孙子！”

关小刀不停地抽，李春风已自痛彻心肺，直觉不对劲，猛地双脚旋起，绞住柳条，正待旋托过来，岂知关小刀反圈住她双脚，扯得她有若五马分尸。

李春风厉叫：“你想杀了我不成？”

关小刀邪笑：“你不也想剁烂我？”

李春风自知不妙，哇哇怒叫，想挣扎，却又手脚被捆，迫不得已，身形往右猛旋，那琴桌吃力不住，已被拖动，她见有机可乘，猛提十二成功力，终将整张琴桌掀起，疾往小刀砸去。

小刀左闪躲开，李春风身躯猛旋，脱开柳条，一连数脚踹踢过来，那脚下功夫果然不赖，迫得小刀得劈招还掌始能抵挡。

然而李春风只是虚晃一招。

但见人逼退，猛又掠身而退，将琴桌砸向地面，散裂十数片，她双手捆处，倒变成握住桌脚，她还想震断，关小刀却不给她机会，柳条再次旋扫过来。

李春风只好抓那桌脚猛挡，但那柳条有若软鞭，只要以抽字诀攻招，自不怕卷住桌脚，柳尾穿透过去，仍自轻而易举打得她难以招架，不得不闪逃左侧那被摔古琴，左脚一挑琴身，挑出藏在里头匕首，右脚趾夹住它，以脚代手，猛耍剑招，切断不少柳条。

关小刀见状，不由佩服她功夫不赖，但仇怨已深，放手不得，冷喝道：“你有匕首，我照样有！”

耍出匕首，一招“神刀贯日月”猛打过去，锵然一响，打得对方匕首弹飞屋顶，李春风见势不妙，猛地倒翻掠退，想逃之夭夭。

关小刀早在神剑宫城上已吃过她亏，自知她轻功高过自己，始自准备柳条。

此时见她极欲逃走，猛地喝身欺前，柳条急甩过去，复卷住她右脚，李春风倒旋打转，不但挣脱柳条，更借劲往窗口蹿去。

